武俠世界
亞當二世 如果亞當是我們人類的始祖，那麼亞當二世將是新人類的祖先。〔新人類的世紀〕已經來臨了，這絕非寓言，而是事實，留意本期的〔亞當二世〕，將令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2.00
852

◀編 後 話▶

閻王！傳說是幽靈野鬼的陰間統治者，民間俗子對之也畏懼萬分，退避三舍！「閻王筆」故事下期起在本刊連載發表，內容情節啣接上篇「一刀斬」，作者曹若冰君爲了本篇故事構思橋段，運用最新穎筆觸，最突出手法，且看故事裡的陳飛虹屆時「閻王筆」一揮！怎樣驚天地，泣鬼神！羣邪懾伏，巨惡低頭吧！

***　　***　　***

城市三俠呂偉良等人在「亞當二世」故事裡，遭遇之險惡，從未有之，他們處身於遍佈秘密警察的俄國首都莫斯科，更番被捕，數度脫牢，終於給他們發現了一項驚人大秘密，更而揭開了兩個大國間征空的眞正意圖……本故事充滿間諜鬥智氣氛，步步驚魂，處處動魄，絕不冷場！

***　　***　　***

「黑鳳凰」故事有關迷谷發掘寶藏爭議，今期進入白熱化階段！白蓮宮，威寧侯府和金克用三方面人馬齊聚谷口，爲了平均三方入谷人數，狡猾如狐的金克用又施詭計，意見繁多……威寧侯府與白蓮宮怎樣應付他？本故事接近尾聲，欲知端詳，下期的一場精彩奪寶戰有交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5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亞當二世



含寃莫白

一塊長逾七百五十公尺，寬達一百三十公尺的廣場，右旁是一幅紅色的圍牆，左旁是一家長長的百貨公司，盡頭處是一間斑紋蒜頭形狀的敎堂！這是什麼地方？是莫斯科的紅場。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漫步其中，覺得紅場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那麼平坦，也不是紅色的，但為何稱它為「紅場」？

當他們放眼四望，就覺得這種稱呼很有根據，因為眼前所見的建築物，都是玫瑰紅色的。例如克里姆林宮那幅圍牆，便是其一。但地上卻不是紅色的。

盡頭處的斑紋蒜頭形建築物，是著名的敎堂——聖貝索敎堂。據說，這是伊凡大帝為紀念戰勝韃靼人而建造的。

酷刑迫供

儘管共產主義的蘇聯是個無神論者，但位於克宮一旁的這幢敎堂，依舊保存，而且漆得五光十色，晚上還亮起了十分奪目的燈光。這可能是為了吸引西方遊客吧？

但是，眞正吸引三俠到這兒來的，並非這些，而是那座用粉紅色花崗石砌成的陵寢！

那是列寧遺體安放之所！

陵內一片陰森，步下石階便可以見到四壁鑲了玻璃的遺體陳列室。

列寧的屍體是仰臥着的，黑色的外衣，白色的襯衫加上黑色的領帶，形狀一如照片中所見，尤其是那撮山羊式的鬍子。離遠看上去，很像一個活人躺在那裏，但更像一具蠟像！

每年當這國家有什麼大日子，他們的首領便會步上這陵寢的露台之上，向羣衆亮相！生人與死人在一起，究竟象徵了一些什麼？外人雖然很難理解，但總覺得不是味道。

事實上這紅場已有八百年歷史，俄國人曾在此經過無數動亂與歡樂，廣場上的鵝卵石之上曾染上數以千計的生命的鮮血。其中包括了他們歷代的手足相殘，以及彼得大帝的濫殺！

因此，「紅場」就隱隱有着陣陣的血腥味道。

另外最能吸引三俠的，就是俄國的權力中心——克里姆林宮。

史太林時代這兒是禁區，自一九五五年開始，才開放給平民參觀。

宮內收藏的金銀珠寶之豐富，實非外人所能想像。據說大部份是沙皇所積聚的財富；現在放在軍械庫公開讓人參觀的，只是其中一部份而已！

一本福音書的封面之上，鑲了二十六公斤的黃金，還有足可儀滿一杯子的淚珠形純綠寶石。這除了炫耀財富之外，試問如何能將它拿在手中祈禱？

波利斯哥登諾夫大帝的金御座上面，鑲了二千顆寶石；此外還有皇冠、神像、十字架、盔甲、禮服和餐具之上，也都鑲滿鑽石珠寶。

總之令人看得眼花繚亂，假如以時值計，基本單位應該是十億美元算起，可能值幾百億，幾千億，甚至幾萬億。因為人們所能見到的，只是一部份而已，但已是價值連城，美不勝收！

軍械庫旁邊，建築了四座歷史性的敎堂——十二使徒堂、天使報喜堂、聖母升天堂及聖彌額爾堂等。建於十六世紀，是當時俄國東正敎的精神所在！

沙皇當日的加冕大典，就會在聖母升天堂舉行，到了一八一二年，法軍入侵，四座敎堂均曾被毀壞，其中破壞得最厲害的，就是聖母升天堂！

克里姆林宮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一處不可思議的地方，紅牆背後似乎深不可測！

宮內不乏美輪美奐的宮殿，但不經常開放，否則俄人可以做多許多旅遊生意。

沙皇時代，每值選妃之前，沙皇便遣人徵召最漂亮的貴族美女，住到泰雲宮來。原來泰雲宮之內，到處均有秘密通道，可供窺秘的洞孔，滿佈寢室與浴室等處，以便沙皇仔細挑選。以現代人眼光來看，簡直荒淫無恥！

目前蘇維埃部長會議廳便設於「會議宮」的三樓，這是蘇聯政府的神經中樞，屬於禁區，遊客難越雷池半步！

會議宮原名「元老會議宮」，是十八世紀凱薩琳女王所建。

此外，列寧的生前起居室，也設在這裏，要參觀必須取得特別人情！

列寧生前的起居室一切保持原狀，給人一種陳舊簡陋的感覺。甚至案頭日曆也翻到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那正是他去世之時！

莫斯科市區的交通，似乎都以紅場為中心，由此向四方八面的伸展開去！

俄人近年銳意發展旅遊業，因此莫斯科目前已擁有四千個房間的現代化大酒店——那就是露西亞大旅店，單是餐室已多達三十二間附設其中。

但最令人觸目的，還是陳舊的大都會旅館，因為那是俄國首都的間諜與反間諜鬥爭的中心，可以說得上遠近馳名。

呂偉良等三俠在土耳其國境時，已受到朋友的警告，到莫斯科去切勿進大都會旅館，因為那兒每間房間必有竊聽儀器的裝置，侍役、人客甚至看來無關重要的人，都可能是秘密警察的化身，或者來自外國的間諜特工！

總之，要想避開無謂的麻煩，最好連馬克斯廣場也不要接近；因為那廣場一旁就是馳名的大都會旅館。

據說，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在未遷入克宮之前，他的辦公室就是設在這間大都會旅館之內。

十多年來先後發生的兩宗眞假間諜案，都跟英美二國發生關係，這一「眞」一「假」，就先後在大都會旅館一「內」一「外」發生。

先說眞的間諜案。

表面上是一位倫敦的商人，實則替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軍事情報局做事的魏恩，就曾經在大都會旅館的一間房間內，接收一卷縮影底片，上面有數百名蘇聯間諜姓名。

出賣這份情報的人正是蘇聯軍事情報署的潘考夫斯基上校。事後此人為「KGB」人員拘捕，於一九六三年處決！

以上一宗眞間諜案，發生於大都會旅館之

內；另一宗「假」間諜案，則發生於該旅館之「外」！

同樣是發生於一九六三年，美國一位大學敎授巴格杭旅遊莫斯科時，有一天傍晚就在大都會旅館的外面，突然有個陌生人匆匆迎面而來，將一束報紙交到他的手上！

敎授莫名其妙，但陌生人一言不發，匆匆地又跑了開去！

就在此時，一輛汽車停下，二名秘密警察由車內跳下，把巴格杭敎授逮捕，關進了魯比安卡監獄，罪名就是「在蘇聯境內進行間諜活動」！

蘇聯當局指稱報紙之內收藏有蘇聯國內火箭試驗的照片，於是將此事知會華盛頓方面。原來蘇聯有個眞間諜伊凡諾夫當時爲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所拘捕，他們希望用「假間諜」巴格杭敎授與美國交換。

但是，當時的甘廼廸總統立刻提出强硬抗議，這位無辜的假間諜才獲得釋放！

自從發生過這二宗眞假間諜案之後，大都會旅館的「大名」便更加轟動！

呂偉良等三俠旅遊的目的，無非爲了增廣見聞，對於這些政治鬥爭可避則避！因此，他們極力避免捲進漩渦！

儘管如此，麻煩還是跟他們這三個人結上了不解之緣！

爲什麼？可能由於他們是中國人，黃面孔，也可能由於他們在土耳其國境內，曾跟一些蘇聯「KGB」過不去！

這一天他們三個在莫斯科的購物中心——高爾基大街漫步！

雖然說這是「購物中心」，但可以買到的東西委實是少得可憐！

主要的日常用品及食品店，都可見到由家庭主婦組成的「人龍」，來自外國的遊客似乎只有「參觀」的份兒。

一般家庭電器都十分古老，包括欵式和性能方面，最低限度要比西方國家的落後十年以上！

這種說法似乎太過份一些，但實際上這裏的商店出售的洗衣機竟然還有「手搖式」的，相信即使香港居民也難得一睹！

目前流行的洗衣機已進入電腦化，甚至有人正在加緊研究「超音波洗衣機」方式，那裏還有人肯用「手搖式洗衣機」？

三俠發覺這一類商店裏多數是「參觀」的遊客，購買的人少之又少！

至於市民過街時所穿的衣飾，大概用「樸素」二字去形容，也差不多了！

櫥窗飾櫃裏所陳列的時裝有些是學西方流行的欵式，但予人印象總有點兒「不倫不類」；花布大部份是「印」的，顏色調配極端失敗，根本也談不上「美感」二字！

三俠看了一會兒，只能相顧苦笑，大家心裏明白，亦無須多說了！

另一個給三俠最壞的印象就是：無論他們走到何處，難得一睹笑容！

他們目中所見的人，雖不至苦口苦面，卻木無表情，即使店子裏的男女售貨員，亦不例外！

也難怪阿生聳肩苦笑道：「這的確是一個夠嚴肅的國家！」

林愛莉卻說：「我懷疑他們都經過整容手術。我在香港見過一位女歌星，她整容以後，只要輕輕一笑，臉皮立刻露出破綻，所以以後她只好一本正經地唱，不敢再笑了！」

呂偉良道：「旅遊的目的是要多點機會實地體察一下各國民族的特性，以及其風土人情；這可能就是蘇聯人的特性。」

三俠逛了一陣，又倦又餓，走進了一家食物店去覓食充飢！

有點出乎呂偉良等人意料之外，就是店內圍着一張大圓桌而坐的，竟然是黃面孔的中國人。這還不算意外，更奇的就是當他們坐下之後，竟然會無意中聽到他們講的是粵語！

阿生不禁低聲道：「你猜他們是一些什麼人？」

林愛莉道：「當然是遊客。」

「來自何處？」阿生又問。

「就是來自香港亦不足爲奇！」林愛莉道，「香港人近年學乖了，有錢喜歡到外面走走，所以常常有旅行團開到這兒來！」

呂偉良游目四顧，目的本來是要找個侍役過來招呼他們；但是，侍者們雖不致忙到不可開交，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三位客人。

反而大圓桌的中國人之中，有個人含笑的向呂偉良揮手招呼！

呂偉良並不認識對方，但他知道彼此既然是同聲同氣的，雖非「故知」，他鄉相逢也有一番親切的感受！所以呂偉良也禮貌地向他點了點頭！

那張大圓桌坐了十個人，但侍者卻有兩個正在招呼他們。

十個人之中有一個似乎是嚮導，好像是蘇聯人。

林愛莉有點不耐煩，招手想引起那侍者的注意，可惜仍然沒有人理睬他們！

阿生有點生氣地說：「那有人這樣做生意的？不如我們到另一間去！」

但呂偉良說：「附近再也找不到第二間，只有這一間似乎較具規模。算了，給些耐性等等吧！他們總會來的！」

果然有人來了，而且還是一個會講英語的侍者，所以三俠點食物時也比較方便了許多！

就在這時，先前曾跟呂偉良招呼的人走過來問道：「三位須要我効勞麼？」

三俠所聽到的，是他們聽得懂的粵語。

「不必了！」呂偉良含笑道：「他們能聽得懂英語，我們總不致指手劃脚！」

儘管如此，那位「鄉里」還是用俄語跟那侍者說了幾句。

回頭他又對呂偉良他們說：「我是叫他吩咐廚子快一點弄妥你們所叫的菜色。要不是這樣，我怕你們等得不耐煩！」

林愛莉忍不住說：「他們做遊客生意，豈可如此怠慢？」

「這就是他們的劣根性。」那人說，「他們做事總是這麼樣懶洋洋的，提不起勁！」

阿生道：「但是我看見他剛才對你們可不錯啊！」

那人苦笑道：「我們是旅行社帶來的，每次必有豐富的小賬，他們怎敢怠慢？」

「閣下是——」呂偉良還沒有問完。

一張咭片遞了上來，用中英俄三種文字印成，好一大張！

中文印住：「友誼旅行社，莫斯科分社經理，沈仲明——」以下是莫斯科的地址！

林愛莉心直口快地問道：「沈先生是香港人？」

「是的，一年前我由香港調來！」沈仲明說。

阿生問道：「香港時常都有旅行團到這兒來？」

「以前很少，這一年來較多了，所以公司才派我來，專責照顧來自香港的遊客。」沈仲明又反問三俠：「三位可是香港來的？」

「不！我們由土耳其來。」呂偉良坦白地說。

沈仲明又問：「光顧那一家旅行社？」

「並未有參加任何團體，遊土耳其時，朋

友說這裏有不少值得見識的地方，所以跑來看看。」呂偉良說道。

林愛莉忍不住埋怨道：「但想不到這裏一切如此落後，人們的反應也十分遲鈍，簡直好像未開化的一樣！」

沈仲明笑道：「蘇聯是世界知名的大國，怎算得未開化？也許你們人太少，他們待慢了；如果你們加入旅行團，情形一定不同！」

林愛莉瞥了他一眼：「你似乎是在招徠生意！」

沈仲明苦笑搖頭：「千萬不可誤會，我沒有這意思！」

呂偉良道：「如果我們希望加入你們，請問行程又如何？」

「那當然歡迎！」沈仲明說，「至於行程方面，我們會安排大家到列寧格勒一遊，然後乘船遊伏爾加河一程。」

阿生對林愛莉道：「事實上我們不懂俄文，許多地方不太方便！」

呂偉良也說道：「是的，加入他們不但可以有伴，也不致漫無目的！」

沈仲明含笑道：「在別的地方你們可以亂闖，但在蘇聯，我勸你們入境問禁，還是小心點好！」

呂偉良道：「我們在土耳其也聽朋友勸告過了，聽說到處都有秘密警察，是不？」

沈仲明笑了笑，搖搖頭道：「那又未必，秘密警察只跟踪可疑的外國人，對遊客來說，因爲有旅行社負責，他們十分尊重。不過，有些地方你們可不能亂闖，否則就有麻煩！」

呂偉良很想加入他們，但又怕林愛莉當面反對，那就沒有意思。

所以他持着咭片問沈仲明：「假如我要找閣下，是否撥這個電話號碼？」

沈仲明點點頭！

他又說：「假如你三位要加入我們，最遲明天便要通知我，因爲後天我們這一團便要離開莫斯科！」

「好吧！」呂偉良說：「讓我們商量過再作決定，謝謝你！」

沈仲明告辭了，他回到大圓桌那邊去！

侍者不久便送來食物，招呼果然有了改善，但食物粗劣得很。

旁邊有些人仍在等，他們比三俠來得更早，像是本地人，卻表現得十分有耐性！

三俠還沒有塞飽肚子，突然外面闖進了幾個人，他們直朝呂偉良等人這邊走來！

呂偉良心裏暗吃一驚！

爲首一人衝到他們三人面前，用生硬的英語說道：「我們是警方派來的，三位跟我們走吧！」

林愛莉立刻問道：「我們犯了什麼罪？」

「對不起！我們只是奉命行事，一切留待回去再說吧！」那俄人道。

話猶未完，數名大漢已不由分說，將三俠由座位中揪起！

阿生想反抗，但呂偉良立刻制止他！

林愛莉用英語反問，但俄國人再也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沈仲明由那邊過來，用俄語跟數名俄人交談了幾句，他大概想伸出援手，但俄人似乎不賣他的賬！

呂偉良覺得在這陌生的地方，假如沒有一個熟人加以照顧，想落必是凶多吉少！因此他對沈仲明道：「在可能範圍內，請替我們聘個律師吧！」

沈仲明道：「沒有用的，他們是秘密警察，只要你們不是間諜，大致上不致會有什麼麻煩。」

數名大漢沒有讓他們交談下去，便將他們帶到門外的汽車裏去！

沈仲明顯然也不敢肯定三俠是否就是間諜，更明顯地不肯惹禍上身。

呂偉良等三俠聽了「秘密警察」這名堂，更加吃驚非小！

汽車在寬闊的大街上疾馳。三俠第一次坐在一輛蘇聯的汽車裏，心裏另有一番感受。

蘇聯汽車欵式很笨，機件的性能也不見得好，開行時發出的聲浪很吵耳。

阿生很想向他身邊的人表露國際特警的身份，但後來回心一想，蘇聯可不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因此未必可以獲得他們的尊重。

汽車停下來，三俠被帶進一間久未修葺的屋子裏去！他們不懂俄文，自然不懂得那些牌匾上寫的到底是什麼。

進到了屋內，可以見到一些佩槍的便衣人員在走廊上來來往往！

有一間房有人聲傳出，那人在吆喝，另一個人則痛苦呻吟，間歇傳出了皮鞭抽打的聲音。看情形可能在迫供！

呂偉良等三俠覺得心裏一陣納悶，他們無法預知未來的命運如何！

他們被帶進了另一間房內，大漢們先行搜身，發覺三個人都沒有武器，這才示意他們在一些椅子上面坐下來！

有一個中年俄人入來，大漢們用俄語向他交代幾句後，中年俄人便用英語與三俠交談！

「你們是什麼人？」中年俄人問道。

「中國人！」呂偉良說，「我想你們早已知道這點了！」

林愛莉氣忿地說：「我們是循正當手續入境的，到底有什麼不對？」

「嗯！」中年俄人沉吟道：「我們只不過請三位回來談幾句，你們不必過份緊張！」

「原來你們俄國人喜歡這樣『請』人回來談話的！」阿生啼笑皆非地說。

中年俄人道：「你們到蘇聯來幹什麼？」

「旅遊！」呂偉良說。

「還有其他目的嗎？」中年俄人又問。

三俠異口同聲地說：「沒有。」

中年俄人輕輕一笑，沒有人知道他心裏到底正在想着一些什麼。

總之，用「笑裏藏刀」這句話來形容也差不多了。

俄人互相打了一個眼色，有人離開了那間房；三俠知道事情不妙，卻無法可以知道等會兒還可能有一些什麼事發生。

中年俄人的地位顯然比其他俄人爲高，他架上一副金絲眼鏡，白色的頭髮，樣子冷酷無情，雙目烱烱生光，令人望而生畏！

不久，有一個人入來，由剛才離房外出的大漢陪伴住。此人的出現，令到三俠渾身打顫，血液差點兒都停頓下來！

進來的俄國人叫史諾夫，三俠對他一點也不會感到陌生！

史諾夫曾在土耳其的依士登堡出現過，當時三俠正捲入一場莫名其妙的鬥爭中。那是由於土耳其的罌粟黨人以爲國際特警派出阿生到依士登堡來對付他們種植毒品。

於是罌粟黨人首先把阿生擄去！

後來史諾夫在輪渡上派人將呂林夫婦二人抓去，目的是要求他們滲入美國人組成的「挪亞方舟探險隊」，做俄人的間諜！

但是，結果三俠雖然替俄人查出了美國探險隊此行的眞正目的——那只是爲了找尋一枚「光束導彈」，並非爲了偵查蘇聯與土耳其邊境的情況。可惜俄國人在該事件中因犯殺人罪嫌，而被土耳其警方拘捕。此事詳情已見上一篇「挪亞方舟」一文。

毫無疑問，那宗案件十分複雜，而且牽涉

重大，因爲其中美蘇二國人員之中，還包括了外交人員在內，所以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小心處理。

也正因如此，土國政府未有公開此事；後來發展如何，三俠也不得而知。

若以一般「殺人者死」的法例爲原則，史諾夫這班俄人應該關在牢中才對，爲什麼現在又會出現在這裏？

三俠感到有點迷惘！

史諾夫走到三俠面前，瞪住他們問道：「你們可還認得我麼？」

當然認得的！三俠怎麼會這樣快就忘記了此人的印象？

阿生問：「這算是什麼？」

「沒有什麼！」史諾夫笑了笑，「眞想不到，三位又在我們祖國出現！」

呂偉良道：「這有什麼不對？我們三個本來就是遊客。」

「遊客？」史諾夫冷然一笑，「是那一種遊客？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付代價的遊客麼？」

三俠都聽得懂這話的含義，正因爲太過明白了，才更感不安！

呂偉良態度非常鎭靜地說：「我以爲你們誤會了！」

「誤會？」史諾夫笑了笑，「我們都曾經共同在土耳其面對現實，這絕非憑空構思的，可不是麼？」

呂偉良道：「那是另一回事，在土耳其是你們做得過份，與人無尤！假如當時你們不是殺人，事情決不至鬧大！」

林愛莉也說：「是的，在道義上，我們曾向你負責；你們救了阿生，我們也替你們查出了美國探險隊的眞正目的何在。已經算得上是『各不相欠』，你又何必跟我們爲難？」

阿生插咀道：「如果我們是美國特務，又怎麼會送上門來，跑到貴國繼續行程？」

史諾夫說：「你們大概以爲所有蘇聯人員都已經被土耳其政府關入牢中去了，所以你們可以安心地跑到莫斯科來，繼續執行中央情報局交下來的任務，是不？」

「你完全攪錯了！」呂偉良說，「我們從來未替美國人做間諜，你們在土耳其要脅我們，那是唯一的一次替人做這種危險工作！」

史諾夫陰森一笑，道：「看在你們曾爲我們做了一點事的份上，我願意忠告你，還是乖乖的自動說出你們此行的任務。否則，你們可能後悔莫及！」

林愛莉道：「聽你口氣，你在恫嚇，企圖用刑向我們迫供！」

史諾夫輕輕一笑，道：「所以你們必須選擇一下，自動說得坦白一點，總好過受皮肉之苦！」

呂偉良道：「好吧！就讓我講句眞心話，我們對政治向無成見，覺得世界上每一種政治體制，都有它的好處與壞處，問題是那一種人適應那一種政治，那一種人喜歡過那一種生活。所以，儘管我們對貴國的生活方式難以適應，但作爲旅遊的一站，藉以增廣見聞，倒是十分值得的。假如我們要替美國人做間諜，最低限度也得改個假名，用假護照入境，又豈會光明正大的跑到這兒來，等你們拘捕呢？」

「嗯！你很會講說話。」史諾夫瞪住呂偉良，「但我們在這方面也是內行人，自然懂得『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原理。好了，別浪費時間，我們的人缺乏耐性。朋友，講眞話吧！否則，萬一我走了，沒有人可以再爲你們討個人情！」

三俠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眼色，表示不知說些甚麼好！

林愛莉生氣地說：「我們說得這麼坦白，你還是不相信，我們也沒有辦法，你喜歡怎樣便怎樣好了！」

史諾夫面色一沉，跟押三俠進來的俄國人說了幾句俄語，便走了出去！

戴金絲眼鏡的中年人道：「中國人，既然你們這麼頑固，也勿怪我們無禮了！」

數名彪形大漢立刻將三俠帶走！

在另外一間房間之內，三俠所能見到的，却是一些像理髮店，又似是醫院手術室的佈置，一點也不像行刑室！

那邊有一張椅子，像理髮椅，又像牙醫用的，更像電椅！

只有想到美國死囚所用的電椅，才會令三俠產生一陣陣恐怖感。

戴金絲眼鏡的中年白髮俄人尾隨而入，指住阿生道：「年青人先試一試！」

於是數名彪形大漢便強行將阿生按在椅子上！

一點也沒有說錯，那的確太像美國死囚室中的電椅！

阿生被人按住之後，雙手雙足立即被人扣在椅子的扶手和踏板之上，再加上一條攔腰綁住的腰帶，根本就無法動彈！

呂林夫婦二人雖然還未被人照樣對待，但此時此地，根本也無可能反抗！

那數名彪形大漢有槍，在旁虎視眈眈！

白髮俄人道：「這是你們最後一個機會，否則，我們自有辦法令你們講眞話！」

阿生道：「你們這麼殘暴對付一個無辜的遊客，不怕有辱國體麼？如果此事傳了出去，國際輿論一定會對你們同聲責怪！」

「政治是不擇手段的，爲了我們國家的利益，爲了找出眞相，我們也是迫於無奈的！」白髮俄人道。

呂偉良插咀問：「到底你們想知道一些甚麼？」

「就是你們此行的任務！」白髮俄人轉過來跟呂偉良說。

呂偉良道：「你們確實肯定我們是美國間諜麼？」

「這是有根據的！」白髮俄人道，「即使你們否認也沒有用，等會兒我們自有方法令你們講眞話！」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們的情報網做得太差勁，假如你們有效率的話，根本無須多此一舉。其實當我們還身在依士登堡時，你們已經了解我們的來龍去脈才對！」

白髮俄人道：「你可說得不錯，事實是你們未踏入我國國境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你們三人的詳細資料，否則，我們也不會隨便拘捕你們！」

三俠明知到了這時候，說甚麼都沒有用的，只能輕輕嘆了一口氣！

一個穿上白袍，打扮像醫生的男子，開始要替阿生注射！

阿生極力掙扎，他聽過秘密警察對待政治犯人的手段！

他們可以把一個十分正常的人，用藥物去令他變得瘋狂！

然後，他們又會指那犯人是個瘋子，把他送入瘋人院去！

阿生想起那些可怕的傳說，就不寒而慄！

他極力掙扎，但沒有用！

那椅子像是鋼筋水泥造的，任得阿生如何用力，也無動分毫！

阿生眼瞪瞪的，看着白袍人爲他注射了不知名的針藥。不到二分鐘光景，阿生已失去了知覺，以後發生了一些甚麼事？他根本已一無所知！

呂林二人在旁看得親切，林愛莉曾經衝動地想撲過去！

但是，那數名大漢合力把她制住！

呂偉良不會浪費自己的氣力，在這個時候，這種地方，他明知不可能會出現奇跡的。

目前呂林夫婦二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看阿生注射後的反應！

他們希望阿生不致死，當然他不希望他變得瘋狂！

爲他注射的人一直看住手表，這可能與藥力發生作用有關吧？——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有這種想法。這總好過對阿生不加理會！

假如他們爲阿生注射後不加理會的話，阿生更加沒有希望了！

現在那白袍人伸手將阿生的眼皮輕輕一揭，阿生垂低了頭，似乎毫無反應。呂林二人卽使十分担心，也沒辦法！

白髮中年俄人推了一下鼻樑上的金絲眼鏡，不知跟白袍人說了一些甚麼。

只見白袍人又在阿生另一條手臂之上，注射了另一針！

三分鐘後，阿生開始有了反應！

阿生微微抬起了頭，張開了雙眼！看他似乎十分的疲倦！

卽使隔得那麼遠，呂林夫婦二人也可以看得出阿生雙目無神！

他一直在前瞪！

白髮俄人伸手在阿生眼前搖幌了幾下，阿生眼睛也不眨一下，這證明阿生卽使把雙眼睜開，也看不見事物！

呂林夫婦二人暗暗吃驚！

俄國人又將一些儀器移近阿生身邊，一副耳筒首先給阿生戴上，就像愛好音樂的人聽「Hi Fi」一樣。此外手臂也接駁上一些有電綫連貫的儀器！

呂林二人從未見過這些東西，自然難以明白它的作用何在！

阿生的上衣被人剪開，胸前近心臟處也附上了一些儀器！

再回頭看看連貫着的一系列器械，其中有一套彷彿「心電圖」似的東西，已經開始有了反應，螢幕上一個小白點，一跳一跳的！

那後面有記錄紙吐了出來！這一切都太過像「心電圖」了！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差不多可以肯定，他們絕不會替阿生作「健康檢查」！

室內一角，有個女子在操縱着一些看似十分複雜的儀器！

白袍「醫生」增至三人，他們不斷向女操縱員打着手勢！

白髮中年俄人一直目不轉睛地，在旁監視一切！

阿生忽然像夢囈似的，咀巴在動，但呂林二人根本聽不到他說了一些甚麼！

很明顯的，自動儀器在爲阿生錄音——其中可能已有擴音的設備！

白髮俄人顯然是個頭目，他走到那邊去，看着由機器吐出來的記錄紙！

呂林二人被綑綁在一旁，自然看不見那些綿綿不絕地吐出來的紙條記錄了一些甚麼，唯一可以忖測的就可能是阿生的反應！

前後經過了將近一小時，阿生才被人注射了第三支針！

數分鐘後，阿生醒來了！

他十分疲乏，像在睡夢中甦醒過來一樣，面色很差！

呂林二人不知道俄國人有些甚麼結果！

阿生被推出房外，轉到鄰室去了！

下一個輪到呂偉良作同樣的試驗，然後便是林愛莉！

他們最後被關在一間房之內，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

阿生問道：「你們都在嗎？」

「是的，」呂偉良說，「你覺得怎麼樣了？阿生。」

「還好，只感到十分疲倦。」阿生反問道：「師父，你呢？」

「我也是！」呂偉良又問：「愛莉呢？愛莉，你也在嗎？」

林愛莉有神沒氣地說：「我好像死過了一次！他們到底幹甚麼？」

呂偉良忖測地說：「可能是測謊試驗！」

「不！」阿生說：「我昏倒之後，一直彷彿聽到有人在耳邊問我一些口供，我記得我當時都一一照實說了。憑我想像，他們在利用藥物和儀器，迫我們講眞話！」

「這也好！」呂偉良說，「只有這樣才可以令他們相信我們不是間諜！」

林愛莉道：「但我記得我在夢中曾對俄國人破口大罵！」

阿生也低聲道：「我好像也說出了我是國際特警的身份！」

「那就糟了！」呂偉良道，「俄人未必了解你們國際特警的眞正任務！」

「他們也太過不擇手段！」阿生含恨地說，「這是違反人道的！」

「也許他們說得對了，政治是不擇手段的！」呂偉良道。

鐵門又在鏗鏘作響！

一個小方格打開，總算讓三俠看見了一點兒光綫了，有人把一些東西由小門遞入來！

一種生硬的英語由門外傳入：「拿去吧！這是吃的喝的！」

三俠委實又渴又餓，於是把一托盆的東西接了進來，小門隨卽掩上！

天花板之上亮了燈，室內頓然有了光綫，三俠彷彿重見天日！

儘管光綫微弱得很，也總好過在黑暗之中進食啊！

這是一間丁方丈許的斗室，四面密不透風，但天花板上有抽氣設備！

那鐵門是唯一的出路，但有人在外將它反鎖起來，這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可能逃走！

× ×

也不知睡了多久！

三俠就蜷縮地睡在地上。

天花板上的燈早已熄滅，他們只記得是在黑暗中睡着的！

鐵門又在作響，他們就被這刺耳的聲浪吵醒了！

天花板上面的燈光又再度亮了起來，於是鐵門打開，走進了幾名持槍的人！

槍咀指住三俠，防止他們反抗，然後有人入來將手鐐加在他們手上！

最後，他們被帶到一間房間去！

他們又可以見到白髮的中年俄人！

那俄人對他們說：「你們原來都是間諜，史諾夫同志倒沒有說錯，你們是受美國人僱用的客串間諜。你們還有甚麼話好說？」

三俠吃了一驚！

他們無法明白，到底他們在夢中講出了一些甚麼「內幕」？

當一個人的精神狀態進入昏迷時，大腦便會失去了控制，相信俄國人的試驗，亦必針對了人類這種弱點！

那麼，三俠會不會在下意識底下，說了一些對蘇俄不利的話？

林愛莉道：「我眞有點懷疑，你們的儀器出了毛病，甚至完全不可靠！」

「胡說！」白髮俄人道，「蘇聯的科學家是世界第一流的！」

呂偉良道：「你們到底有了一些甚麼結果？難道我們招認是美國間諜麼？」

「對了！」白髮俄人說，「他——還是一名國際特警呢！」

阿生道：「我不否認！但國際特警絕非間諜，而且我正在渡假中！」

「無論如何，你們必須接受我們進一步的調查！」白髮俄人道，「這是爲了我們國家安全的緣故，希望你們原諒！」

「你眞客氣！」阿生又問：「我可以跟國際特警巴黎總部連絡嗎？」

「對不起，調查未完結之前，你不能與外人聯絡。」白髮俄人又說：「你們三位現在要被送往另外一個地方去！」

「是爲了甚麼緣故？」林愛莉生氣地問：「是因爲你們的試驗毫無結果嗎？」

「不！我們的試驗有了結果，否則怎知你們之中有個國際特警在內？」白髮俄人說。

林愛莉說：「其實經過你們折磨之後，我們早已無所隱瞞，你們不該再留難我們！」

「正是由於所得的資料之中，大有可疑之處，上級才要作進一步偵查！」白髮俄人揮揮手向一旁的槍手們示意！

但是，當槍手們正待把三俠押走時，又有個俄國人入來！

此人正是三俠在土耳其見過的史諾夫！

史諾夫用俄語與白髮俄人交談了幾句之後，又用英語對三俠道：「你們只須簽署一份供詞，立刻可以獲得釋放！」

呂偉良問道：「是甚麼供詞？」

「承認你們曾在我國境內進行間諜活動！」史諾夫說。

呂偉良搖搖頭道：「我們從不承認未曾做過的事！」

「你們太頑固！」史諾夫面色一，「事沉實證明你們與美國人有連絡！你們絕對是三個由美國派來的業餘間諜！」

三俠感到啼笑皆非，俄國人的儀器到底是否失靈？抑或他們眞的在「夢中」講錯了甚麼？眞難以解釋！

林愛莉氣忿地說：「我們根本不是甚麼業餘間諜，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吧？」

史諾夫道：「朋友，不要怪我不提醒你，此去你們可能會變成殘廢的，我所以匆匆趕來制止 還不是爲了過去在土耳其建立的一點點交情麼？」

三俠心裏一凜，他們絕不懷疑史諾夫的說話，俄國秘密警察的手段早已世界知名，他們可能有一百種以上的方法令到疑犯殘廢，包括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折磨！

但他們既沒有做過，又豈可亂認是間諜？他們眞想當天發誓，可惜俄人對於信仰有太多的懷疑！

他們終於被帶走了！

這一回被帶出了屋外，登上一部汽車。

蘇聯汽車幾乎百份之百是黑色的，自然沒有甚麼美感可言！

西方國家甚至日本出產的汽車，都力求綫條的優美，性能的不斷改進，但俄人在這方面根本很隨便，也許他們的機械師和設計專家們都集中到軍事部門去了！對於人類的基本生活就只好得過且過！

三俠被汽車載往郊區！

他們不知道那是甚麼地方，只知道最後來到了一處火車站！

這個火車站很冷落，月台上幾乎見不到有人，只有一堆堆的貨物！

接近十名俄人押解他們，他們的腰間都隆然有物，那一定是手槍，因此他們想逃走，似乎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他們試着用英語問俄人：「我們要到何處去？」

沒有人回答他們！

也許根本這班人不知他們說些甚麼，那個白髮俄人沒有來，否則他會講英語。

看情形他們要等火車到站！

奇怪！搭火車何必到這郊區來？

莫斯科市區也有火車站，何必多此一舉？

三俠不知道俄人的想法，也許他們不想太多人見到三俠，所以，才到這僻靜的站頭上搭火車！

火車究竟何所往？

呂偉良又再次向俄人發問，依舊得不到答覆！

可能去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是俄人改造政治犯的神秘地方，三俠也畧有所聞，所以越想越驚！

在依士登堡的時候，三俠只聽人介紹過，遊蘇聯可以乘搭遊河船，沿住伏爾加河遊覽，但也僅可以觀光其中一程而已！

那一段河程據說是蘇聯「精華所在」！至於其他地方，蘇聯政府不喜歡讓外人參觀。爲甚麼？是太落後麼？是未經開發麼？還是有軍事設備？根本外人不得而知！

總之，當遊客乘船經過那「觀光地帶」時，船員們會沿途介紹他們「祖國的偉大建設」，尤其是那些水壩和水力發電站！

事實上，俄人大部份沿河而居，這可能與水源及物資豐富有關！

儘管俄人老是嚷着「開發西伯利亞」，無奈他們總是「力不從心」

那並非說他們無此能耐，只是俄人的力量似乎都集中在軍事競賽方面，他們處處担心落後，樣樣生怕被西方國家佔了優勢！

於是人民只好緊實褲帶捱飢抵餓，也要有大量的軍備！

火車來了！

那「轟隆轟隆」的機車聲，遠遠就可以聽到，加上那一下鬼叫似的汽笛長鳴，三俠彷彿已經開始踏入了鬼門關！

正是前途茫茫，沒有人敢預測他們今後的情形如何，只知道三個人推他們登上了一個車卡，其餘的人留在月台上！

其餘的人可能折返市區去！

車上並不擠迫，他們被帶到一些「廂房」去，似乎受到「額外的優待」！

三俠在車上通道裏走過之時，也遇見過一些人，都是木口木面，毫無表情的！包括曾與押解的槍手們連絡過的車長在內！

車卡果然南下！

南下便是西伯利亞了！

他們難道要被「改造」？三俠不禁越來越担心！

三俠手上的手鐐還沒有被解開！

他們要求小解時，也有人陪同，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們逃走！

火車卡內搖幌得很厲害，足以令人沉沉欲睡！

三俠儘管十分疲倦，這時候也難以安然入睡，他們只是閉目養神，其實一直在動腦筋！

他們雖然甚麼也沒有說，但內心卻想着同一問題：如何逃走？

三俠都理解得到，此次南下必然是凶多吉少！也許他們三個人的名字從此消失！

他們越想越覺心寒，因此一直在想辦法逃走！

手鐐扣得很緊，鎖匙顯然在三名押解的俄國槍手的口袋中。

他們經常有二人留在三俠的身旁，其中只有一個人可能暫時離開那廂房。例如到洗手間

去，或者去食物卡找吃的喝的！

三俠只能在眼色中示意，不敢交談，雖然他們用粵語交談對方亦未必聽得懂，但爲防萬一，他們還是可免則免！

大家都在等待時機，可惜機會一直還未來臨，三俠空焦急！

阿生向他身旁的一名大漢示意，表示要小解，於是他在那名大漢的監視之下，到車卡頭處的洗手間去！

洗手間不大，但那名槍手還是跟了入去，阿生也沒他辦法！

火車卡上的洗手間，大小的程度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唯一不能想像的，相信亦只有可憐的香港人！因爲香港的火車是不設洗手間的。

一個洗手間能佔多少地方？然而由政府經營的鐵路局竟然可以把洗手間取銷，也算得是「別開生面的傑作」！

香港政府主管者是英國人，鐵路局換了新主管後，此人亦是大不列顛民族！

香港稅例中，納稅人不能扣除供養父母的應付費用！

香港火車卡中也沒有供乘客大小解之用的洗手間設備！

難怪有人說：英國人是沒有父母的——這大概與他們流行的同性戀無關吧？一笑！

否則，納稅人又豈可不負責供養父母？

同一道理，英國人大概也不必大小解的，否則火車上何故不設洗手間？是爲了多設一些座位，好多賺幾塊錢回祖家麼？用心亦可謂良苦！

回頭再說阿生在洗手間內忽然苦笑着對那俄國槍手說：「對不起，我肚子痛起來，可以方便方便嗎？」

他一直都以爲對方不會講英語，可惜他又不懂俄文。因此阿生準備好了，要是對方沒有反應的話，他便只有打手勢示意！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那俄國槍手竟然也會講幾句生硬的英語！

爲甚麼對方一直沒有回答他們的問題？這可能是上司的命令吧！

阿生要求暫時解開手鐐，否則難以方便！

俄國人只好摸出了手鐐的鎖匙，但同時也摸摸他的手槍，阿生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洗手間內分「內，外」二格，內是大解的地方，有鐵門可以掩上，外是小解之處！

俄國槍手自然在「外」等候，阿生在「內」，但他並非解急，只是想着脫身之計而已。鐵門是掩上了的。

火車在行進中，因此鐵門也因爲日久失修而鬆弛，發出了刺耳的音響。

阿生是著名的鬼靈精，他一向詭計多端，又豈會輕輕放過這千載一時的機會？

俄國槍手等得不耐煩，用手扣門，但裏面竟然毫無反應。

他意味到可能上當，急忙把門環扭動，但門已在內拴上。

他吃驚地用力衝撞，但門是鐵的，任他有多大的氣力也難將它撞倒。

於是他奔出洗手間去，通知他的同伴。

阿生這時已由窗口攀登上車頂，再由車頂跑到囚禁着他們的廂房之上。

他俯伏下來，倒掛着身子往窗內偷窺，一切果如所料，押解他的一名俄國槍手正向他的二名同伴報告洗手間的情形。

於是二名俄人之中，只留下一人看守住呂林夫婦二人，另一人陪住槍手離房外出，匆匆走向洗手間，同時召來車長。

車長早已知道他們是秘密警察的身份，所以依足他們吩咐，將洗手間的車窗都鎖上了，照計是萬無一失的。

可惜他們並未估計到阿生是個開鎖能手，尤其是火車當時正在行進中，聲浪將一切掩飾得天衣無縫，正好利便阿生在厠內動手脚。

三名俄國秘密警察一錯再錯，他們不該只留下一人看守住呂林夫婦二人。

呂偉良看見剛才的情形，早已心中有數，儘管他們只用俄語交談，但呂林二人都猜得到到底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現在那個廂房的門是關上了的，呂林夫婦二人雙手也有手鐐扣上。

但是呂偉良憑他的銳利聽覺和經驗，隱約聽到了火車頂之上似有步聲，他已意味到阿生的詭計獲得了若干成就。

後來再看見阿生的頭部倒吊在車窗以外，便肯定一切正如所料。於是他向林愛莉打了一個眼色，而當時那名秘密警察正望向門際，他顯然非常之關心外面所發生的事，却未有注意到夫婦二人的神態。

這名俄國秘密警察也知道事情不妙，心理上早已有了戒備。

呂偉良担心其他二人就快回來，那時想逃走就更加困難了。

於是他吹了一聲口哨。

俄國人側過頭來瞥了他一眼。

阿生在車頂上一直等機會，他想不出一個方法可以在剎那之間將車窗的玻璃弄破。火車車窗上鑲的玻璃都很厚，他必須一下子將它弄破，然後以第一時間飛竄入內。

假如他無法在這一剎那之間成功，那看守住呂林二人的秘密警察，就會開槍朝窗外向他轟擊。在這咫尺之間，亦勢必足以令到阿生中彈斃命，照計他決無僥倖之理。

因此之故，阿生不敢輕舉妄動，但他又不能輕輕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必須趁「追兵」未到之前在車頂上消失。

阿生於是想到由另一車窗爬進去，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他便聽到了他師父呂偉良那一聲尖銳無比的口哨聲。

許多人也會吹口哨，甚至可以吹奏出一首娓娓動聽的曲譜。

但是，能像呂偉良這樣，運用內功將口哨聲傳得更遠，却不容易，尤其是當時火車正行進中，機輪聲足以將口哨聲掩蓋。

但呂偉良的口哨聲却終於傳到了阿生的耳朶裏去。

阿生與他師父呂偉良之間因爲合作慣了，一向在心理上都非常有默契，所以現在阿生也意味到他師父在召喚他。

於是阿生再來一個「倒掛金鈎」，人也倒吊起來，由車窗望入去。

這時候，呂偉良仍未發難，那名秘密警察本來望住呂偉良的，他本來想問呂偉良爲什麼會吹起口哨來，但可惜他不懂英語，而呂偉良却又不識俄國話。

想不到就在這一剎那間，窗前出現了一個人影的上半身，登時把秘密警察嚇了一跳。

他急忙拔槍，衝向窗前。

車窗是關閉的，秘密警察正想將玻璃推開，因爲當時阿生十分機警地，退縮上去。

那秘密警察的目的顯而易見，他想將玻璃窗推開之後，然後開槍轟擊阿生。

但是他却忘記了來自後面的危機。

更加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三個中國人一向有默契，絕非等閒之輩。

就當他用一隻手將玻璃窗往上推高時，呂偉良已從後面舉起手鐐，迎頭痛擊。

秘密警察的後腦受到極大的震盪，登時昏倒過去。

儘管如此，林愛莉却沒有來幫忙，她守在門旁，注意着來自門外的一切動靜，留待她丈

夫自己去接應阿生。

呂偉良和妻子林愛莉的雙手都同樣扣上了手鐐，但如果兩隻手一齊活動，還是相當方便的。呂偉良現在就是利用他的雙手配合行動，將玻璃窗往上推開，讓阿生進來。

阿生剛進來，外面就有人敲門。

原來林愛莉已將廂房的鐵門拴上了，一名秘密警察正在外面着急地叫嚷着，顯然是叫他的同伴開門讓他進來。

可惜他的同伴仍在昏迷中。

阿生因爲雙手可以自由活動，所以一切都顯得比較方便。

阿生從林愛莉的頭髮上摸下一枚髮夾，先替呂林二人將手鐐開啓。

三俠的開鎖功夫都是一流的，無奈呂林二人雙手既然被扣上了手鐐，而且一直被人從旁監視，故此才會無所施其技。

現在外面的敵門聲越來越緊，俄國人大概也想像得到這裏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於是由叫嚷而至有人用力撞門。

阿生曉得這是生死關頭，頭腦保持冷靜，動作也極之輕巧靈活。

只費幾秒鐘光景，阿生已先後替呂林二人將手鐐撬開。

這必然是俄國人無法想像得到的事，單憑一枚髮夾，便可以在短短數秒鐘的時間內，將手鐐打開，簡直是不可思議。

現在呂偉良順手把那名秘密警察墮在地上的手槍撿起。

「砰砰砰」一連有人在外面開了三槍。

但子彈沒有射進來，亦未擊中三俠之中的任何一人。

秘密警察的子彈只是擊向鐵門的門鎖，目的是要將門鎖毀壞，讓他們入內。

他們明知廂房內出了事，卻又不知他的同伴究竟怎樣，所以他們絕對不能胡亂向室內射擊，否則很容易擊中他們自己人。

呂偉良打一個手勢，阿生已竄至窗前。

阿生俯首下望，鐵路旁邊是一片草原，他回頭對呂林二人說：「我先跳下去，你們跟住來吧！」

阿生話猶未完，已經一個「燕子穿簾」，身形一掠，人已竄出了窗外。

呂偉良示意林愛莉先行，林愛莉却担心她丈夫，因爲呂偉良一條腿是殘廢的，雖然裝上了義腿，只怕行動稍有不便，就可能逃不掉。

所以林愛莉一定要她丈夫先行一步。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昏倒地上的人給剛才的槍聲驚醒了。

他一聲不响，抱住呂偉良一隻脚，出其不意地用力一拉。

呂偉良一向賴鐵拐杖支持他身體的平衡，雖然他用義腿也一樣可以走路，但到底不及拄着鐵拐杖那麼方便。現在給人在下面出其不意地一拉，手上又沒有鐵拐杖支撐，登時失去了重心，倒跌在地上。

這時候，門外二名秘密警察已將門鎖轟爛，正將鐵門撬開。

林愛莉看得焦急，如果換上了別人，一定感到進退失據，手忙脚亂，但是三俠都是身經百戰的人，而且彼此之間十分有默契。

因此，林愛莉臨危不亂，她明知鐵門的門鎖既然已被轟爛，她根本不可能阻擋得住外面的人進來。

當然，此外她還可以一走了之——學阿生一樣越窗跳出車外逃亡。但是，她如果肯這樣輕易離開她丈夫的話，她早已逃之夭夭了。

眼看外面的人就要一湧而入，林愛莉不假思索，揮腿朝準那俄人的頭部力踢。

那秘密警察剛剛甦醒過來，與呂偉良糾纏在一起，正企圖奪取呂偉良手中的槍——那支手槍本來就是屬於他的。

呂偉良因爲事出突然，他絕難想到那人會這麼快便醒來，所以重心頓失，手忙脚亂的情形下，差點兒敵不過那秘密警察。

還好在千鈞一髮之際，那名秘密警察給林愛莉迎頭一脚，踢得他眼前冒出了一團火光，金星紛飛，差些又昏倒過去。

呂偉良手槍未被對方奪回，重新坐了起來，就在此時，鐵門已完全被人推開，二名手持短槍的秘密警察一湧而入。

眼看呂林夫婦二人已完全處於下風，但是二名聲勢洶洶的秘密警察同一時間地，却突然呆木地站在門旁，停止了前進，彷彿觸了電一樣。

原來這時呂偉良的手槍槍咀正指住一個人的腦門，這個人就是不久之前仍與呂偉良糾纏在一起的秘密警察。

他被林愛莉踢了一脚之後，至今仍有餘痛，呂偉良扭曲了他的手臂，用手槍要脅住他，示意他的二名同伴切勿妄動。

可惜呂林夫婦二人都不會講俄語，所以他們不能立即命令對方放下武器或者退出去，只能令到雙方在此時此地對峙起來。

那二名秘密警察之中，曾經陪阿生到洗手間去的一個會講英語，他咆哮着說：「你們簡直是自討苦吃，還不快些投降？」

只有阿生聽過此人講英語，所以呂林二人一直都不知道這點。

現在他們既然知道了，當然有話要說。於是林愛莉道：「應該投降的是你們，快些放下武器吧！否則你的同伴就沒命！」

呂偉良把右手的食指扣緊在手槍的機掣之上，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被呂偉良要脅着的俄人，不知道用俄語跟他的同伴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他的二名同僚聽了之後，果然後退了幾步。

林愛莉道：「放下你們的手槍吧！然後慢慢的，退出房外去。」

二名俄人棄槍後退，看來他們很替同僚的安全設想。

呂林二人有點意外地佔了上風。

林愛莉道：「快叫他們停車吧！」

「嗯——」那二名秘密警察在門外有點猶疑。

呂偉良担心他們越遲越難與阿生再取得連絡，於是裝腔作勢說：「別耍花樣了，我們要下車去，叫司機讓火車的速度減慢，讓我們離去之後再加快吧！否則我就先殺了他。」

另一名秘密警察終於向車長發出了命令。

車長拉動手掣通知司機室。

火車終於停了下來。

呂林二人先後把三支手槍帶走，但他們明白形勢太過險惡，不敢大意，將手上的人質也一併押下車去。

其他二名秘密警察無可奈何地，瞪住他們三人落了火車。

火車上的人意外地僵在一旁。

林愛莉揚聲叫俄國人把火車再次開動，二名秘密警察吩咐司機照做。

一切太順利了，這反而令到呂林夫婦二人感到有點意外，其中是否意味着對方另有陰謀？——呂林二人默默地想。

由呂偉良一手扣押住的人質，是三名秘密警察中最年青的一位，看他的年紀，大約只有二十三四歲左右吧！土頭土腦的，是個典型的俄國人。

他突然用生硬的英語對呂林二人說道：「沒有用的，你們根本沒有機會。」

呂林二人有點意外，他們一直未聽過此人講半句英語，想不到他也會講。

其實俄國人只是奉命少跟三俠搭訕，派來押解他們的秘密警察，都會講簡單英語的。他們佯作不會講，只是不想三俠問得太多而已。

事到如今，俄國人只好把利害關係向呂林二人提醒一下。

林愛莉道：「少說廢話，帶我們回頭走，如果我們沒有機會逃脫，你也休想活下去。」

呂林二人的目的，是要重新與阿生取得連絡，但他們也知道火車的速度最低限度每小時數十里，剛才雖一阻再阻情形底下，火車一直未有慢下來，照此推算，阿生可能在一二十里以外。

現在他們不但要找阿生，還要小心有人追殺而來，更加要防範「人質」伺機反抗。

林愛莉在火車上檢來二支秘密警察所用的手槍，現在就帶在身邊，一支插在腰間，一支握在手中，這可能是他們身上唯一最實用的東西了。呂偉良手上也有一支手槍，那是眼前這「人質」墮在火車上的。

夫婦二人押住那秘密警察，在如此環境底下，心理上總難免感到危機四伏。

那人質在槍咀指嚇下，表現得非常合作，帶住呂林夫婦二人往北走，而火車當然已向南繼續前進，照計附近再難找到第四個人。

但是，那名秘密警察的人質，却不斷回過頭來張望，他顯然以爲他的同伴會追踪而來。不過呂林二人當時確實目睹他的二名同伴呆在火車上，隨同火車急急南行，未見躍下火車來，又怎會有人跟踪他們？

異域逃亡　秘境留宿

阿生利用矯捷的身子，靈活的翻滾功夫，由急馳中的火車上躍下，絲毫未有受傷。

他以爲呂林二人亦會尾隨其後躍下，但當他由草地上站起時，回頭只見火車仍然向南疾馳，車上一直未再有人影跳下來。

阿生心感不妙，却又毫無辦法。

他一度離遠看見火車頂上有人影出現，那些人可能是爬上車頂去找他的。

阿生知道呂林二人一定是出了事，否則他們必然也躍下火車逃亡。

現在阿生眞恨不得長一雙翅膀，飛回火車上去一看究竟。

阿生不能再欵在那裏等下去了，他担心萬一有另一列火車經過時可能有人注意到他，那時就會有麻煩，因此阿生匆匆離開鐵路一帶。

這一帶沒有屋宇，更見不到一個人影。阿生雖然天不怕地不怕，但一個人走在這陌生的環境底下，總難免有點心寒。

阿生獨個兒走，心裏却不斷地想：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在未舉步之前，阿生也曾想過：他到底應該往那兒走？

往南走吧，否則呂林二人在較南的地方躍下火車時，將無法與阿生相遇。

但是，阿生也有矛盾的想法，就是萬一火車上的秘密警察如果落車追殺而來，又或者他們大舉沿住鐵路綫搜索的話。那麼，阿生豈不是跟他們打了一個照面麼？

所以，當阿生等了一會兒仍不見呂林二人時，便匆匆北上。

阿生的目的地是莫斯科。

他在俄國境內，可以說得上人生路不熟，除非到了莫斯科之後再想辦法，否則，他就很可能再度落入秘密警察的手上。

雖然在莫斯科阿生也同樣是人生路不熟，但起碼也有一些辦法可想，例如向英美大使館求救，又或者找旅行社的沈仲明帮帮忙……等等。

但是天色將近黑了，不知要走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到莫斯科去。

阿生一方面要保持高度的警覺性，以免再度被俄人捕獲，另一方面又得担心迷失了方向，那時就會越行越遠。

因此他只能沿住鐵路綫走。

這應該是最簡易的方法，因爲火車是由莫斯科開出的。

只要沿住鐵路往北走，總有一天可以回到莫斯科去才對。

但是，阿生懂得這樣想，難保蘇聯的秘密警察不這樣想。

只要他們也作同一想法，搜索行動就會沿住鐵路綫展開。

所以阿生一邊走，一邊還要小心他四週的環境。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就得設法躲起來。

另外一個危機就是：附近既然見不到人家，看來今晚之內無論如何也無法到達莫斯科了。那麼，今晚的「食」和「宿」又如何解決？

住宿的問題還是其次，阿生年青力壯，大可以在山頭野嶺住一晚。但是，長途跋涉，如果沒有飲食，如何捱得起？

也沒有辦法，只有見一步行一步吧！

行行重行行，天色越來越黑。

他又渴又餓，但依舊是只見樹木，未見人倫。

阿生開始有些後悔，早知如此，他不該跳車逃走，起碼留在火車之上，他就不必活活餓死。何況現在他逃脫，呂林二人却不知道怎麼樣了！

儘管阿生更强壯，也難以抵受得住飢餓的侵襲，何況天色入黑之後，也逐漸凍了。

蘇聯的氣候是很冷的，還好這不是多季，否則還會落雪呢！

阿生飢寒交迫，舉步維艱。

天色已黑，阿生自始至終未遇見過一個人，也見不到一間屋子。現在伸手不見五指，當然更難看得見什麼。在這種情形底下，相信任何人心裏也難免產生一點恐懼。

沒有人知道這兒的環境，更沒有人知道將會出現一些什麼野獸。

阿生有點頭昏眼花，因爲他已有大半天沒有喝進一滴水，更不要說到吃的了。

他開始感到絕望，雖然他曾一再地鼓起勇氣。

漸漸他感到無法再支持了，尤其是在這黑暗環境中，筋疲力倦，想多走一步也難。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阿生眼睛所感覺得到的是一點火光，他無法肯定是否自己的大腦已失去了控制，還是眞的前面有燈光。

一個人在極度失望中，突然之間有了一點兒希望，那種喜悅之情，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於是阿生的脚步加緊，直往前衝。

本來已經筋疲力倦了，但心目中的一點希望就等於一支興奮針。

也許是興奮過度，也是由於天色太黑的緣故，更加因爲一個人在飢寒交迫中身體的平衡會失去了控制。阿生突然一個踉蹌，絆倒在地上。

本來以阿生的體力，即使絆倒，他也可以再次爬起來。

但是，更糟的是，他絆倒之後，竟然連翻帶滾的沿住一度斜坡直滾下來。

在黑暗中，阿生根本未想到前面原來是一個斜坡。

阿生像皮球一樣，完全失去了控制，在黑暗的山坡上打滾。

他本來就難以支持下去，再加上這突如其

來的打擊，根本難以抵受得住，終於昏倒了。此後發生了些什麼事，阿生不知道！

× ×

回頭再說呂林夫婦二人，他們押住一名秘密警察作爲人質，迅速沿住鐵路旁邊的小路北上，他們的目的，自然是希望能與阿生重聚。

但是，他們只走了不多遠，就感到形勢不妙。

呂偉良隱約瞥見鐵路的另一旁有人影迅速移動。

他對他的妻子說：「我們可能已經被包圍了！」

林愛莉生氣地說：「大不了跟他們拚過，我決不會再讓他們從心所欲。」

「別魯莽，我們逃不了多遠的，這一帶根本沒有人居住，」呂偉良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之後，輕輕地嘆息着說。

林愛莉道：「你怎麼竟忽然之間消極起來了？」

「愛莉，聽我說吧，這不是消極。」呂偉良道：「我們在這環境中，必須面對現實。否則，就只有客死異鄉而已。」

「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天色還要黑了，假如我們再沒有食物和水，今晚就不知道如何渡過。」

「不！」林愛莉道：「我們不能束手就擒，否則就會前功盡廢。」

「但是，如果我們找不到地方渡宿，又沒有吃的喝的，那又將如何？」

「嗯……」林愛莉稍作猶疑，又沉吟道：「那麼阿生他……」

「是的，我也正在替他担心。」

林愛莉又感到迷惑地說：「眞奇怪，爲什麼不見有火車北上？」

「我也覺得懷疑！」呂偉良說，「可能這是十分荒僻的地區，否則沒有理由不見前往莫斯科的火車。」

「既有南下的火車，自然必有北上的，也許明天早上才有。」

「但是，只怕我們挨不到明天。」

「嘿！如果就這樣失敗，我心裏才不服。」林愛莉說。

「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呢！」呂偉良說，「在這裏我們人生路不熟，不能不向現實低頭的！」

話猶未完，那邊突然傳來槍聲一响。

隨即有人傳話過來，要求呂林二人棄械投降，否則就格殺勿論。

呂林夫婦二人反應十分敏捷，連忙伏下，連帶那人質也給他們拉得栽了一交。

那人質埋怨道：「你們不該浪費氣力和時間，在這一區，你們根本不可能有機會逃掉的，我勸你們還是投降吧！」

「爲什麼？」林愛莉一邊戒備着，一邊問那名人質！

「不怕坦白對你說得淸楚點，這兒是禁區，陌生人根本沒有可能由這兒闖出去！」那名秘密警察的人質說道。

呂偉良絕對相信他的說話，蘇聯雖然地廣人稀，但照計這兒距離首都既然不算得太遠，不應該連人影也不見一個的。

但林愛莉就有點半信半疑，她有的是冒險精神，却缺乏了呂偉良的冷靜頭腦，所以才會想到利用人質和手上的武器，闖出重圍！

其實眼前的危機呂偉良早已想到了，只是想不到對方如此有耐性，竟然會等到現在才發難！

那絕非因爲人質不斷地回頭張望，而是由於呂偉良忽然覺得他們二人逃得太過容易；相反，秘密警察方面太過容易遷就他們。這與呂偉良所知道的，不大符合！

蘇聯的秘密警察是他們所知最詭計多端的，試問又怎會這麼輕易就讓呂偉良等人得手？所以當火車慢下來時，呂林夫婦二人押住人質由左邊落車，一批人員已悄悄由右邊躍下，在道旁的樹林中躲了起來，沿途跟踪住呂林等人，伺機發難！

呂林夫婦二人由於當時的注意力集中在二名秘密警察的身上，沒有想到火車上還有其他便衣護送人員！

他們雖然不是秘密警察，但同樣是蘇聯政府的武裝人員。當他們等到後來與秘密警察會合之後，便決定採取行動！

那二名秘密警察是稍後躍落火車，沿住鐵路追踪而來的！

現在雙方陷入僵局！

呂偉良不知道林愛莉有何打算，他怕她衝動，生命有危險！

那人質一直在慫恿他們投降！

呂偉良終於忍不住說：「我們可以放下武器，但却有條件！」

那名秘密警察的人質問：「是什麼條件，說來聽聽，我可以告訴他們的。」

「第一，我要知道你們押解我們南下的目的何在！」呂偉良說，「第二，我要知道我們另一名同伴的下落，第三，你們必須送我們回莫斯科，儘管我們犯了什麼罪，你也不能這樣秘密處決我們！」

那人質道：「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可以答你，就是你們三位只不過被送到一個秘密地點，接受進一步查問！」

林愛莉道：「我們絕對不是什麼間諜特務，要說的都說了，還有什麼好問？」

「最高當局却不如你們想像得那麼簡單。」那人質道：「他們用儀器測不出結果，只好將你們送到一個特別部門去！」

「那是什麼部門？」呂偉良問。

「我也不大淸楚。」人質道：「總之你們是中國人，我們特別重視，不管你們的思想情況實際如何！」

呂偉良道：「你們還要怎麼樣才相信我們的話？我們實實在在就只是一般遊客！」

那人質正想說話，那邊又有人正高聲叫嚷着！

人質把呂偉良的說話傳了過去，但對方好一會兒也沒有反應！

身爲人質的秘密警察道：「我勸你們還是放下武器吧！你們的處境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壞，我們如果要處決你們的話，你們根本也不可能活得到現在。總之，凡是落入我們手中的人，必須弄個明白，然後才可以作出決定！」

關於蘇聯秘密警察處決異己份子的故事，呂林二人也聽得多了，否則他們也不會怕到這個程度。但是目前這環境叫他們如何抉擇？

呂偉良正待勸服他的妻子，那邊夜空有一點燈光在閃動！

那可能是一架直升機！突然又有人傳話過來，是回答呂偉良三項要求的：他們答允在查問過之後，將呂林二人立即送回莫斯科去！

但是，他們至今未找到阿生的下落。

呂林二人心裏暗叫不妙，他們非常担心阿生的安危，但也沒有辦法！

天色越來越黑，他們又餓又渴，林愛莉終於也聽了呂偉良的說話棄械投降！

那架直升機很快就在一塊空地上降落，隨後又來了另一架，先後把各人載走！

× × ×

呂林夫婦二人也明知這回凶多吉少，無奈形勢比人强，也沒有辦法！

直升機在一處秘密基地降落！

由於時已入黑，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方向——到底剛才直升機是南飛還是北飛？

總之，這兒燈火通明，有許多穿上了制服的俄國人！

他們最後被帶到一間屋子裏，囚禁起來！

林愛莉覺得對方決不可能會守諾言，到頭來他們還是要受盡折磨的。

但是，不出五分鐘光景，那房門打開，曾被呂林二人扣作「人質」的年青俄人又出現在他們的眼前，而且笑容滿面！

「請兩位跟我走吧！」那年青俄人對呂林二人說道。

林愛莉疑惑地反問道：「你又要求我們怎樣？」

年青人說：「什麼事都可以押後再談，現在先去吃飽了再算！」

「嗯！」林愛莉也顯得十分意外，怔了一怔！回頭望住她丈夫！

呂偉良實在也餓得要命，只好跟隨住那年青俄人走！

到了一處食堂似的地方，那兒有許多餐桌，其中一張長方形，可以坐六個人的，已擺好了一些食物在上面。

呂林二人往四下裏瞥了一眼，發覺有些人正注視着他們！

年青俄人招呼呂林二人在長方桌上坐了下來。夫婦二人於是坐在一旁！

年青俄人也坐在他們對面的一個座位上；長方桌之上，就只擺好了三個位！

有個年紀較大，蓄了鬍子的俄人，在長方桌的「主席位」坐了下來！

此人滿面笑容，看來年紀在五十開外。年青俄人爲他們介紹道：「這位是克羅夫博士，他有話想與二位談談，希望二位不要介意！」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顯然覺得十分的意外。

可不是嗎？呂林二人都以爲，這一次再度被他們捕回，必然九死而無一生的希望！

但是，現在他們不但獲得客氣的對待，還有一頓頗豐富的晚餐！

更難得的是：有人陪席！

被呂林二人扣作人質的年青人風度很好，他說：「二位請隨便，不必客氣，我們都餓了，博士不會見怪的！」

克羅夫熱爨笑道：「是的，你們不必客氣，一邊吃一邊談吧！」

呂林二人看見年青俄人狼吞虎嚥的，他們也不客氣！

三個人一邊吃，克羅夫坐在一旁低斟淺酌；其他人都站得遠遠的！

年青俄人吃得半飽時才說：「克羅夫同志非常欣賞你們三位的胆色！」

克羅夫笑了笑，道：「是的，尼高已將一切經過對我說了！」

原來那年青秘密警察叫尼高。

但剛才的一番說話，却又令呂林二人陷入五里霧中！

他們弄不明白，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照計俄國人沒有理由如此款待他們的；呂林等人已經令到對方麻煩透了！

要不是看見尼高也吃得如此津津有味的話，呂林二人甚至以爲飯菜中下了毒呢！

但事實上他們現在吃得半飽，儘管俄國菜味道平凡得很，不過，餓了大半天的人，胃口的感應是不同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有理沒理，先吃飽了再說！

克羅夫在旁含笑凝視着他們，始終未說出他想說的話。

呂林夫婦二人心裏納罕。

對方到底有何企圖？

會不會這就是「最後的晚餐」？

「你們是中國人麼？」克羅夫終於在呷了一口酒之後，問道。

呂偉良點點頭：「你們早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國籍了，可不是嗎？」

「嗯！但是——」克羅夫道：「我想知道你們的來龍去脈。例如，你們是否受過特別訓練？」

呂偉良苦笑道：「我知道你的想法，你一定以爲我們是受過訓練的特務！」

「不！」克羅夫道：「我看過你們三位的試驗報告，覺得你們有許多令人感到驚奇的地方。後來再加上尼高同志的口述，更加不由我不信！」

尼高？尼高到底對他們說過了一些什麼？——呂林二人在想！

克羅夫又說：「根據試驗報告指出，你們無論在健康情況，思想反應以及其他方面，似乎都較常人爲佳。這就是令我驚異之處！」

林愛莉還是聽不明白，她放下刀叉，抹了一把咀，道：「究竟你們想將我們怎樣？」

克羅夫笑道：「二位千萬不要生氣，也切勿誤會！我們這裏不是秘密警察機構，決不會向二位施刑或動粗！」

「那就好極了！」呂偉良說，「然則，我的另一位同伴呢？」

「我們還未找到他，但相信他遲早會被我們找到。」克羅夫道：「也許稍後——最遲大約在天明之後，我們該有消息的！」

林愛莉道：「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是一個秘密基地！」克羅夫道。

林愛莉怔了一怔，睜大眼問道：「是不是軍事基地？」

「不！」克羅夫笑道：「這兒絕對不是什麼軍事基地，只是一個對人類作出最偉大貢獻的地方。但暫時我不能告訴你更多！」

尼高這時也吃飽了。

他揩咀道：「是的，克羅夫同志希望你們安心地在這兒住下來，我們可以保證你們的安全！」

「似乎太便宜了！」林愛莉坦率地說：「你們到底在弄什麼把戲？」

克羅夫道：「你們不必焦急，也不必担心，今晚先好好地休息一晚，明天我自會有所交代！」

說着，克羅夫突然離座！

呂林二人循勢望過去，發覺那邊正有人招呼他過去聽電話。

克羅夫接聽完一個電話之後，立即匆匆走了！

呂林夫婦二人墮入迷惘境界，他們無法了解這一切！

尼高揮揮手，有人來收拾桌子上的餐具。

尼高用俄語吩咐侍者，不久那侍者送來了三杯酒！

「這是我國名釀，著名的伏特加酒，」尼高故意讓三杯併在一起，「試試吧！少喝不會醉的！」

尼高的意思呂林是明白的，他要表示酒中沒有毒！

呂林二人順手每人拿起了一杯，剩下一杯留給尼高！

尼高很友善地，跟呂林二人碰杯，沒有人相信他們不久之前仍然是敵人！還以爲他們是久別重聚的故友呢！

林愛莉道：「剛才那位克羅夫先生，是什麼博士？」

「生物學博士，他主持這裏的試驗工作，甚獲當局重視和讚賞！」尼高說。

呂偉良問：「這是實驗所麼？」

「是的，但詳細情形，明天他會告訴你！」尼高又說：「總之，由現在起，你們可以安心生活下去，保證不會有人難爲你們！」

「用什麼保證？」林愛莉道：「有人保證越南和平，結果又如何？你們這些大國的故事，我可聽得太多了！」

尼高苦笑道：「你可以信我，一切留待明天自有明證！」

喝過了那杯酒，尼高又親自送呂林夫婦二人到一間套房裏。

這兒不是囚禁他們的那一間，位於建築物的二樓之上。

這裏有臥室，會客室和洗手間，一間佈置得很齊整的套房。

呂林夫婦二人感到意外地說：「你們到底當我們是什麼人？」

尼高在旁笑道：「我們蘇聯是大國，一向很大方；我們當你是朋友！」

尼高又將房內的設備，例如燈掣、喚人鈴的按掣等等，向二人交代了一遍，這才道過了「晚安」離去！

林愛莉聳聳肩：「朋友！你相信麼？」

「是的，這件事太不合邏輯！」呂偉良沉吟着說：「到底他們在弄什麼玄虛？」

「是一項陰謀！」林愛莉忽然若有所思地，望住那盞吊燈！

呂偉良很有默契！

他會意地，拉過一把椅子，站了上去！

吊燈之上，果然有一個竊聽儀器隱藏着！

但呂偉良沒有拆下它。

他們用廣東方言交談，不再說英語；一邊談，一邊到房間各處視察了一遍！

林愛莉說：「我所指的陰謀，是表示他們可能用我們做某種試驗！」

「是的，我也正在這樣想！」呂偉良說，「克羅夫大概是俄國的科學怪人！然則，我們的處境可能更危險了！」

「我們可不可以再次逃走？」

「不！我相信不輕易！」

「但我們可不能在這兒白白等死！」

「我自然也明白你的想法。」呂偉良道：「但我以爲他們這樣讓我們自由自在，一定在外面嚴加戒備，相信要逃出去可不容易！」

「試試吧！」

「何必呢！在這裏我們人生路不熟，即使逃了出去，也不知莫斯科在何方；我們只能回到首都才有辦法可想。我們不懂講俄語，連問路的機會也沒有，那樣只有浪費時間和氣力而已。」

林愛莉想想，覺得也是道理，她無可奈何地，長嘆了一聲！

房間裏只有一張床，對方的一切安排表示出他們早已知道呂林二人是一對夫婦。

他們雖然經過了大半天的跋涉，加上舟車勞頓和連番搏鬥，早已感到筋疲力倦，但是這時卻無法可以入睡！

呂林夫婦二人不但要想他們自己，更要想着阿生的安危！

他們無法知道阿生怎麼樣了。這裏的俄國人都說沒有阿生的消息！

阿生逃下火車之後會不會再次被捕，重新落入俄人手中？

還是因爲環境不熟悉，因而迷途餓死或凍僵？

呂偉良覺得他們這一次做得太過魯莽。但是當時阿生既然已經發難，他們也無所抉擇！

想不到經此一役之後，俄國人反而客客氣氣的讓他獲得了自由，爲什麼？

單要解答這個問題就不容易！

呂偉良一直在分析當前的形勢；他妻子林愛莉也在默默地想……直至到在倦極中睡去，他們仍在夢中胡思亂想……

× × ×

阿生在昏迷中逐漸甦醒過來！

他頭部仍感到隱隱作痛，眼前的光綫幾乎令他難以把眼睛睜大！

他聽到耳畔有人說話，但他聽不懂，顯然是俄國話。

這些俄語他在莫斯科和火車上都聽得多了，但聽不懂。

在未把眼睛睜大之前，他在想：這是什麼地方？

他可能又被捕了呢，還是「被救」？

地球上有許多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人類也有着各種不同的思想。儘管如此，人類仍然可以簡單地分爲兩大類！

一類善，另一是惡！

然而善與惡之間，似乎又只繫於一綫之間而已！而且這是觀點與角度問題！

阿生總覺得無論在什麼地方，那管它是虎穴龍潭，也有好人與壞人之分；而「好」與「壞」，自然是對他本人而言！

所以，阿生覺得他已被人「救」到一些郊區農莊之類！

然而阿生睜大了雙眼之後，就感到有點兒失望了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些冷峻的面孔，那些人木無表情。

他們都穿上了同一服飾，而且全部都是男性，甚至高度也一樣！

當阿生習慣了眼前的光度時，他往各人的面孔上一掃，却又不由自主地，渾身打了一個冷顫！因爲眼前那些人，竟然像孿生兄弟一樣——同一樣的面孔與表情！

怎麼可能呢？

孿生子最多三兩個而已，但眼前圍攏着阿生的人多至十個以上，但十個人全是一樣的面孔，身裁與表情！

雖然世界上也有些母親一胎五個，但能將他們一一豢大成人的，機會率十分低！

但眼前的人沒有經過化裝，爲什麼會一式一樣呢？奇怪！

阿生以爲自己在做夢！

他怔怔地問：「這是什麼地方？」

「蘇維埃聯邦的國土！」有人用流俐的英語回答他！

說話的人站得最接近阿生，面孔之上依舊是木無表情！

阿生又問：「我爲什麼會在這裏？」

「我們正想問你，你怎麼會跑到這兒來？」那人反問道。

「我似乎迷途了！」阿生摸摸後腦，在回憶着未昏迷之前的情形。

那人道：「你昏倒在我們這裏附近，我想知道爲什麼。」

「我是火車乘客，中途會失足墮了下來，以至迷途！」阿生說。

那人向他的同伴打了一個眼色，回頭又對阿生說：「你似乎在說謊！好端端的，又怎會失足墮下火車？」

「嗯……」阿生呆了一陣，苦笑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蘇維埃聯邦的人民！」那人說，「你顯然不是我國人民！」

「是的，我只是個中國人，而且還是遊客。」阿生道：「我很口渴，而且十分餓，可以讓我吃飽了之後再說嗎？」

「我們已替你注射，你不會餓的。」那人說道：「我看你只是心理作祟！」

心理作祟？阿生有些啼笑皆非！

他以爲對方爲他注射，只不過是用針藥將他救醒而已！

但是，針藥又豈可解決飢餓問題？

阿生定一定神，他要重新調整一下自己的思想，也要了解一下這兒的環境。

他吞了一口涎沫，覺得並不口渴！

他再按了他的肚子，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祟，他却不覺得餓了！

爲什麼？

身旁的俄人已察覺出他的反應，說道：「我不會騙你的，中國人，你不會餓，也不會渴，你已有足夠的營養。」

「你的意思是：我已經吃飽喝够了？」阿生怔怔地問。

「不！你無須吃喝，我們在注射過急救針藥之後，已給你足够的營養。」那人說：「其實人類根本無須大吃大喝也可以一飽，大吃大喝只有浪費物資和時間！」

阿生越聽越難明，他反問道：「難道你們根本不必吃飯麼？」

「嗯！」那人從口袋中摸出一個小瓶，裏面有些藥丸，「這就是我們的唯一食物，但它的價值極高！」

「維他命丸？」阿生又是一怔！

「不！比維他命丸更加複雜的東西，只須一日一粒，便可以調整身心，供給足够的營養，所以我們實在不必吃喝！」那人一本正經地說。

阿生看他又不似開玩笑！

那人又說：「剛才你昏迷不醒，當然不能吞服這種生命丸，但我們知道你因爲飢餓過度，所以給你注射了維持生命的針藥，但成份完全一樣，因此你也無須再吃什麼。」

阿生怔怔地說：「你們一直如此——不必吃飯？」

「是的。」那人道，「人類世界一直在爲粮食問題而生爭執，有些地方——像印度和非洲一般落後國家，不是常鬧飢荒麼？西方國家的科學家只知道發明什麼避孕丸，却不懂得像我們一樣，把思想範圍擴大起來！」

阿生聽了這番「新理論」，又想想這些人爲什麼會同一面孔，就不禁有點兒懷疑起來！

他問俄國人：「你們全部是——孿生兄弟麼？」

十二名站在一旁的俄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面無笑容地搖搖頭！

阿生又問：「爲什麼你們都是一樣的？」

爲首一個俄人道：「我們不想讓你們外國人知道得太多，除非我們已經完全了解你的身份。」

阿生感到無限迷惑！

這時候，又有個俄人入來，他的面孔，身裁與服飾竟然跟眼前這十二大漢完全一樣；唯一不同的，也許就是衣襟上的編號！

每個人的衣襟之上，都有一組編號，而且顏色不相同。

最接近阿生，一直與阿生交談的俄人地位似乎較高，那衣襟上的編號是紅色的，其他人則全是藍色！

剛才走入來的人，衣襟上的編號是綠色的，編號是「九六五二B」，他跟紅色編號「二一三五H」不知說了一些什麼話。

阿生不但不知道他們說了一些什麼，甚至無法了解他們的反應！因爲那單調的面孔之上，依然是一些表情也沒有。

他們用俄語交談，而且還談了好一會兒，「九六五二B」才離去！

俄文的字母很古怪，其中有不少與英文字母相同，但讀音不同。例如ABCTMOKHEPX……等等，都可以在俄文字母中見到。

此外更有像阿拉伯字母中的「3」與「6」二字的字母，也有「N」與「R」二字的相反體，更有像門楣一樣的——即兩直行之上，橫加一畫於頂上。

還有直豎三畫，於最底部橫加一綫連貫的，「K」字正反面連在一起的，梯形的「口」字，以及像「中」字一樣的……等等，都是俄文字母。

諸如此類的古怪字體，相信在一般字房中，也難以找到相似的字粒。不要說「讀」，就是「寫」，也不易堆砌，難怪它不及英文流行了。

阿生看見那個綠色編號的人走了出去之後，紅色編號「二一三五H」對他說：「你原來是個逃犯，你真不够坦白！」

阿生心裏一凜！原來剛才那人入來，就是向他報告一些可能是剛接到的消息。

阿生苦笑道：「我並非什麼逃犯，只是遊客，他們完全誤會了！」

「那你不該逃走。」二一三五H說：「我們的科學家有辦法證明你是無辜的。」

阿生不知道對方對他是同情、安慰呢，還是惱怒？因爲他的面孔之上，仍然絲毫也沒有表情。自始至終，就是一副呆板的臉色。

阿生把他們三人已接受過儀器測驗，以及注射等等的經過告訴他。

二一三五H道：「既然你們沒有說謊，更加不必逃走。」

阿生道：「老實說，我担心他們對我們三人不利。爲什麼要把我們押解到老遠的地方去呢？」

「二一三五H」沒有回答他。

阿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更無法可以進一步知道他是什麼人。

想起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阿生只覺得令人費解，例如他們爲什麼會同一副面孔？却非孿生兄弟，照計這是不可能的事。

阿生試探地問：「我想知道你們爲什麼會完全一模一樣？」

二一三五H說：「你是個逃犯，我不可能讓你知得更多！」

「請你相信我，我絕對是個淸白的人。」阿生說，「你不是說過，你們的科學家可以證明我是無辜的嗎？」

「是的，你將被送往一個地方去檢驗。但在此之前，你必須安心留在這裏，切勿逃走，否則你會受到懲罰。」二一三五H說。

阿生道：「我不會再逃走，上次逃走我差點兒送了性命！」

「是的，照計你不可能逃得掉！」

「但是，我想找點吃的與喝的，可以給我嗎？」

二一三五H怔了一怔，反問道：「你還覺得飢餓與口渴嗎？」

「是的！」

「不會的，你已經有了補充，那只不過是心理上的作祟！」

阿生也覺得只是心理作祟，因爲他有一種「飽」的感受！

至於爲什麼會這樣？他不得而知！如果說一粒藥丸或者一支針藥便有此奇效，那的確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阿生又問：「難道你們從來都是不吃東西的？」

二一三五H道：「我不想跟你說得太多了。我勸你還是好好的先睡一覺，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吧！」

阿生被安排在一間房間內，這裏面的陳設簡陋，木板床，只有一張薄被而已！

這雖然不是冬天，但入黑之後天氣很冷，阿生於是對那人說：「可以給我一張較厚的被麼？」

「什麼較厚的被？」那人反問阿生。

「這東西太薄，如何禦寒？」阿生扯起那張薄被，示意道。

那人並非「二一三五H」，却比他低了一級，因爲阿生看見他是奉命帶阿生來此的。但是，除了編號不同之外，簡直與「二一三五H」一模一樣。

那人說道：「我們睡覺時也只用了這些東西，你爲什麼不可以？」

「因爲我怕冷壞！」阿生說。

「那麼，我叫人再給你一張！」那人說完，用俄語吩咐他的同伴去取來另一張薄被。

阿生爲之啼笑皆非，因爲像這麼薄的被單，再多十張也沒有用。

在這麼寒冷的天氣，室內又沒有暖氣開放，他們竟然沒有棉被供應，實在令阿生大感費解。

還好阿生是個身體强壯的青年，他希望關上了門窗之後，會好一些。

阿生待那人出去之後，試在板床之上躺下來，立即有一種冷冰冰的感覺。

中國地方天氣奇寒時，人們會睡在「炕」上。那些「炕」下面是燒了火的；火烘在水泥砌成的「炕」上面，便不會感到凍。

但是，眼前這些是眞眞正正的木板床，簡陋得令人難以抵受！

阿生實在太倦，而且想起現在只是「坐牢」性質的軟禁，又豈容他苛求？能够獲得兩張被單，相信已很例外了！

那一晚，自然是睡得不好，但阿生總算睡了一覺。

但是一覺醒來之後，阿生再也無法可以入睡。一則是凍，二則是環境太過陌生，三則是他彷彿發了一個噩夢！

夢中他好像見到了他的師父、師母——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被秘密警察虐待！所以，阿生終於無法再睡下去！

他爬起來，看看窗外，還是黑沉沉的！天似乎還未開始放亮！

他走到門前，輕輕開了門鎖。他只用了一枚髮夾，那是林愛莉的。

從門縫中外望，只見走廊上的燈光變得一片淡暗，很靜！

人們可能都睡了。——阿生心裏想。

阿生放輕腳步，離開房間，繞過走廊，到各處去小心地看看；他絕非想逃走，只是無法獃在房間中，才會走了出來！

但是，當阿生經過一些房間的時候，他就大大地感到意外！

原來許多人仍在工作！

有些人在打字，有些人在伏案疾書，有些人圍在一起，不知道正在討論一些什麼。總之，看來他們似乎很忙！

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爲什麼有人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工作？

由於人們的外表一模一樣，所以阿生難以分辨得出他們是否較早時見過的人；也許這些都是「值夜班」的人吧？——阿生在想！

似乎還沒有人留意到阿生已溜了出來！也許這裏的人想不到阿生會輕易把門鎖撬開。

阿生在替呂林二人弄開手鐐時，順手把那枚髮夾留在口袋裏，想不到現在又大派用場。

那是林愛莉的東西。

阿生摸向另外一條走廊，沿途他小心翼翼，每聽到步聲迎面而來，他都會躲一陣。

他又聽到了一陣腳步聲在走廊那邊响起，而且不止一人。

阿生匆匆忙忙的，立即側身閃進一間房間裏去！

裏面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所以阿生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他只以爲借此躲一陣，待外面的人走過之後，他就出去！

但是，腳步聲却意外地在門外停了下來，而且還有人開門入來！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躲向門後！

進來的果然是兩個人，而且還開亮了燈。

現在阿生可以看得清楚了，那是一間很寬闊的房間。

房間一角有些可以推動的手術床，床上都有白布蓋上！

進來的二個人走到其中一張推床前面，揭開了白布，登時又把躲在門後的阿生嚇呆了，因爲他看見床上有個人！

那人眼瞪瞪的，木然不動！以一般習慣，這表示他是個死了的人！而且還可以說得上是「死不瞑目」的人。

這房內還有十多張一樣的推床，每張所蓋上了的白布之下，都隆起，顯然都躺着一個人。阿生不禁毛骨悚然！

這是什麼地方？殯儀館呢，還是醫院？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二名男子已將一張躺了一個死人的推床推了出房外，然後熄了燈，把門關上！

阿生躲在門後，並未被對方發覺。

爲了查明究竟，阿生再次亮了燈，壯着胆子，摸近那一排排的推床前面去！

推床上的白布底下，果然是蓋着一個死人——阿生用手指放在他鼻孔前邊，一些呼吸也沒有。他覺得那人死了！

另一張推床上也是一樣。

床上躺着的人，都是一樣的面孔，與「二一三五H」等人一模一樣無異！

更令阿生有恐怖感的，還是這些人都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有人這樣打賭過：假定在一所住了許多人的地方，例如颱風避難所之類。裏面一字兒睡了許多各式各樣的風災難民，他們全都在熟睡中，你敢逐一「欣賞」他們的「睡態」麼？

答案是：越看越驚！

說起來似屬誇張，但事實上是有人試過了，在夜深人靜時，自稱「大胆」的人，當他仔細觀察各人的睡態時，看不上十個便要退出房外！

原來一些人熟睡時，其睡態極似一個人死了之後一樣，而且千奇百怪，令你不忍卒睹；有些人眼睛半張，咀巴張開，不怕才是假的。總之令你不敢多看一眼！

阿生當時所見到的人，都是睜大了雙眼，瞪住天花板的！

阿生伸手摸摸那些人的脉搏，停止了！

他不會再有什麼懷疑，這些全都是死了的人！

他們爲什麼把這些死人停在這裏？阿生想不通！

阿生雖然心理上有些怕，但他到底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越是可怕的事，他越加要盡忠職守，把事情弄個明白！

於是阿生順手把白布揭得更開，他發覺那同一欵式衣服之上，都有編號；這也是唯一足以識別的地方了。

阿生担心有人闖進來，把白布蓋回原狀，熄了燈離開那兒。

走廊上還是冷淸淸的！

阿生覺得這裏充滿了神秘感，他要明白的事情實在太多。

例如：爲什麼各人面目完全一模一樣？爲什麼他們要把死了的人堆在一起？……等等，阿生都希望找出其中答案來。

本來阿生還要到一些地方去偷窺，但是，那邊突然有人一聲把他喝住！

阿生登時僵住了！

他回轉身來，幾支强光電筒集中到他的臉上，令到他無法睜大雙眼！

對方的步聲逐漸接近他，有人問道：「三更半夜，你起來幹什麼？」

阿生聳肩苦笑：「我睡不着，起來走走，想找洗手間又找不到！」

「什麼洗手間？」那人問道。

阿生因爲睜不開雙眼，不知問話的人可是他見過的「二一三五H」。

阿生出奇地說：「洗手間就是大小解的地方，你怎麼會不知道？」

「我明白了，那是排泄用的吧？」對方反問道。

「對啊！」阿生回頭又問：「難道你們不必排泄的？我眞不明白。」

「嗯！」對方沉吟道，「是的，我們疏忽了你們人類的須要！」

「我們人類？」阿生不禁吃驚起來，「難道你們不是人類？」

「是的，既然你已經知道我們無須進食，自然亦不必排泄。」對方說道，「無論如何，你不該到處亂跑。現在請你跟我回到你的房間中去吧！」

阿生悄悄鬆了一口氣，因爲對方並未表示要懲罰他。但是他的內心却又多了不少疑問：對方到底是一些什麼人？

阿生被人帶回房內，那人又問他：「你剛才如何出去的？」

阿生不想對方知道他太能幹，以免以後失去了更多的自由。因此他說：「我開了門就出去，門並沒有鎖上，我急起來……」

這時候，有人送了一個有蓋的盆子入來，供阿生小解之用。

那人只吩咐阿生不要再到處亂跑，便退了出房門外，把門關上。

阿生重新躺在床上，默默沉思着！

他後來一直沒有再睡着，聽着走廊上人來人往的步聲！

天亮了，他起來走到窗前做體操，發覺窗外的廣場上有人走動！

奇怪！那些人並非一樣的，就像一般人，每個人的身裁和面貌都不相同。

阿生在問自己：昨天晚上他是否在做夢？那些古怪的事情，只有在夢中才可以見得到。現實生活中又怎可能？

阿生回頭走到門後，輕輕用手扭動門環，但門已被人在外反鎖！

阿生這一回無所施其技，因爲在外另外加了一把鎖的緣故。但昨晚只是門扭之上的鎖鎖上了，所以阿生能以髮夾將它撬開！

昨天晚上的事到底是眞是夢？阿生至今仍然有點懷疑。

爲了解開心中的謎底，阿生試將窗門上的鐵枝搖動一下。但是那些窗花十分穩固，他根本不可能將它弄開。

後面傳來一些聲响，有人進入房間來了！

阿生又是一陣迷惑，因爲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他見過的形象——「二一三五H」以及他的「孿生兄弟」們。

還有就是剛才出現於窗外廣場上的人——像普通俄人一樣。

這等於告訴阿生：他昨晚並非做夢，一切過程都是眞實的。

爲什麼會有這種怪事發生？他已經無暇細想，因爲眼前的俄人已動手把他帶走！

俄人一句話也沒有說！「二一三五H」只說過一句話，他對那俄人頭目道：「就是他！」

他指的當然是阿生。

阿生不知道以後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總之他被人押走了！

顯然的，這些人並非這裏的人；他們像阿生在莫斯科和火車上見到的人一樣，並不似「二一三五H」他們。

阿生被押上一部汽車，匆匆開走！

「二一三五H」和他的「孿生兄弟」們，都沒有跟來！儘管如此，阿生還不打算逃走，因爲他知道那是無濟於事的。

俄人不知道他的想法，仍然小心防範。

阿生沿途問了好一些問題，例如：「孿生兄弟」怎麼有這麼多人相似的？他們到底是否人類？這是什麼地方？……等等。

但是，俄國人像聾子一般，當作聽不到阿生講些什麼。

阿生以爲對方不會講英語，也沒有辦法，只好看看車外的景色！

奇怪試驗　改造人類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克羅夫博士的監視下，作了一次詳細的檢驗！

這種檢驗彷彿全身健康檢查，但却加上了一些看似十分精細的儀器。起碼在呂林二人來說，是一種新嘗試。

他們在莫斯科也受到同樣的檢驗，但儀器不致多到這個程度。所以他們深信，這是更詳細的「測謊試驗」。

不過，假如這就是「測謊試驗」的話，美國所採用的儀器，就似乎簡單得多了。

因爲美國的測謊機只有一具儀器，其他只是零碎的附件而已。但是，事實證明它的功能也很不錯，足以測出誰在說謊。

俄人現在施予呂林二人身上的，到底又是什麼玩意兒？

呂林夫婦二人事後被克羅夫等人，招待到餐室那邊去。

那是他們吃過餐的地方，所以呂林夫婦二人比較熟悉！

克羅夫博士很有禮貌，他沒有一般俄人常見的冷面孔！

克羅夫對呂林夫婦二人說：「你們身體出奇的好！」

「過奬了！」呂偉良反問道：「剛才是否替我們二人作身體健康檢查？抑或做了一次測謊試驗？博士。」

克羅夫笑笑說：「可以說兩者都是，但又可以說兩者都不是！」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博士。」呂偉良疑惑地瞪住克羅夫！

克羅夫解釋說：「這件事很簡單，我們的新式儀器絕非你所想像中那麼簡單。它不是美國人的測謊機，亦非健康檢查儀器。但是，它的性能却遠超上述所講的兩種儀器。」

林愛莉道：「你的意思是：你們既要了解我們的健康情況，也要了解我們二人的思想情況，是不？」

「對了！」克羅夫道：「你這麼說，總也差不多了！」

呂偉良又問：「爲什麼？」

克羅夫道：「因爲我們覺得二位才智過人，體力也十分强壯，所以這項試驗，對你們來說，應該是一項喜訊。」

「喜訊？」林愛莉問：「我不明白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如果不是我發現了你們的優點

，你們可能被押解到西伯利亞去！」克羅夫很認眞地說，「你們雖沒有反動思想，但是，你們來歷不明，儀器上的反應，表示你們思想情況十分混亂！這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呂偉良心裏暗暗吃驚。他問：「爲什麼你說我們思想情況混亂？」

「你們最低限度想過：如何逃回莫斯科，然後向美國或者英國大使館尋求庇護……等等問題。這表示你倆雖非英美間諜，但卻不喜歡我們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克羅夫想了想，又說：「你們是否有過這種想法？」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可以想像得到，俄國人果然厲害！

克羅夫並沒有誇大，呂林二人的確一如他剛才所說，有過這種思想。

但是，儀器又怎麼可以測得出？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呂林二人沒有回答克羅夫，他也沒有追問下去！

旁邊有個人一直虎視眈眈，自始至終未發一言，面上也像鐵板一樣——又硬又黑！毫無笑容！

呂林二人不知此人是誰，只知道他的地位一定相當高級！

他顯然在監視呂林二人和克羅夫，也許是代表俄國政府的。

但是，他爲什麼不作聲？

只可以這樣解釋：他不會講英語！否則，間中揷咀搭訕說一句也有的，然而他自始至終也沒有講過半句話。

他木然獃在一旁，相信最低限度也會聽英語才對，因爲呂林二人與克羅夫一直以英語交談，如果他不會聽，在此幹嗎？

呂林二人因爲此人的態度絕不友善，對他自然也沒有好感。

呂偉良道：「現在你們打算將我們兩人怎樣？」

克羅夫道：「你們暫時在我們這兒作客，只要你不企圖不軌，我可以保證你們兩人的安全！」

林愛莉道：「可以送我們回莫斯科麼？」

「暫時不可以。」克羅夫說，「但試驗完成之後，我會叫人送你們回去！」

呂偉良有點吃驚地問：「什麼試驗？」

「我不是說過了嗎？你們一切反應太過突出，這就引起了我的興趣。」克羅夫說，「我們只要研究清楚你們的特徵，我們自會放走你倆。」

呂偉良道：「但是，剛才你不是已經研究清楚了嗎？」

「是的，剛才我只是利用儀器去證明我的見解不錯。以後我們還須要知道你們二位的體質結構、細胞組織以及——」

克羅夫還沒有說完，立即被旁邊的俄國人制止住！

他沒有再說下去！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心裏卻在暗暗吃驚。因爲剛才的情形他們都見到了，這件事的確充滿了神秘。

克羅夫揮手召來一名助手，用俄語吩咐了他幾句。

只見那俄人用英語對呂林二人說：「請兩位跟我去休息！」

呂林二人跟住克羅夫的助手離開了餐室，克羅夫本人仍留在那裏，跟那俄人不知在說一些什麼，他們顯然要商量一些重要的事情。

助手陪着呂林二人在一條長長的走廊上走着，轉彎抹角的。

呂偉良問他：「我們現在的處境是否很危險？」

呂偉良發出這個問題之前，唯一只是企圖打破沉寂。

他不敢奢望對方會給他答案，只是搭訕式的隨口問了一句。

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助手很認眞地說：「是的，你們會成爲我們的試驗品。」

呂林二人看得出他不似開玩笑，更奇怪他何故說了眞話。

「我叫索可夫，是克羅夫博士的助手，希望你們相信我不是開玩笑！」助手又說：「你們的處境確實很危險，只怕他們今晚便可能動手。」

呂林二人意外地回頭望住索可夫。

索可夫這時也東張西望，顯然担心有人監視他們三人。

呂偉良似乎領畧到了其中一點奧妙，他說：「你可以救救我們麼？」

索可夫低聲說：「我不知道我能否救你們出去，但我本人實在討厭這種生活，反而希望你能將我救出去。」

呂林二人互望一眼，差點不敢相信他們的耳朶。

這時候，三人的步伐節奏都不約而同地，緩慢下來。

林愛莉道：「你在試試我們而已，但我們不會上當的！」

索可夫道：「不！我是眞的想離開這裏，如果你們有辦法的話，最好讓我投奔西方，我熟悉附近環境，我們可以互相照顧。」

呂偉良又驚又喜。

驚的是有人在暗中監視，這番話如果被人聽到，一切都完了。

喜的是索可夫也顯得很驚慌，他不似在說謊。

索可夫的年紀只不過三十左右，是個年青人。

他又低聲說：「你們回到莫斯科，是否有辦法逃出俄國？」

索可夫既然是克羅夫的助手，自然知道測驗思想的儀器中的反應情況。

他顯然知道呂林二人的思想反應，知道他們企圖逃回莫斯科，也許還知道他們進一步可能向英美大使館求助。

呂偉良担心「目的地」即將到達，儘管他們三人的步伐放慢，總不可能完全停下來，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

呂林二人都知道他們的臥室就在前面走廊的拐彎處。

所以呂偉良爭取時間道：「索可夫先生，只要你跟我們一起，我們必可逃出生天，你去策劃一下，我相信我能滿足你的！」

有人迎面而來，索可夫只好扳着面孔，不發一言的走過。

等到迎面走過的人遠去，索可夫才低聲說道：「你耐性一些，機會可能有的。」

呂林二人的臥室到了。

索可夫送了他們入內，但以眼色制止他們說話。呂林二人是十分機智的人，自然明白到房間中可能裝了竊聽儀器之類。

他們總算在絕望中有了一綫生機，雖然能否逃出去，仍在未知之數。

夫婦二人在房間中的沙發上坐了下來，他們只說了一些無關重要的話，以防有人偷聽。

呂偉良道：「阿生不知道怎麼樣了，我眞替他担心。」

林愛莉說：「可能他已回到莫斯科去了，早知如此，我們不該逃走。」

這番說話他們不但不怕對方聽到，反而希望他們聽到。

假如對方聽了剛才這番說話，一定安心下

來。

呂偉良一邊跟他妻子閒聊，一邊有意無意間，小心視察房內每一角落的情形。

雖然由昨晚開始，他們已經睡在這裏，但今天離開這間房也有好長一段時間，所以對方可能又動了手脚。

如果只裝了竊聽儀器，倒還容易對付。但是，他卻担心有電眼監視系統。

結果經過呂林二人的小心檢查之後，知道俄人只在房中安裝了竊聽儀器。

於是，他們躱在沒有咪高峯隱藏的地方，悄悄的竊竊私語。

呂偉良很想知道對方計劃如何處置他們，但事實他們不可能知道。就是今天早上他們所遭遇到的，在呂林二人來說，就從未試過。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即使受到厚待，他們也不希望長期留在這種地方，何況他們還聽了索可夫那一番「內幕暗示」呢！

於是夫婦二人仔細地商量着如何逃亡的大計。

只要索可夫從旁協助他們，他們相信必可逃返莫斯科。

他只要逃返莫斯科，一切噩運都會成爲過去。

但是，還有阿生呢？

阿生自從跳車逃生之後，便一直與他們失去了連絡。

他們互相不知道對方的情形，自然希望再聚在一起，無論在何種情況底下。

呂林夫婦二人視阿生如子弟，尤其是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多少日子以來，他們都是生活在一起，彼此出生入死也不知經過多少次了。

不管在任何困難的環境底下，三俠只要發揮他們的合作精神，就可以化險爲夷，可惜這一次卻有點例外了。

夫婦二人正在胡思亂想中，房門開處，卻走進了一個人。

這個人的出現，的確有點令到呂林二人難以相信，因爲他並非別人，正是阿生。

呂林二人都以爲他們眼花，或者是由於思想過度所致。

一個人思想過度，往往都會產生視覺上的幻覺，例如相約朋友在公共場所會面，假如你等得焦急，往往亦會誤把馮京作馬凉——總之樣子差不多，你就會以爲對方是你所等待的朋友。

呂林二人深明此中道理，所以一下子都不相信他們自己的眼睛。

但是，一種非常親切而又熟悉的聲音，卻在招呼他們。

那聲音自然是阿生的。

「阿生！」林愛莉首先衝了過去，緊緊地擁抱住阿生。

呂偉良知道這絕非幻覺，阿生果然又跟他們在一起了。

不管這是「爲什麼」？他們能在一起，總是值得高興的事，除非阿生肯定已經脫險，而且有辦法來此救他們出去。否則的話，他們眞的寧願囚禁在一起。

阿生激動地說：「想不到你們兩個也在這裏。」

林愛莉趁住未放開阿生之前，在他耳畔提醒他這兒有竊聽裝置。

阿生會意地往四下裏瞥了一眼，道：「看來他們已知道我們是一夥。」

呂偉良道：「是的，早知如此，我們不該冒這麼大的險。」

阿生不敢說得太多，只眨眨眼。

林愛莉担心太過沉寂，反而引起對方的懷疑。她說：「你到底逃到那兒到了？阿生，我們爲你担心呢！」

阿生道：「俄國人總還算有些人道，我所遇到的也許不是秘密警察。」

林愛莉道：「這裏的俄國人對我們還算很客氣，大概我們對俄國人的印象，也應該改變一下了。」

三人相顧一笑。

把阿生送入來的人並沒有跟入來，只走到房間門口。

三俠細談別後情況，這些都是不必担心俄國人會知道的。

他們沒有說出各人心中的疑問，但有時當其中一人故意高談闊論時，其他二人便乘機耳語一番，那才是眞話。但這些話的聲音往往給另一人的聲浪掩蓋，肯定竊聽儀器收集不到。

俄國人似乎很大方，讓三俠又湊到一起。

三俠雖然暗暗爲他們的前途而担心，卻也希望藉此機會揭開俄國人更多的秘密，他們都相信這些秘密必然是十分驚人的，也許西方人士根本發夢也想不到。

不久，有人在外面叩門。

「誰？」林愛莉跑去應門。

他們這房門內外都可以扣上，呂林二人心裏明白：對方雖然表面上給予他們自由，卻也有人在暗地裏小心監視。

剛才把阿生送進來的人，就沒有敲過門，便將門推開。

呂林二人可以怪對方沒有禮貌，但也可能是對方存心要令到他們夫婦突如其來的驚奇一下。

無論如何，現在門外的人是依規矩敲門了，他正是克羅夫博士。

「恭喜你們三位，又在一起了！」克羅夫熱情地伸出手來。

呂偉良苦笑道：「値得恭喜的，也許是你呢，博士。」

「爲什麼？」克羅夫睜大了雙眼。

「因爲你又多了一個試驗品！」呂偉良會意地說。

克羅夫面色畧畧一沉，道：「你們知道了我們的計劃？」

呂偉良担心對方會想到索可夫的身上去，因而生了疑心，所以他忙說道：「我雖不知道你們有何計劃，但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阿生瞪住克羅夫道：「閣下可能就是孿生兄弟的父親。」

「什麼孿生兄弟？」克羅夫出奇地反問。

阿生道：「來此之前，我是被招待住在孿生兄弟的家中。」

克羅夫想了想，隨即恍然大悟地，笑了起來。

「不！你完全誤會了！」克羅夫說，「他們絕非孿生兄弟！」

阿生故作驚奇地問：「如果他們不是孿生兄弟，怎會那麼相似？」

克羅夫笑道：「這本來就是西方科學家們的夢想之一，現在卻讓我們來替他們實現了。事實證明俄羅斯民族是極端優秀的，我們不但做得到，而且做得太好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博士。」阿生故意束眉問道。

「你應該明白的，你們三人的智力比一般人高出許多。」克羅夫說，「根據來自莫斯科的資料，你們沒有理由想不通此中道理。」

呂偉良担心阿生太過故意做作，反而會引起對方的懷疑。

他朝阿生打了一個眼色。

阿生說：「難道那些是——是人造人類不成？」

克羅夫輕輕點了點頭，道：「對了，他們就是新人類，行將統治我們這個人類世界，當然，你還可以稱他們爲『亞當二世』，如果你也相信聖經中的亞當與夏娃的故事的話。」

阿生怔了一怔：「亞當二世？」

「是的。」克羅夫道：「如果亞當是我們人類的始祖，那麼，亞當二世便是新人類的祖先，甚至比你想像中更爲先進。」

克羅夫說話時，有意無意的，也朝天花板處瞥了一眼。

顯然的，他也曉得有人在偷聽他們的談話，但三俠不明白克羅夫爲什麼會把這些秘密也說了出來。

當呂偉良再想深一層時，便不禁替他們三人的安全担心起來，對方如果準備釋放他們的話，照計決不會把此種秘密也說了出來。因爲三俠到底不是俄國人，沒有理由讓他們知得太多。

對方既然說了出來，大概已知道三俠的未來命運，所以也難怪三俠担心不已。

不過，對於這一類場面，三俠也不是第一次面對。他們並非不怕死，只是他們一向頭腦冷靜，尤其是面對强敵，往往能泰然處之，決不會爲死字所嚇倒而已。

呂偉良插咀道：「博士，你剛才所講的亞當二世，可是人工授孕？」

「不！因爲『授』與『受』兩方面都不是經過『人類的母親』，所以我認爲不該稱爲『人工授孕』或者『人工受孕』，應該稱爲『人造人類』。我們的產品就是『新人類』！」克羅夫博士說，「你們想知道更多嗎？」

三俠互相交望了一眼，一時之間竟不知應該如何作答。

假如根據「知得越多，處境就越加危險」的原則，他們眞的寧願不知，但事實上他們已經知道了，只是還未够澈底。

既然如此，阿生便說道：「這的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們如果有興趣，我可以詳細介紹一下。」克羅夫說。

「這可能是一項高度秘密！」林愛莉故意說道，「你怎麼可以讓我們這些外國人知道這麼澈底？」

「你問得好！」克羅夫道，「你們現在地位特殊，照計不該知得太多，但是，我以爲要取得你們的合作，只有用這方法先引起你們的興趣。」

林愛莉故意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的計劃之中，須要優良的品種，這是唯一不能用人工製造的。」克羅夫道，「根據我們的資料指出，你們是理想中的人選！」

林愛莉粉頰頓然紅了一陣。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自然也想得到克羅夫話中的含意。

呂偉良也明白，此時此地他們想反抗，那簡直是夢想。

既來之則安之，他們如果想知道更多，就只有佯作澈底合作。

呂偉良道：「看情形，你們的偉大試驗，大概已經成功了！」

克羅夫驕傲地說：「是的，不怕對你說得坦白點吧，第一批新人類，已經證明我們的理論絕對成功。」

阿生會意地說：「難道就是我所見到的人？那些孿生兄弟麼？」

克羅夫點頭微笑。

阿生脫口驚嘆：「的確神奇，神奇得令人難以置信。」

克羅夫更加洋洋自得地說：「他們的製造過程完全一模一樣，所以，你眼中所見才會以爲是同父同母的孿生兄弟！」

呂偉良看見他妻子默默無言，以爲她聽了這些奇怪的試驗會感到難爲情，所以催促克羅夫帶他們到外面去看看，又勸林愛莉留在房間裏。

但是，林愛莉却以爲這是科學上的成就，她正恨不得一開眼界，有什麼值得難爲情呢？

於是三俠便在克羅夫博士的引領下，繞過走廊，跑出屋外，走到另外一座建築物裏去參觀。

這座建築物佔地極廣，而且樓高三層，在這荒郊之上，顯得十分突出。

一入門口，便令人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因爲視綫所及，是柔和的燈光，一片整潔，同時也充滿了神秘。

鼻子所能嗅到的，是陣陣的消毒藥水的濃烈氣味，這又像走進醫院中一樣。

克羅夫帶住三俠到電梯門口，三部寬大電梯之中的一部，正停在樓下。只要輕輕一按鈕，電梯門立即打開。

四個人先後走進去，克羅夫按到最頂一層，直上三樓。

克羅夫他們剛步出電梯，立即有一名俄國人跟他招呼。

這名身穿白袍的俄人，外型很像醫生，他很有默契地，陪住各人轉到走廊那邊去。

走廊上更像一間醫院了，一間間的房，房門上除了編號之外，還有俄文小牌匾釘上，三俠當然看不懂。

克羅夫道：「這是『人造人類工廠』，一切設備都是我們科學家精心設計的，相信你們一定從來未見過。」

三俠不但未見過，聽也未聽過。記憶中他們只見過被强迫作試驗的「可憐母親」，但用機器製造什麼「新人類」，他們倒是頭一次聽到呢！

白袍俄人用手推開一度房門，裏面有一排一排的玻璃罩。

那些玻璃罩之內，有些物體在蠕蠕而動。

那些物件是一個人，但只有汽水瓶那麼大小而已，相信不足五磅。

普通一個嬰兒面世，總在六至八磅這個數目之間，不足六磅也可能被放進氧氣罩裏面去撫養，或者稱爲「不足月的嬰兒」。

但是，若將三俠眼前所見的比較一下，這些「嬰兒」簡直是「袖珍型」。

各人彎下腰去，小心觀察玻璃罩之內的一切動靜。

三俠看得出，這些嬰兒都很强壯，絕不似那些「不足月」的早產嬰兒。

克羅夫對三俠解釋說：「這是剛『出世』的新人類。」

阿生不禁要問：「你們進行這項試驗，到底有多久了？」

「超過了三十年以上！」克羅夫道，「他們一定不知道我們研究了這麼長的時間！」

「他們？」阿生怔了一怔問：「你這是指誰？」

「西方科學家。」克羅夫說，「我知道他們在最近才開始這項試驗，但我們已經成功了。當然，我們還有若干地方須要改良的，但無論如何，我們的『新人類』已開始生產了。」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說：我見到的新人類，是這間工廠的出品？」

「對了！」

「這麼說來，你們最低限度在二十年前，已經開始生產。」

「不！這是最近幾年間的成就，你別看得太容易。」

阿生說：「但我所見到的人，最少也超過了二十歲了。」

克羅夫笑道：「你錯了，你所見到的人造人，只有一歲左右而已。」

阿生不敢相信地，睜大了雙眼。

「二一三五H」那些「人」，個個都比阿生還要高大，怎可能只有一歲？再說，一歲的嬰兒還是「手抱時代」，又怎麼會行會走，更會講說話呢？這是不可能的事。

克羅夫也許看得出阿生的心裏想一些什麼，他說：「你首先不要忘記，人造人與我們母親所懷的人，根本有很大的分別，否則，我們就不必稱之謂『新人類』了。」

他說到這裏，又把三俠帶到了另外一間房間裏去。

這間房裏面很熱鬧，一班穿白袍，戴口罩的護士小姐們，正在忙個不了，她們周旋於一張張小床之間。

小床之上，每張都有個牙牙學語的小嬰兒。同樣的大小，同樣面孔，同樣的衣服，簡直令人難分彼此。

克羅夫對三俠說：「他們只有七天的生命便這麼大了，你相信麼？」

三俠當然難以置信，但却又知道克羅夫決不可能在他們面前扯謊。

阿生說道：「你們利用科學方法令他們加速生長麼？」

克羅夫解釋道：「你們要了解新人類，我以爲你先要明白我們製造新人類的原始動機是什麼。」

「是的，我正想問你，目前世界正大鬧人口過剩之際，爲什麼你們却要大量製造『人造人』？」阿生問克羅夫。

克羅夫笑了笑，道：「你問得好，目前世界人口實在太多，有些貧苦國家常常鬧飢荒，也是由於人口越來越多的緣故。但是有一點你必須注意到，就是優生學的自然發展規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個千古不易的道理。」

「太高深了！恕我無法明白！」阿生苦笑着說：「你的意思可是：地球上的人類，也分優與劣麼？」

「是的，任何種族都分優劣，這絕無侮辱的成份在內。」克羅夫說，「例如三位的高度敏感和智慧，相信萬中無一，這便是優，但相反，有些人很愚蠢，到頭來就算他們不被別人所滅，也會自相殘殺而消滅，這是最顯淺的例子。」

阿生還是苦笑搖頭，道：「我還是不很明白。」

呂偉良忍不住插咀道：「博士的意思大概是：人類到頭來總難免會自相殘殺，是不？」

「嗯——」克羅夫支吾着說，「如果我這樣說，又似乎太過聳人聽聞。但實際情形却是：我們必須爲人類的未來而設想一下，我們一方面要限制盲目的生育，但另一方面又要有計劃地『造人』。前者是自然繁殖，太落後，而且不切實際。因爲父母生育兒女，不但無法控制其性別，也不知其將來前途如何。於是人類只有越來越多，大而無當，只有製造更多的悲劇而已。後者是最科學化的，因爲每當一個生命在開始製造時，我們已經有了整個計劃，甚至，早已決定了，此人將來要做些什麼工作等等。」

三俠逐漸聽得明白，但也在有意無意之間，聽出了一些絃外之音。

克羅夫帶領三俠到第三間房去參觀，這裏却像一間幼稚園。

一羣看來已有四五歲的小孩，正在接受導師的基本教育。

阿生問克羅夫：「他們多大了？」

克羅夫故作神秘地一笑：「你試試猜一猜吧！」

「四歲還是五歲？」阿生問。

「是四至五，但不是年歲，是周歲。」克羅夫笑笑說，「這間房裏面的孩子，只有四至五個星期大，你相信嗎？」

別說三俠不相信，任何人也不敢相信。

克羅夫也明白各人的想法，他說：「如果各位不明白科學上的發展，相信很難令你們明白的。但是，如果你們知道人體的構造，以及科學界的最新發現，對我的解釋就更易了解。我只能够簡單地告訴你，我們有辦法刺激人類大腦中的腦下垂體腺。」

阿生道：「腦下垂體腺就是生出，或稱分泌人類體內各種荷爾蒙的小器官，是不？」

「是的，這小小器官，位於人腦基層的前面，只有豌豆一般大小，它負責分泌我們人體所須的各種荷爾蒙。」克羅夫說，「而已知的荷爾蒙足有十種之多，例如控制人體生長的『生長荷爾蒙』即爲其中之一。我們已有辦法控制這種荷爾蒙，所以能够令一個人加速生長。我這麼說，相信三位總應該有一個起碼的概念吧！」

三俠對科學儘管是門外漢，也總明白克羅夫的解釋。

事實上他們也知道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正在不斷研究如何改善人類，包括治療各種疾病，以及增加人類的壽命等等。

例如美國科學家一九七三年宣佈：如果在人類的血液中，注入一種新發明的生長荷爾蒙，不但可以使到矮子增高，還可以協助治療癌症！

又例如一九七四年一位南非醫生在約翰尼斯堡宣佈：如果替孕婦注射一種新荷爾蒙，嬰兒的智力必將倍增。

但是，以上的發現，科學家仍在積極研究階段，眞正的實驗結果，則仍然有待證實。想不到蘇聯科學家已突破了若干困難。

眼前這些嬰兒看來都很健康。最妙的還是他們樣相一樣，大小肥瘦相似。就像一胎數嬰的孿生兄弟一般！

如所周知，構造人體的最小單位是細胞。細胞之中具有遺傳作用的，是染色體。就是因爲染色體的作用，令到我們每個人的面貌和性格各有不同！

人類的個性是內在的，但面貌却是外在的。前者看不見，後者却是有目共睹。

某甲的兒子很像某甲，紅鬚綠眼的父親，他的兒子又爲甚麼不會是黑髮棕眼？這完全與遺傳因子有極大的關連！

原來當一個嬰兒在母體內成長時，遺傳因子便立即繁殖！

等到嬰兒離開母體時，每一個細胞之內，就有二十四對染色體，約有五萬個遺傳因子。至於整個軀體之內，究竟有多少？那是難以估計的，因爲我們人體內的細胞是數以「兆」計的。

一萬萬才是一億，一億個一億才是一兆。

所以，我們的下一代爲甚麼會像我們？「遺傳因子」是最簡單的解釋。

但是，眼前三俠所能見到的小生命，既然是同一面貌，他們又是否同一父親？

同時最令人感到迷惑的，還是他們的母親又是誰？

如果他們這十多個小生命都同是一位母親所出，那麼必有先後，何故每個人的大小一樣？儘管他們是孿生，照計亦必有大小的。

但眼前他們所見的，簡直有若一個模型鑄出來的一樣，這又是甚麼道理？

三俠心有所疑，自然而然就會宣諸於口。

克羅夫道：「這本來是一項極大的秘密，但三位既然被要求協助我們進行這項工作，也不妨讓你們知道一下。」

說到這裏，克羅夫邀三俠跟他到二樓去！

二樓一些房間之內，安置了一座座彷彿洗衣機一般的儀器，每具儀器都有專人看管，一邊是電腦似的數目字和機掣，另一邊是一些厚玻璃製成的圓窗——這就是似洗衣機的地方。

克羅夫故意讓三俠盡可能多看一陣，直至他們忍不住要發問爲止！

三俠實在看不明白，那些電腦型的儀器，到底是控制甚麼的？

那些洗衣機似的玻璃圓窗之內，到底又隱藏了一些甚麼？

三俠看得一頭霧水，只好請克羅夫仔細解釋其中內容。

克羅夫說：「這是負責『懷孕』的部份，也是整個造人過程中，最重要的部份。」

林愛莉差點衝口而出，因爲她本身也是個女人，生兒育女是女性的天職，但她從來未聽過「懷孕」竟然要依賴機器的。所以她差點忍不住要大罵克羅夫一頓！

後來還是呂偉良說道：「你的意思是——這是人造子宮？」

「對了！」克羅夫說，「只要找到了優良的品種，我們便可以放在這裏培植，直至成人爲止。我所以說這是最重要的部份，主要是因爲它絕不容許有幾百萬分之一的差錯。我們在母體中，有母親的天然抵抗力加以保護，但在這些機器裏面，無論壓力，溫度，營養素的運輸等等，都絕對不能讓它出錯，否則，裏面的生命便難以形成，是謂流產！」

三俠看到這裏，眞的是呆了一陣！

西方科學家年來致力研究「抗癌」以及「防止衰老」等藥物，但成就却極之有限，想不到這裏居然有人悄悄製造「新人類」！

呂偉良道：「你們製造這許多新人類，豈不是等於替你們的國家製造更多的麻煩？例如就業，住屋與食物等等。」

克羅夫道：「我們是有計劃地生產有用的人才，不會盲目製造懶虫。同時由於他們的生命自始至終受到我們的控制，包括了思想，體質以及一切適應能力等等，所以等到他們長大成人後，與我們絕不相同。否則，又怎能稱作新人類呢？」

阿生見過他們的「製成品」了，只有呂林二人未見過，所以呂偉良才會有此一問。

阿生知道像「二一三五H」編號的「新人類」，他們根本無須進食，一粒「生命丸」便可以維持一日所須。

又知道他們思想敏銳，學習能力甚強，禦寒能力更加驚人，因此他們可以在寒冷天氣中穿很少的衣服，只蓋一張薄被單，睡的只是木板床而已。

曾有身爲老板階級的人忽發奇想，假如能請到一批多做少食又能幹的職員多好呢！如果他們能連洗手間也不去就更妙了。想不到眼前的「新人類」就是如此這般！

克羅夫一一解說了「新人類」的優點，他們不但生長得快，由於針藥的幫助——加上品種培植過程中加以控制和改良，所以每個人的思想一致，工作能力特別强！

所謂「品種」，自然是從人類身體上抽取出來加以培植的。

在培植過程中，他們利用了非常精細的儀器加以分析，孵化……然後才送入人造胎盤中。就像孕婦懷孕一樣。

唯一不同的，就是在培養過程中，一切交付儀器。

而最重大的關鍵就是：人造染色素的滲入，足以令到一個嬰兒的體質和思想，都會引起基本上的改變！

這種改變，既然是有計劃的，那麼，他們當然懂得如何控制——最低限度就不會教他們造反。何況在三樓的房間中已見過的「教育過程」，思想訓練却是最重要的課程！

三俠憑耳聞目睹，心裏早已明白了俄國人的眞正意圖是甚麼，但他們沒有說出來！

克羅夫最後帶他們到樓下，這也是最似醫院的地方。一些房間之內，與病房無異，而且還躺了一些男男女女。

唯一不同的是：這些男男女女面色紅潤，體格强壯，絕不似病人。

根據克羅夫說：他們是經過嚴格挑選之後，送到這兒來的。

這些人不但健康優異，思想也完全適合俄共的要求。

他們就是「人造人」的父母親了！

不過，他們與她們並不會過着夫婦間的生活，只是被挑選進來這裏，抽取了一些優良的品種——精子與卵子。

人類生命的開始，都是由一個精子與一個卵子的結合而成的。俄國人就是利用了一些「優良的品種」，在培養池中繁殖！

在眞正的母體——母親的子宮中，只可能產生一個生命。至於雙胞胎，三胞胎甚至罕見的多胞胎，是少之又少的。

但是在他們的科學培養池中，却可以一次過產生許多「原始的生命」！

當專家們認爲這些「原始的生命」够成熟時，便立即被送入人造的「機械子宮」中，讓機器去作「十月懷胎」！

不過，他們又能利用科學方法，縮短「十月懷胎」的時間，甚至一般人認爲「早產」的七個月也不必要，只要幾個星期便足够！

近年來抗菌學，營養學以及自動電子計算機等等的急速發展，對俄人這項秘密試驗幫助極大，所以他們能够充份利用各項科學成就，巧妙地運用到這方面來！

電子計算機亦即簡稱爲電腦的時代產品，切勿以爲它只是銀行的專用品，許多自動儀器有了它作出自動計算方法之後，都能保持「準確」的程度，而不致發生毛病。

俄人的人造人計劃中，電腦對他們的幫助就最大，尤其是人造母體的機械子宮，如此複雜的儀器確非人力所能控制。

三俠看了這些設備和試驗，更加發覺母親的偉大處！

一個生命由開始在母體中產生——尚未面世，母親身體內的一切便開始須要付給一部份給胎中的小生命了。其中複雜的過程，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最簡單的舉例：母親在懷孕期中，如果她不服食含有鈣的藥物或食物，嬰兒便會分享她的牙齒和骨骼中的成份和營養。

如此繁複的過程，假如沒有電腦的幫助協調，簡直不可能成功。

多少年以來，科學家與宗教家一直在爭論，人工受孕是否有道德上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西方不少人士也正在作同樣的試驗，他們決不管宗教人士的反對。想不到俄人已發展到這驚人的程度！

他們不但有了「新人類」的「產品」面世，還可以「催生」以及控制他們的「思想」，還澈底改革了他們的生活習慣。

後者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環，因爲人類自古以來，就必須吃喝和排泄。所以糧食問題在我們地球上成爲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之一。

但是「人造人」竟然可以吃「生命丸」維

持其體內的一切須要，還無須排泄，這項突破確是驚人得很！難怪克羅夫說：他們不必爲糧食問題而担心了，其實連衞生問題也一併解決了！

最難控制的是思想，所謂「人各有志」，有人喜歡資本主義世界的生活方式，也有人喜歡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

正因如此，所以才在我們的地球上出現了「革命」與「逃亡」等等情形。

假如上帝眞的創造了人類，他似乎沒有想及思想上的不同，形成了人類最大的悲劇。但「人造人」就沒有這種毛病存在！

俄人首先注意到遺傳學上的重要性，然後培養他們忠心耿耿的單純思想，目前更加進行着「隔離生活」的方式。

將人造人——新人類「亞當二世」隔離的用意，大概是深恐他們沾染了人類基本的生活壞習慣，例如懶，與貪圖享樂等等。

然則，他們亦可謂用心良苦！

更難得的成就就是：「亞當二世」只須休息極少的時間，體力立即可以復原。於是他們又可以繼續開始工作了！

到底這是他們「改革染色體」的成就呢，還是「思想訓練」的成功？暫時還有待有關方面去仔細研究研究。

但是，體格强壯則完全由於科學上的澈底幫助，則可斷言！

阿生想起了那班「亞當二世」之中，似乎見不到女性，因此他現在就以此問題去問克羅夫博士。

克羅夫笑了笑，說道：「目前我們還是試驗階段，我們不想製造第二個伊甸園！」

根據亞當與夏娃的故事，伊甸園是他們訂情之所！

克羅夫的意思顯然是：假如有了女性滲雜其中，很易引起性的問題。

三俠不禁暗嘆，俄人的設想可謂是周到之至！

呂偉良道：「然則，你們連生男生女這方面，也可以控制自如了！」

克羅夫洋洋自得地說：「是的，這又是我們另一項更大的成就！」



克羅夫引領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參觀「人造衞生」。

這的確是人類夢寐以求的事情，有些父母喜歡有個男孩，可惜老天爺偏偏跟他們大開玩笑，一個，兩個甚至三個，四個，竟然都是女的。

以前的人求神拜佛，近年的人却注重「吃素」與「吃葷」來培養胎兒的性別，但是否可靠？實在難說！

不過由此可見，人類對嬰兒性別，的確一直都希望能够「從心所欲」地去控制他們的性別。要男得男，想女得女！

假如俄人確已掌握了這方面的科學知識，他們實在應該公諸於世，造福人類才對。可惜在這國家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公開的。

克羅夫一口氣介紹了各個部門給三俠參觀過之後，三俠一方面驚嘆俄人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因爲他們幕後可能產生的陰謀而震驚！

他們爲甚麼要發展「亞當二世」？

他們爲甚麼只製造男性，不造女性？難道就是一如克羅夫剛才所說那麼簡單嗎？

無論如何，更現實的問題就是：他們三個亦將變成試驗的一部份！

三俠在驚奇之餘，現在要開始爲他們的安全而担心了！

克羅夫在助手的協助下，把三俠安置在樓下一些房間內。

由現在開始，他們便失去了自由。

三俠心裏早知對方有此一着，只是想不到事情來得這麼快而已！

俄國人稱這一座爲生物研究院，三俠想到他們竟然變成一種供人研究的「生物」，實在爲之啼笑皆非不已！

呂偉良和他的妻子林愛莉開始被分隔起來，阿生則在右鄰一間房內。

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員，像穿梭似的，爲他們三個人進行各項試驗。

他們三人在莫斯科會被人强迫檢驗過，但是那是較爲簡單的。

現在複雜的程序，簡直令三俠感到有點兒窒息！

× ×

三俠彷彿住進了療養院裏一樣，吃得好，住得好！就是不能走出規定範圍以外。

呂偉良又想起索可夫那個青年人來！

索可夫是克羅夫的助手之一。

那個俄國青年人曾經在引領呂林夫婦二人回房間去時，說過意圖逃離這兒的說話。當時呂偉良已經跟他取得了默契！

但是，俄國人詭計多端，尤其是被選中到此秘密基地工作的人，一定是受過嚴格思想訓練的，誰曉得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索可夫是克羅夫的助手，照計他必有一番積極的表現，然後才會被選作親信，爲甚麼他要逃往西方尋求庇護？

呂偉良心情矛盾，無法確定這是眞是假，如果是眞的，當然是件好事，起碼他們不會孤立。萬一是假的又如何？

俄人對待逃亡者，據說手段殘酷得很，當他們確定逃亡被捉回的人，在思想上無可救藥時，便會被送入瘋人院去！

當然，逃亡者並非瘋子，而是被他們當作瘋子去處理！

許多知識份子就是在這種可怕的安排下，鬱鬱渡其餘生！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對於這一類可怕的事情也聽得多了！

他並不知道索可夫的事，只知道逃走是必然的事，但如何逃出去？

經過了上次火車逃亡事件之後，連一向鬼靈精的阿生也沒有把握！

主要還是這裏人地生疏，縱然有更大的魄力，恐怕也難以逃離險境，更何況這兒本來就是禁區呢！

三俠分別被軟禁在三個不同的房間裏，但他們的想法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如何逃離這裏？

呂偉良眞希望再有機會見到索可夫，即使明知那是一個陷阱。

但是，索可夫一直未見露面！

是被調到別處去了呢，還是他們的密謀逃亡已爲人查悉？

呂偉良現在不禁又爲索可夫的安全而担心起來了！

不過無論如何，三俠在表面上也得裝成千依百順的樣子！

尤其是當他們被安置在儀器之下的時候，他們更加不敢胡思亂想，深恐儀器會偵察出他們逃亡的意圖！

每天，他們有個機會在戶外的花園中散步，晒太陽！

這也是三俠唯一可以聚會的時間。雖然有人一直在旁虎視眈眈，但總好過沒有機會讓他們見面談幾句。

克羅夫等人所安排下來的檢驗和觀察程序，看來十分複雜，有些藥物試驗，須要四十八小時之後才有反應！

三俠心煩意亂，實在無法可以知道以後將會發生一些甚麼事！

阿生躺在病床上的時候，表面上是看書，實際他不知書中印了一些甚麼。

俄國人很工心於計。在三俠的病房之內，放了一些關於思想方面的書籍，包括了中文和英文版本。

三俠對於這一類說教式的東西，當然無法可以看得入腦，但無聊的時候，就只好拿起來翻幾頁看看！

豈料阿生就在看書的時候，觸發了一點靈感。

他發覺那些書本中提及一些不滿現實的共產青年，如何想出一些古靈精怪的逃亡方法，在被擒回來之後，再加以教育變回「好人」云云。

阿生覺得路是人行出來的，辦法也不會找上門來。於是他開始運用自己的腦筋。

他由一開始住進這房間起，便知道這兒有竊聽裝置。

可以收集聲音的咪高峯，最少也超過了十個以上。

阿生是國際特警，他自然明白到：有些咪高峯可以安裝在牆壁之內！

但阿生憑經驗所得，加上他親自動手檢查過了的印象，知道咪高峯只安裝在表面的物體之上。大概因爲這是臨時裝置，所以只能借用物體的掩護。

當然，只有三俠的房間才有此特殊裝置，那些俄人的房間中是無須有此一着的。

阿生實行「以毒攻毒」，就地取材！

他悄悄將一枚咪高峯先行拆下——這房內有十枚，拆了一枚不會引起對方注意的，因爲這是統一收集綫路的系統，而非獨立的。

然後阿生運用了他的電學知識，裝配了一具簡單的通話器。

原來房間的病床床頭之上，有收音機的耳筒等設備，一如醫院的病床一樣。

床頭的耳筒表面仍揷入牆，但實則已給阿生改了綫路，穿過了鄰房！

鄰房住了呂偉良，阿生的目的只爲了與他師父取得經常性的連絡。

因此，這套裝備往往在他們入睡時發生了實際作用。

他們往往在蓋上被的時候，利用耳筒收聽，利用小咪高峯講話，在被內竊竊私議，師徒二人共商大計。

過去試過無數次了，當一個人的力量無法產生作用時，他們師徒二人湊在一起，便立即有奇跡出現！

然而這一次，他們竟然商量了兩晚，還是一籌莫展！

主要還是他們不熟悉這兒以及附近的環境，例如莫斯科在何方？離此多遠？……等等問題，他們必須有了答案，才可以逃走！

從俄國人的動態看，他們的試驗階段快將完成了！

也就是：三俠行將被送入手術室去，進行最後階段！

最後階段也就是抽取品種樣本，當是項工作完結時，他們可能不再被保留下來。也就是說：他們已被利用完了！

既然再也沒有利用價值，他們的命運如何？三俠不敢想下去！

因此，呂偉良那一晚上床臨睡之前，便利用他們「秘製」的通話機，對阿生說：「我們不能再等了！」

阿生也知道他們所處的危機，他們担心送入手術室之後，將更難逃出去！而且，他們可能被注射某種藥物，到時會不會引致行動不便？實在難說。

總之，三俠必須爭取機會，更重要的還是爭取時間。

呂偉良的床頭後面是一幅緊貼阿生房間的牆，阿生的床頭剛好也貼住了這一幅牆上；也就是說，師徒二人的床頭只是隔了那一幅牆而已！

這也就是阿生能順利做手脚的原因之一。因爲收音機的綫路是入牆的，屬於有綫收音機，像香港昔日的「麗的呼聲」一樣。

現在呂偉良就透過通話機告訴阿生，時間無多了，他們必須有所行動，否則只怕被人安排到關防更加嚴密的地方去！

阿生說：「我也看得出這一兩天之內，我們可能被安排到別的地方去！這幾天以來我也收集到一些資料，必要時冒一冒險吧！」

呂偉良自然明白阿生所指的「資料」是什麼，那是一些刀剪、電綫之類，都是乘人不覺時，悄悄將它收集起來，以應不時之需的。不但阿生在悄悄收集，呂林二人也一樣。

因爲他們都明白，心裏既要逃走，手無寸鐵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鬼靈精的阿生，他一直在作好各方面的準備，收集的種類就更多！幾乎可以加以利用的東西，他都收藏起來。

有時候，阿生會在三更半夜摸出房外，到處走動一下，看看有什麼可資利用的。

研究所裏的人雖然把房門的門鎖鎖上，但這簡單的門鎖對阿生來說，是起不了作用的。他往往「夜遊」一番之後，回到房內照舊把門鎖鎖上，絲毫也沒有留下一些兒痕跡。

這裏負責監視他們的人，不知是否太過相信三俠不會逃走，還是過份信賴房間的門鎖。總之，研究所的內部未有人駐守，更沒有人專責監視那三間房間；反而研究所外面，就有人巡邏！所以，阿生往往可以在午夜時候在所內活動！

他們知道不能再等了，因爲每天到來替他們三人檢驗的專家們，已經洩露了口風，明天開始他們就要轉換一個新的環境。

三俠担心轉到「新的環境」裏去之後，更加難以逃出去！所以他們決定當天晚上就行動起來！

雖然他們沒有十足的把握而且明知這縱橫數十里之內，沒有平民屋宇，有的都是政府須要保密的機構和房舍。

但是，他們同時也知道俄國人打算將他們三人如何利用。

當利用完畢之後，他們勢難有機會可以逃出生天！這幾乎可以肯定！

午餐時份，三俠不約而同地，同時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

午餐通常是由一名侍役送入房間內給他們自用的。可能由於他們三個是「試驗品」，所以一切顯得豐富而潔淨。

他們就在那方塊打摺的餐巾裏，發現了一些不完整的畫圖。

那是用原子筆在普通的紙上畫的圖畫，但絕不完整，看來最少也切割成幾份。

從圖畫的綫條去推測，那些紙張上所畫的，可能是一幅地圖。

但是，地圖爲什麼要割成這樣子？

當阿生首先發現餐巾裏夾上這些畫圖時，已經猜測到呂林二人也收到同一樣的「神秘禮物」！

後來他們被帶到花園散步時，他們用俄國人聽不懂的方言交談，呂林二人果然也收到一方塊不完整的地圖。

但是，他們不明白這是誰送來的「神秘禮物」！

呂偉良不期而然地，想起了克羅夫博士的助手索可夫來！

「對了！一定是索可夫叫人送來的！」呂偉良說着又反問道：「但是，他爲什麼不親自來一次？假如他眞的想逃走的話。」

林愛莉忖測着說：「可能他走不開，也可能他的工作範圍不在研究所之內，爲了避免嫌疑，所以只好叫人送來！」

「但是，何必將一幅地圖切成三份？」阿生沉吟道，「其實只須把一幅完整的地圖，交給我們三人之中任何一人已經够了。」

呂林二人已乘監視他們的人不覺，將他們收到的不完整地圖，交到阿生手上去！

阿生已悄悄把它收藏起來，準備拿回房中仔細研究。

由於他們決定當晚採取行動，所以這份突如其來的「神秘禮物」，確令他們感到興奮。

他們所担心的，正是路途不熟。但萬一這幅地圖之內有所指示，那他們就等於有人引路了。

呂偉良頭腦向來冷靜，他想深一層，反而覺得担心不已！

他對阿生和林愛莉說：「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陷阱？」林愛莉低聲道：「誰曉得我們要逃走？除了索可夫之外！」

「是的，照計沒有人知道我們企圖逃走的。」阿生也說。

呂偉良也覺得，除了索可夫之外，不可能有別人知道他們逃走的計劃。

但是，這份「神秘禮物」似乎來得太過突然了！這又不能不令他們担心！

假如有人知道他們的計劃，而佈下陷阱的話，這地圖就可能把他們帶領到死亡之路去！

因此，三俠在抉擇與判斷方面，就不得不加倍小心了！

相反，如果這份地圖確實是索可夫叫人交給三俠的，相信其中必有詳細的指示。例如他們應該如何逃出這裏？應該逃向那一個方向？甚至索可夫約好在何處等他們？……等等。說不定也有列明。

地圖分割成三份，每份如果獨立觀察，根本看不出它的作用，也不知道是一些什麼東西。甚至有人無意中拾得，亦會以爲是廢紙而已！——這大概就是索可夫所以把地圖分割成三份的原因。

散步規定的時限到了，三俠又被分開，帶回各自的房間中。

阿生於是集中精神去研究那幅「三合一」的地圖。

爲求自由 犯難冒險

果然是一幅「一分爲三」的逃亡路綫指示圖。

阿生一則以驚，一則以喜！驚的是難分眞假；喜的是有人接應！

圖中有簡單說明，用英文寫的。也有這研究院的守衛情形。

指示圖是手繪的，沒有署名，但說明中不斷用上了「我」的自稱。

到底「我」是否就指索可夫？阿生當然無法可以肯定這是否他的筆跡！

假如這眞的是索可夫交來的，三俠自然感到高興，否則問題就大了。

阿生仔細研究圖中的方位及路綫，然後默記在心中。

他目前只能暫時當它是眞的——眞的是由索可夫交來！否則他們就無法策劃下一步的行動；至於如何判斷它是假的，那就只能憑他們三個人的當機立斷了！

阿生在他特製的秘密通話機中，將情形告知了他的師父呂偉良。

呂偉良表面上在收聽研究所中播送的音樂，實則在聽阿生由耳筒中傳來的報告！

通常師徒二人只在晚上臨睡之前通話，但現在時間無多，他們不能再等了。

耳筒只有指頭般大小，一如醫院病床床頭供病人用的一樣。

至於傳話的袖珍咪高峯，卻是阿生由房中

偷偷拆下來的竊聽器。如此細小的東西，呂偉良要把它收藏起來並不困難，既可以放在枕頭下，也可以藏在衣袖內。

但問題卻是：後面拖了一段電綫！

電綫是透入牆中，與阿生的耳筒互相連貫在一起的。阿生就是憑此可以聽到呂偉良的聲音；同樣的原理，令到呂偉良可以在耳筒中收聽到阿生的聲音。

由於那條電綫由牆上拖出來，呂偉良必須要小心處理，以免令到被俄人識穿了其中的秘密。

雖然今晚他們就會離開這裏，但是在未離開這兒之前，他們必須小心處理一切可能引起懷疑的事物，否則就會功虧一簣！

有人入來了，呂偉良急忙把袖珍咪高峯收藏起來；至於那個耳筒，他是不用收藏的。因爲人家只以爲他正在收聽音樂。

進來的是一位專家，後面跟了一位女護士。呂偉良不是頭一次見過他們，所以彼此並不陌生。

專家含笑對呂偉良說：「恭喜你，檢驗總算告一段落了！」

呂偉良故意問道：「是不是我們可以離開這兒回莫斯科去？」

專家道：「不！你們三位給我們的資料十分滿意，明天開始轉入臨床階段！」

呂偉良一邊除下耳筒，讓專家爲他檢驗，一邊又問：「就只得我們三個中國人？」

「不！」專家笑了笑，「這裏各國人種都有，就是未有過中國人像你們三位如此强壯；更加難得的是：你們三位的智力也令人感到驚奇！」

呂偉良早已明白，他們的「獲得優待」，完全是由於對方須要他們的「品種」！

呂偉良問道：「爲什麼你們須要各國人種？單用你們俄羅斯民族不是可以了嗎？」

專家道：「研究工作並非一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呂偉良故意說：「我的子孫們，是否在短期之內便可以長大成人？」

「是的。」專家道：「目前你們一切既然已經合格，相信進入了臨床實驗階段之後，不久便可以有一大羣黃面孔的人造人面世！他們當然就是你們的下一代了！」

「我還有機會見到他們麼？」呂偉良這一問更加有意思。

他顯然要試探一下對方的口氣，是否打算「事成後」殺掉他們？

那位專家聽了呂偉良的話之後，睜大了雙眼：「爲什麼不可以見到你的下一代？我們須要你們的澈底合作，共同爲改良人種而努力，你千萬不要想到別的方面去！」

呂偉良半信半疑，但無論如何，表面上他也得相信下來，以免啓對方的疑心！

呂偉良還想問一些什麼，他回頭卻看見那位女護士伸手過來，想拿起那個小耳筒；呂偉良當堂爲之大吃一驚！

他不知道她何故有此一着，那表面上是個收音機耳筒的東西，現在根本不是爲了收聽音樂的，呂偉良又怎可以讓她揭穿個中秘密？

但是說時遲那時快，女護士已把小耳筒放到了她的耳畔去了！

呂偉良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他担心阿生在隔隣不知道這邊的情況，如果阿生以爲呂偉良在收聽，而繼續談他們的逃亡計劃，如何是好？

不過對方既然已經拿在手中，放到了耳邊，呂偉良如果伸手奪回，更加引起對方的懷疑，那只有弄巧反拙！

因此，呂偉良只有讓她收聽，心裏卻祈求阿生停止說話。因爲呂偉良剛才來不及通知阿生，他很可能仍在談他們逃亡的大計呢！

如果阿生停止了聲音，一樣會引起對方的疑心，因爲這些耳筒既然是專供給悅耳音樂的，照計不可能突然靜止下來！

尤其是對方突如其來有此行動，她可能多少已引起疑心！——呂偉良私心底下就是這麼想。

現在呂偉良非常留心那位女護士的表情，只要她面色一沉，相信他們的一切大計也會完蛋！

但是說也奇怪，那女護士只聽了聽，便伸手至床頭的牆上，把校對聲浪大小的機掣輕輕一扭！

呂偉良以爲她一定是聽不到聲音，所以想把聲浪較大一些。豈料相反的，她把聲浪的機掣扭向了較小那方向！

女護士同時用俄語不知跟那位專家說了一些什麼。

只聽到專家用英語對呂偉良道：「聽悠揚的樂曲，你不必把聲浪較得太大，那會引起情緒上的不安定！」

專家又從女護士手中，接過了耳筒，聽了聽，才交還給呂偉良。

呂偉良在滿腹疑團中，將耳筒塞到耳朵裏去，果然是一陣陣悅耳的樂曲。

俄羅斯本來就是個樂天滿足的民族，對藝術也喜愛！

歷史上許多音樂家、作曲家、藝術家都出自這個國家。要不是當權者的政策所誤，他們的人民生活應該是相當幸福的。

近代不少得過諾貝爾獎的作家，他們都是俄羅斯人。

可能是爲了培養研究所內「被研究者」的情緒起見，他們由綫路中傳來的樂曲都是輕快而悅耳的。但爲什麼現在竟又可以聽到這種廣播？

阿生爲了自製通話機，這種收聽系統早經他偷偷改造過了！否則呂偉良剛才就無須那麼担心了！

專家把耳筒交還呂偉良之後又說：「經常保持這麼大的聲浪也差不多了，聲浪太大就不好！」

呂偉良只笑了笑！沒有作答。

其實他內心卻悄悄地鬆了一口氣！

專家帶着他的助手——那位女護士走了！

呂偉良幾乎等不及他們把房門掩上，就由枕頭底下取出那個袖珍咪高峯，以最低沉的聲音對阿生提出警告！

他對住咪高峯所講的聲浪小得有如耳語一般，務求除了他自己和阿生之外，即使安裝在房內的竊聽儀器也收聽不到。

現在如此，以前每次他們師徒二人講話時也是如此！

以前他們多數在晚上睡覺之前通話，所以他們可以用被蓋過頭，在被窩內竊竊私語。現在沒有被蓋上，就只有盡量把聲調降至最低！

呂偉良明白到專家轉眼就要轉到阿生那邊去，所以他希望阿生不要露出破綻，就得及時通知阿生作好準備！

豈料呂偉良只講了第一個字，還未說完一句話，阿生已有了反應：「我已經知道了，師父……」

阿生沒有再說下去！

呂偉良所能在耳筒中再次聽得到的，又是剛才那些音樂！

呂偉良這時才恍然大悟！

原來阿生已由通話系統中，竊聽到呂偉良房間中的情形——那咪高峯雖然收在枕頭下，但它收集到的「專家與呂偉良談話」的聲浪，

已傳到了阿生的耳鼓中去。

因此，阿生這鬼靈精立即停止與他師父再談下去。

同時，阿生也及時把綫路接駁回播送音樂的綫頭去！故此女護士聽到的自然是研究所所播音室放出的音樂！

這秘密通話系統原是由阿生精心設計，所以對於各種綫路，他最明白。這次阿生就地取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充份表現出他是個機智能幹的人。

阿生能將收音機綫路改裝成通話系統不奇，妙在他仍然保留原來的綫路，像剛才一樣，必要時可以將它接駁回原狀！

呂偉良至此不得不佩服他這位鬼靈精的門生，暗嘆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數分鐘之後，師徒二人的連絡又告恢復，但這一回他們只談了幾句而已！

他們三個人早已在散步時相約好了，決定不再獃下去！

他們當天晚上便要展開行動！時間是在研究院內的人都休息了的時候！現在他們就等待這時刻的來臨！

× × ×

阿生既然可以悄悄撬開房門的門鎖，呂林二人是老手，當然更加可以！

現在呂偉良正在收拾一切，他的房門就被人打開了！

進來的並非隔隣的阿生，而是他的妻子林愛莉。他們知道房內到處都裝了竊聽儀器，所以非常有默契地，一言不發，只以手勢代表了言談。

林愛莉不敢敲門，只以髮夾作鎖匙，在手扭上輕撬幾下，房門應手而開。

呂偉良剛才跟阿生連絡好了，想不到林愛莉的行動比他們更快！

林愛莉穿上一身女護士的制服，要不是呂偉良早已有了默契，很難認出是她！

現在他們開始悄悄離房！

阿生的房門也在此時打開，由裏面走出來的人當然是阿生！

阿生揹了一袋東西，又在房門之上裝了一些機關，這才與呂林二人沿住走廊步向橫門那邊；根據地圖上的指示，那是較容易逃走出去的！

阿生沿途佈下一些小巧機關，包括了機械性的與藥物性的。

阿生是個很聰明能幹的鬼靈精，這幾天以來他收集了不少可以利用的物件，躲在房間之內，悄悄精心設計了一些「小玩意」。

現在擺放在各處通道「要塞」之上的，就是這些「自製機關」！

出了屋外，四周都有崗哨，照計要逃出去，絕對不容易。

根據地圖的指示，橫門這邊不遠處有一間車房。現在三俠就是衝進了這間車房裏去！

雖然地圖列明車房只擺了幾部汽車，沒有人在此留宿，但他們既然對地圖有所懷疑，也得小心翼翼，以免中計。

車房之內果然又黑又暗，伸手不見五指，還好他們早有準備，帶來了電筒！

車房裏大約擺放了四部大小不同類型的汽車，果然是沒有人留宿！

至此爲止，他們總算順利。

由此可見：地圖可能眞的是索可夫交來的。但三俠爲安全計，仍得步步爲營！

那些汽車欵式很舊，都是蘇聯集團的出品，性能是否可靠？三俠大感懷疑。因爲根據他們在莫斯科街道上所得的印象，蘇聯汽車不但欵式呆笨得很，性能亦差！

莫斯科的街道之上，有不少汽車拋錨，一直未有人修理；有些只用油布蓋上。三俠看見這情形也莫名其妙！

後來從一些人口中得悉，這些是政府公物，難怪沒有人去理！

阿生對機械也有點認識，他小心觀察過車房中那四輛汽車。

四輛之中有一輛是捷克產品。

在東歐共黨國家之中，談到機械的設計和製作，捷克是比較可靠的。他們不但煉鋼馳名，汽車也有點名堂！

阿生就選了那輛捷克汽車，作爲他們三個人的代步工具！

但是，他們可不能就此開車衝出去！

研究所四周除了圍繞上鐵絲網之外，還有瞭望台，台上有人看守放哨！

阿生剛才已觀察過形勢，車房前面不遠處的橫門，確是最便當的逃亡路徑！

橫門只是一度木門，但加上了鎖，只有辦公事的汽車開出開入，才有人跑過來把門鎖開啓，讓汽車由此進出！

阿生把其餘三輛汽車弄壞，目的是要追捕他們的人沒有交通工具，但是他們知道正門那邊的空地之上，也有二輛汽車和一輛機動脚踏車——電單車。

正門那邊有一座瞭望塔，駐着一些人，他們不想引起這些守衞人員的注意。

阿生爲了盡可能制止有人追踪他們，他只可以盡量利用手上收集到的物件！

現在他就悄悄把一些電綫接駁起來，引導到鐵絲網上面去，然後接通了電流！

一切妥當後，三俠坐上那輛升火待發的捷克房車去！

汽車由阿生駕駛，他開足馬力，把車子由車房開出，直撞向橫門之上！

「隆」然一聲，那度木門倒塌了！汽車彷若出柙猛虎！奔向郊區的公路去！

瞭望塔上的人見狀，立即拉响了警報！

警報登時把研究所內的人都吵醒了！

武裝守衞紛紛跳上汽車，準備追捕在逃的人歸來！

但是，車房內其餘三部汽車頓然變成廢物，根本開不動！

儘管如此，正門空地上的汽車和電單車並未受到損壞！於是二部汽車與一部電單車，立即儎着一批武裝人員準備出動追踪！

但是，當一名守衞走過去準備拉開正門的時候，突然觸電！

原來正門是一度鐵門，與鐵絲網上的電流貫通，登時變成一個可怕的陷阱！

其他人不知內裏，再衝過去，企圖拉開閘門，同樣被電倒地上，重傷昏倒！

研究所之內，人們均被警報系統吵醒，紛紛起來查詢發生何事！

有些人在通道上急奔而過時，匆匆忙忙碰倒了一些藥瓶，瓶內藥物倒在地上，立即產生化學作用，變得烟霧瀰漫！

有人已想到「三個中國人」的身上去，因爲根據資料所得，他們三人是十分危險的。所以有些人衝到三俠的房間去！

但是，當這些人推開房門時，阿生安裝在門上的小機關立即發生作用；一些眞空的針藥瓶自門上掉下，發生爆炸！

爆炸之聲彷若炸彈，玻璃碎片紛飛，有些人因此受傷！

通道上的金屬門環，有些通上了電流，接觸的人自難倖免。

一些空罐被阿生他們盡量利用，當人羣紛紛由院內奔竄至戶外時，這些空罐由門上或石階上滾下，昏暗的環境底下，他們只以爲是未爆炸的「炸彈」！

由於一些眞空藥瓶的爆炸聲，使到他們在睡意還未完全淸醒時，相信有人用手榴彈攻了入來，因此嚇得四下裏奔逃，秩序也就更加混亂！

人們避開那些空罐，他們以爲那是未爆炸的「炸彈」；加上觸電時人聲慘叫，現場上簡直一片混亂，彷若戰場！

二輛汽車不顧一切，開足馬力衝出去！

但是，爲首一輛一經與鐵門上的電流接觸，登時火光四冒！

鐵門未經撞開，汽車却因此引起爆炸！

鐵門上的電流是經由鐵絲網傳來；鐵絲網上的電流，却是經阿生用電綫自高壓房引來的，所以威力更爲驚人！

後面一輛汽車與一部電單車，見機行事，立卽扭轉駛盤，繞到橫門那邊去！

橫門打開了，他們自然可以通行無阻！

橫門是木製的，雖有鐵絲網連貫，但那是絕緣的，所以不通電！

呂偉良等三俠這時已開着車子，逃得老遠，但後面的汽車與電單車仍苦苦追來！

阿生開着車子，沿住公路北駛——這也是根據地圖上面的指示！

假如前面通行無阻的話，地圖確是索可夫發出的，而且他們不久之後便可以會面了。

黑夜裏，尤其是在這筆直的公路上，卽使距離很遠，阿生仍然可以由望後鏡中，發現了一些燈光——那是汽車和電單車上發出的。

阿生知道有人追來了，他仍然不慌不忙；呂林夫婦二人雖然知道了他的詭計，就是担心阿生的詭計不得逞！

現在他們這三個人的手上仍然可以說是「手無寸鐵」！

萬一對方追上他們，相信對方必然有槍，三俠是無法反抗的。

呂偉良希望快些跟索可夫連絡上，相信索可夫既然存心逃亡，又這麼有心思地向三俠送上地圖，一定有了準備。

但快要到分岔路了，還未見一燈一火！

根據地圖上的指示，三俠只須沿住公路北行，未到分岔路之前，便可見到燈號，屆時索可夫將在該處會晤他們，一齊逃亡！

如果見不到索可夫，阿生担心到了分岔路之後便無所適從。

因爲：索可夫在地圖上並未指出，他們該走向那一條路！

後面一部汽車與一部電單車風馳電掣地苦苦追來！

汽車和電單車上儎着的，都是武裝人員，當然有槍！

他們拚命把車子的速度開到最快，尤其是電單車開得更快！

突然之間，電單車前輪似乎壓着了一些什麼，「砰」然一聲，輪胎爆裂，人仰車翻；尾隨而來的一汽車，差點兒撞了上去！

汽車的司機急扭駛盤，避過了倒地的人車，繼續衝前！

但是，走不上十碼，汽車兩個前輪也給一些物體刺破！

汽車正在急馳，突遭此意外，整輛車子衝出了路邊以外！

車上的人雖然僅受了輕傷，但再也不可能追踪三俠！

三俠的汽車仍然安穩地前進！

阿生已從望後鏡中約畧見到了二車失事的過程。儘管黑夜中看得不淸楚，但見到車燈東歪西斜，最後停止了前進，可見必然是「中計」了！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阿生等三俠平時搜集的鐵釘，剛才他們開車逃走時，紛紛棄在公路之上，現在收效了！

在俄國境內，別說這是午夜的郊區，卽使是市區，也難得見到一輛汽車。

所以阿生只要後面的人不追來，他們不必担心遇上了其他汽車。

前面分岔路口的左邊，亮出了燈號，間歇地閃了三下！

這是地圖上暗示過的燈號！

於是阿生也按亮了燈號，閃動了三下。

三俠心頭大石放下了，那是索可夫！

分岔路口的左邊，有一部電單車停在那兒等候着他們！

坐在電單車上的人，正是索可夫本人，後面還有個女子。

女子年約二十，很淸秀，好像也是俄國人，但索可夫沒有給他們介紹。

索可夫只示意三俠開車跟他們走。

顯然的，索可夫担心後面有人追來，所以顯得十分慌張！

索可夫話也不多說一句，便開着電單車，儎住那女子在前面引路！

呂偉良等三俠並不曉得他要到何處去。但如果根據地圖上的方向推測，這條路未必是通往莫斯科去的；右邊那條分岔路才是到首都去的！

三俠有點担心，但回頭想想，索可夫照計不會弄錯的！

憑常理忖測，索可夫確實想離開蘇聯，否則他不會出此一着！

既然如此，三俠的担心似屬多餘。

索可夫的電單車很快便拐進了一條小路，阿生只好開車跟了入去！

小路是山間小徑，凹凸不平，阿生開車在這兒走，不是味道。

還好進入樹林後面不遠處，索可夫的車子已停在前面。

他走下車來，那女子也跟隨着他走了過來。這時三俠才知道她是他的未婚妻子依娃！

依娃以黑巾包頭，肩膊之上只掛了一個背囊，一身輕快的便服，一看就知道是打算逃亡的！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逃到這兒來？

三俠沒有立卽下車，他們似乎要先弄淸楚這是什麼地方。

索可夫告訴他們，研究所內的通訊設備完善，他們一定已經及時通知了各有關部門，所以他們不能立卽到首都去！

「首都郊區的公路一定漏夜設下檢查站，我們不能送死！」依娃插咀道，「這兒應該最安全，憑常理忖測，他們一定以爲我們逃往莫斯科，決難想到我們在這裏！」

「這是什麼地方？」三俠異口同聲地問。

「這是我們物色了不少日子的藏身之所。」索可夫說，「請三位下車跟我走吧！」

三俠下了車，跟索可夫走到樹林裏面去，發覺那兒有個山洞。

山洞之內有一些木板架搭起來，也有一些木箱，更有一些罐頭食物！

一盞煤油燈，索可夫把它亮了起來！山洞內顯得較爲寬大！

阿生怔怔地問：「難道我們大家都要住在這裏？」

「是的。」索可夫說，「暫時得住上一兩天！」

「爲什麼？」林愛莉完全感到意外，她說：「爲什麼不到莫斯科去？」

索可夫道：「我不會害你們的，我也想走，但過去從未有人成功過。主要是他們太過坦白，每次必逃往首都，但每次都在公路上被警察截獲。我經過深思熟慮才找到三位合作，決

不希望像他們一樣，在最後關頭中失敗。」

三俠覺得索可夫不似個莽夫，是個思想型的人物，也只好相信他的策劃。

事實上公路上可能正在展開大規模的搜索行動，因爲研究所並非孤立的，他們的通訊系統也未被三俠等人破壞。

那麼，他們這時大概已通知了有關方面，向隣近的機構求助！

三俠這時候才知道，果然是右邊一條分岔路才是通往首都的。

他們就躲在這山洞之內，住了一晚。

他們每個人都和衣而睡，睡在木箱或者木板之上。——這些東西都是索可夫與依娃二人平時收集起來，偷運到這兒來的。

由此可以想見，他們的逃亡大計，最低限度也籌備了相當時日。

根據這對俄人情侶說，他們之外，還有一些人不滿現實。

那些「同事」曾一再逃亡，但結果也三番四次被捕，從未獲得成功！

他們失敗的原因，主要就是沒有詳細的計劃。

其中儘管有人僥倖逃入首都，但在他們未與西方國家的大使館取得連絡之前，便給秘密警察抓了回去！

有些人從此失踪，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有人說已秘密處決，也有人說送到西伯利亞去加以改造——那是政治犯人做苦工的地方！

山洞內沒有冷風吹襲，所以他們還不致冷到難以入寢。但在這種環境底下，想睡得憩，那是不可能的。

三俠只睡了一覺，紮醒時，外面天色還未亮！

他們担心二輛車子可能留下綫索，雖然索可夫會用樹葉把車身掩蓋住！但是難保沿途沒有車輛輪胎的痕跡遺下！

呂偉良坐了起來，索可夫也由那邊一個木箱走了下來！

「睡不着麼？」索可夫過來問道。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打算在這裏逗留多少日子？」

「最低限度也要三兩天！」索可夫說，「待大搜索過去之後，我們會逃得更加容易。因爲他們經過三兩天沒有結果，便相信你們已逃往別處去！」

「但是，我却担心我們被人發覺留在這裏。」呂偉良說。

「那是不可能的。」索可夫道：「他們發夢也想不到我們往這條路走，必然會沿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走！」

呂偉良和索可夫二人的談話聲，也把其他人吵醒了！

阿生最易熟睡，他幾乎任何地方都可以睡，這時也醒過來！

呂偉良問索可夫：「你未婚妻在什麼地方工作？」

「就在你們住過的研究所。」索可夫道，「地圖是經由她傳遞的。」

三俠這時瞪住依娃，覺得有點面善。但她現在容顏憔悴，與穿上女護士服裝時的神氣，一定大有分別。何況平時三俠並不留心那些人呢！

索可夫又說：「依娃今天晚上告假外宿，主要是爲了探望我——這是我們計劃的一部份。現在有關方面也許還未發覺，原來依娃也是被通緝的其中一個逃亡者！」

阿生埋怨道：「既然你未婚妻在我們所住的地方工作，爲什麼你不早些叫她跟我們取得連絡？」

索可夫苦笑道：「可惜她根本不會講英語，叫我怎辦？」

林愛莉看看依娃，覺得俄羅斯女郎之中，她也算得上是美麗了。

各人反正睡不着，就在洞內閒聊，直至到天色放亮爲止！

各人走出山洞，登上高處，往公路上偷偷瞭望，但見遠處人影幢幢，車輛來回飛馳！

毫無疑問，一次大規模的搜索行動，正在公路之上展開！

索可夫完全猜對了，沒有人想到他們這麼笨，會選擇這一條「絕路」！

這條路根據索可夫說，是通往克羅夫博士的大本營去的！

克羅夫博士率領一批科學家，替蘇聯政府秘密進行這連串試驗，蘇聯人民從來沒有人會知道。因爲這兒縱橫數十里之內，早已被列爲禁區。等閒人不准進入！

呂偉良等人躲在山崗之上的矮林中窺伺，只有阿生往相反的方向望過去！

阿生遙指一些屋宇，問索可夫道：「那是什麼地方？」

索可夫道：「那兒住了一批新人類，仍在試驗階段！」

那是最接近這座小山崗的屋宇，也相當遠。遙望過去，像條小村。

呂偉良說：「你以爲我們能夠猷在這裏多久？」

「最低限度也可以支持三兩天。」索可夫說，「我們有足夠的乾粮。」

「我並非担心餓死，只是他們已經出動了直升機搜索。你看見嗎？」

各人聽了呂偉良的話，這才舉頭往上望！果然天空一角，出現了一些小黑點，一羣直升機正朝這兒飛來！

他們未必飛到這山頭上來，但肯定這兒也包括在大搜索範圍以內！

現在連索可夫也担心起來了，他說：「過去他們很少會出動直升機搜索的！」

三俠不會懷疑索可夫的說法，因爲俄國人逃亡，很快就給他們找到，又何必出動到直升機？

但由昨夜至今，他們已搜索了不少個小時，仍無所獲！

同時更由於三俠的就地取材，利用一些小巧的機關，別出心裁的設計，令到研究所內內外外的人都上當！

一些守衞身受重傷，被電殛的人可能還有性命之虞。

凡此種種，都顯得十分嚴重，所以最高當局一定十分震怒！

就憑了這點，俄國人就非要把三俠抓回來處置不可！

因此，大規模的搜索行動，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各人因爲直升機羣將至，紛紛避下山去！三俠和索可夫都可以看得見，機羣散開了，分別朝一些可疑地點的上空盤桓。他們的行動自然是與地面的搜索隊伍配合的。

公路上出現檢查站，但除了少數車輛之外，由平民駕駛的汽車根本就未見過！

呂偉良覺得他的担心並非多餘，對方遲早總會搜到這裏來。

因此他對索可夫說：「趁他們未來以前，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

「離開這裏？」索可夫怔了一怔：「難道現在就到首都去麼？」

「那當然不是！」呂偉良說，「總之我們不能猷在這裏。」

林愛莉也說：「是的，看情形他們不可能不搜這座山。」

拳術漫談

洪拳

小雲・文

學習中國的功夫，先要懂得本門有什麼絕招，必須練習手脚什麼一個部位，然後苦練不輟，才有機會發揮功夫的特色，只是練習拳脚，沒有練習那一派的功夫，那是白費氣力的，拳經有云：「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確是至理名言。

現時我想說的是洪拳，洪拳是南方最大門派之一，因爲黃飛鴻憑着虎鶴雙形拳在江湖上打出一個名氣來，此後洪拳就响噹噹，不過，這種拳術一定要從頭練起，未學開拳，先學紮馬，由此可以領悟到那一派拳術是不怕碰撞的，而且發拳能夠利用腰勁，倘不是這樣，那就不必花兩三年的時間紮馬了，由於馬步堅實，橋手硬朗，故此，這一派拳脚不但能夠單對單的搏鬥，而且一個打幾個也可以應付得來。

當年黃飛鴻憑着虎鶴雙形拳打天下，後來他的高徒林世榮那個虎爪也威震一方，故此學習洪拳，不但大拳大馬，而且要認眞苦練那一個虎爪。

虎爪當然是靠一個抓字取勝，不過，它跟鷹爪拳的爪大不相同，鷹爪拳抓住了對方的手腕，隨卽施展擒拿手，一共有七十二把擒拿手之多，隨機應變，愈是貼身打鬥，愈加有利，虎爪並非靠擒拿手取勝的，搭住對方的拳或掌，卽時變招出擊，憑着一掌拍打在對方顏臉之上，卽可取勝，故此，虎爪一定要練習到又快又準，而且手腕粗壯，橋手有勁，然後可以發威。

至於虎爪拍打那一個姿勢，看來雖易，實則是相當困難的，眞正的虎爪並非從頭打下去，而是在兩三寸的地方變虎爪出擊，換句話說，一拳打向對方的臉孔，相差僅有三寸，無法擊中，突然變成虎爪，順勢一抓，這才顯得出虎爪的威風，這樣說，當然是很容易的，可是，想做得到那一拳打到盡仍然變成虎爪出擊，那就相當困難了，在這種地方應該認眞小心學習，眞正領畧得到虎爪的神妙，然後能夠可以把它盡量發揮。

由於虎爪已經擺出了擒拿姿勢，故此，對方發拳，他就要盡量爭取中綫，因爲中綫可以擒，可以抓，不必走外圈，這種攻勢跟蔡李佛的攻勢剛剛相反，佛李蔡是要走外圈，使用拳掌回旋之力出擊的，虎爪要走內圈，內圈與外圈有很大的分別，練拳之人，要小心應付才好。

說到爭取中綫，最堅強有力的就是詠春這一個門派了，它苦練木人樁，經常向那一個有三隻手的木人出招，使用黏手伏手和抱牌手等招式出擊，如果臉對臉的打門，在很短的距離之內，詠春拳確是佔上風的，那一套拳術有所謂「照鼻追形」，表示臉孔對着臉孔，鼻子對着鼻子然後發招，那就戰勝的機會更大。

同是兩個拳頭，打起來有許多種變化，詠春拳盡量爭取中綫，蔡李佛則剛剛相反，這一派拳術則認爲同是那麼一拳，如果在較後的姿勢，本來僅有一百磅的一拳，變成四百磅，再者，連消帶打，對方就算用手擋格，沒有變招之前，第二拳就打到另一邊了，假如對方一再擋架，卽時可以向旁閃退，决不會讓對方捉住自己的一變手。故此，蔡李佛以「勾漏手」爲主，能夠捉緊對方，然後施展那個勾字，不管勾手勾頸，都是如此，萬一勾不住對方的要害，反而給對方抓住，便以漏手的姿勢，立刻收回它。

蔡李佛初練大圈子的拳術，練習旣久，從大圈縮成細圈，同樣的可以展開攻勢，他們稱做「外簾手」以及「內簾手」，在攻防方面有很大分別，應該再三練習，特別是蔡李佛認爲最有威脅的左右鞭捶，變手同時發招，好像揮動雙鞭，除非懂得這一招，而又苦練多時，確確實實能夠施展出來，否則，不容易把蔡李佛的精妙之處打得出來。

並非所有拳術都是發招就向對方要害出擊的，螳螂門的拳脚就是如此，那隻手好像螳螂，先行勾住對方的手脚，然後出擊，甚至勾住之後，變成擒拿手，拗折對方的手踭或手腕，仍未攻擊對方臉孔。故此，螳螂門的一雙手，手腕到手指，都要堅實如鐵，碰着什麼就抓什麼，抓得十分堅固，然後有用，這一門派把它稱做「螳螂變刀」，那個刀字就寫出了左右變勾手的神妙。

螳螂門的脚法，比拳或掌更加厲害，一共有七種脚法之多，所有脚法都是苦練多時，然後有用的，最低限度要練習到用脚踢對方之際，自己的肩膊不動，然後有勁，再又因爲肩膊沒有移動，敵人看不出自己起脚，佔盡上風。

螳螂門最出色的一脚稱做「勾彈腿」，卽是說，對方用右脚踢來，自己用右脚擋住他，隨卽順勢撐到他左脚的膝蓋骨，那一撐，就算沒有把對方的右腿撐斷，也會使他倒下來，原因是一條腿無法擋住整個軀體撐下來的力量。

那一種撐法跟南方的偎鷄脚不同，偎鷄脚所用的只是一脚之力，螳螂門用全身之力下壓去，故此，一定要低脚撐出，撐得太高，就無法施展這種沉重的壓力。

跟螳螂門低脚撐出的一脚相似，但却不同的另外一種踢法，稱做脚刀，那是日本空手道出色的地方，所有練習空手道的人，必須練習掌刀脚刀，單憑手掌，已經可以把對方斬到無法迎戰，至於脚刀，卽是說，用左脚或右脚的邊緣踢出，踢是容易，但想練習到好像斧頭的一脚，那就不容易了，精通空手道脚刀的人，可以從任何一個部位起脚，甚至那一脚由高處翻飛踢出之後，變爲低脚，仍有份量，只要給他撐了一脚，那個人就很難支持，原因是空手道的脚刀對準敵人的小腿脛骨（卽是中國功夫說的照面骨）出擊，任何人無法把那一條脚骨練習到堅如鐵石，就算它非常堅實，骨質變脆，也是枉然，往往一脚就打斷了脛骨，無法再戰。

認眞打鬥的時候，脚刀不止是踢中對方小腿骨那麼簡單，一個人的小腿骨忽然被踢，往往震撼一下，不自覺的稍爲蹲下來，那時無法顧及上三路的門戶，此時，如果對方趁勢用凪捶向下撞擊，一拳打中腦門，便有很大的殺傷力，故此，空手道的脚刀只是第一招，凪捶才是另外一招，第二招比較第一招更有份量，假如這一招仍然無法取勝，還有其他連環毒招施展出來，一招比一招毒辣，因此之故，空手道在眞正的搏鬥場合當中，往往殺傷敵人，日本當局對於有威力的空手道專家嚴禁使用掌刀和脚刀，有黑帶七段的人，必須到警局登記，就是預先防範他們在無意中發招，殺害一個絲毫不懂拳擊的人。

日本人認爲雙方都是武林高手，落場過招，有什麼死傷，那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別人，至於繩圈以外的戰鬥，那是不應該的，故此日本空手道練習拳擊，不管是自由搏擊，抑或雙方拆招，都是拳到卽止，照規矩那一拳或掌刀，只是打到對方臉孔之前兩三寸便要縮回，否則，眞正打中對方的顏臉，不但沒有績分，還要扣分，經過多次搏鬥然後從黑帶一段又一段的升上去，沒有進入黑帶之前，還要經過綠帶和咖啡帶這兩關，他們對於空手道的升級考試，十分嚴重，就是想每個練習空手道的人發招之際手下留情，不要一招擊倒對方的要害，除非那是生死之間的决鬥。

一招攞命的那種拳脚，中國功夫比較日本空手道多了十倍以上，不過，本門的絕招，多數沒有正式公開教授，只是由師傅一代代的傳下去，舉例言之，黃飛鴻的無影脚，相傳是一發招對方就要倒地，無法抵擋，那一脚踢出去，就像是無影無形，直到現在，對於這一脚有許多種解釋，不一定是黃飛鴻當年坐鎮百粵，打盡無數英雄的無影脚。

此外，例如：獨劈華山，二龍爭珠，三仙歸洞之類的，絕招也是中國功夫的獨特招式之一，各有各的一套。照例掌門人懂得最多，他是否傳給下一輩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以爲單是聽到一招的名稱，就已經懂得它的妙用，這種想法，非常幼稚，舉個例說，所有人都知道二龍爭珠就是用兩隻手指挖對方的眼睛，可是，兩人搏鬥，臉孔對着臉孔，如何可以伸手挖眼呢？那就不容易了，南派拳術和北派拳術當中，有十七種方式是引導到發展成爲二龍爭珠的，只有本門的拳師然後能夠把它化解。故此，某一個毒招聽來雖易，把它施展，就殊不容易，有時爲了發展到變成一招攞命的階段，先要經過七八次交手，看準了門路，然後出擊，那就更不容易，因此之故，南北門派都有些特徵，在打鬥之前，把它施展出來，免得對方是自己人，還茫無所知，互相交手。

任何門派都有一個原則，决不殺傷自己人，故此，中國拳術的武林高手，在交手之前，先行擺下一個架式，那一個架式一定是本門裏面指定的搏鬥架式，免得外人看了知道，但在本門的高級人士，一眼就看得出來，以前規定同門不交手。

由於中國古代的門派異常複雜，彼此不願結怨，於是托庇於一個更大的門派，那就是「少林拳」，亦卽是少林寺裏面傳出來的拳術，正宗的少林拳是北少林拳，詠春拳，以及永春，其次是羅漢門，以後就有其他的門派分散出去，愈變愈加複雜，再又因爲少林拳內有所謂十形拳，那麼，以後的龍拳蛇拳或者鶴拳之類，都列入少林派，久而久之，幾乎所有拳術都是少林派的分支了，這樣做顯然是有一個目的，盡量避免各派結怨互相尋仇。

阿生也覺得，索可夫估計錯了。

他不走通往莫斯科之路，這是對的，因爲追踪他們的人，第一個直覺便是那一段公路，所以一切兜截行動，勢必在那條公路上展開。

但是，他如何能保證對方不搜索這座山頭？眞是難明！

不過索可夫自有他的想法，他過去見得多了，如果有人逃亡，搜索一兩天便事過情遷，不管有沒有結果，三兩天就丢淡了！

想不到這一次的搜索行動，竟然會這麼大陣仗！

五個人的逃亡小組，在呂偉良的建議下，終於匆匆逃下山去！

他們不敢乘車，就讓那一部房車和一部電單車留在山上。

他們藉住樹木的掩護，沿住西北方逃去！頭頂之上，已聽到了機聲隆隆！

呂偉良等人現在所逃亡的路綫，應該是通往住了「新人類」的小村落去的。

至於到達那兒之後會怎麼樣，他們不敢想像。總之，這是唯一有掩護的路綫；假如他們走其他地方，只怕給直升機發現。

當然，他們有索可夫在着，也不能逃往接近克羅夫博士的大本營。

就在無從抉擇的情形底下，他們只能夠暫時躲向這方面。

直升機羣凌空盤桓，稍有可疑，機上的人就會利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地面上的搜索隊伍。

呂偉良等五個人，彷彿在戰爭中逃避空襲一樣，左閃右躲，逐步推進！

阿生接觸過「新人類」，他所得的印象就是：新人類非常精靈！

他們不但會講流俐英語，也充滿了機智。所以阿生十分担心，萬一見到他們又如何？會不會栽在新人類的手中。

阿生更加不會忘記「二一三五H」編號的新人類，他不曉得此人是否亦在村中？

不過根據阿生的記憶，「二一三五H」所住的村落，並非在這方向！

然則，到底新人類在此有多少村落？他們總共又有多少人？

呂偉良爲了担心俄人步步追踪前來，他已吩咐各人切勿走近泥地之上，以免留下了脚印。所以各人一直由草地上走！

現在他們已逐步接近「新人類」居住的小村落。

阿生問索可夫：「他們會不會對我們開槍？假如他們見到了我們的話。」

索可夫笑了起來：「不！不會的！你們還未明白我們對抗新人類的整套計劃，難怪你會問得這麼有趣了。」

「什麼計劃？」阿生問。

索可夫道：「新人類的所以被隔離，主要是防止他們被不良的習慣所影响。有關方面必須保持他們思想上的純潔。所以各處小村中的新人類，絕不讓等閒人闖入！」

「包括你在內麼？」阿生又問。

索可夫道：「我是博士的助手，當然可以時時跑到這兒來看看。」

原來山崗上的物資，也就是索可夫平時借公事爲名，把它逐件收藏在山上的。

但他想不到，過去的努力都是白費，到頭來可能一無所用。

索可夫的未婚妻不懂英語，所以她一直沉默！

三俠覺得這一帶確是充滿了神秘，他們在此之前，從來不知道「新人類」是什麼。卽使到了現在爲止，只有阿生一人見過！

呂林二人對「新人類」帶有點恐懼，但又

充滿好奇心！

他們難以預測等會兒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看看索可夫本人的態度，卻又相當的鎭定。只有依娃一個，一直表現得有點担心！

各人開始進入那條小村的範圍。

索可夫自告奮勇地，走在前頭！

各人尾隨其後，林愛莉因爲自己也是個女人，把依娃娃拉了過來，伴住她走，讓索可夫全心全力在對付村內的「新人類」！

三個同一面目的青年攔住他們的去路！

他們外型簡直難分彼此！像孿生兄弟一樣，唯一可以辨別的，只是附在他們衣襟上的編號。

阿生發覺這三個「新人類」與他先前見過的並不一樣。

那是指面貌和身裁，還有制服亦不相同。假如他們是孿生兄弟，這「兩帮」孿生兄弟，最低限度就不同父母。

前者樣子較英俊，身裁也魁梧；眼前所見的人稍爲矮小一些，面目平凡得很。

只見索可夫不知過去跟他們說了一些什麼，三個青年人之中，有一個帶路走在前頭。

索可夫回頭向各人示意，叫大家跟他往前面走過去。

其他二名青年仍留守在村口，但卻未阻止呂偉良等人進入。

看情形索可夫已取得他們的諒解了。

各人入村，所能看見的「新人類」，都是同一面貌的。

要不是他們早已知道這些都是「人造人」，一定會嚇呆。

假如是個迷信的人，無意之間闖進了這裏，可能以爲跑進了鬼域來。

呂偉良發覺這些「村民」似乎無所是事，索可夫沿途不斷跟他們點頭招呼。毫無疑問，以前索可夫一定來過了。

現在那青年人帶住索可夫到一間屋子裏去，他們又可以見到一個同一面目的首領！

此人與村口前所見的三名青年根本沒有兩樣。唯一不同就是編號是紅色的！

那號碼是：「D四一六三」。

索可夫跟他招呼過後，回頭示意各人在一些櫈子上坐下來！

索可夫不知用俄語跟「D四一六三」說了一些什麼。

「D四一六三」一直表現得十分友善，只是突然聽了索可夫一句話之後，面色稍爲一變，便召來了一名助手！

他不知對助手吩咐了一些什麼，助手便匆匆退下！

索可夫又跟「D四一六三」細談！

呂林等人，包括了阿生和依娃在內，只能呆在一旁怔怔地等！

阿生有點不耐煩，但呂偉良在旁示意他，叫他忍耐一些。

索可夫終於回過頭來，對各人說：「我們可以暫時安頓在這裏，希望他們不要搜到這兒來！」

索可夫說出這番說話時，毫無顧忌。

阿生問道：「他們知道了我們是誰麼？」

索可夫神秘一笑，道：「知不知道也不成問題，總之在這裏是比較安全的。」

三俠不懂俄語，自然不知道他們剛才談過一些什麼；但現在索可夫一直講英語，看來對方也不知道他們講些什麼。

林愛莉試問索可夫：「他不懂英語？」

索可夫搖搖頭：「他們只會講俄語，所以你們可以放心交談！」

阿生想起「二一三五H」他們，他們會講流俐英語，他就不禁問道：「爲什麼同樣是改造人類，有一些能講能聽英語，而這些就不懂呢？」

「這就是先天與後天的問題。所以，儘管他們說人類不應該分等級，但實際上人類是絕對有等級之分的。」索可夫說，「過去你見過的新人類，不但品種優良，而且也接受過高級教育。然而這些就沒有，他們只是待淘汰的一批！」

「淘汰？」呂偉良吃驚地問：「你的意思可是……毁滅他們？」

「是的，遲早也要受到人道毁滅！」索可夫說，「過去我不斷帶人來替他們檢驗，就是要看看他們的進展！」

索可夫說到了這裏，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大有不想再說下去之感。

他們一直以英語交談，所以不但「D四一六三」聽不懂，就是索可夫的未婚妻依娃，她也同樣不知他們說些甚麼。

呂偉良道：「你們這樣做法，是否太不人道？」

「我也認爲不好！」索可夫說，「因爲他們到底是有生命的人——儘管是人造的新人類，畢竟也是有生命的。」

林愛莉說：「既然那麼辛苦的把他們『製造』出來了，又爲甚麼消滅他們？」

索可夫道：「他們是試驗品之一，事前估計他們不致會如此低劣，因爲他們的父母血統良好，先天照計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製造過程中，也許機器中會出毛病而未被發覺。」

阿生問：「有多少個這種『模樣』的新人類？」

「超過一百人。」索可夫說，「我們故意安置在這裏，小心觀察一個時期再說。但最近博士對他們已表示失望了！」

「到底他們有甚麼不好？」阿生又問。

「智力很低！」索可夫說，「所以他們無法與其他新人類比擬！」

「都是經你手測驗的麼？」阿生問。

「是的。」索可夫說，「還有其他記錄人員。但我發覺他們倒有一些好處！」

「甚麼好處？」阿生問。

「他們的服從性極高！」索可夫說，「儘管是人造人，我總覺得他們與我們一般人類差不多，這是指人性方面。有些人太過聰明，於是懶惰得很，服從性較低，相反，有些人很愚鈍，但他們服從性極高！」

「既然有此優點，他們應該獲得生存才對！」阿生說。

「可惜他們不像你那麼仁慈，他們認爲這些新人類的生命是他們製造出來的貨物，既然規模不合標準，就得毁了他們！」索可夫苦笑搖頭：「老實說，我也是厭倦了這種工作，良心受到責備，才決定逃走的！」

阿生問：「他們可知道未來的命運？」

索可夫搖搖頭：「還沒有知道。」

「爲甚麼你不告訴他們？」阿生說。

「太殘忍了！這等於醫生判定一個病人患上了絕症一樣，叫我如何開口？雖然我現在已不再是博士的助手，但是我——」索可夫頓了頓，嘆了一口氣！

林愛莉插咀道：「他們應該獲得生存的權利，無論在法律觀點與人道立場上來說，他們都有權生存下去！」

「可惜在我們的國家，法理與人權早已不存在了！」索可夫慨然嘆道，「假如還有法理可言，那些得過諾貝爾獎的作家，又何必流亡國外？這眞是一個悲劇！」

呂偉良道：「聽說他們無須進食粮食，是不？」

「是的。」索可夫道，「但他們仍須我們

供應一種價值昂貴的生命丸！否則難以維持他們的生命。所以有關方面認爲是一種負担！」

「這就是毁滅他們的理由麼？」阿生問索可夫。

索可夫點點頭！

林愛莉嘆着氣說道：「太可怕！也實在太殘忍了！」

「D四一六三」一直呆坐在一旁，怔怔地瞪住索可夫等人！

他木無表情，就像阿生以前所見過的「新人類」一樣。

呂偉良等三俠想起那些爲父母所厭棄的白痴兒女流浪街頭時的可憐相，心裏不禁要替他們鳴不平！

姑勿論他們是怎麼樣跑到這世界上來的，他們也應該有生存的權利！

阿生把索可夫拉過一旁，跟他細談了一會兒。呂林二人不知阿生的意思，以爲他只是不想在「新人類」面前說話。

其實阿生只是担心身爲首領的「D四一六三」可能偶然也會聽得懂其中一二句英語，所以才把索可夫拉過一旁細說！

依娃因爲只懂俄語，她可能也悶得發慌了，於是打開話盒，也跟「D四一六三」詳談起來！

村外還不見有人出現，但直升機的聲浪，已三番四次在頭上出現！

索可夫似乎並不担心有人可能搜到這條小村裏來！

他與阿生談了一會之後，又以俄語跟「D四一六三」這位「村長」細談！

沒有人知道公路上的搜索進行成怎樣，只知道這條小村距離公路頗遠，希望搜索隊伍不會搜到這兒來就好了！

但是，事實上大隊搜索人員，正逐步朝這條小村推進！

呂偉良等人所在的小屋，頓見人出人入，都是編號用「D」字頭的同面貌，同身裁高度的「新人類」，他們紛紛向「村長」——D四一六三報告！

呂偉良等人自然不知道他們說了一些甚麼，只見「D四一六三」接到手下的報告之後，跟索可夫談了幾句，然後又吩咐出去！

如是者過了一陣，呂偉良等人也逐漸明白了，原來搜索隊來了！

直升機聲一再在上空响起！

三俠難免有些驚慌！

索可夫和「村長」忙於吩咐各人，不知道他們要怎樣！

阿生這時才說了出來：「他們早該起來反抗才對啊！」

呂林二人現在才知道，阿生與索可夫所講的，無非利用「新人類」去對抗搜索隊！

阿生是因爲索可夫的一句話而觸發靈感的。索可夫曾說這批新人類智力很低，但服從性極高，於是阿生叫索可夫把他們的「被毁滅的危機」坦然說出！

索可夫給阿生提醒了，現在「D四一六三」果然聽了索可夫的吩咐，親自指揮他的「同種兄弟們」佈防！

搜索隊進村了！

他們看不出有何不對之處，「D」種新人類還是木口木面的。

搜索隊之中有人用俄語問：「剛才或較早時，有沒有看見一些陌生人由此走過？」

「似乎有，又似乎沒有。」呆木的村民答道，「我們不大留意！」

那人很生氣，但旁邊有人告訴他：「這是即將被毁滅的低等生物，他們智力呆鈍得有如白痴，還是讓我們進去逐屋搜查一下吧！」

編號以「D」字爲首的人，並未有阻止他們！

用字母放在一首一尾，只是克羅夫博士等人的「暗記」之一，誰優誰劣，也只有他們才明白。但憑阿生的印象，這些「D」字頭的人，顯然不及「H」字尾的新人類。

二名搜索隊進入村長的小屋，立即被二名「村民」以鐵臂箍頸，拖入房間裏去！

三俠等人就躲在那房內。他們看見搜索隊員張目吐舌，想叫二名村民把他們放開，無奈村民受了村長的吩咐，一直把二人勒死爲止！

呂偉良和阿生只好匆匆脫下二名俄人的制服穿上了——這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也是索可夫等人的「計劃」一部份！

師徒二人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目的只想不要讓俄人識破眞面目。

他們正想出去，但這時又有二名俄人入來！師徒二人跟他們打了一個照面！

二名俄人呆了一呆！

顯然的，他們已發覺情形有些不對了！

二名俄人正待退出屋外，但立即被「村長」的二名手下擊暈，拖入房內！

這一次，索可夫想和他未婚妻穿上搜索隊的制服。

但是，那位村長却制止他，先讓二名「D」字頭的村民穿上了！

呂偉良等人不明白「村長」的意思。

只見二名村民穿了制服之後，昂然濶步地走出了屋外！

二名村民分別向不同的方向走，其中一人招手召來數名搜索隊！

搜索隊不知是計，依了手勢走入屋內，以爲他們的同黨找到了可疑人物，豈料他們剛入內，又被人一一擊暈。

村長現在才讓索可夫，依娃，還有林愛莉等三人僞裝成搜索隊！

村長指揮若定，看來一點兒也不呆。

他親自帶領各人到外面去！

不少搜索隊仍在村中搜索。

村長帶住各人步向了村外空地上！

剛才一名穿上制服的村民（他可能是村長的心腹），正指揮一架直升機在空地上降落！

直升機上走出一名俄國人，後面跟了另一個像是軍官的人，他們正向村長這邊走過來！

由於站在村長身邊的全是他們穿制服的人，所以對方並未留意到他們是僞裝的，直至到走近了，立即被阿生他們制服！

索可夫用俄語警告二人不得反抗，否則就殺了他們！

直升機師發覺情形不對，立刻又想發動馬達升空！

但是，林愛莉與她的丈夫呂偉良這時已分左右，閃到了直升機旁邊去！夫婦二人合力把直升機師制住！

由於村長和村民的澈底合作，一切順利得令他們感到意外！

現在五個人登上了直升機去，至於那些「俘虜」都交給了村長。

由於環境需要，他們只把一名直升機師押走，由索可夫用俄語吩咐他，在無綫電通訊連絡中，向其他「隊友」扯謊！

否則的話，只有一架直升機離羣北飛，極可能引起其他隊友的注意！

村長因爲受到索可夫的慫恿，知道有人即將要毁滅他們，所以決心反抗到底。

這可能就是每一種生物的特性之一，無論他們多笨，他們的生存意志都是十分堅强的，所以當他們知道有人企圖毁了他們之後，便一反常態，大發神威！

這完全令俄人想像不到，所以搜索隊不但

雜技精華

翁瑞琳表演火功

武林中人有許多拳師苦練特殊的功夫，亦有另外一些人喜歡練習特技，有一個姓翁的人，叫做翁瑞琳，他當衆表演的特技是跟烈火有關的，在新加坡和台灣等地多次表演過，目擊這種表演的人，幾乎很難相信翁瑞琳表演的第一項節目就是手捋火鍊，先把一條很粗大的鐵鍊，長約五尺，放在火中燒紅，然後從火爐裏面拉出來，他左手握着鐵鍊的頂端，使它垂下來，然後用右手抓住鐵鍊，由上至下，跟着由下至上，來來往往的捋過，然後放下鐵火鍊。被捋過的鐵火鍊仍有高溫，而且看來是紅色的，那條鐵火鍊放在紙上，竟然把那張報紙燒着，可見它的火力仍很猛烈，居然他能夠用手捋上捋落，確是驚人。

怎樣練習這一項捋鐵火鍊的絕招呢？翁瑞琳說，那是玩「火功」的一種功夫，雖然是玩意兒，但仍要苦練三幾年然後能夠當衆表演，正如各種出色的拳術絕招一樣，玩得到家，那就可以使人看了覺得驚奇。跟着，翁瑞琳表演吞火入肚，他先把剝了皮的蘋菓浸入汽油之內，伸手抓着蘋菓的蒂，用火柴點着它，使那個蘋菓火光熊熊，那時他然後張口吃它，更加古怪的就是每一口都是咬在火蘋菓上面，而且吃了之後，沒有把它吐出來，整個蘋菓吃到僅剩蘋菓心，跟普通人吃蘋菓一樣。

張口咬着一件給烈火燒着的東西，隨時會把唇片或舌灼傷，吞了進肚，還有可能使食管和腸胃受傷，他居然玩這一套，而且若無其事似的玩得十分輕鬆。

牙齒能否抵抗火燄燒着的東西呢？這個問題最好問問翁瑞琳，因爲他有一套口咬鐵條的特技表演。

這種表演是把用火爐燒紅了的鐵條拉出來，張口用牙齒咬它，咬住之後，再用左右兩手拉高，使它屈曲，當時那條鐵鍊的確燒到紅，不但如此，屈曲之後，他一咬再咬，那條鐵鍊就給他咬斷。

被咬斷的一條鐵鍊被抛在一盆冷水之內，那盆水即時沸騰起來，發生「芝芝」之聲，如果被咬斷的燒紅鐵鍊放在紙上，能夠把一張紙燒着，這樣厲害的燒紅鐵條，居然可以用牙齒咬它，甚至咬斷，跟我們吃多士一樣，那眞是使人驚異。

最後的一項表演就是口吞熔錫，翁瑞琳先把熔化了的錫放在小鑊子裏面，把它煮沸，稍爲用湯匙兜一點出來，放在木板上面，那一塊木板登時燃燒，而且會截斷，再又把它放在水上，很快就凝結抛出來，看看它確是一塊錫。

那時看見他用一種防火塑膠製成的湯匙，把它放在那一盆熔錫上面，兜起了一湯匙那麼多，又再把它滴幾滴落去木板之上，使木板發生火力，而且有些白烟冒升，表示那湯匙裏面的東西確是熔錫，跟着把那湯匙熔錫放進口中吃掉，他吞了那一湯匙的熔錫，然後張口給別人看看，表示他口裏沒有東西，牙齒和舌頭也沒有受傷，跟着他還對觀衆說了一番話，表示口裏全無別物隱藏，熔錫也敢吞，總算是驚人之舉。

凱華

被他們一一制服，還繳了械！

村長爲求生存，率領這支僞裝成搜索隊的「D」字頭新人類隊伍，一直向公路那方面進發！

其他在附近地區參加搜索的隊伍，發夢也想不到他們竟然有一隊搜索隊「全軍覆沒」！更加想不到的就是：他們竟會栽在「新人類」的手中。

如果克羅夫博士等人知道了，一定會後悔他們不該自作孽！

以「D四一六三」爲首的武裝部隊，浩浩蕩蕩的開到公路旁邊，一些車輛就停在那兒。車上的人都下車去參加樹林中的搜索行動。因此，車子都是空的。

「D四一六三」一聲令下，各人都湧上車去！

這些「D」字頭新人類，都受過駕駛訓練，但領悟力不高，所以對於開車的技術，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但無論如何，他們的服從性極高，只要身爲首領的，命令一下達，他們就不顧一切，湧登車上，把車子一一開走！

等到其他人發覺時，還以爲是呂偉良等三俠突然由附近隱蔽處走出來把車子偷去！但是，他們只有三數人，何必開走五部大卡車？

天亮以後克羅夫博士已知道除了三俠由研究所逃出後，他的得力助手之一的索可夫，也帶同他的未婚妻失踪！

克羅夫等人自然會把二件失踪案連想在一起，因此大爲緊張，這也就是展開大規模搜索的原因之一！

五部大卡車，載了百多名「D」字頭的武裝新人類，在公路上風馳電掣地疾駛！

他們盲目的瘋狂開車，依照了不久之前在村內逗留過的索可夫的吩咐，把車子直開往克羅夫博士的總部！

由無綫電通訊中，克羅夫等人只知道有人偷走了五輛大卡車，未想到他們不但不是三俠他們，更難想到他們正向研究總部「進軍」！

等到武裝守衛發覺有五輛急駛的大卡車開來時，有人立即向克羅夫報告！

克羅夫跑出露台與他助手用望遠鏡仔細觀看，只見大卡車之上，站了密密麻麻的武裝人員，他還以爲情報錯了！

呂偉良等三俠只有三個人，即使加上索可夫與依娃二人，合共也不過五個，何來會有這麼多的人？也許五輛車子並非公路上被偷的吧？——克羅夫當時就這樣想。

呂偉良等人當然也不可能令到這許多人「作反」的！

克羅夫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五輛大卡車已開到了閘門外！

守衛人員正待向他們打手勢，示意停車之際，爲首一輛汽車竟然沒有慢下來，而且撞毀了閘門狂衝而入！

這可能就是「一知半解」的悲劇，因爲「D」字頭的新人類領悟力太低，竟然對汽車性能的控制不大懂！

他們並非完全不懂，如果完全不懂反而好得多了！

毛病就出在「懂」與「不懂」之間。他們「懂」得開車，也知道油門踏盡就是汽車開到最快的方法！

但是，他們却不知道如何令到汽車煞停或者逐漸慢下來！

於是五輛大卡車，一輛又一輛的在時速七八十里的情形底下，撞破大閘門，直衝向建築物的各部份！

那是由於各車先衝破閘門，以至前進的方向有了改變！

一輛撞入正門，直駛內堂！

一輛撞向牆上主要的柱位，引致整座建築物受到影响！

一輛撞毀了旁邊的電壓房，立即引起了一場爆炸！

一輛……

總之，現場上一片混亂！

克羅夫博士和他的助手們在露台之上目睹一切，儘管他們都有一個聰明的腦袋，可惜對於眼前所發生的事想也未曾想得完，他們已葬身於瓦礫之中。眞是死得糊裏糊塗！

「D」字頭的新人類在此情形底下，自然亦難倖免！

等到其他單位獲悉此事後，一切都太遲了！現場上只見屍體橫七豎八的，在瓦礫中混着血漬，令人心噁不已！

新人類由克羅夫博士他們研究發展，但他們這班優秀的科學家一定無法知道，把他們送進鬼門關的，正是他們一手用機器「製造」出來的新人類們！

假如他們死而有知的話，可又不知他們會不會感到悔不當初呢？

× ×

呂偉良等五個人，擠在一架直升機之上，由索可夫指示那機師把直升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各人都非常担心其他的直升機追來，雖然索可夫會聽俄語，照計機師不會整古造怪的。但是，誰敢保證他不用暗語通知他的同伴呢？

突然間，索可夫面色大變，他把奪來的手槍壓住機師的腦門，用俄語不知跟他說了一些甚麼。

阿生看得出事態非常危急，可惜他們三個人都不懂俄語！

回頭再看看依娃，她也面容失色，到底發生了一些甚麼事？

索可夫一直威脅到機師改變了飛行的方向，這才對三俠說：「事情太過危急，我們不能再飛莫斯科！」

「爲甚麼？」三俠異口同聲地問。

「因爲莫斯科方面可能接到消息，要這架直升機在軍用機場降落，那等於叫我們去送死！」索可夫說。

三俠知道一切都是由無綫電通訊中獲悉的。因爲每一架在天空上飛行的飛機，都必須與機場控制塔連絡。

但是他們絕難想到「D」字頭的新人類做了一件十分可怕的事，用幾乎等於「自殺」的方式，撞毀了「新人類研究總部」！

莫斯科方面接獲報告，知道密碼爲「亞當二世」的禁區出了事，自然注意到由該區回來的直升機！

索可夫本來想指示機師把直升機降落美國大使館的屋頂，向美國人尋求政治庇護，但聽了剛才機場指揮塔的「指示」之後，却提高了警覺！

他担心直升機一經開近首都上空，立即有軍機將他們迫降！

因此索可夫叫機師改變主意，把直升機飛往北部邊界！

那是蘇聯與芬蘭交界的地方！

機師雖然千依百順，但三俠等人仍担心蘇聯軍機會追踪而來！

只要天空上有蘇聯軍機出現，他們的逃亡計劃就會前功盡廢！

可能由於索可夫的詞鋒凌厲，機師顯得十分合作！

直升機全速飛行，朝芬蘭邊境急飛！

同時機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亦已關閉。通常機場控制塔方面，如果遇上了這情形，會以爲該機已失事撞毀！

機場的下一步行動就是：根據該機最後報告的位置，派機追尋它的下落！

但是，直升機突然改變了方向之後，也未有報告最後的方位。

因此，機場控制塔便弄得糊塗！但他們仍派出搜索的機隊升空！

呂偉良等人的直升機這時已飛近芬蘭邊境，機師也說出了利害關係，索可夫終於讓他再次扭開了通訊系統！

果然，芬蘭方面的機場控制塔由於雷達的反應，已發現了這架「神秘飛機」踪影，於是彼此迅速取得了連絡！

蘇聯的搜索機隊發現索可夫的直升機時，直升機已飛入芬蘭國境！

兩架芬蘭軍機升空迫降，直升機終於安然降落芬蘭境內的一個邊境軍用機場……

各人被芬蘭軍方查明了身份之後，分別被送往美國大使館以及國際特警駐在芬蘭首都的秘密辦事處。

直升機機師臨時改變了回國的主意，與索可夫，依娃二人尋求美國庇護！

三俠等人終於獲得了自由，不必蒙受不白之冤！

他們後來在國際特警的安排下，描述在俄國境內的經過，口供雖然送到了巴黎總部備案，但國際特警總部方面，仍感懷疑！

但無論如何，三俠深信「亞當二世」終於會在我們的地球上出現，因爲克羅夫雖然死了，還有其他專家啊！

（全文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秦飛羽冒認十數年前曾在關外與葉百慶相識，此次路過，特來拜訪，葉百慶看來人一表斯文，雖記憶不清是否確與來客相識，但也殷勤欵待，錢風與裘勝三並不放心，躡足房外，聽到葉百慶與訪客笑談，未幾聽到秦飛羽告辭，並拒葉百慶相送，錢、裘忙退出，來客去後，葉百慶仍未出來，衆皆以爲葉百慶身子不適，不以爲意，待葉百泰自城中回來竭見葉百慶，始發覺葉百慶被人細綁床上，才知中了秦飛羽鬼計，裘勝三大怒，命裘麗雲和錢風轉流陪侍葉百慶，他要往城裏一趟，叫衆人千萬不要慌亂——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無絃琴（四）

旋風掃落葉

「老爺子！」錢風很殷勤地問：「要不要派幾個人跟你去？」

「用不着……哦！對了！你說在一家澡堂子遇上了姓陶的，那家澡堂子怎麼走法？」

錢風連比帶畫地說了。

裘勝三出了莊子，錢風和葉百泰又聚集在一處，低聲細語地商議起來。

「錢武師！你看這祖孫二人罩得住嗎？」

「內管事的，不瞞你說，我眞有點兒担心，小的太野，老的太狂，都不像辦事的。不過，咱們莊主的釜底抽薪之計眞是絕妙。你放心，沒事的。」

「錢武師！我實在很担心。」

「你也担心？」

「是呀！無絃琴的花樣實在太多了，如果咱們眞的把那筆錢籌起來，恐怕想盡了方法，那筆錢都會落到無絃琴手裏去。」

「內管事！莊主的釜底抽薪之計沒告訴你呀？」

「莊主是吩咐了許多事，但是，他並沒有提到什麼釜底抽薪之計呀！」

「哦！咱們莊主可眞了不起，」錢風情不自禁地豎起了大拇指。「告訴你的，却沒告訴我；告訴我的，却沒告訴你。咱們就別說穿了吧！」

「錢武師！」葉百泰笑了。「如此說來，咱們莊主才是高手，看樣子，姓裘的祖孫倆跟無絃琴都要落荒而逃哩！」

「哈哈！」錢風笑了，毫無遮掩。

天逐漸黑盡，戲台上的燈亮了，鬧台的鑼鼓聲音也響了起來。

× × ×

急雨打泥塵

城南迎賓閣。

這裏在上燈之後顯得格外熱鬧，錢風昨天在這兒鬧得天翻地覆，如今沒有留下半點痕跡；桌子沒缺角，板櫈也沒斷腿，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要做買賣就免不了這種痲煩，掌櫃的倒是很看得開。

在後面的一間小小的廂房裏，有三個人在那兒聚會。幾碟小菜一壺酒，沒有侑酒的粉頭，也沒有吹拉彈唱，這三個人顯然不是爲了尋歡而來。儘管隣室笙歌不輟，嬉笑飄送，却絲毫不起挑逗作用。

這三個人是誰呢？其中一個是剛剛去過葉莊的秦飛羽，另一個則是自稱名叫陶凱的小伙子；第三個人只怕很少有人能够猜到，竟是座鎭葉莊抗拒無絃琴的裘勝三。

這三個人怎麼會聚集在一起呢？奇了！

「老爺子！」那小伙子先開口：「這件事不能再拖了，咱們一定要快刀斬亂蔴，流言傳播非常快，萬一傳到無絃琴耳裏那可遭啦！」

「怎麼？」裘勝三白他一眼，「你怕？」

「不是怕，萬一眞的無絃琴風聞趕來，咱們還能順利得手嗎？」

「小子！閉上你的嘴！」裘勝三氣勢凌人，非常跋扈，「無絃琴！無絃琴！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無絃琴，還不是跟我們一樣，唬人的。」

「老爺子！」秦飛羽接上了腔：「您要是說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無絃琴，我可要唱反調，那是千眞萬確的事，絕不唬人！」

「就算有吧！我也不怕他。」

「當然啦！」秦飛羽諂媚地說：「有老爺子您帶隊，咱們膽氣可壯哩！不過，早些得手

早些走，不是穩妥得多嗎？」

「唉！」裘勝三煩躁地一擺頭。「你們都會說，根本就不了解實際情況。這個葉百慶可不是土佬兒，他精得很，弄不好就會讓他看出破綻了！所以我進行得很慢。到目前爲止，他好像已經上了鈎，但是，我還沒有十分把握，所以莽撞不得。」

小伙子又說話了：「我當初就提議先把錢風幹掉，是你們不依，如此一來，可不但有殺鷄儆猴的作用，而且讓葉百慶有折翼之痛，他的心就先虛了……」

「小孩子說的都是小孩子話，」裘勝三又開始有點不耐煩了。「你除了會殺人，還會什麼？」

「老爺子！」小伙子挨了駡並未閉嘴，反而頂撞起來了：「這我就不明白啦！既然你老人家不想幹掉錢風，幹嗎要我假扮陶凱，甚至還要化精神把那個眞陶凱給放倒呢？」

「殺錢風是原先的計劃，現在我又臨時改變了。」

「爲什麼呢？」秦飛羽在旁又冷冷地揷了一句。

裘勝三道：「因爲錢風活着，對我們的行動有利。」

秦飛羽和那個小伙子都不說話了，他們顯然對裘勝三非常信服，於是靜靜地等待下文。

果然，裘勝三立刻就說出了他的理由：「葉百慶手下只有兩個人：錢風和葉百泰。錢風是學武的，站在江湖道上的立場，他對我就會尊敬，如此一來，葉百慶有什麼點子，我立刻就會知道。如果錢風一死，勢必所有的差使都會落在葉百泰的身上，不用我細講，那對我們的行動必然是有害而無利。」

小伙子沒有再提反對意見了，不過，他還是提出了問題：「老爺子！現在的情況跟我們當初預計的有一點出入，因爲其中有一個節骨眼當初咱們沒有想到。」

「哦！」裘勝三那兩道白眉毛又挑了起來。「你說說看，什麼節骨眼咱們忽略了？」

小伙子顯然心裏早有準備，說起話來有條不紊地：「老爺子！您的名氣太大，一進葉莊之後口氣也大，葉百慶就眞指望你能對付無絃琴，說不定他壓根兒就不準備錢，咱們豈不是空忙一場？」

「猴兒崽子！」裘勝三駡起人來可眞是毫不客氣的。「這回出動，是爲了籌一筆錢讓你跟麗雲完婚，擺個排場，空忙一場嗎？告訴你，該你幹的活兒，你就幹，到時候包管票不了你。」

「是！老爺子！」小伙子將腦袋瓜兒低下去了。

「老爺子！」秦飛羽半晌不開腔，現在才說了話：「如今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葉百慶已經在籌錢了。放心，時候一到，他會分文不差地籌出來。」

「那麼，我還得再跑一趟葉莊啦？」

「當然。到時候我會授你錦囊妙計。飛羽！不是我誇你，你那套學人說話的本事可眞大。連我都聽不出來哩！」

「眞寒傖！」秦飛羽倒是非常客氣。「想不到這一點雕虫小技也能派用場。」

「古語說得好，行行出狀元。」裘勝三伸直了腰，看樣子，似乎要結束這次聚會了。「咱們幾招花招一耍，葉百慶已經是手忙脚亂，罩不住了。不過，他起先還有些兒懷疑，我應付得還算得體，如今他們對咱們已經是五體投地啦！」

「老爺子！」秦飛羽很本份地說：「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當然當然，我會留意的。」裘勝三站了起來，順手將小伙子的腦袋瓜兒一托。「猴兒崽子！拿出精神來，別老是沒精打彩的。」

「老爺子！我是在想心事。」

「哦！想什麼心事呀？」

那小伙子憂心忡忡地說：「風聲鬧得太大，萬一無絃琴眞的聞風而至……」

「你還要我說多少遍？」裘勝三上了火。「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無絃琴，過去雖然有過無絃琴的傳說，那都是不相干的人幹的，跟咱們一樣。」

「總有一兩回是無絃琴本人幹的吧？」

「猴兒崽子！你愛頂嘴的老毛病又犯了，就算有無絃琴，就算他聞風而至吧，又能怎麼樣？咱們六個人，還扳不倒他嗎？哼！」

「老爺子……」

「小兄弟！」秦飛羽總是在萬不得已時才說話：「你就少說兩句吧，老爺子走腿闖道數十年，大江大海都走遍，在陰溝裏，翻不了船的。」

「哼！」裘勝三霍地站了起來，「就憑我裘勝三這三個字也值十萬大洋呀！」

「是啊！是啊！」秦飛羽連忙奉承附合着說。

「老爺子！」小伙子也挺機伶的，並不是天生的槓子頭。「說歸說，幹歸幹，我不會跟你老人家蹭稜子的。」

「你敢！」裘勝三丟下最後一句狠話，走了。

這兩個却沒有走，又在低聲交談起來。

「飛羽叔！說正格的，我可眞有點兒擔心哩。」

「担心什麼呀？」

「担心到頭會砸鍋。」

「小兄弟！別想那麼多，老爺子的神機妙算你又不是不知道，錯不了的。」

「唉！但願如此吧！」

「小兄弟！莫非你發現了什麼？」

「什麼也沒有發現，不過我的預感一向都很靈驗，這一回我預感到可能會出事。」

秦飛羽道：「你這話要是被老爺子聽到了準挨駡，我看這樁事呀，除非葉百慶身上壓根兒搾不出油水，要不然咱們準定是平平安安地拿錢走人！」

「飛羽叔，我也只是說說罷了，千萬別讓老爺子知道呀！」小伙子緊張起來了。

「放心吧！這種事我怎麼會說呢？那不是存了心跟你過不去嗎？……」秦飛羽將話打住。「對了！我得幹活兒去啦，你一個人喝吧！」

「我也要去幹活兒哩！」

「上那兒？」

「猴皮老四的賭坊。」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 × ×

賭坊裏挺熱鬧，不過四奶奶春蘭的眼睛裏只有他一個人，一跨進門，她就迎了上來：「哦！陶少爺來啦，先到廳裏喝杯涼茶，歇歇脚吧！」

這當然是場面話，說給別人聽的，小伙子也就順理成章地在春蘭的引導下進了那間精緻的旁廳，侍童子送上涼茶之後，春蘭連忙關上了門。

「好呀！」春蘭笑駡着：「你倒是來了，我還以爲你被禿鷹啄食了哩！」

「妳別咒我呀！」小伙子年紀輕，倒是歡場老手，臂膀一伸，將春蘭摟了個風雨不透，嘴巴裏說的却是正經事兒：「葉莊的內管事今兒來過了？」

「嗯！」春蘭聽他一開口提的不是風月，那股媚勁兒就消失了一半。

「跟四爺談的？還是跟妳？」

「我。」春蘭似乎多一個字都不願說。

「他們打算賣多少田？」

「我的小祖宗，你到底是在玩什麼花招呀？葉管事的說，葉莊的田地都要賣，問咱們要吃多少？一頃田什麼價？還好你先教我的辭兒，要不然，一定拆穿。」

「一頃地開什麼價？」

「五百塊錢。」

「不高不低，妳還他多少呢？」

春蘭道：「不是你教我還他三百五十塊一頃地嗎？」

「他怎麼說呢？」

「葉管事說，三百五十塊一頃地實在太便宜了，不過莊主等錢用，也沒有法子。他說，要咱們預備錢，說不定明天就成交。」春蘭在那小伙子的臉上擰了一把。「我的小祖宗，要是他眞賣，咱們那有錢呀。」

「他不會賣的。」

「爲什麼？」

「第一，他沒有跟你爭價錢；第二，三百五十塊錢一頃地太低，他只不過作作幌子。」

「作幌子？」春蘭不明白地搖搖頭。「爲什麼呀？」

「妳不會明白的……」小伙子站了起來。「我得走了，明兒夜裏我再來。」

「小陶！你先回去，」她靠得太近他，向他耳語的時候，嘴唇一個勁兒地在小伙子的臉上磨着。「我稍過一會兒就到客棧來找你。」

「那不成呀！」小伙子連忙推拒。

「爲什麼不成？」

「我約好了個朋友到『富春園』看戲。」

「那麼，我這裏收了場子再去。」

「妳不怕侯四爺？」

春蘭道：「他躺在床上動都不能動，管他幹什麼？」

「春蘭！這樣作太過份啦！這麼着，明兒一大早，妳再到客棧來找我，我交代小二在後門等妳。」

「你呀！總喜歡吊人家的胃口。好吧！明兒一大早我再去，你要是不乖乖地在客棧裏等我，我就剝你的皮。」

小伙子佻皮地伸了伸舌頭，然後站起來走了。

他可沒有說假話。是眞的要去「富春園」，不過，他此去並非是爲看戲，也不會約好朋友。

這會兒，他的預感又出現了：儘管大街上行人很多，他却覺得有個人暗暗地跟着他。

他念頭一轉，走進了一條僻街，很黑，也很窄，幾乎沒有一個行人。他要測驗一下是否有人跟着他。

這條僻街很長，也很直，如果眞有人跟着，那人是無法掩藏行跡的。

現在，他肯定他不是胡亂猜疑了，的確有一個人跟着他，那人和他保持了約莫五十步的距離。

雖然老跑江湖的裘勝三一再告訴他這未來的孫女婿，若是遇到這種情況時，一定要保持冷靜，但是這小伙子還是禁不住火冒三丈。當然，橫行黑道近二十年的殺手陶凱都讓他放倒了，他還會在乎誰？膽氣壯，火氣一定足，就沒見過那個膽小鬼會經常發脾氣。

小伙子肯定後面那個人是跟他的，於是就停了下來，跟蹤的人也停了；他也許不願顯露行跡，但是，主動權並不控制在他的手裏。

小伙子轉身走回頭路，那個人還是站在那裏沒有動；這大概也是無法避免的事。

現在，小伙子停在那個人的對面了，兩人相距約莫三步，四道目光也絞在一起了。

小伙子的滿腔怒火竟然抑壓下來，因爲對方的出奇鎮定使他提高警覺。他打量：國字臉，顯得很威武，年齡在三十七、八，身胚很壯，尤其是那雙眼睛，幾乎從一照面之後就沒有眨動過！

「你一直在跟着我？」小伙子發問了，語氣很衝動。

「嗯！」一聲漫應，却很有力。

「爲什麼要跟着我？」

「想問你一件事。」

「問吧！」

「殺手陶凱是被你放倒的嗎？」

「你怎麼知道是我放倒他的？」小伙子咄咄逼人的反問。他年紀雖輕，却很有經驗，在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够輕易示弱。

「因爲你冒用了他的名字。」

小伙子道：「你又怎麼知道我不是眞的陶凱？」

「第一，我與陶凱是十幾年的朋友；第二，我知道你姓什麼叫什麼。」

「哦？」小伙子只表露了輕微的詫異。「如果你眞的知道，就不妨說出來。」

「你姓方，名雨時。是裘老爺子未來的孫女婿，與裘麗雲姑娘將在明年十月完婚，我沒說錯吧？」

「沒錯。」

「那就好了，現在請回答我的問題，你爲什麼要放倒陶凱？」

「你憑什麼問？」

「因爲我是他的朋友。」

「你心平氣和地想一想：像陶凱這種人該殺的理由何止千百條，你又何必多此一問？」

「不錯，以陶凱的作爲來說，他的確該死千百次，但是我反反覆覆地想過，你沒有理由殺他，也沒有權利殺他。」

「朋友，能亮個字號嗎？」小伙子在試探了。

「用不着，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的回答使我滿意，我扭頭就走，從此不會再見，我是誰，根本無關緊要。」

「如果我的答覆不能使你滿意呢？」

「那當然有一場酣戰，如果你死，不必關心死在誰的手裏；如果我死，你也不必關心殺了誰，又何必問我的字號？」

「有理。」

「方老弟！我在等你的答覆。」

「你聽着：他該死的理由是因爲他知道我是方雨時，跟你該死的理由完全一樣。」方雨時很文明，也很君子，他並沒有猝然動手。他把話說完了，才從袖筒中抽出了鋒利的匕首。

他似乎有絕對的自信，只要他想教那個人死，那個人就一定活不成。

對方似乎也有相同的把握，不然，他絕不可能在面對利刀時還表現得那樣鎮定。

從鎮定的神情中，方雨時也看出了對方的份量，所以雖然是匕首在握，並沒有立刻展開攻擊。

「方雨時！」中年人輕輕地問：「誰是你的師父？」

方雨時沒有回答；也許在他心神專注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聽到對方提出來的問題。

「也許你是無師自通，但是，裘老爺子應該教教你，在敵友未分之前，是不應該輕率拔刀的。」

「敵友已分。」方雨時終於說話了。

「那麼，我是敵是友呢？」

「你是敵人。」

「何以見得呢？」

方時雨道：「我認識所有的朋友，但是並不認識你。」

「用這種方法分辨敵友，太危險了。」

「我不想說廢話，如果你自信可以用空手搏白刃，這正是一個機會。」方雨時向前跨了一步，擺出了攻擊的姿態，並未急進；由此可見，他是一個老手，在沒有完全估透對方的實力之前，絕不輕易妄動。

那中年人側轉了身子，緩緩地說：「方雨時！我估計你絕不敢動手。」

「爲什麼？」

「因爲我的氣勢已經將你震懾住了。」

這絕不是吹牛說大話，中年人的確有懾人的氣勢，單從他側身對敵的姿態看來，他就不是易與之輩。

方雨時沉默了好一陣，才開口：「你很會唬人！」

「唬人也是一種戰術。」

「那麼你承認你是在唬人了？」

那中年人道：「你不一定能確定我是在唬人。」

方雨時想衝上去，以行動證實，以一場力戰的結果來證實，但他依然猶豫，脚步始終跨不出去。

「方雨時！收起你的匕首，我們心平氣和地談談。」

「談什麼？」方雨時在找台階。

「談談你，譬如說，你們遠從關外來幹什麼？你爲什麼要放倒陶凱？爲什麼要冒充他？爲什麼……？」

突然有一股力量佈滿了方雨時的全身，他的確像一支疾矢般的射了出去。

人是疾，刀是準，幾乎在那中年人還沒有察覺之前，方雨時已經竄到近前，刀尖已逼到對方的咽喉。

叭！一聲輕響，中年人將方雨時的右手扣了個正着，手法之快，出人意外，勁道也非常足，方雨時的手腕剛一入扣，手掌中的匕首就鬆脫了。

方雨時瞪大了兩隻眼睛，他似乎不相信世上還有這種高手，高得超過他的想像之外。

「方雨時！」中年人並沒有勝利的傲氣。「如果你現在願意跟我談談，還有機會。」

「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方雨時仍然很強橫。

「我有辦法讓你跟我談。」

「我不管你有多少辦法，我都不會說出你想聽的話。」

「只要用一個辦法，你就會乖乖開口。」

「什麼辦法？」

「裘麗雲。」中年人用了最輕的聲音，應該是沒有絲毫威脅性。

可是方雨時却起了强烈的反應：「你把她怎麼樣了？」

「她很安穩地在葉莊睡覺。」

「哦！」方雨時吁了一口氣。

「不過，我可以在極短的時間裏把她帶到你面前來。」

「你又在唬人了！」

「由許多事實中可以看出，我絕對不唬人，方雨時！你最好還是相信我的話。」

方雨時大概是第一次栽觔斗，在這種硬不得、軟不得、進不得、退不得的節骨眼上，他差點兒要哭出來了。

「方雨時！」中年人輕輕地說：「有一件事，裘老爺子忘記教你了。」

「什麼事？」

「久走江湖路，難保不滑脚，栽了要認，輸了要服。」

方雨時不顧一切地吼了起來：「你殺了我吧！你乾脆殺了我吧！」

「我從不殺人！」中年人頓了一頓，又接着說下去：「希望你聽清楚：我從不殺好人。」

「我是壞人，你殺了我吧！」方雨時此刻的心情非常痛苦，他似乎覺得死了遠比活着痛快。

「你還不能算是壞人。」

「陶凱是我放倒的，我殺了你的朋友，我怎麼不是壞人。」

中年人道：「方雨時！我不用這種方法去評論一個人的好壞。」

「那麼，你用什麼標準去評論？」

「我以他對待我的態度爲標準，」中年人的態度一直很溫和，與他那隻强而有力的手成反比。「方雨時！現在還來得及，只要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我就認爲你是好人。」

「我不能說，我絕對不能說」

「你怕什麼呢？」

方時雨道：「你一知道之後，就會破壞我們的計劃。」

「如果我保證不破壞你們的計劃呢？」

「你不想破壞，爲什麼想知道？」

「只因爲我有好奇心。」

但是，方雨時還是不願吐露秘密，他低着頭，似乎在等待死亡之神隨時降臨。

「方雨時！我讓步，」中年人的態度更溫和了。「我只提一個問題，你可以用最簡短的句子回答我，那怕是一個字。」

「好！」求生慾望又在方雨時心底滋生。

「你們混進葉莊的目的是什麼？」

「錢。」方雨時果然用一個字作爲答案！

「方雨時！」中年人鬆開了手。「我對你的答案很滿意，現在你可以走了。」

方雨時楞楞地看着他那隻右手，似乎不相信那隻手還生長在他的身體上。他又看看那個中年人，似乎不相信眞會讓他走！

「你可以走了。」中年人重覆着！

「你眞的不破壞嗎？」

「不！因爲葉百慶的錢並不好拿。」中年人說完這一句話之後，扭頭走了。

方雨時目注着中年人的背影，心裏反覆着一個問題：這個人是誰？

富春園的好戲早已上場了，方雨時並不遺憾，因爲他方才遇到了一個極爲奇特的人。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吳星葵提着白箭衣的下擺走下了戲台。管衣箱的立刻趕過來侍候他：「吳老闆！沒你的啦？」

「嗯！」吳星葵似乎很累，懶得多說一個字，只是飛快地脫下白箭衣、薄底快靴，以及裏頭的襯墊。大熱天，這一身戲裝的確難受。

他就穿着一條短褲，光着脊樑往東客院裏跑，再冲上兩桶井水，換一身杭紡褂褲，往涼椅上一靠，說多舒服就有多舒服！

專門侍候班主的小廝在東客院的二門迎上了他：「班主！來啦！」

「在那兒？」

「房裏。」

就這兩句對話已經就透露了神秘的氣氛，吳星葵又加上一句：「照看點！」

「小的自會留意。」

吳星葵匆匆進了房，在房裏等他的是裘麗雲，照道理說，他該披上件衣服，但他並沒有這樣作。裘麗雲也沒有什麼忸怩之態，這顯示出他們兩人好像很熟。

「現在開始第三步。」裘麗雲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話！

「嗯！」吳星葵沒有驚異，也沒有猶疑，只是淡淡地問了一句：「照舊？」

「照舊。不過，老爺子交代下來，往前走，只怕小有變化，那時候再另行通知！」

「知道了。」

裘麗雲沒有再說什麼，立刻向外走去。說

巧不巧，她剛走到門口，錢風正好跨步進房。

在一瞬間，三個人都楞住了。

錢風竟然在這個時候還耍了一句風趣：「我來的不是時候吧？」

裘麗雲先向吳星葵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冷冷地說：「錢武師！你弄錯了。」

「哦！」錢風再度一楞。

裘麗雲沒有去理會他的反應，大步向門口走去，當她走到門口的時候，突然一個疾旋回身！

這是攻擊的前奏，只要是練過相當武功的人都能感覺出來。

錢風當然發現了，橫身一挪，移開了五步，口中同時大喊：「裘姑娘不要誤會！」

裘麗雲攻擊的武器不是拳掌，而是一把寒光閃閃的七首，她在短兵器上的造詣顯得很有份量，一刺走空，身形一轉，第二刀又到。

錢風這才發現對方動了眞章，兩拳飛掄，單脚斜踢，一面絞封對手的七首，一面攻擊，雖然是空手搏白刃，顯出了不可輕視的份量。

但他只忽略了一點，在場還有一個吳星葵，而吳星葵並不純粹是唱武生的角兒。

當利刃穿過錢風的心房時，他知道生命已經到了盡頭，他張大了嘴，想把情節作最後的交代，可惜他已發不出聲音。

錢風也許有該死的理由；但他却死得很寃枉。兩個對一個，而且刀子還是從他背後刺進去的！

吳星葵在錢風的衣服上擦拭了刀上的血，輕輕地問：「裘姑娘，怎麼辦？」

「一切照舊，」裘麗雲指指地上的屍體！「有了他，情況顯得更逼眞！」

「那麼，妳先走吧！」

裘麗雲走了，她的表情是那樣冷漠；生命在她心目中不如一枝草、一滴露、一粒沙。

吳星葵沒有去穿衣服，只是收起了刀子，然後就楞楞地站在那裏，似乎在等待一段時間過去。

那段時間終於過去了，吳星葵就那樣打着赤膊、穿着短褲，跑出東客院、跑向正廳。

他一面跑、一面嚷叫：「我要見莊主，不得了啦！我要……」

還沒有進正廳，就被葉百泰攔住了：「這不是吳老闆麼？怎麼啦？」

「我要見莊主。」

「是出了什麼事嗎？」

「出了天大的漏子。」

「哦？快說出甚麼漏子？」

「不行，一定要見到莊主才能說！」

葉百泰猶豫了一下，點點頭說：「好！跟我來吧！」

吳星葵不愧是名角兒，演技眞是到家，他不但渾身發抖，甚至還眼淚鼻涕一起流，使得葉百慶嚇了一大跳，忙不迭地問道：「吳老闆！是怎麼回事呀？」

「莊……莊主！我下戲回房之後，發現房裏有兩個人，一個是錢武師，他面向我，身子一動也不動，只會眨眼睛，另一個人背對着我，他說：『錢風該殺』！沒有看見他動手，錢武師就倒下去了。」

「哦！錢武師死了嗎？」

「莊主！錢武師當場就死了，連叫都沒有叫一聲，那個人好厲害啊！」

葉百慶的臉色也變了，身體開始發抖，忙在椅子上坐下，這才穩定了一些：「那個人長得像什麼樣子？」

「莊主！當時我都嚇昏了，我那敢抬頭看呀！」

「他還說了別的嗎？」

吳星葵道：「他有幾句話，要我轉告葉莊主。」

「他怎麼說？」

「他說，以莊主的身家，十萬大洋是區區之數，不應該一拖再拖，這分明是不將他看在眼裏。他沒有那樣好的耐性，也沒有那樣多的時間，明天一大早，有一位姓秦的會來見莊主，請莊主答覆他。不然他就……他就……」

「往下說呀！」葉百慶在發抖了，「不管他說了些什麼，你都不要保留地說出來。」

「不然會怎麼樣，他沒有說，他只說莊主心頭有數。對了！他還說，請莊主去看看錢風是如何死去的！」

「好！我會去看！」葉百慶揮揮手，「你去吧！」

吳星葵剛一轉身，裘勝三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隨手就是一掌，吳星葵一個踉蹌，立刻摔倒在地上。

葉百慶、葉百泰楞了，吳星葵更是大驚失色，嘶聲高呼：「老爺子！你……你……」

裘勝三的態度突然又非常溫和，輕輕地說：「好！你去吧！莊主會重謝你的！」

吳星葵那敢多說一個字，爬起來就跑。

「裘老爺子！」葉百慶不解地問道：「你剛才爲什麼不問青紅皂白就打他一掌呢？」

「唉！」裘勝三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江湖上的把戲實在太多了，又怎麼能够相信吳星葵說的都是眞話呢？也許人是他殺的，再編一段辭兒來掩飾罪行，所以我才試他一下，看他會不會武功……」

葉百慶接下去說：「連我都看得出來，他的武功底子有限得很。」

「莊主！」裘勝三搖頭喟嘆。「我裘勝三成名多年，想不到臨要退隱歸山了，却栽了一個大觔斗？唉！我眞是不服啊！」

「裘老爺子！」葉百慶歉疚地說：「都怪我不好，害你受累，看起來，無絃琴實在厲害……百泰！卽使傾家蕩產都無所謂，明天晌午之前，咱們一定要把十萬大洋湊齊，等候無絃琴派人來取。」

「莊主！」裘勝三很激動地說：「我現在已經不能在您的面前說大話了，因爲我一點責任也沒有盡到。不過，我還是要厚着老面皮說一句話！」

「老爺子請快說！」葉百慶仍然是一副必恭必敬的態度。「我正要聽您一句話！」

「錢，你們去準備，不過，無絃琴要來拿這筆錢可還不簡單。除非我斷了氣，我的孫女兒也被打敗，要不然，他休想拿走一塊錢。」

「好！」葉百慶好像突然有了勁。「這件事由您合計着辦，我並不是心疼這十萬塊錢，老爺子的威名比這十萬塊錢更寶貴！您怎麼說，我怎麼依。」

「莊主，」裘勝三打了個拱告退。「您歇着！」

裘勝三回到別院，裘麗雲連忙迎上去了：「爺爺！……」

「雲兒！這下子已經有了九分光，明天這個時候咱們已經『袋袋平安』啦！」

「爺爺！情況好像不妙哩！」

「哦！有什麼不妙？」

裘麗雲附在她爺爺的耳朵上嘀嘀咕咕地說了一陣，裘勝三聽後不禁吃了一驚：「有這種事？」

「是呀！雨時特別爲這件事跑了來，我在後面的護河上搭了木板，讓他過來跟我說了一清二楚。爺爺！能够一出手就扣着雨時手腕的人只怕不多啊！」

「雲兒！你看那人是誰？」

「爺爺！這還用問嗎？」

「誰？」裘勝三這一聲問得非常嚴厲。

「無絃琴。」

「不是！」裘勝三的腦袋一直搖。「絕對不是！」

「爺爺！您怎麼能肯定……？」

「這不是無絃琴的手法，也許是那個想橫插一脚，參個吊脚，打個邊漂……」

「爺爺！不管怎麼樣，咱們的行動都要改變，不然，煮熟的鴨子一定還會飛上天。」

「雲兒！附耳過來。」裘勝三在他孫女兒的耳根上說了好一陣子。薑是老的辣，僕管在一帆風順的情況突然有了逆浪，他還是照樣有應付的方法。

× × ×

曙色漸露，又是一天的開始，葉莊在表面上看來與平日沒有什麼兩樣，實際上却是緊張而忙碌。葉百泰匆匆忙忙地去了縣城，這似乎是葉莊的第一步行動。

他剛剛走，秦飛羽就來了，裘麗雲以仇視的神色迎接他，其實，他們是一家人，迎進正廳，在等候葉百慶來到之前，他們輕悄地交談了幾句。

「飛羽叔，雨時沒事吧？」

「哦？他沒事呀！」

「飛羽叔最後見到雨時是什麼時候？」

「你爺爺一走，我就跟雨時分開啦！」

「哦！」裘麗雲的眉頭皺了起來。「雨時昨晚跟我會過面了。」

「他到這裏來！幹什麼？」

「他遇到了一件不尋常的事……」

葉百慶正好進來，也就把裘麗雲沒有說完的話給切斷了。

葉百慶眞有涵養，面上沒有絲毫不快，先拱拱手，然後落了座，輕言細語地開了口：「秦兄此番前來，有何見教？」

「葉莊主！我是給別人跑腿的，想必您也知道，今兒個也是給別人傳話，您聽仔細，只說一次，沒第二遍……那筆錢準備好了嗎？」

「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何時可以完全準備好？」

「大概在日落之前。」

「好！你聽着：十萬大洋錢放在二十個大籮筐裏，裝在一輛大車內，將牲口套好，對着莊子門，天黑之後，開柵門，放吊橋，柵門附近五十步以內不准有任何人停留。」

「好！一切照辦！」

「還有一點，本人是奉命來點收那筆錢的，從現在起，我暫時不離開葉莊。」

「沒關係，」裘麗雲道，「你可以留下，你只能待在一間屋裏，不能走來走去。」

「這位姑娘妳憑什麼講話？」秦飛羽現在是假戲眞唱，表情逼眞！

「因爲我是看莊護院的，肩有責任。」

「好，姑娘！我不能跟妳頂嘴，葉莊主怎麼吩咐，我就怎麼依。」

「裘姑娘！」葉百慶表示了他的意見：「這位秦兄是我老友，待在莊子裏走走看看，也沒什麼關係……飛羽兄！我也不陪你啦！」

葉百慶很安詳地離座，向內走去。他好像壓根兒沒將這件事看在眼裏，十萬大洋也算不了什麼，要不然就是他心中另有成算，否則他絕不可以如此輕鬆。

「哼！」裘麗雲發出一聲冷笑，却又向秦飛羽打了一個眼色。

秦飛羽對裘麗雲的眼色似乎心領神會，他也沒有去理會裘麗雲，大馬金刀地在客廳當中的紅木椅上坐了下來。

裘麗雲也卽時離開了客廳，一出廳門就遇上了她的爺爺。他們現在似乎已不必作什麼假文章了，因爲葉莊幾乎已完全進入了他們的掌握之中。

他們談論的，是最後一個他們所關心的問題。

「葉莊主的反應怎麼樣？」這是裘勝三問的！

「他很鎭定，完全沒有驚訝之色。」

「哦！」裘勝三很感意外。

「這只有兩種解釋：葉百慶已經認了，既然決定破財消災，也就沒有什麼好驚訝的了？要不然，就是他另有成算！」

「葉百慶還有反擊的力量嗎？」

「很難說！」裘麗雲皺緊了眉頭！「爺爺！情況已經進入最緊要的關頭，千萬不能再出一點漏子。爺爺！我担心的不是這裏。」

「你在担心方雨時？」

「是的！爺爺！你不覺得那個人出現得太突然了嗎？而且武功又那麼高？」

裘勝三很緩慢地說：「的確，這個人來得眞不是時候，難道這個世界上眞有一個無絃琴，而他正是？」

裘麗雲低頭沉吟，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裘勝三又接着說下去：「雲兒！我看情況不會太嚴重，他問的全是有關殺手陶凱的事，也許他是陶凱的朋友，出現的理由很單純。」

「不，爺爺！他還問過我們來此的目的，方雨時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也回答了。」

「雲兒！」裘勝三那兩道花白的眉毛挑了起來。「你先前怎麼沒有告訴我？」

「我怕你老人家生氣。」

「唉！」裘勝三連連頓脚。「這種事怎麼能瞞呢？方雨時是怎麼回答的？」

「他只回答了一個字——錢。」

「一個字！這就太多、太多了。」

「爺爺！我想到城裏去一趟。」

「去的目的何在？」

「我怕方雨時一個人罩不住，我要去陪着他。」

裘勝三道：「錯了。雲兒！我跟你說過多少次，對付敵人的最好方法就是主動攻擊。你去，等會兒我讓吳星葵和紫菱玉也回城，你們四個人研究一下，然後展開行動，在天黑之前把那個傢伙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呢？」

「雲兒！這還用問嗎？找出來之後立刻把他擺倒，要不計犧牲，明白嗎？」

「我明白，」裘麗雲回答得非常有力量，「爺爺！我這就去啦！」

「好！妳先去，跟方雨時會合，吳星葵他們後隨就到，這裏交給我跟秦飛羽，砸不了鍋的！」

裘麗雲一走，麗勝三立刻遣走了葵玉班，雖然管事的不在，裘勝三還是自作主張地找到管錢櫃的封了兩百塊錢的彩頭！這種過場他可是一點也不馬虎，生怕被人看出了破綻。

菱玉班一到縣裏，就回到原來那家客棧落了脚。紫菱玉來到吳星葵的房裏，悄聲道：「星葵！老爺子交代的事情，你可別忘了呀！」

「我當然不會忘記，不過，我也有點兒担心。」

「担心什麼呀？」

「咱們上那兒去找雨時跟麗雲呢？」

「到城南『迎賓閣』去試試看，小方總是在那裏歇脚的！」

「可是，剛才裘老爺子交代過，千萬要小心行跡，因爲葉百慶也不是塊好料，萬一有人在咱們身後釘梢，咱們一去『迎賓閣』不就是狐狸尾巴露了嗎？」

「那怎麼辦呢？」

「我在這裏等，妳上街去溜躂溜躂。」

「我？」紫菱玉滿面錯愕，顯然不明白吳星葵的用意。

「妳可以去買買絲綫、買買花粉什麼的，如果麗雲看見妳，不就可以跟妳聯繫了嗎？」

「好吧！我這就去。」紫菱玉是說去就去，立刻打起了小花洋傘，頂着大太陽，上街去了。

她東走走，西逛逛，倒是蠻聽話的，眞的進了一家絲綫舖，小花傘剛一收，突然發現身旁有個人，但不是她想遇到的裘麗雲！

「紫老闆！忙呀！」挺熟絡的，但是紫菱玉絕對不認識！

而且又是個男的，紫菱玉把他當登徒子，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紫老闆！在葉莊還挺不錯吧？」

現在，紫菱玉可不能不理了，她冷冷地說：「有什麼不錯？在那兒都是唱。」

「聽說葉莊出了點事，紫老闆聽說了麼？」

「哦！出了什麼事呀？」

「聽說錢武師昨晚被人殺了。」

「嗯！是有這回事，葉莊鬧無絃琴已經鬧了好幾天啦！大概是因爲錢武師平日裏在口頭上沒看重無絃琴，所以惹下了殺身之禍。」

「這麼說來錢風是被無絃琴殺掉的囉？」

「大夥兒都這麼說，我也不知道！」

「跟你在一起的吳老闆呢？」

「你認識他？」

「不認識，只是看過他的戲，現在，我很想見見他。」

「有什麼事跟我說也是一樣。」

「不一樣，」那人臉上浮現着古怪的笑。

「你是女的，我不能用對付吳老闆的方法對付你，不對你狠一點，你又不會回答我想要知道的消息。紫老闆！走吧！帶我去見吳星葵，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番話輕描淡寫地說出，卻具備了無比的威力。別說紫菱玉是個女性，就是一個男人，也禁不住會連連打幾個冷噤。

紫菱玉知道這個人是誰了，裘老爺子派他們來，就是聯手要對付這個人，自己人還沒有會齊，這個人倒先找上門來了。

「姑娘要買絲綫嗎？」伙計過來招呼。

「我們要先去買布料，要看布料的顏色才能決定買什麼樣的絲綫。」那個人替紫菱玉回了話，然後又輕輕地說：「我們走吧！」

他的話像有魔力，紫菱玉變得非常馴服，事實上她不能不馴服，幾句話她就掂出了這個人的份量。

不過，走出那家絲綫舖之後，她的想法又有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星葵，那就差不多是全軍覆沒了，自己跟他耗下去，就算遭到可怕的結果，總算保全了一部份實力。

一個人很難下定犧牲的決心，一旦下定了，力量就非常强大，紫菱玉突然感到勇氣百倍，她停下步子，冷冷地問：「你一定要見星葵嗎？」

那人道：「紫老闆！我不需要說第二遍了，趕快帶路吧！」

「如果你一定想見他，就要有耐性。」

「哦！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跟他約好了在一家茶樓見面，時間是晌午過後，那還要等好幾個鐘頭！」

「你是說，你們一到城裏就分了手？」

「是的！」

「爲什麼要分手呢？」

「他要去辦另一件事。」

「什麼事？」

「不知道！」

紫菱玉的態度突轉强硬，對方當然感覺到了，立刻就發出了一聲冷笑：「哼！紫老闆！妳以爲這樣就可以把我唬過去，那就錯了。妳只有一條路，乖乖地聽話，要不然，我會用最嚴厲的方法對付妳。」

「你所說的最嚴厲的方法大概就是死。」

「比死更嚴厲，更殘酷。」

「我不相信。」紫菱玉說這句話的時候勁道已經差了許多，因爲她的心已經開始發虛。

「不相信可以試試。」

「你何不先告訴我呢？」

「紫老闆！妳實在生得很美，一個女人愛她美麗的容顏勝過愛她的生命，我如果在妳的臉上劃兩刀，妳一定比死還要難過！」

「你不是那種人，」儘管紫菱玉如此說，但她並沒有把握。

「我絕對是那種人，」他的語氣還是那樣平和。「如果妳想從我的外表來判斷我的內心，妳一定會上當，紫老闆！我的時間有限，一句話——帶路！」

紫菱玉知道自己無法再拖延和推諉了，對方看上去很斯文，其實，內心卻非常險惡，她相信對方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出於恫嚇。

她乖乖的在前帶路，前去他們落脚的那家客棧；在路上，她不禁有些納悶：這個人能夠將自己釘上，爲什麼不知道吳星葵在什麼地方呢？

來到客棧，進入吳星葵的房間，那個人的表現始終像一個熟絡的朋友，連吳星葵都沒有在意。

「這位是……？」吳星葵竟然還要向他請敎姓名。

「吳老闆！打開天窗說亮話！」那人倒是一點也不拐彎兒。「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有財大家發，一個人想吃乾拿盡是辦不到的。我這兒有一封信，麻煩你送給裘老爺子，我在這裏等回信，只等兩個鐘頭，過時你不回來，紫老闆可不好受。」

他從身上拿出一封信，放在茶几上。

吳星葵不應該低估這個人，根據這個人對付方雨時的那一套，他就不該妄動；也許沒有想到這是同一個人，於是，他二話都沒說，一拳就搗了出去。

這一拳非常快，勁道也很足！

叭地一響，吳星葵的拳頭竟讓那人緊緊地握住了。

「吳老闆！這不是唱三岔口，也不是挑滑車，更不是三本鐵公鷄，用不着動拳脚，將這封信送到裘老爺子那兒去，我要等回信，聽明白了嗎？」

「星葵！快去吧！」紫菱玉挿上了口，而且還用上了暗示：「這種事，還得裘老爺子親自來處理，你別自作主張啦！」

吳星葵再也不會逞强了，一出手，就掂出了對方的份量，自己相差太多，僵持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好處！紫菱玉說得不錯，這種事非要裘老爺子親自來處理不可。

他拿起几上的信，不吭不響地走了。

紫菱玉很想藉這個機會將對方的底細敲一點出來，於是她搭訕着打探問：「你貴姓大名呀？」

「紫老闆！你不用問，我即使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

「可是，我沒法子稱呼你呀！」

「妳用不着稱呼。只要裘老爺子給我一句話，我就走人，以後也許再見不到我了。」

「那麼，裘老爺子認識你囉？」

「他當然認識我呀！不然，這麼多年他不是白混了麼？」那人的口氣非常大。

「你剛才說，只要裘老爺子說出一句話來，你就走人。那麼，你對裘老爺子是非常信任囉？」

「當然，當然。」

「那就好辦了，裘老爺子是非常四海的，錢，他是看得更淡，他的答覆一定能够讓你很滿意。」

那人說：「這我相信。」

「不過，裘老爺子的脾氣也不大好，要是弄僵了，事兒可也不好辦！」紫菱玉是在多方試探。「眞不知道，那封信裏你究竟寫了些什麼。」

「只寫了三個字。」

三個字？紫菱玉立聯想到了「無絃琴」，那應該是最有力量的三個字，想到這裏，她不禁深深吸了一口冷氣。

再看看那個人，他倒愜意，竟然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眞睡着了嗎？至少紫菱玉不敢冒昧一試。

× × ×

裘勝三是很够鎮定的，但是當他看過那封信的內容之後，頭上也冒出了汗珠，他沉聲問道：「星葵！那人多大年紀？」

「老爺子！你也不用細問了，就是雨時小弟遇到的那個人，準沒錯。」

「這個人功夫怎麼樣？」

「一流。」吳星葵的話都非常簡潔。

「星葵！」裘勝三那兩道花白眉毛挑了又挑、抬了又抬。「說起來眞丢臉，我竟然不知道這個人的來路，豈不是白混了嗎？」

「老爺子！信上寫些什麼？」

「三個字——拿錢來。」

「哦！會不會是無絃琴？」

「絕不可能。無絃琴出面不會這樣直截了當，他的作法也不會這樣沒有格！」

「老爺子！你打算如何回他的話呢？」

「星葵！他信上這三個字說得很籠統，咱們正好跟他打太極拳。你去跟他說，裘老爺子很四海，很同意他的說法；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不過，他應該說個數目，到底要多少？還有，咱們賺的也是風險錢，他能爲咱們作點什麼？」

「老爺子！還有一件事，我一直覺得不對勁。」

「哦！什麼事？」

「麗雲姑娘跟雨時小弟都是精明脚色，咱們班子回城裏可是浩浩蕩蕩的，他們不可能不知道，爲什麼沒有立刻去咱們落脚處碰面？」

裘勝三一時沒有說話，他的眉頭皺得很緊，思索這個問題。過了許久，才開了口：「看樣子，我得親自到城裏去一趟。」

吳星葵道：「這裏呢？」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奇招絕技

查理士功夫橫掃倫敦

慧心

最近英國由專家指導婦女學習空手道，成立許多個協會，指示在英國居住的女人如何練習空手道或者功夫，那裏有一個很古怪的名稱，叫做「查理士功夫」。等於說中國人的拳術，就因爲查理士這個名稱，如果照英文的譯音，只是查理士，它的意義並非查理士，而是「中國的……」總之，查理士功夫或中國空手道，現時在英國極爲流行，唯一的因素就是色狼太多，防不勝防，故此，專家認爲一般婦女不妨學習如何擊倒色狼，保護自己。

那一類中國功夫或空手道的目的就是對抗色狼，當然另有一些絕招，跟普通的拳術不同，專家這樣說：「一個色狼突然向婦女襲擊，多數是揀他們所喜歡接觸的部位然後伸手過來，他不會發拳把她打暈的，因爲他們欺負她是女流之輩，出手就想獲得色慾方面的滿足。

「不管色狼如何動手，他的臉孔一定會接近她，而且多數是臉對臉，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她突然發招打擊他的咽喉，此人中了一招，便會倒下來。

「如果叫她明打明的跟那個色狼作戰，好像比武，她未必鬥得過他，但在電梯或者樓梯那麼狹窄的地方，他猝不及防，給她一招打中咽喉，那就十居其九會得倒下。

「打擊咽喉之法，必須用橫掌，所謂橫掌，即是把手掌放橫，用手掌的邊緣削他的咽喉，這一種打法一定要打得十分準確，並非向橫截擊咽喉，而是把那隻手掌提高一點，由上削下，因爲被擊的人可能頸子粗大，打不中咽喉，所打中的只是頸部，那就很難取勝，反而觸怒了他，辣手相加，故此打擊咽喉這一招，必須打得十分準確，最準確就是向對方喉核打下去，因爲男人有些特徵，頸子中央必有一塊軟骨突出來，它是喉核，女人沒有這種東西，既然喉核突出，那是一塊軟骨，軟骨下面就是氣管和食道，同時有聲帶負責在震動的時候發出聲响來，這幾種東西都是很脆弱的，不堪一擊，她應該把那一隻手掌略爲提高一點，高過他的喉核，然後，由高處削下去，一定要這樣打，然後打得準確。

「由於喉核本身以及喉核附近特別脆弱，能够打中它，已經獲勝，故此，婦女方面不必學習打沙包，或者打瓦打石，使手掌堅如鋼鐵，然後發生效力，更重要的就是她能够找到機會出擊，只要她的掌刀十分準確的打在對方喉核上面，那就一定有機會把他打暈。」

英國式的打法，只是用拳去打對方的兩眼之間，以爲這樣做可以防禦色狼，殊不料那個地方不容易打中，因爲任何人的一雙眼睛反應特別敏銳，只見一團黑影，自然會閃側一邊，打不中要害，弄巧反拙，故此，專家認爲打擊對方的喉核有利得多。另外有些絕招是打擊對方下體的，並非用手而是用膝頭或脚，無論如何比不上打咽喉那麼快速。

英國專家把日本空手道以及中國功夫拼在一起研究如何打擊一個男人的咽喉，提倡婦女練習，是否可以憑這一招保護自己呢？看情形而定，如果她冷靜從事，打得快而又打得準確，確有機會保護自己的。專家認爲她如果用尖銳的指甲去抓對方的臉孔，這一招是最笨拙的，因爲臉孔受傷的人往往發狂，但卻不會暈倒，一個色狼在發狂的時候，幹得更兇，可能使她受到更大的傷害。

最後，英國專家肯定地指出，一個女人眞的有可能打倒壯漢，但卻需要平時練習一個時期，打鬥的時候，乘虛而入，最好她除了練習掌刀和指勁，兼練肘勁，兩個軀體接近，一踭打在胸骨突出之處，或者打在肋骨之上，都有極大的殺傷力，使敵人倒下來。

一句話說，中國功夫是有用的，但要先行練勁。

　裘勝三下定決心之後，立刻裝模作樣地佈置一番，如何如何地防範門戶，如何如何地保護葉莊主的安全，作得煞有介事。一切妥當，這才和吳星葵聯袂到縣裏去。

　老實說，裘勝三在江湖上的威名足以嚇破一般人的苦膽，而這個人却是絲毫不在乎，面露笑容，表現得文文靜靜。

　裘勝三完全是依照江湖禮數，一見面就盤道：「閣下是那條道上的？」

　「一脚踩白，一脚踏黑！」

　「哦！」裘勝三的臉色沉了下來。「如此說來，你是黑白兩道一體通吃了。」

　「裘老爺子！這方面我完全跟你一樣。」

　裘勝三不愧是老狐狸，他絲毫沒有動怒，很冷靜地說：「人在江湖走，就要遵守江湖上的規矩，見者有份，沒話說，說個數目吧！」

　「一半！」

　「多少的一半？」

　「你跟姓葉的要多少，就是多少！」

　「你不妨說說看！」

　「大洋十萬元。」

　裘勝三面色很難看，心裏很難過，就像被人打了一記悶棍。這傢伙也實在太厲害，不但了解他們組織的情況，甚至連每一個細節都弄得清清楚楚的！

　半晌，裘勝三迸出一句話：「你知道我們有幾個人？」

　「六個。」

　「你很清楚，不過，你的算盤打得不對，你一個人要一半，我們六個人要一半，這筆賬怎麼算法？」

　「裘老爺子！冲着你的名號，我才只要一半；若是換了別人，我要一口全吞。」

　「憑什麼？」

　「因爲我的嘴大。」

　「嘴大只能說話，命大才能辦狠事，報個萬兒來吧！無名無姓就能跟我打交道，那我裘勝三也未免太罩不住了。」

　裘勝三一直都耐住性子，就是要想摸出對方的底細。若是眞的無絃琴出現，他當然不會輕舉妄動；否則，不管對方是什麼來路，他都有把握將對方打倒。

　「裘老爺子！」那人笑嘻嘻地說：「敢到老虎嘴邊奪食的，當然也有一點份量；老爺子！你又何必問？掂一掂不就行了麼？」

　「莫非你的姓氏見不得人？」

　「隨你怎麼說，老爺子！我是不會報萬兒的！」

　「爲什麼呢？」

　「這也不是什麼冠冕堂皇的事呀！你們訛詐別人，我却揷進來分贓，這已經够丟人啦！又何必留下個臭名？老爺子！您就免了吧！」

　「朋友！咱們這筆錢還沒有到手。」

　「我知道！」

　「能否到手還成問題。」

　「我知道！」

　「那就對了！既然還是未知數，你就先開口要錢，豈不是太早了一點？」

　「老爺子！您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啦！我既然開口要一半，當然要爲你們幹點活兒，只要我一出面，這十萬大洋你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到手。」

　「哦！你有什麼法寶？」

　「不信當場試驗，靈不靈過後方知！」那人伸出了他的右手。「老爺子！咱們拉拉手，齊心合作，怎麼樣？」

　裘勝三伸出了手，拉住了對方的手。但是他的手並非一握一放，而是猛力向後一帶。對方似乎沒有料到有這一着，卽使料到，諒他也挺不過這力逾千鈞的一拉，脚下一失平衡，身子立刻衝前。

　在此同時，吳星葵和紫菱玉的配合攻擊眞是妙到毫巔，他們都閃電般亮出匕首，向對方的左右兩肋刺來，任他能够飛天遁海，這個時候也難逃一死。

　那人也自知性命危在旦夕，而他並未作抗禦的打算，只是高聲叫道：「可否容我再說一句話……」

　兩邊的尖刀都已到肋下，裘勝三卽使立刻叫停，吳、紫二人只怕也停不下手。只見他身子猛地一旋，竟將那人的軀體加速拖離了兩把尖刀之間的危險區，不過，那人的下頦却被裘勝三揑住了。

　「說吧！」裘勝三聲色俱厲，殺氣昇騰，目射兇光。「這最後一句話，是不是『爺爺饒命』？」

　那人的右手被扣，下頦被揑，等於全身被控制，而且嘴形歪曲，說話都未必方便，但他仍盡全力說出了他想要說出的那句話：「裘老爺子！在殺我之前，你不妨想想看，令孫女麗雲，和令孫女婿雨時到那裏去了？」

　這句話的確可以當作活命金丹，裘勝三暗暗打個冷噤，雙手同時一鬆。怔怔地望着對方，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那人逐漸恢復了鎭定，因爲他又佔了上風，說話的語氣也與先前不同了。

　「裘老爺子！在老虎嘴邊奪食，若非有了萬全的準備，那豈不是壽星佬吞砒霜——有點兒活得不耐煩嗎？」

　裘勝三背轉了身子，他似是看不慣對方那種充滿勝利傲氣的面孔，冷冷發話：「星葵！菱玉！回縣裏之後，見過麗雲、雨時嗎？」

　二人齊聲回答：「沒有！」

　裘勝三又緩慢地將身子旋過來，目光望着地面，冷冷地說：「小子！這次算你贏了，我現在不會問你要人，那是白費精神的事。聽淸楚：這回不管到手多少，我一分錢都不會要！共分四股，麗雲跟雨時小兩口拿一股，星葵、菱玉拿一股，還有一個帮會中秦飛羽拿一股，你也拿一股，怎麼樣？」

　「好吧！勉强湊合了。」

　「你的機智、武功、膽識，都令我很佩服，沒話說，你也該發這筆橫財！不過，你必須報個萬兒，我姓裘的從不跟無名小卒共事。」

　「裘老爺子，我看這就免了吧……」

　「不行！我這個人是寧折不彎的，如果你不報名，咱們的事兒就談不攏，你就是拿麗雲、雨時的性命來威脅我也沒有用！」

　那人沉吟不語，似在考慮，最後還是屈服了：「好吧！裘老爺子既然堅持，我也只有從命，我姓葉，名百堯，是葉莊內管事葉百泰的同胞弟弟。」

　這眞是一個令人非常意外的揭露，吳星葵和紫菱玉大吃一驚是必然的事，裘勝三也難免大吃一驚。

　葉百堯一旦報了姓名，對於其他部份也就源源地說了出來：「葉莊富甲一方，而堂兄百慶却爲人慳吝，我跟百泰兄長早已在暗中謀奪，眼看各位將要得手，不得不橫揷一脚，要不然，咱們兄弟倆豈不是白熬了。」

　裘勝三道：「你是說，葉管事早已看出了我們的來意？」

　「盡在眼底。」

　「哦！倒看不出令兄是位高人，他目下態度如何？」

　「有他策應，對你們的計劃一定有推助的功能，所以，我開始堅持要一半，就是這個原因。」

　「好！你爽快，我也爽快，轉告令兄，不管所得多少，你們兄弟倆分一半，不過，他一

定要使這件事順利得手，好，就這麼說定。你應該知道，我裘勝三是從來說一不二的。」

　「這點絕對信得過。」

　「葉兄！」吳星葵這時才揷上了嘴：「裘老爺子給你天般大的面子，你也應該回報吧？裘姑娘跟雨時老弟目下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家客棧之中。」

　「哦！」吳星葵與紫菱玉不禁面面相覷。

　「他們二人在秦福芝的房裏睡覺。」

　「秦福芝？」紫菱玉更感到吃驚了。

　葉百堯笑着說：「我這個人無家無室，整日東蕩西飄，一兩個相好的女人總是有的，秦福芝就是其中之一，她在葉莊唱戲的時候我去跟她會過哩！」

　一語提醒夢中人，裘勝三不禁恍然大悟，當卽笑着說：「在漆黑馬烏的房裏，抽冷子給錢風一刀的，原來是你呀！」

　葉百堯有些得意地點着頭：「老爺子！您說對啦！」

　「不過，我却不明白，」裘勝三那兩道花白的眉毛，又挑了起來。「你那樣作的目的何在？」

　「老爺子！兵不厭詐，那一招的目的是在攪局，水渾了，才好摸魚呀！」

　「嗯！你的機智、謀略的確高人一等，這身武功也委實不錯，老實說，近幾年來在江湖上走動的，很少有人不在方雨時那小子手下栽觔斛……老弟台！這一身功夫是那一位高人傳授的？」

　「老爺子！」葉百堯倒是挺會賣關子，他故作神秘地一笑：「這您就別盤問啦！師父敎咱們武功，可不是用來發橫財的呀！」

　他也許是說着無心，裘勝三却是聽者有意，一張老臉立刻紅到耳根處。

　吳星葵連忙說：「老爺子！我去看看麗雲和雨時。」

　「星葵！」裘勝三沒好聲地說：「也不問問人家葉先生，是不是動了手脚，要他親自去一趟……」

　「是的，」葉百堯詭秘地笑笑。「還得我親自去請他們，他們才能來哩！」

　葉百堯說着，就走了出去。

　紫菱玉悄聲問：「老爺子！咱們眞分給他們一半？」

　裘勝三板着臉說：「菱玉！再不許這麼問，妳幾時見過我說話不算話的。老實說，這一半人家也該拿，人家眞有點本事。」

　看樣子，他是打從心眼裏服氣。

　不旋踵間，葉百堯回來了，他身後跟着裘麗雲和方雨時；這小倆口一見裘勝三就跪下了，由此可見裘勝三平日的管敎多麼嚴厲。

　「起來！」裘勝三倒是沒有叱責他們。「這樣也好，以後你們才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快些見過這位葉先生，現在他是咱們的伙伴。」

　裘麗雲和方雨時連忙向葉百堯行禮，裘麗雲都快哭了出來，可見她心中有多大的委屈。

　「百堯弟台！」裘勝三問到正事：「令兄上城裏來，你們會過了嗎？」

　「會過了。」

　「他在什麼地方？」

　「他在猴皮老四那裏賣田，猴皮老四跟他的老婆正在四處張羅錢，家兄單是在那兒就要帶回五萬大洋。」

　裘勝三有些不敢置信地問：「猴皮老四敢買葉莊的地嗎？」

　「他有什麼不敢呀？何況家兄的價錢開得很低，猴皮老四早就想當地主了，有這麼好的機會他當然不肯放過了，家兄這一着棋下得很絕，他說，這叫連消帶打，一箭雙雕。先經猴皮老四幫忙湊錢，日後，他還有辦法跟猴皮老四要賴。讓猴皮老四也跟在裏頭吃點虧。」

　裘勝三笑着說：「買賣田地都寫有字據，還能賴得了嗎？」

　「老爺子！這你可就不知道啦！田地要人耕作，要水灌漑，不然，那塊田地又有什麼用？這只要家兄略施手段，猴皮老四還得再以賤價賣還給葉莊。」

　裘勝三道：「百堯弟台！我一見令兄，就知道他是個精明人，不過，葉莊主可也不含糊，誰又知道他心中是不是另有算計？如果你待會兒有機會碰到令兄，最後還是告訴他，要他多多提防點。」

　「老爺子！這點你放心，家兄在葉莊管事已有十多年，對葉莊主的性格當然非常了解，誤不了事的。」

　「好啦！我得趕回葉莊去了。」裘勝三將話打住，轉頭吩咐他的人：「星葵跟菱玉待在這兒，雨時去泡澡堂子，麗雲跟我回去，日落之前，我會敎麗雲進城一趟，告訴你們該在那兒會合——百堯弟台！你呢？」

　「我還有事，老爺子！咱們就這樣說定了啦！」

　「當然。」裘勝三的語氣非常肯定。「我姓裘的說話一向算數，只要一切順利，你們兄弟倆拿一半。」

　「謝啦！」葉百堯恭敬地行了禮走了。

　裘勝三招招手，這兩男兩女四個年輕人立刻將腦袋湊了上去。只見他花白眉毛連連挑動，毫不忙亂地面授機宜，他的聲音輕得使房外的人絕對聽不到，還不時輔以手勢，四個年輕人都聽得很出神。

×　×　×

　一直消磨到過了晌午，葉百泰才將諸事辦舒齊了，一輛大車，載着他趕回了葉莊。

　才進莊子門，就有莊丁迎着他：「葉管事，莊主急要見您，差一點就要着人去縣裏催您啦！」

　大車直達議事廳的門口，葉百泰親眼看着莊丁把一蔴包，一蔴包的現大洋抬了下來，入了庫，上了鎖，他這才來到葉百慶的房裏。

　「咳！百泰！」葉百慶愁眉稍展地說：「您總算回來了，可把給我急壞了，事情辦得怎麼樣？」

　「都辦妥啦，猴老四難纏得很哩！」

　「百泰，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只要他出價，咱們就賣，等過些日子，咱們還能用更低的價錢買回來，跟他爭個什麼勁兒？」

　「莊主，話是不錯的，猴皮老四好比手掌心裏的痲雀，鬆不得，也緊不得，太鬆，他可又犯疑心啦！」

　「嗯，一共有多少啦？」

　葉百泰道：「賣地的錢是一萬八千多塊，加上各錢莊存的欵子全部提回，一共是八萬差一點。」

　「那麼，還差兩萬冒點頭，是不是？」

　「按照無絃琴開的數目，是要差那麼多。」

　葉百慶道：「沒關係，到後面去找你嫂子，把她存放着金塊全拿出來，湊一湊，大概也差不多了。」

　「是的。」葉百泰察顏觀色，小心翼翼地問：「莊主！咱們還是照原訂計劃進行嗎？」

　「恐怕不行了吧！」

　「爲什麼呢？」

　「一來錢風遇害之後，咱們就好像缺了一條胳臂，勁道差了許多，二來嘛，對方來勢洶洶，好像不大容易對付，你沒瞧見，那個姓秦的又來了。」

　「他在那兒？」

　「在客廳裏呀，他等着拿錢呀！」

「哼！十萬大洋，我倒要看看他怎麼拿得走。」

「百泰，別把人家看扁啦！人家已經說過話，敎咱們把這十萬大洋放在一輛大車上，到時候自有人前來拿錢，你以爲十萬塊錢有四千多斤，沒有人拿得動，是不是？牲口可拉得動呀！」

「裘老爺子怎麼說？」

「他當然還是堅持主見，要我不受損失，只怕他也無能爲力。」

「莊主怎麼如此說呢？」

「百泰！並非我小看裘老爺子，如果無絃琴本人不出面，他又有什麼辦法？」

「莊主！咱們可以跟着這輛大車，追下去呀！」

「唉！」葉百慶沉重地嘆了一口氣。「百泰！說句老實話，我已決定破財消災了，只有一件事咱們一定要格外留意。」

「請莊主明示。」

「我們一定要別人知道，我們湊這十萬大洋是多麼費勁，我葉百慶付出這十萬塊錢之後，已經是不名一文，要不然，別人依樣學樣，再這麼來一次，那可就吃不消啦！」葉百慶解釋道。

「莊主您放心，關於這善後問題，我是會處理的。」

葉百慶道：「那我就放心了，對了！百泰！代我向裘老爺子致意，萬一今晚發生兵刃之爭，以不驚動內院女眷爲宜，千萬千萬！」

「是，莊主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你去吧！從現在起，我就不離開這間屋子，一切由你全權作主。」

「是，莊主。」葉百泰行禮退出。

他先去大廳，伏在花窗上看看坐在廳堂中的秦飛羽，然後才去別院中找裘勝三。

「葉管事！」裘勝三先開了口：「我比你先回來不多一會兒，剛才，我也到縣裏去了一趟。」

「老爺子去縣裏是爲了……？」

「去會一個人，那個人您認識。」

「哦？是誰呢？」

「令弟葉百堯。」裘勝三說這句話的時候，烱烱的目光逼視着葉百泰。「葉管事有這樣的一個弟弟嗎？」

「有的。」葉百泰的神色十分鎭定。

「我跟令弟談了很久。」

「是的，百堯不比我，他從小就在外面飄蕩，見聞一定比我廣闊，你們……談得很愉快吧？」

裘勝三不愧是塊老薑，絲毫沒有露出不愉快之色，反而帶着誇讚的語氣：「令弟不愧在外面跑過腿，闖過道，玩了幾手也很漂亮，我很佩服，至於那樁事，我們也談好了，兩下對開，彼此不吃虧。」

葉百泰始終表現得很恭敬：「多謝！多謝！這都是老爺子給面子，百堯那兩下子在您的面前還敢玩嗎？」

「葉管事眞是太客氣啦！」裘勝三打了個哈哈，然後將嗓門一壓：「一切都準備舒齊了嗎？」

「全都妥了，十萬大洋分毫不缺，有三萬多現的，六萬多大大小小的錢票，也都是近幾省各大錢莊隨時可以兌現的，老爺子要是不放心，現洋先盡老爺子拿，咱們兄弟拿錢票就好了。」

裘勝三道：「都一樣，都一樣……葉莊主那邊……？」

「老爺子請放心，錢風一死，莊主已經寒了心，他已決定破財消災，這十萬大洋咱們是拿定啦！」

裘勝三道：「葉管事，你以後還要作人，我姓裘的絕不拉你下水，到了夜裏，你最好當着莊主的面，把現大洋跟那些錢票點交給秦飛羽，放在大車上，另外請你知會令弟一聲，咱們在野舖子裏碰面，現的也好，票子也好，當面分清，一家一半。」

「老爺子，這件事，我還得跟舍弟商量一下。」

「怎麼！你還作不了主？」

「老爺子，話不是這麼說，舍弟作事一向有自己的主意，最好還是……」

裘勝三倒爽快，立刻改了口：「沒關係！令弟怎麼說，我怎麼依，不過，請他也要顧到咱們的行動方便。而且，我姓裘的以後還要在道上混，善後要處理得很漂亮才行，五萬大洋落個臭名，那我倒不如去攔路翦徑還要來得快些。」

「老爺子！我想舍弟會顧到這些的。」

「嗯！你跟令弟待會兒還要會面嗎？」

「在日落之前還要一聚。」

「好！令弟有了決定後請儘快告訴我。」

「當然，當然！」不管心裏頭是怎麼回事，在表面上葉百泰表現得倒是必恭必敬。

「好啦！咱們就這樣說定，我去看看葉莊主。」

秦飛羽眞有耐性，這個時候他還在客廳裏坐等，別人不理他，他也不理別人。

裘勝三經過客廳的時候，抽冷子來到他面前，悄聲說：「飛羽！情況有了改變。」

「哦！」秦飛羽的目光望着別處，他在替裘勝三瞭望警戒。

「所以，行動的細節也有了改變，目前還難以決定，夜裏要隨機應變。」

「老爺子可否稍作提示。」

「簡略地說，有人發現了咱們的斂財大計，想橫插一腳，分一股，錢是小事，以後抓着咱們的把柄那還得了，我要用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他們，明白嗎？」

秦飛羽靜坐如恆，不過，他的目光却在左右掃動，小心翼翼地觀察四週，同時輕聲回答：「老爺子想必胸有成算，不過，我還要提醒老爺子一聲，對手此時挿進來，必定有了萬全之策，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凡事求穩爲先。」

裘勝三道：「飛羽！我就是喜歡你這份沉穩持重，放心，龍就是龍，蛇就是蛇，二者之間永遠有無法估計的差距，咱們這一趟絕不會白跑。飛羽！千萬記住，夜裏要隨機應變，時刻留意我的一言一行。」

「老爺子的教訓我時刻記在心頭。」

看起來裘勝三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客廳也非談話之處，他沒有久留，隨卽離開。

來到葉百慶的臥房門口，裘勝三輕叩房門，只聽裏面說了一聲：「請進！」

二人相對，有片刻的沉默。然後是裘勝三先開口：「葉莊主！剛才我已經跟葉管事談過，關於莊主的決定，我還想多作一點了解。」

葉百慶先請裘勝三入座，然後很客氣地說：「裘老爺子！這三天來，您已盡心盡力，奈何強敵當前，單是靠你祖孫二人也難以應付。而且我也無理由要求你祖孫二人爲葉莊賣命，所以，我已打算破財消災。但求人安，些許錢財，又算得了什麼。」

「裘某人實在感到慚愧。江湖道上的人物，大都是寧肯輸命，不肯輸名，依照裘某人的意思，絕不肯就此罷手。不過，退一步想，萬一力拚結果，還是不敵，非但要危害莊主性命，而且還可能影响寶眷安寧，所以，裘某人不敢逞强，完全以莊主之決定爲準……」

「多謝，多謝！」葉百慶深深一揖。

「不過，裘某人拜莊主之賜之寶石一盒必須璧退，所謂無功不受祿……」

「這是那裏話？老爺子這樣作法豈不是太寒傖了嗎？這一次葉某雖遭無妄之災，却藉機交到老爺子這樣一位肝膽相照的朋友，這也未嘗不是一大收穫。等這件事情過去之後，葉某人還要和老爺子歡聚數日……」

「不！」雖是一個字，裘勝三却說得很用力。

「哦？」葉百慶顯然大感意外。

「今晚無絃琴要來拿那筆錢，如非他親來，那筆錢他休想輕易拿走；若是他親來，裘某人也要考考他的能耐。萬一裘某人確實不敵，裘某人連夜就要離莊，無顏再見莊主啦！」

「這……？」

「葉莊主，裘某決定之事，難以更改，今晚前途難以預卜，裘某先行拜別……」裘勝三說着，起身深深一揖。

葉百慶似是不勝惋惜，雖再三慰留，終打不消裘勝三的決定，也只得作罷了。

裘勝三眞是唱做俱佳，言辭之間也是情文並茂，葉百慶只怕要感激涕零哩！

其實，裘勝三是太小看這個土皇帝了。葉百慶能在四鄉稱霸，魚肉鄉民，斂財自肥，難道一點城府都沒有嗎？葉百慶當然不會那麼差勁，當裘勝三退去之後，他的臉上立刻出現了陰森的笑容。

他靜靜地坐在那兒，一動也未動，過了好一陣子，房門推開，進來的是他的堂弟兼內管事百泰。

「莊主！」葉百泰也是滿面陰險的笑。「姓裘的說了些什麼？」

「這老傢伙眞是唱做絕佳，他應該到梨園中去混，一定會大有出息，哼！他還以爲我上了他的當哩？」

「莊主！姓裘的一點也沒有懷疑嗎？」

「半點也沒有，他這會兒已經準備拿錢上路了。」

葉百慶語氣輕鄙地說：「唉！這種人不是在關外很有名氣的嗎？胃口竟然如此小，十萬大洋就心滿意足了，哼！十萬塊錢在我葉百慶的眼中又算得了什麼？」

葉百泰連忙諂媚地附和着：「莊主說的是呀！」

「百泰！你對我這堂兄的佩服不佩服？」

「莊主！小弟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呀！」

「你每一次都問我，爲什麼不把百堯這個外管事的挑明了，我每一次都是搖頭，我知道你很不諒解，甚至還在錢風面前發過牢騷，說什麼我怕你們一外，一內兩個管事的把我管得一動都不能動。」說到這裏，葉百慶的一隻手搭上葉百泰的肩頭。「百泰！現在你該明白了吧！百堯處在暗中，發揮了多大的效用？」

「莊主卓見，實在高明。」葉百泰表現了衷心的讚佩。「小弟佩服得五體投地。」

「好啦！咱們自己弟兄，何必如此客氣？一筆寫出兩個葉字，你說是不是？」

「是！是！」

「百泰！現在有幾件事情要着手進行。」

「請莊主吩咐。」

「咱們跟猴皮老四的賣田契約文書都作好了吧？」

葉百泰道：「都作好啦！」

「文書上可有猴皮老四的信印。」

「當然有哩！」

「立刻找人仿刻猴皮老四的信印，假造一張借貸本莊大洋五萬元的字據。」

「這……？」

「百泰！你聽我說，」葉百慶嗓門壓得低低的：「告訴百堯，在天黑之前將猴皮老四幹掉，反正咱們這裏許多無絃琴的標記，拿一架小巧古琴去放在屍首旁邊，別人一定以爲他是死在無絃琴之手。」

「是！是！」葉百泰口裏雖在連連答應，但心裏頭却難免迷惑，不知道葉百慶何以要這樣作。

「告訴百堯，那張賣田契約文書一定要拿回來。」

「是應該沒有問題。」

「百泰！明天咱們亮出這張字據，就順理成章地把猴皮老四的賭坊接收過來啦！」

葉百泰絕想不到葉百慶的毒計是用在此處，先是一怔，接着陰沉地笑了起來：「嘿嘿！莊主！你眞是太高明了呀！」

「百泰，別老是捧我，若是沒有你和百堯的搭配，我有再高的計謀，又有何用？」

葉百泰道：「莊主！我這就立刻到縣裏去一趟……」

「慢點！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沒有交代你哩！」

「莊主請吩咐。」

「百泰！我倒想問問你，咱們該如何對付裘勝三？」

「這……」葉百泰顯然也知道葉百慶在存心考他，所以沒有胡亂搪塞，想了一想，才說道：「這最上之策，是分而化之，然後各個擊破。」

「百泰！原則上是不錯的，不過，你的說法似乎太籠統了。」

「莊主！關於細節，還要跟百堯商量之後才能決定，敎我一個人想，實在也想不出好主意來。」

葉百慶臉上浮現了陰笑：「嘿嘿！百泰！對付他們的方法，我早就想好啦！」

「哦？」

「附耳過來。」

葉百泰將腦袋湊過去，葉百慶比手劃脚地密授機宜，內管事聽得眉花眼笑，看樣子，葉百慶所訂的計策一定非常的高妙。

江湖路，險又詐，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一上燈，猴皮老四的賭館就有了生氣，猴皮老四也升帳了。一大早他就爬起來跟葉百泰商談買田的事，下午雖然補了一覺，還是沒有睡够。不過，他的精神却格外好。人逢喜事精神爽，這話一點也不錯。

一碗參湯下肚，精，氣，神全都上來了，四奶奶春蘭也眉花眼笑地趕來侍候了。

「我說四爺！」她嬌滴滴地獻殷勤。「你也不多睡一會兒，這兩天你够勞累啦！」

「怎麼啦？春蘭，是大風吹歪了你的嘴，還是昨晚睡在磨子上——想轉啦！你多早晚叫過我一聲四爺的？」

「瞧你！」春蘭軟綿綿的身子也偎上來了。「人家奉承你，你倒端起來了，你現在是有田，有地，有莊園，不再是開賭場的混混，是不折不扣的四爺啦！」

猴皮老四的猴爪子在春蘭的臉頰上擰了一下，邪里邪氣地說：「你呀！『橫』『豎』『上』『下』都够味兒，春蘭，說正格的，衝着這番奉承，葉莊的田地還能不交給你管麼？」

「四爺！那就謝啦，可不是我春蘭想抓這攬那的，我這是給您分憂解勞啊！」

「誰說不是哩……咳……」猴皮老四有個乾咳的毛病。太急，太興奮，他都會不自禁地咳一陣。

平日裏，春蘭才懶得理他，現在可不同，又是搥背又是拿水地忙了起來。

「四爺！」外面有人在喊：「有客！」

「哦？什麼人？」

「就是那位來過幾次的陶爺。」

技擊叢談

鏢局考試刀棍分高下

雲山

在武俠這一個圈子裏面，有的是游俠，這種人目前已經十分罕見了，因爲現代的人士，多數以個人的利益爲前題，如果某一種行徑對他有害無利，那就不會插手，古代的人，頗有分別，的確有些人是行俠仗義的，因此之故，便有人孭着包袱，到處尋師訪友，順便打抱不平。

那種人就是游俠了，他們仍是不會抱着行俠仗義幹這一套的，只是順便打抱不平而已，更重要的還是尋師訪友。

從明代開始，已經有游俠這一類人出現，他們在背上孭着一個黃包袱，到處闖天涯，那些人手上必然有些斤両，所到之處，凡是發覺某一處村莊住着一位武林高手，就登門拜訪，執弟子禮，一來把他的武功表演一番，請前輩指教，二來想知道對方有甚麼突出的功夫傳授給他。

古代交通不便，北方的拳術比較南方更加出色，廣東省在南雄嶺之南，任何一處，都是人跡罕至的，隨後然後有人聚族而居，故此拳術必然是由北方傳到南方來，那些拳術會得傳到那麼遠，就靠游俠做媒介。

還有一點，可以看得出行俠仗義之人必然有武功在身，因爲他路過荒村，無地投宿，便要走進荒廢的廟宇之內住宿一晚，那些地方龍蛇混集，甚至晚間有野獸出沒，還有可能給刧匪躲着歇宿，除非那個游俠能夠保護自己，決不會走到那種地方去。

當時一般的游俠多數在背上掛着一柄單刀，或者帶着一枝短棍，那種棍稱做齊眉棍，即是說它豎在地上的高度跟那個人的眉心相同，這種棍是特別短的，因爲它便於携帶，至於認眞武功較高的人，把一枝長棍摺起來，那就是兩節棍或三節棍了，很少人隨身帶劍，因爲劍的戰鬥力比較單刀薄弱，除非那是一把寶劍，然後能夠尅制單刀。再者，身上帶着寶劍，可能太過搶眼，無端端的引出一場禍事來，故此仍是帶刀居多。

綜合上述各點，凡是遠行的人，除了拳脚有些斤両之外，多數帶着一些武器，它就是單刀或棍。

村莊裏面有稱做「護村」的人，也懂武藝，他們就多數用雙刀或花槍作戰，事實上花槍比較長，而且槍尖也比較一條棍銳利，當然是勝過齊眉棍的，再者，雙刀也勝過單刀。故此，護村的好手，俱用這兩種武器，只有特別厲害的人，然後用獨門兵器。

所謂獨門兵器，即是指那種武器只有他本人可以施展，別人抓在手裏，簡直不知道如何使用，這種武器就是判官筆，以及狼牙棒等。

照孫玉峯師傅所述，以前他在華北開設鏢局，凡有武藝高强的人，或者從遠方過境的游俠，想在鏢局裏面棲身，不管住宿的時間或長或短，未能勝任做鏢師之前，總是容許他們在大堂歇宿的，且又供給每天的伙食，從不收費，不過，必須出動的時候，希望多兩個人搖旗吶喊，他們就要跟隨出發，但卻不負責打鬥，這種人就稱做「趟子手」，實則幫閒人物。

趟子手想升作鏢師，一定要闖過三關。第一關是拳脚爭雄，不必說了，另外這兩關卻相當有趣，既然一般村莊的高手俱用花槍，齊眉棍的力量薄弱，故此，身懷絕技的人，就要以寡敵衆，以弱敵强，這一關是用齊眉棍鬥花槍。另外一關就是單刀戰雙刀。

分明是雙刀犀利過單刀了，同是那種刀，一個人用雙力，另外一個人用同類兩把刀當中的一把，較量高下，有點吃虧，故此，必須由趟子手升做鏢師的人，要闖這兩關。

照孫玉峯師傅所述，單刀戰雙刀，並不困難，但卻一定要走位靈活，判斷力强，然後有機會取勝，至於用齊眉棍鬥花槍，另有一套。

從單刀戰雙刀說起，何以一把刀有機會戰勝兩把刀呢？就因爲單刀可以用刀背貼住自己的背脊，把它以旋轉姿勢出擊，雙刀卻無法辦得到，再者，雙刀在手，一時不愼，就會割損自己，因此，那兩把刀總是一上一下，或者一前一後的，至於兩把刀同時出擊，那是交叉刀，有如較剪一樓。

單刀勝雙刀的秘訣就是繞着對方一隻手，設法繞到他的背後，迫他只用一把刀應戰，事實上手持雙刀的人，忽然發覺對方轉到背後，而且靠近右邊，他就迫於用右手所握的刀招架，然後轉身用左刀劈殺，由於他有這種顧忌，無法同時出動兩把刀，因此使用單刀的人，就可以靠着貼身作戰這一招取勝，盡可能的貼近他右邊，壓住他靠右的刀，再用另外一種刀法作戰，使他無法使用左刀。

爲了戰勝雙刀，孫玉峯師傅十分重視「滾堂刀」，即是說，持刀的人忽然倒地打滾，滾到對方脚下，然後把刀仰起，如果對方猝不及防，可能即滾即割，那把刀由下邊割到上邊去，稱做「倒劏刀」，一刀就定了勝負，反之，他滾到脚下，持雙刀的人只有機會一刀劈下，給他用刀擋格，立刻滾開，那就毫無損失，總之，滾來滾去，而且從滾堂刀化爲倒劏刀，貼近雙刀，動手劈殺，那就有機會取勝了。

凡是鏢師都要闖過這一關。比武之際，雙方都用木刀，而且身上穿了白色的練武衣裳，木刀不管是單刀或雙刀，靠近刀鋒之處，必用紅墨掃過，那些紅墨汁吃在木刀上面，不會飛濺出來，但卻可以在貼身打鬥之際，壓住對方的衣裳，使勁一拖，留下一條血似的紅印。只要手持單刀的人在對方身上拖了一條紅印，立刻停止戰鬥，因爲在眞正的搏鬥當中，一刀就會要對方的命，故此不必一鬥再鬥。

改談短棍勝花槍。本來齊眉棍僅有五尺四寸，大概豎起來跟一個人的眉心高度相似，那是指以前體格比較高大的人而言，如果以現代人士計算，恐怕未到這個數字，大約是五尺一寸左右。至於花槍，一定是長過六尺五寸，花槍並非直刺那麼簡單，還可以刺後一縮，把那一枝槍縮短一點，變成僅有四尺就到槍尖，於是，那一柄槍，兩邊都可以使用，即是說，右邊是槍，左邊是棍，懂得花槍的人，能够把那一枝槍耍得十分靈活，只見點點槍花，忽長忽短，難以捉摸，如果持槍的人以梨花槍的姿勢出現，把那枝槍護體揮舞，迫近對方，然後衝刺，一刺即收，那麼，持棍的人，很難接戰，故此，用齊眉棍作戰，就要靠高低棍了。

所謂高低棍，即是盡量放棄中路出擊，只是以高棍打頭，低棍掃脚，那就避免中路作戰，因爲花槍在中路出擊，槍桿既長，而且槍尖有勁，很難用棍抵擋，反之，使用齊眉棍，上則打頭，下則掃脚，那是另有一招，使持槍的鏢師不容易抵擋。

持棍打頭，並不容易，並非雙手握住棍心和棍尾，用劈殺的姿勢打出，而是單手握棍，握住棍尾之後，把那枝棍上下揮舞，整整一枝棍伸到盡，加上了手臂，本來那枝棍是五尺四寸的，手臂長達二尺過外，加起來就有七尺之長，比較一枝花槍更長，因此他有機會獲勝，不過，單手抓住棍尾，把它拉成一條直線，上下揮舞，打到對方的頭部那麼高，實在不容易，除非指掌有勁，運用得靈活，不易施展這一招。

另外一種棍法就是「掃棍」。專掃對方的小腿，小腿用來支持一個人的體重，給棍橫掃，就算他小腿的照面骨沒有折斷，仍會發生痛楚，抑或用棍較量高下，但有痛楚，不過稍爲窒了一窒，不管用拳脚爲窒步，便即給對方乘虛而入，就此倒下來，故此用齊眉棍橫掃對方小腿之際，持花槍的鏢師就迫於用釣魚槍之法應戰，化槍爲棍，把它豎起來，槍尖向天，槍尾壓地，那就不愁對方用棍橫掃了，只有十分笨的人然後跳起避棍，原因是跳起之際，給對方乘虛而入，把棍頭或棍尾向上一揚，由低線刺到中部去，那是無法施救的，這一招稱做「孫行者倒打天門」，乃是齊眉棍的絕招，確實可以戰勝花槍。

不管那種兵器，練習得爐火純青，便會把它的效用發揮到最高的境界，不但可以依照以短勝長，以單勝雙的一些絕招打出，還可以誘敵進攻，然後出擊。

孫玉峯師傅稱做五省刀王，威名遠播，他的一手單刀，不但可以戰勝雙刀，甚至可以說是穩勝，就因爲他能够使用那一把刀圈出一朵刀花來。

他用右手握刀，把腕一震，由於震盪之力，那一柄單刀自動旋轉，打了一個圈，稱做刀花，普通的刀花沒有甚麼力，只是用來出擊，使敵人看花了一雙眼，跟着變招砍劈，孫玉峯的刀花卻是極有份量的，即使雙刀齊出，直闖他的中上門，給刀花一震，對方兩把刀一齊震飛，可見他腕力的雄厚。他苦練刀花三十多年，到老仍然可以靠着那種震盪力，去抵禦敵人的兵器。

黃飛鴻擅長用六點半棍出擊，雙手分別握住棍心和棍尾，用勁一震，那枝棍便圈出斗大的棍花來，把它向一堵牆順勢一刺，突然辟拍幾聲，看看牆上，竟有六點半的痕跡遺留下來，故稱六點半棍，相傳這一手棍是由少林高手流傳下來的，詠春的門下現時仍然有人擅長它，不過，眞正能够一震，手中的棍就要出棍花來，殊不容易。

至於用單刀，使勁一震，震出刀花，那就難上加難，在這種地方可以看得出孫玉峯師傅的功力，不愧有刀王之稱。

猴皮老四微微一皺眉頭，低聲說：「春蘭！你去會會他，看他有什麼事，如果他是來打秋風的，你看着打發打發。」

春蘭正巴不得有這麼一個機會，那裏還會說一個不字，連忙眉花眼笑地趕了出去。

方雨時坐在那間小廳裏，很穩靜地等着，甚至在春蘭進門的時候他都沒特別的表情，只是微微一點頭。春蘭則輕輕地關上了廳門。

「怎麼啦？」春蘭打情罵俏地。「綳着個臉，有什麼心事呀？」

方雨時說道：「春蘭？錢風死了，妳可知道？」

「哦？」春蘭臉上的笑容倏地消失了。「錢風死了？怎麼壓根兒沒聽說呀？」

「葉莊將這個消息封住了，沒傳出來，」方雨時神秘兮兮地壓低了聲音：「這筆賬葉莊主轉到你們四爺頭上了。」

「這……？是你殺死錢風的嗎？」

「與我根本不相干。」

「那就對囉，與你不相干，跟咱們四爺那就更不相干啦！」

「春蘭！你這麼想，人家可不這樣想！」

「哦？」春蘭的臉色也開始綳緊了。

「你可知道葉莊爲什麼不把錢風的死訊發出來？他們是在密謀報復，所以我特地來告警，請你們四爺千萬小心。」

「唉！」春蘭有點發慌了。「如何小心法呢？」

「只有一個辦法，賭館暫停開放，關門閉戶，日夜防守。」頓了一頓，方雨時又問：「你們賭館裏有多少可用的人手？」

「唉！我怎麼知道誰可用？誰不可用？」

「總有個頭兒吧！你教他來，我來跟他商量。」

「你看要不要跟四爺說一聲？」

「四奶奶？你就作個主兒吧！能不告訴他就盡量不告訴他，免得他又慌了手脚。」

「好吧！你在這兒等着，我找他來。」

「愈快愈好！」

春蘭剛走出小廳，就有一個人跌跌撞撞地跑到她面前，那人面色如土，聲音却非常低：「四奶奶！你趕緊回後院去一趟。」

「幹什麼呀？」春蘭翻着眼皮問。

「你別問，去了就會知道。」

「陰陽怪氣的！」春蘭邊罵邊往後院去。

一進後院，那人的態度就不够鎮定了：「四奶奶！前面已經有了客人，所以我不敢叫呼，怕驚動大夥兒，四爺他……他……」

「四爺他怎麼啦？」

「四爺只怕已經過世了。」

「什麼？你胡說些什麼呀？」

「四奶奶！這種事我那裏敢胡扯，妳去瞧瞧就明白啦！」

春蘭三步併成兩步跑，一跨進臥房，她差一點把晌午吃的飯都要吐出來。

猴皮老四坐在椅子上，頭歪垂着，頸上一個血口，正汩汩地流着鮮血，血浸透衣服，再滴落地面，脚旁邊一大灘。

春蘭手扶門框站住了脚，就這一會兒，動作眞快呀，猴皮老四的死未必會使她悲哀，但是却使她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春蘭不愧是久經風塵的老手，在這個時候她竟然還想到那張買田契約文書，目光一掃，第二個寒噤又來了。猴皮老四專放錢財契約的五斗櫃已經被撬開，鐵將軍躺在地上睡大頭覺。不用看，那張買田的契約書文準沒了。

春蘭抽了一口長長的冷氣，葉莊也未免太狠了吧？殺了人還捲走一大筆錢，就算是替錢風報仇，也太過份了，何況錢風壓根兒就不是死在猴皮老四的手裏呀！ ④ （下期續完）

兩期完俠情故事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逆留（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華往綠竹塘赴約，獲見已死去多年的母親，始知他母親當年是用龜息大法閉住呼吸假死，現已身爲掌門，賜予美女青青爲陳華之妻，成婚之夜，陳華憶及兒時母親告誡之言，婉言向青青說項，暫不行周公之禮，三日後廟祭，師祖要陳華履行三項條件之一，陳華據理力爭，師祖不允，取出二片銅片，兩指一夾，發出卡達聲響，但這一怪異舉動，對陳華似毫無作用，師祖大怒，喝命一名中年美婦叫美珍者把陳華擒往九幽地獄，美珍奉命，一閃來到陳華面前，她出手奇快，雙手一翻便扣住陳華肩膊——

九幽逢佳遇　聖殿解苦源

美珍十指一緊，陳華眞氣盡洩，再動彈不得了。

美珍冷喝了一聲：「去！」便推着他從另一道門戶走了進去。

穿過那道門戶，是一條又長又暗的角道，陳華這時功力盡失，無法運用夜視之能，這時的感覺是一眼漆黑，什麼也看不見，脚下一高一低，走得非常吃力。

美珍那能陪他這樣慢慢的走，於是攔腰挾起他，帶着陳華飛步而行。

他們在那條甬道之中，轉來轉去，疾行了一陣，通過了九道門戶，最後，美珍把陳華交給了一個滿頭亂髮，分不出男女的駝子，道：

「把這小子暫時關入八十八號。」

那駝子接過陳華，沒有說一句話，便挾着陳華擠進一條狹縫裏，把陳華拋進一間僅可容身的小牢房裏，鐵門一關，就轉身走了。

陳華這時全身功力被制，被那駝子重重的一摔，只摔得他金星直冒，幾乎閉過氣去。

這間牢房，簡直小得可憐，左右一探手，就可以觸到冰冷無情的石壁，猛然一長身，身子只伸到一半，「呀！」的一聲，頭就撞在堅硬的石頂，只痛得陳華眼淚都流出來了。

這是一間要蜷曲着身子才勉強可以坐臥的小房，絕對沒有伸展手脚的餘地。

陳華嘆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地道：「這個地方，要被關上一年半載，只怕不死也得瘋了。」

忽然，有人接口道：「那也不見得，老夫被關在這裏已經很久很久了，可是還是活下來了。」

陳華被關在這裏，只道再沒有開口的機會了，那想得到馬上就有人向他伸出了友誼之手，當下只高興得叫道：「老前輩你在那裏？」

「九十九號，你的斜對面。」

陳華摸到鐵門前面，盡量向外望去，那裏看得到九十九號，嘆息一聲，道：「老前輩，晚輩什麼都看不見。」

「來了這裏，就不要心急，慢慢的你的視力就會恢復，我們先談談，不也是一樣。」

陳華坐回地上，道：「老前輩，你來這裏有多久了？」

「老夫也不知多久了，反正很久很久就是，不說別的，單說老夫的頭髮，就長得和我的身子一樣長了。」

陳華心裏一冷，喪然地道：「啊！這長的日子，晚輩可支持不下去。」

「別洩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

要我們能活下去，我想總有重見天日一天。」

陳華道：「老前輩倒是是樂觀得很！」

「希望是活力的源泉，老夫之所以能仍然活了下來，就是希望之火永遠不熄滅……聽你口聲，你大約只有二十歲左右吧。」

陳華苦笑一聲，道：「晚輩今年正是二十歲，算來今天還是晚輩的生日啦！」

「二十歲，你還是剛剛出道的娃娃，就關你三十年，你也不過五十歲，五十正是不惑之年，那時，你才眞眞的大有作爲哩！」

陳華笑道：「老前輩說得好，可是三十年後能不能夠出去，還是未定之數哩！」

「這一點，老夫可以保證，只要你能堅強的活到五十歲，老夫就一定有把握送你離開這裏。」

陳華忍不住大笑道：「當晚輩活到五十歲時，你老前輩只怕早看不到了。」

「能不能親眼見你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同時，也不關緊要，緊要的是你能出去，就表示老夫的希望沒有落空，老夫只要希望不落空，這數十年苦難日子，就挨得值得了。」

這是什麼怪論，起先只聽得陳華一怔，但不久之後，陳華的臉色從迷惘之中解脫出來，換上了興奮的神采，肅然而帶着激動的語氣，道：「老前輩，一語驚醒夢中人，晚輩要堅強的奮鬥到底了。」

「好孩子，老夫總算等到了！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陳華對這位見不到的老前輩，產生了無比的尊敬的心理，於是答話的態度也恭敬起來，朗聲道：「晚輩姓陳，單名華。」

「你姓陳？……」好像沒有聽清楚。

陳華複述一遍道：「晚輩姓陳名華。」

「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先父諱繼志。」

「啊！你原來是陳繼志的兒子！」

陳華興奮地，說道：「老前輩，您認識先父！」

「嗯！……。」

過了很久，再也聽不到他的話聲了。

陳華忍不住叫道：「老前輩！老前輩！您爲什麼不說話了？」

「別吵！老夫在想一件事情！」

又等了很久，陳華又大叫道：「老前輩……老前輩……。」

「我問你，是誰把你送進來的。」

陳華道：「一個老太婆。」

「廢話，老夫還不知道是老太婆，老夫要知道的是她叫什麼名字。」

陳華道：「晚輩只知老師祖叫她美珍。」

「美珍！這就有道理了。」

陳華聽出他話中有話，接着問道：「老前輩，您說的是什麼道理？」

「不是美珍，就不會把你關在八十八號中了……。」

陳華心機靈活的一動，道：「她……。」

「她給了你一個機會，也給了老夫一個機會。」

陳華「啊！」了一聲，又道：「她……」

「她不忘舊情！」

陳華明白了，也猛然激動地道：「老前輩，您……」

「老夫就是你祖父陳欽。」

陳華歡呼出聲道：「爺爺！那她……。」

「她並不是你的祖母！」

陳華不便再追問下去，話鋒一轉，道：「爺爺，人家都說你老人家……。」當着祖父本人面前，那個「死」字可就不便出口了。

陳欽嘻嘻一笑道：「大家都說我死了是不是，你爺爺可不是隨便放棄的人。」

陳華道：「爺爺，您不是替她們辦事去了麼？怎麼被她們關了起來呢？」

陳欽道：「我本來是一心一意替她們辦事，後來我發現她們言行不一致，跑回來找她們理論，於是，便被她們關了起來。」

話聲一頓，反問道：「你怎樣也被她們看上了？」

陳華長嘆一聲道：「爺爺，想來您大約還不知道，爸爸也被她們套上了。」

「他人呢？」

「不知道，要不是眞的死了，也可能和你老人家一樣，被她們關起來了。」

陳欽狠狠的一跺脚，說道：「可恨！可惡！……華兒，你且把你的情形，仔細說給爺爺聽聽。」

陳華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祖父。

陳欽聽了慨嘆一聲，道：「人總有人性，人性不滅，便註定了她們永遠不會成功。」

陳華顯然一時沒有聽懂他祖父的話，什麼叫人性不滅，何以註定了她們永遠不會成功，楞了一楞，問道：「爺爺，你在說什麼呀？」

陳欽道：「爺爺在說，她們這種外欺內壓的手段，根本違反了人性，所以一定會被自己的人所摒棄。」

陳華道：「爺爺，您可是說，她們自己會發生了叛亂。」

陳欽微笑道：「正是這個意思。」

陳華微微一皺雙眉道：「不可能罷！誰能承擔得了這這叛門之罪。」

陳欽道：「這是表面上的看法，事實上，已經早就有人在暗中的背叛她們老祖師的遺命了。」

陳華驚訝的道：「有這種事，是誰？」

陳欽道：「你要知道的話，我馬上就可以指出來……」

頓了一頓，接着又道：「第一個，就是剛才送你進來的那位美珍前輩，其次就是你的娘，還有我們這裏的那位玉環前輩。」

陳華一怔道：「爺爺，你怎樣知道的？」

陳欽道：「這裏這位玉環前輩，是你爺這幾十年來，心換心換來的，至於那美珍前輩，她故意把你關在八十八號，便是有意讓我們祖孫相會的明證，還有你娘，她教了你那套神奇的吐納之術，便足以確定她叛徒的罪名了。」

陳華暗自忖思道：「那吐納之術，不過是幫助我不陷於色情陷阱而已，母愛天性，這也算不得什麼叛逆……」

陳欽似是看穿了陳華的心事似的，等了一等，道：「爺爺不告訴你，只怕你永遠想不通，你道你剛才怎樣逃過那『裂魂之苦』的？」

越說越叫人迷惑了，陳華道：「什麼叫『裂魂之苦』？剛才她們沒加在孫兒身上呀。」

陳欽道：「所謂『裂魂之苦』就是那老師祖手中銅片所發出來的聲音，那種聲音，入耳摧魂裂魄，身受之人，苦不堪言。」

陳華道：「孫兒倒沒有那種感覺。」

陳欽道：「因爲你得到了你娘那吐納之術的幫助，所以能幸運的逃過了那一刦……唉！爺爺事情說得明白一點吧，因爲你沒有和青青完成夫妻之實，因此，她們預先安排在青青身上的奇毒，便未傳到你身上，所以你才得安然無恙。」

陳華恍然而悟道：「原來如此，怪不得那老師祖在追問什麼『聖液』的事。」

陳欽道：「對了，就是那聖液，她們先讓青青服下，然後過到你身上，你就等於被她們套上了一道鎖鍊，永生永世，逃不出她們掌心了。」

陳華暗自欣幸的吁了一口氣，道：「那爺

爺你……?」

陳欽道：「爺爺我，沒有你那樣幸運，那種罪我不知受了多少次了，至今每隔一段時間，我還得被她們折磨一次，可是你爺爺就是不屈服。」

陳華讚嘆一聲，道：「爺爺！您眞叫人敬佩。」

陳欽道：「爺爺更希望你千萬不要叫人失望。」

陳華激奮的道：「爺爺，你放心，孫兒有你老人家的遺傳，絕不會給你老人家丟人。」

陳欽道：「這就是我們陳家的好子孫。」

陳華念轉如飛，想到應有的對策，不由得問道：「爺爺，我們現在該怎樣辦呢?」

「等！」

陳華道：「除了等之外，我們就不能主動逃獄麼?」

陳欽道：「沒有那種必要。」

陳華道：「要等多久呢?」

陳欽道：「我想最多七天，最少三天，他們就會來找你。」

陳華道：「你老人家不是被關了幾十年了麼。」

陳欽道：「爺爺那能和你比，反過來說，你也不能和爺爺比，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因緣關係，所以各人的處境變化，也各不相同。」

陳華道：「就照你老人家的估計，孫兒最少也要在這裏等待三天，在這三天之中，閑着也是閑着，不知你老人家在武功上可有什麼傳授?」

既然對方是自己的親爺爺，那就用不着拐着彎動心機了，老實直坦的把自己的心意說了出來。

陳欽哈哈一笑，道：「華兒，你的算盤倒打得眞精，可惜爺爺……。」

陳華嘆息一聲，截口道：「爺爺難道你這幾十年的時光，就那樣白白的浪費了麼?」

陳欽道：「爺爺當然沒有忘記利用這時光用功，只是爺爺這一套功夫，對你毫無用處，而且，你也沒有時間學習……有了！玉環大姐，您請過來一下。」

陳欽口中的玉環大姐，敢情就是那個不男不女的駝子，她一聽呼喚，便飄身而到，笑道：「原來你們是祖孫，那眞得恭喜你們一番了。」說着，取出打火石，給他們點起了一盞鬼火似的小燈。

燈火雖小，但這時對陳華的意義，何異當空皓月，滿眼光明。

第一眼，他就看到斜對面兒臂粗的鐵柵門後面，爬着一個銀絲白髮的老人，向着他點頭微笑。

陳華心頭不禁一慘，啞然叫了一聲：「爺爺……。」

他剛才和他爺爺談了半天話，心情雖激動了一下，但沒有現在這樣感觸的深刻。

看他爺爺這樣子，不但頭髮長長的覆在地上，就是臉上的汗毛，也長得又濃又密，簡直就成了一隻大猩猩，這叫人見了，怎能不難過傷心。

陳欽笑着道：「沒有什麼好難過的，你要堅強起來。」

陳華含着淚水應了一聲：「是！」

陳欽舉手指着那駝子醜女，道：「見過玉環前輩！」

陳華跪在地上，叩了一個頭，道：「晚輩陳華叩見老前輩，並有謝老前輩這些年來對家祖父的照拂。」

玉環姑娘咧嘴一笑，道：「不用謝謝了，你爺爺賜予老身的更多啦！」

陳欽一旁笑道：「大姐，您太客氣了。」

陳華見他談話之間，顯得交情非常深厚，暗暗忖道：「他們既然有這樣好的交情，爲什麼還這樣整天把他關在那石窟裏呢?放他出來走一走，也好一點呀。」

當然，他不是不滿意玉環對朋友的不够意思，而是覺得很奇怪。

因爲這裏面並沒有別的人，讓他出來伸伸腰，比什麼照顧都要實惠得多。

玉環姑娘從腰中取出一隻大鑰匙，一面替陳華開鐵門，一面問道：「陳少俠，你能不能自解穴道?」

陳華點了一點頭道：「能是能，只是解不了。」

玉環姑娘一手拍在他頭頂，替他解開了穴道，道：「你出來活動一下吧。」

陳華彎腰走出小石窟，伸了一下腰肢，有着說不出的舒服，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請老前輩也放家祖出來走動一下，好不好?」

玉環道：「令祖身上加了一條短短的鐵鍊，就是開了門也走不出來，何況，他的門上了封，老身想開也開不了。」

原來如此，陳華心裏舒坦了一點，剛才倒是錯怪他了。

陳欽道：「這孩子想求上進，你能不能讓他到老怪物那裏去碰碰運氣?」

玉環毫不猶豫的點頭道：「有何不可。」

玉環帶着陳華從狹縫裏走了出去，又轉入另一條狹縫裏去，穿過狹縫，玉環便不前進了，吐勁成絲的告訴陳華道：「前面有四座石窟，左右各兩間，右手第二間裏面住得有一個怪人，你去碰碰運氣吧！」

玉環話聲一落，便自退了出去。

陳華摸索着向前面走去，摸過一道鐵門，摸到右手第二道鐵門前面，停下身來，輕輕的叫了一聲：「老前輩！……老前輩……。」

他一連叫了二聲，裏面竟然沒有回應。

他運起神功，細察了一陣，也察不出有人在裏面的跡象，他不免奇怪起來，暗忖道：「這裏明明沒有人……莫非他已經死了！」

心中一動，起了一個不幸的念頭，此念一生，便不由得伸手向裏面摸去……。

可不是，一伸手就摸到了一具冷冰的屍體，陳華還膽大心細的向他心口試探了一下，一點不錯，他早就死去了。

陳華搖了一搖頭，長嘆一聲，道：「唉，可憐！」轉身向外摸索而去。

忽然，身後傳來一聲破鑼似的聲音，喝道：「娃娃，回來！」

陳華被他叫得嚇了一跳，倒抽一口冷氣，回到那石窟之前，道：「你老人家沒死呀！」

「誰說老身死了！」

陳華聽他自稱老身，奇怪的道：「你老人家不是男人呀！」

「誰說老身是男人！」

陳華道：「你老人家既然不是男人，怎樣也會關在這裏呢?」

「廢話少說，你要學什麼武功，說吧！」

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乾脆。

陳華一楞道：「你老人家怎樣知道晚輩是來學武功的?」

「這裏面的事，那一件瞞得過老身。」

陳華道：「那你老人家不反對傳授晚輩武功了。」

「廢話！跪下！」

陳華被她喝得身不由己，雙膝一屈，就跪在鐵柵門外面了。

陳華雙膝剛一着地，便覺有一股大力當頭壓到，欲待閃讓時，那裏可能，意念上「轟！」的一聲，人就昏死過去了。

也不知過了許久時間，陳華恢復了知覺，

睜目之下，眼睛一亮，居然在這毫無光綫的黑獄裏，能够看見當前的情形。

黑色的坑道，黑色的石頭，斜對着四道黑色鐵門，鐵門裏面，同樣的躺着四具屍體。

只是其中有三具屍體，早已皮肉無存，成了一堆白骨，就只自己前面的那具屍體，是剛剛死去不久，這次她是眞的死了，因爲她在身旁石壁上用指力留了一行字跡：「懷中有玉珮一方，送給你小子受用，叛徒。」

陳華伸手向那屍體懷中摸去，果然得到了一方玉珮，玉質血紅，正面是一幅「龍飛鳳舞圖」，反面是滿面密密麻麻的文字。

陳華也不及細看那字體，當下便大叫一聲道：「老前輩快來！」

陳華話聲方落，那玉環姑娘已是接口道：「什麼事?」遠遠的站在那入口處，沒敢走過來。

陳華揚了一揚手中玉珮道：「這位老前輩送了晚輩一方玉珮，她自己人却死去了。」

玉環一亮火熠了，發出一道火苗子，走了過來，道：「她怎樣死的?」

陳華搖頭道：「晚輩也不知道，晚輩一醒來，她老人家就已死去了。」

玉環姑娘皺了一皺眉頭道：「她教了你什麼武功?」

陳華搖頭，道：「沒有，晚輩一來就被她打昏了，不過他老人家却留言送了晚輩這方玉珮。」他伸手把那玉珮直送到玉環姑娘眼前。

玉環姑娘臉色一陣激動道：「什麼?這是她送給你的玉珮?」

陳華指着石壁上的字跡道：「您看！那就是她老人家的遺言。」

玉環姑娘移動火熠子，才看出那字跡，心中一動，暗忖道：「這小子好利的目光。」

玉環姑娘看完那遺言，喃喃地道：「難道是她老人家……。」

陳華接口問道：「她老人家是誰?」

玉環收回目光，嘆息一聲，道：「我現在還不能確定她是誰?……。」

微微停了一停，接着又自動的解釋道：「老身未來之前，她早就在這裏了，……她的編號是三十三。」

陳華道：「你老人家現在不能確定她是誰，至少你老人家已經懷疑到她老人家是什麼人了。」

玉環姑娘點頭道：「可以這樣說，我們走吧！」

陳華道：「她老人家送了晚輩一方玉珮，晚輩理當謝她一禮。」說着，倒身拜了一拜。

陳華一拜之後，回到祖父身旁，呈上玉珮，把經過情形告訴了祖父。

陳欽一笑，道：「孩子，你眞是，你已經得了她老人家的極大好處，你還不知道。」

陳華道：「什麼好處，除了這隻玉珮外，她並沒有教給我一招半式。」

陳欽道：「爺爺問你，你從前的目力，有現在這樣好沒有?」

陳華一怔道：「沒有！」

陳欽道：「你知道什麼原因麼?」

陳華想了一下，搖頭道：「不知道。」

陳欽一嘆道：「她老人家把她修爲了的功力，都轉交給你了！所以你功力猛增，能視黑夜如白晝了。」

陳華恍然而悟道：「那她老人家是因孫兒而死了！」

陳欽道：「不能這樣說，我們應該說，她的生命因你而延續了。」

玉環姑娘接着道：「所以，你要替她完成她的心願。」

陳華道：「她老人家到底是誰呢?有什麼心願?」

陳欽舉着那玉珮，問玉環姑娘道：「照這『龍鳳玉珮』的來龍去脈說，那位老人家，應該是貴門的第七代掌門人羅衣仙子藍星。但她怎會也成了這『九幽地獄』裏的可憐虫呢?」

玉環姑娘道：「敝門第七代掌門人，乃是死於武當天玄道長之手，照理說，不該是她，可是……。」

陳華微微一笑道：「人死了能够復生，並不奇怪，何況貴門最擅長移花接木，說不定死在武當天玄道長手下的人，根本就不是藍老前輩。」

陳欽抬頭望着玉環姑娘，說道：「有這個可能麼?」

玉環姑娘一嘆道：「少俠這種說法，不無可能，因爲敝派掌門人，地位雖高，其實並沒有什麼實權，全派實權乃是掌握在五老會，五老會一向就與藍師伯意見相左，說不定她是中了五老會暗算，而被打入這『九幽地獄』。」

陳華道：「她被關來此地之後，縱然自認是一門掌門人，也不會有人相信她了……。」

玉環姑娘道：「再則，就相信她是掌門人又能怎樣，就拿老身來說吧，老身還不是一下來之後，就永無重見天日之一天了，因此，她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只有忍悲含憤，默緘不宣了。」

陳欽一笑道：「好了，我們暫不談她了，把她放在心上，尊敬她就是了，現在我們來看看這『龍鳳玉珮』……。」

一面說着，一面翻過玉珮反面文字部份，睜大眼睛看了一陣，搖頭嘆息，道：「字跡太小了，我這昏花的老眼，沒辦法看清楚它，玉環大姐，妳看看。」說他老眼昏花，那是自謙的話，憑他目前的功力，也能黑暗生明，只是，那玉珮上的字跡，實在太小了，小得他能力難及，所以無法辨認。

玉環姑娘接過那玉珮，看了一陣，也是一搖頭道：「我也不成，還是你來吧！」順手交給了陳華。

陳華接過玉珮，微一運神，便把玉珮上反面的字看得清清楚楚，接着唸道：「『魁漠九絕式』……。」

玉環姑娘首先驚叫一聲，道：「什麼?『魁漠九絕式』在這『龍鳳玉珮』上，眞是令人匪夷所思。」

陳欽說道：「我還以爲是『潛龍十二式』啦！」

玉環姑娘道：「『魁漠九絕式』正是本門武功的尅星，藍師祖把它交給你，顯然是要你主持正義了。」

陳華欠身道：「晚輩只要力所能及。一定不負藍老前輩之托。」

陳欽嘆息一聲，道：「自作孽不可活，玉環大姐，老夫深爲貴門惋惜。」

玉環姑娘一笑道：「有什麼可惋惜的，留了她們在世只會害人，倒不如早些把她們清除了好……。」

笑臉一收，接着嘆了一口氣，又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本門弟子多半是無辜的，希望你陳少俠到時候，手下留情一二，我們就深感盛德了。」

陳華欠身一禮，道：「晚輩謹領教誨！」

玉環姑娘還了一禮，道：「老身先此有謝少俠了。」

陳欽心情輕快的含笑道：「華兒，你快把『魁漠九絕式』全篇看一遍，如有不懂的地方，我們研究一下，你不能再浪費時光了。」

陳華迅快的把「魁漠九絕式」看了一遍，道：「珮中文字平易清楚，不難瞭解，……」

陳欽一揮手道：「我們不打擾你了，你快

去用功吧！」

陳華回到那小石窟裏，沉思去慮，用起功來。

他這一靜下心來，才發現羅衣仙子所賜之厚，不但精力充沛已極，而靈思泉湧，智慧大開，只樂得陳華笑口盆咧，欣幸不已。

陳華這一用心參悟「魁漠九絕式」，由欣喜而進入沉思，再由沉思而進入無我，等到他悟澈「魁漠九絕式」睜開眼睛時，只見玉環姑娘已惶急的待在他身旁了。

陳華脫口問道：「老前輩有什麼事？」

玉環姑娘吁了一口氣，道：「有人來提你出去了，你快去吧。」

陳華迷惘的道：「就有三天了麼？」

「已經七天了啦！你也沒有喝一口水，你現在的精神怎樣？」

陳華道：「我一切都很好。」

「眞的麼？」

陳華一笑道：「晚輩怎會騙你老人家。」

玉環姑娘一笑，道：「現在是你騙不騙都沒有時間進食了，你快去吧。」

陳華道：「你們這裏的事呢？」

玉環姑娘道：「我們自有安排，你就不用管了。」

陳華目光一掠，只見祖父正在入定中，不放心地道：「家祖……」

玉環姑娘一面拉着他向外跑，一面道：「你放心！放一百二十個心。」

跑到外面玉環姑娘的起作間時，玉環姑娘放緩了脚步，囑咐陳華道：「你出去之後，千萬不要魯莽，遇事一定要謀定而動，才不會招致無謂的挫折。」

她話方說完，人已到了玉環姑娘的權責區分界處，她打開石門，門外正站着冷冰冰的那位名叫美珍的老太婆。

大家都沒說話，玉環姑娘把陳華交給美珍之後，「嘭！」的一聲，關上了石門。

美珍帶着陳華默默不發一言的通過了九道門戶之後，忽然，身形一停，道：「你祖父還好麼？」聲音像她面部一樣，還是那樣冰冰冷冷的。

不過陳華看得出來，她說這話的時候，是鼓足了勇氣和帶着惶恐與激動的心情。

陳華爲穩定她的情緒，因此以和緩的聲音，道：「他老人家很好，……而且也提到過老前輩。」

「他說什麼？」

陳華道：「他謝謝老前輩的盛意。」

「就只這句話麼？」

這句話看來平凡無奇，眞要回答起來，可就有得研究，回答得好，可能馬上就獲得她的助力，回答得不好，也可能招致她的惱怒。

陳華微一沉思，道：「家祖說『他永遠不放棄，也永遠不妥協』。」

美珍姑娘一嘆道：「他眞是一個死心眼的人，……」

話鋒一轉，接着問陳華道：「他這次給了你不少傳授吧？」

陳華搖了一搖頭，道：「沒有。」

美珍姑娘大感意外地一怔，道：「沒有！你……。」

陳華道：「我說的是實話……不過家祖父雖然沒有給晚輩什麼傳授，但晚輩另有遇合，一樣還是得了不少好處，這都得多謝老前輩的暗中成全。」

美珍全身猛然一震，道：「謝老身什麼？不要胡說！」

陳華話聲一肅，道：「老前輩，晚輩有請老前輩相助一臂之力。」

美珍姑娘目光烱烱的望了陳華一陣，輕嘆一聲，道：「單絲不成綫，獨木不成林，你不會有希望的。」

陳華一笑，說道：「老前輩現在貴庚多少了？」

美珍一楞，道：「你問這做什麼？……老身今年已是六十有九了。」結果還是說出了自己的年齡。

陳華道：「晚輩今年剛剛二十歲，對整個的人生來說，晚輩才只剛起步不久，將來前程似錦，不可限量，而老前輩已是……」

美珍聽得臉色一慘，大叫一聲，道：「不要再說了！你道老身是怕死麼？」

陳華道：「那麼老前輩還有什麼可以顧慮的？」

美珍道：「老身不能背叛師門。」

陳華道：「嚴格說來，老前輩已經早就背叛師門了。」

美珍道：「你胡說！老身幾時曾背叛過師門。」

陳華道：「老前輩讓晚輩與家祖父相聚，那不是背叛師門麼？」

美珍道：「你說得太嚴重了，老身只是同情你們祖孫而已。」

陳華道：「老前輩一念之仁，可知已經給貴門帶來了覆門之禍麼？」

美珍雙目一瞪，凝視着陳華，顫聲道：「你……。」

陳華正色道：「不瞞老前輩說，晚輩已獲藍老前輩青睞，傳給奇學，將爲貴門被壓迫的同門請命了。」

美珍眨了一眨蒼目道：「你說的是那位藍老前輩？」

陳華道：「羅衣仙子藍老前輩。」

美珍驚叫了一聲，脫口道：「她是我娘呀……。」叫聲出口，才知道自己失了言，話聲一斂，馬上改口道：「你又胡說！她早就死去了。」

陳華一翻腕，現出了「龍鳳玉珮」，道：「你看這是什麼？是不是藍老前輩之物？」

美珍愕然道：「它怎會爲你所得？」口中沒有承認，其實已經承認了。

陳華嘆息一聲，道：「她老人家悲慘的命運，如非遇見晚輩，祗怕永世都無人知曉，此『龍鳳玉珮』就是她老人家所賜……。」

這時，美珍再也掩飾不住自己內心之中的忿怒和激動，大聲道：「你說，她老人家是不是也被關在『九幽地獄』之內？」

陳華道：「晚輩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這位美珍姑娘，顯然是一位面冷心熱感情豐富的人，一聽她娘也被關在「九幽地獄」之內，原先的顧慮一齊抛向九霄雲外，雙目一赤，道：「去！我們回去看看她老人家。」

陳華橫身攔住她道：「老前輩……。」

美珍道：「不要多說了，你要老身怎樣幫助你，老身就怎樣幫助你就是，現在少囉嗦，我們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去。」

陳華道：「我們這一回去，豈不就擱了你回去復命的時刻？」

美珍廢然嘆了一口氣，道：「好，我們下次再去看她老人家吧。」於是，打消了回「九幽地獄」的原意。

她回身走了幾步，忽然，又停住脚步，望着陳華道：「娃娃，你學了多大的本領，敢放言反抗長老會。」

陳華道：「『龍鳳玉珮』上的本事，晚輩都學會了。」

美珍搖了一搖頭，道：「『潛龍十二式』威脅不到她們了。」

陳華道：「晚輩學的不是『潛龍十二式』，而是『魁漠九絕招』。」

美珍驚容微微一現，接着沉思了一陣自言自語道：「這樣說來，九幽地獄之內的那位果是我娘了。」

陳華暗暗吃了一驚，忖道：「好得我說了實話，要不她心中存疑，問題就大了。」

美珍目光一抬，道：「你把你的『魁漠九絕招』露一招給我看看。」

陳華道：「晚輩準備直取老前輩『肩井穴』，請老前輩留神。」

美珍笑了一笑，道：「你出手吧！」

陳華輕喝了一聲：「照打！」

美珍臉色一變，不知其所來的，陳華的一隻手已落在她「肩井穴」上了。

陳華一沾卽退，縮手而回，抱拳道：「得罪。」

美珍點頭讚嘆道：「大漠神技，果然不凡，老身爲少俠賀。」

陳華謙遜的道：「這都是拜藍老前輩的雅愛。」

美珍道：「她老人家太可憐了。」

陳華道：「貴派太可憐的人，只怕爲數不少。」

美珍身形一起，道：「我們一邊走一邊商量吧。」

盡管他們走得很慢，在他們的感覺上，還是很快的就回到了那冷酷的大廳之內。

這時，大廳之內，除了上次的那些人外，又多了八個全身黑袍黑頭罩的神秘人物，分列在老師祖身後。

陳華身形剛一出現大廳之前，座上的老師祖已是笑容一開，揮手道：「青青，快給你華哥哥看座。」

青青飛也似的搬了一張坐椅，請陳華坐下，她自己就挨着坐椅靠在陳華身上。

陳華一臉負氣的神情，坐在椅子上，誰也不理睬的望着頭頂上的一盞吊燈。

看他那個樣子，眞該叫人七竅生烟，火冒三千丈。

但事實不然，老師祖不但沒有火氣，反而帶着微笑，和言悅色的叫了一聲，道：「華兒，這七天的時間，老身想你凡事都想過一遍了吧？」

陳華慢慢收回目光，在老師祖臉上一掠而過，冷「哼！」一聲道：「想過了又怎樣？」

老師祖道：「我想你一定不願意琵琶骨上鎖一條萬年寒鐵的鍊子，在那狗洞裏過一輩子吧。」

陳華緩緩把目光轉向老師祖，冷笑了一聲，道：「男子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

老師祖哈哈一笑，截口道：「華兒，老身知道你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因此老身很是喜歡你，覺得這樣把你毀在九幽地獄，實在是太可惜了，所以，準備再給你一個機會，你願不願意？」

陳華淡淡地道：「什麼機會？」

老師祖道：「如果你實在不喜歡上回和你說的三件任務之一，老身可以攷慮給你一個你願意擔當的任務。」

陳華現出心動之色，道：「是什麼新的任務？」

老師祖道：「老身準備派你爲本門錢粮總管，本門每年有三十萬兩銀子的費用，一次交給你，任由你支配運用，你看好不好？」

微微一笑，接着又道：「這是一件又輕鬆又令人愉快的任務，只要你略爲用點頭腦，你就終生受用不盡了。」

陳華翻着眼珠道：「我聽得有人說過『利誘』兩字，不知是不是這個意思？」

老師祖一笑道：「你說得太難聽了……」

陳華面色一凜，截口道：「我不幹。」

老師祖雙眉一挑，面色一扳，怒氣已經冲到了眉梢，眼看就要發作起來，忽然，她硬從盛怒之中擠出一陣哈哈大笑，道：「你這樣潔身自愛的孩子，老身更是喜歡你了，你想幹什麼？你自己說吧。」

陳華不加思索地道：「要幹，我就幹原來的那三件任務之一的接掌武當派掌門人。」

老師祖哈哈大笑道：「你要早這樣說，不就皆大歡喜了麼……。」

陳華又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老師祖笑聲一歛道：「什麼條件？只要老身做得到，都可以答應你，就是你上次所說的，要全權行事，老身也可以答應你。」

陳華搖頭道：「這些小問題，我不願再提了，我要按照江湖規矩和你作一次公平的較技，你要勝了我，從今以後，任憑驅策，要是你勝不了我，我却對不起，我要帶着家母和青青離開你們這鬼地方了。」他提出來的要求並不大，可是，他料定老師祖一定會表現得更大方的。果然，老師祖咧嘴一笑道：「這樣你不覺得大吃虧了麼？」

陳華道：「我安於自足。」

老師祖道：「你安於自足，老身却不能佔你的便宜，這樣吧，你要勝得了老身，老身也像你一樣，任憑驅策。」

陳華雙目精光陡射，望着老師祖道：「此話當眞？」

老師祖道：「老身何等身份之人，豈會言而無信。」

陳華起身來，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請立血誓。」

話聲一落，大步走向九女聖容之前，稽首一禮，誓言道：「晚輩今與貴門現任首座長老互較絕技，言明勝者一方可任意驅策敗方不得反悔異議，謹此立誓，有請聖鑒！」

立完誓，又行了一禮，一言不發的回到原處，坐了下去。

老師祖作夢也想不到陳華會來這一手，怔了一怔忖道：「這小子實在是安的什麼心？」

心念轉動之際，目光微轉，打量了全廳一眼，又忖道：「就憑他們這幾個人，就是存心不良，也鼓動不起來，何況，這小子年紀輕輕的，還不是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他收拾下來，管他啦！先把這小子收拾了再說。」

老師祖想了一想，覺得陳華使不出花樣來，於是身形一起，步出了坐椅，向着聖像之前走去，……。

美珍忽然離座而起，叫了一聲，道：「殺鷄焉用牛刀，美珍請命，代表你老人出戰陳少俠。」

老師祖心中一動，陳華已是冷笑一聲，接口道：「隨便你們那一位做代表，我都非常歡迎，不過，所有責任仍請首席長老負擔。」

美珍的功力自然比老師祖差得多，老師祖被陳華這樣一說，反而不放心起來，揮了一下手，冷然道：「不必！」逕自走到聖像之前，立了血誓。老師祖也不回座，就在廳中一站，道：「華兒，你要用什麼兵器，叫青青去幫你取來，老身就用這雙肉掌和你走幾招，也叫你心服口服。」

陳華站起身來，笑了一笑，道：「我不願意佔你的便宜，不用兵器了，同時，我也不願意打你一個措手不及，請你看看在下的修養功力。」

說着，輕輕抬步，向着老師祖立身之處走去，只見他每走一步，脚下石塊上便現出一隻四五寸深的脚印。

老師祖暗暗吃了一驚，忖道：「這小子，那來的這身功力，難道吃了仙丹靈藥不成，看

來老身今天要勝過他，非用計取不可。」

老師祖心中駭然，表面還不得不裝出一副無動於中的樣子，輕笑一聲，道：「華兒，老身倒看錯你了，你能有今天這份成就，確實難能可貴，怪不得你心裏不服氣，今天老身倒要好好的指教你一番了。」

陳華從美珍口中知道這位老師祖，是她們門戶中當今第一高手，一身修養不同凡响，所以，陳華雖然身懷羅衣仙子轉傳的畢生修養，却是絲毫不敢大意，暗暗運足神功，抱拳一禮，道：「請！」

老師祖哈哈一笑，道：「你是晚輩，自是應由你先出手。」

陳華道了一聲：「有僭了！」身形電射而出，凝足十成功力，猛地擊出一掌。

老師祖冷笑一聲，道：「你經驗太差了。」身形原地不動，使了一招，「東風西漸」，身子一旋，右手一翻而出，五指一搭，落在陳華腕脈之上，內力一吐，順勢一帶，口中喝了一聲：「去吧！」她喝聲出了口，陳華的身子也被帶得竄了出去，就在這時候，陳華怪招倏出，左手一撈，竟然抓住了她一條腿，陳華的勢子，加上她加在陳華身上的力道，勢上加勢，力上加力，老師祖那還立得住身形，陳華的身子固然被她扔出去了，而她自己也被陳華拖倒地上，跌了一個四脚朝天。

陳華年輕力壯，身子沾地而起，老師祖却慢得多了，當她挺腰站起時，陳華已經回到了她身前，陳華這時如果要打她一個措手不及，她是毫無辦法的，可是陳華沒有這樣做。

陳華等她站起以後，才笑了一笑，道：「咱們勝負不分，這次請你出招了。」

陳華年紀輕，被扔了出去，一笑就沒事了，可是老師祖乃是一派之長，這一跌却跌得臉上無光，羞惱成怒，暴喝一聲，道：「小子，你找死！」剛才的容忍，一下子完全不見了。

忽然，雙手齊出，左指右掌，和身撲向陳華。陳華朗笑一聲道：「來得好！」舉掌相迎，與老師祖打成一團。陳華一上來，怕驚動老師祖，不敢使用「魁漠九絕式」，只用家傳武功和深厚的功力和老師祖週旋，一陣纏鬥下來，竟被老師祖逼得團團轉，佔不到絲毫上風。

老師祖說得不錯，他的打門經驗確實差了點。老師祖見陳華功力雖然深厚，却發揮不出威力來，當下便想速戰速決把陳華傷於掌下。

立時大喝一聲招式倏變，猛攻急打起來。

陳華和老師祖打了一陣，見無法取勝，心中一動，正想施展「魁漠九絕式」之際，老師祖的猛攻已然發動，掌風指勁，潮湧般壓到。

陳華接着也是大喝一聲，「魁漠九絕式」連環而出。

老師祖的猛烈的攻勢，遇見了陳華的「魁漠九絕式」，等於烈火遇上了洪流，兩相交接之下，老師祖的招式未出，陳華已制敵先機，封住了她的意圖，一招受制，招招受制，四五招下來，便打得老師祖心驚肉跳，節節後退。

老師祖勉强支持到第七招，被陳華逼得右手一抬，脅下門戶大開，陳華身形一矮，一指向她「笑腰穴」上點了過去。「嘶！」的一聲，刺耳懾心，一股破空銳嘯，應指而出。

老師祖駭然色變，封架閃讓，兩皆不及，猛然一提眞氣，將「笑腰穴」橫移半寸。

「嘶！」的一聲，點得老師祖咬牙一哼，脚步踉蹌，連退出七八步外。

陳華一招得手，却保持着君子風度，身形一收，站立原地，欠身一禮道：「承讓了！」

老師祖勉强站住身形，一張面孔已氣得鐵青，大喝道：「大家與我上，宰了這小子！」

美珍振臂而起，雙手一攤道：「且慢！」

老師祖厲聲喝道：「美珍，你瘋了麼？」

美珍欠身道：「美珍沒瘋，但請你老人家平心靜氣的聽美珍一言。」

因爲美珍那一阻擋，想出手圍攻的人，都猶豫了起來，老師祖如果不理會美珍的阻擋，繼續下令圍攻陳華，也許就有人出手向陳華圍攻，可是她這一和美珍答話，想領命出手的人，也無法向前出手了。

老師祖做夢也想不到，美珍已經背叛了她

，當下，冷笑一聲，道：「你有什麼話說？」

美珍肅容道：「請你老人家三思，我們就這樣宰了陳華這小子，豈不前功盡棄，同時，青黃不接，一時之間，又到那裏去找另外一個人，接替他的任務。」

老師祖道：「這小子留了是禍害，留他不得，宰了他老身自有道理。」

美珍道：「還有敏華和青青兩個人……。」故意只說半句話，就把話聲打住了。

老師祖雙目一瞪，望向陳華的母親和青青，冷笑一聲，道：「他倆敢怎樣，難道敢抗命叛上不成。」

美珍道：「料她們也不敢，可是，你老人家與陳華動手之前，曾經彼此立下血誓，她們要將這話說了出去，將來……。」

老師祖「啊！」了一聲，道：「那麼把她們兩人一併宰了。」

美珍又道：「但敏華還有八個女兒……。」

老師祖心念一狠道：「宰！宰！宰！通通給我宰了！」

老師祖此話一出，全廳之人齊皆一震，相顧愕然，尤其那八個年輕貌美的少女，無不花容變色，驚叫了起來，一齊圍向陳華母親敏華，請她作主。

敏華嘆息着，沒有說話。美珍又道：「這樣不妥當吧！將來門下弟子……。」

老師祖道：「怕什麼！把她們殺光了也沒有人知道。」

美珍道：「可是，有陳華阻碍，我們殺得了她們麼？」

老師祖道：「她們要不引頸就戮，就是叛徒……」一言未了，美珍冷笑了一聲，語氣也變了，截口道：「你在祖師聖容之前立了血誓，如今又當場毀誓，這點不算叛徒？」

老師祖心神一震道：「美珍，你……。」

美珍跨步而出，走到敏華她們母女一邊，道：「說來眞正的叛徒就是你，我美珍不再接受你的亂命了。」

老師祖獰笑了一聲道：「忘恩負義的賤婦，你也不想想，你是怎樣當上這長老的……」

美珍反唇相譏道：「因爲你害了我娘，故意向我身上示惠，其實是你內心不安，故意攏絡人心的手法。」

「你胡說，你娘分明死在武當天玄道長之手。」

美珍哈哈一笑，道：「你這謊話還能騙人麼？我娘現在就被關在九幽地獄……。」

「你胡說！胡說！……。」

美珍大聲道：「各位姊妹如果不信小妹的話，我們現就可以到「九幽地獄」去證實小妹所說的眞假。」

沒有人要到「九幽地獄」去證實美珍的話，但所有的人都站起身來，走到了美珍身旁。只有那八個頭罩黑色頭罩，身穿黑袍的人木然的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老師祖嘿嘿！一笑道：「你們統統反叛我，我就要你們統統死……！」

「不見得！」一位長老，挺身而出，迅快無比撲向那八個黑袍人，在每人身上拍一掌。

她出手奇快無比，不待老師祖阻止，她已拍遍了那八個人。

老師祖的臉色，一下子變得蒼白，戟指着那老婦人道：「你……你……你……。」

那老婦人冷笑一聲，道：「我幸虧留下一手，你這一下沒有戲唱了吧！」

老師祖口中還在叫着：「你……你……你……。」忽然雙手一掌，拍向自己的天靈蓋，「你」字未了，人已倒地而死。

美珍吁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們大家都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續完）

奇人奇技

庇能師爸的絕技

麥海雲

中國傳統性的武功有所謂氣功，它跟普通的武功不同，說它是內功，却微有分別，其中有一部份氣功專家由中國搬到南洋羣島一帶，現時我想說的一個氣功專稱做「庇能師爸」，他所表演的絕招非常古怪，簡直無法想像得到他究竟如何發力，所知道的是這一點，他確確實實能够當衆表演。

他習慣了用右手的手掌向一條潭州大蔗中央劈下去，一掌劈斷了一條潭州大蔗，不算稀奇，有許多人都能够劈得斷，奇就奇在這裏，六尺長的潭州大蔗頭尾兩端放在普通的圓椅上面，但却不是直接壓在椅面，在圓椅上面先行放下兩隻鷄蛋，然後再把潭州大蔗放在蛋上，一掌劈下，那一條蔗登時分爲兩截，至於兩隻鷄蛋，完全沒有破裂。

如果你曾經用鷄蛋承放什麼東西，你就會知道它很難放得穩，想把兩隻鷄蛋承住一條潭州大蔗，已不容易，因爲蔗是圓的，蛋也是圓的，他却在放好了位置之後，一掌劈下，蔗裂而蛋殼不碎，眞是難之又難。這是他表演許多種氣功當中一種，很難使人入信，除非目擊他如何表演，關於這種表演，庇能師爸這樣說：「想把這一雙手掌劈斷潭州大蔗的時候，一定要快而準，那種壓力使蔗的中央承受，向下沉落去，由於那一條大蔗向下低沉，便使它的頭尾兩端向上翹起來，既然它向上翹起，那就不會壓碎鷄蛋了，不過，做這種表演，先要把多少膠紙貼在枱上，把兩隻鷄蛋貼穩，否則，蔗沒有壓碎它，由於那條蔗發生變化，鷄蛋滾到左邊或右邊去，也會自動打爛的，那就看來好像表演的人不够功夫。」

潭州大蔗相當粗壯，它含有許多水份，並非乾透，就算把它用手拗折，也不容易，何况把它用手劈斷之際，不會壓破鷄蛋呢？這是很難想像的，不過，庇能師爸却可以做得出來，不能不使人信服。

如果說劈斷鷄蛋上的潭州大蔗是一件困難的事，那麼，庇能師爸做的另外一種表演，就難上加難了，他這種表演只靠兩個火柴盒。

那兩個火柴盒並非貯滿了火柴枝，他先把盒子裏面的火柴完全拿出來，只剩下空的火柴盒，套回原狀之後，就把兩隻火柴盒分別放在兩張圓椅上面，把它豎起來，跟着他站在第三張圓椅之上，然後緩緩的把一雙脚分別放在兩個火柴盒之上，那時他整個軀體站在兩張平排着的圓椅之上，鞋子却沒有接觸到桌面，因爲鞋底跟椅面之間有兩個火柴盒，他必須在圓椅上面表演，如果他在豎起兩個火柴盒，然後站在它上面，那就不容易看得出來，反之，他把火柴盒豎在兩張圓椅之上，然後用脚站在它上面，看熱鬧的人，只要把上半身俯下一點，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他那隻脚正在踏在火柴盒上面。空的火柴盒完全沒有支持力，它却能够支持體重一百五十磅的庇能師爸，確是一件奇事。

何以他能够在火柴盒上面站得穩呢？庇能師爸這樣解釋：「我並非徒然站在火柴盒之上的，先要抽起氣勁，然後站在它上面，本來我有一百五十磅的壓力，但因我已把氣勁抽起來，壓在火柴盒上面的力量不够三磅，故此僅憑兩個空的火柴盒也可以支持得住。」

雖然他作如此解釋，聽了好像沒有科學根據，不過，他在庇能的戲院或夜總會裏面多次表演，有許多人親眼看見，是否眞的如此解釋呢？那就難以判斷了，不過，能够把渾身氣力抽起來，減少整個人的體重，那是眞有其事的。以前在南番東順一帶走江湖賣藥的師傅呂龍山就是單脚站在六個沙煲之上，相信有許多人看見過他這種表演，如果他不能够把身上的體重減輕，憑着抽勁去表演這種輕功，那就無法做得如此純熟了，看來也許庇能師爸所說的話並非虛假。

以前練習武功的人，有一招叫做「蜻蜓點水」，站在岸上，隨手把木片向海面拋下，憑着奔走如飛的脚步在木片上面點了點，便即疾走，橫過一條小河，大概那時他就使用抽勁減輕體重，而且能够在那塊木片剛剛承受壓力還沒有沉下去的時候，已經跳到另一塊木片之上，故此能够在河水之上奔走，橫過大概有一百碼那麼闊的小河。

當然的，這種功夫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練習，而且要有名師指點，然後能够辦得到。

庇能師爸還有其他的絕招，雖然是雕虫小技，但仍可以看得出他是有本領的，他能够用筷子刺穿一個薯仔，即是馬鈴薯，那個薯仔重達半斤，把它用左手握住，右手對準薯仔，把筷子看做飛鏢，使勁揷過去，居然可以刺穿薯仔，在另外一邊透出來，因爲那時他的右手距離薯仔僅有兩英尺左右，很難發力，他居然可以用筷子揷穿薯仔，確有一手。

他很喜歡用筷子表演氣功，另外的一招也是用筷子表演的，他叫人把筷子揷入肚臍大約一寸，他使勁挾住它，叫人用手去拔，無法把筷子拔出來。

還有一點，筷子是直的，把它貼在身上胸部或腹部，當然是無法貼住，剛剛鬆手，它就跌下來，庇能師爸却能够使用皮膚透氣的辦法把筷子吸住，使它不上不落，這一招也是氣功的一環。

他能够把身上的丹田移到掌心，使它發燙，憑空把手掌壓在一塊冰上面，運用丹田氣，掌心發出熱力來，不過十分鐘，那塊冰就會溶解，變成一灘水，如是沒有練習過氣功的人，把手掌放在冰上，完全不起作用，最低限度要四十五分鐘然後能够使那冰塊溶解，這是他獨特的一種表演功夫。

像這樣子的玩意，庇能師爸有許多種表演，使人看了佩服不已。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毒劍常笑和李大娘同墜火坑，瞬即化為灰燼，王風與血奴僥倖脫過此刧，驚魂稍定，驀睹魔王現身，引接王風進入一奇妙境界，王風重見與鐵恨當時所見過的血鸚鵡，王風向牠提出第一個願望，說是要知道血鸚鵡的秘密，血鸚鵡沒有解釋，只是依照傳說中的羣魔向魔王祝壽，滴血化成血鸚鵡及血奴的情景，這仍然使王風對血鸚鵡的秘密茫無所知。血鸚鵡七年降臨人間一次，每次可使人得到三個願望，但得到願望的並非就是幸運，現在災禍雖沒降到王風身上，但却惹來血鸚鵡與羣魔的譏笑——

驚魂六記故事

血鸚鵡

古龍·文　盧令·圖



孽海苦無岸

笑聲又停下。

血鸚鵡盯着王風，道：「你的第二個願望又是什麼？」

王風沉吟了起來。

這已是他最後的一個希望，他豈能不小心考慮淸楚？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身中要命閻王針，只有一百天性命這件事。

一百天現在已過了五十多天，連兩個月他都活不到的了。

他的心中不由生出了一種蒼凉的感覺。

也許血鸚鵡能够以牠神奇的魔力淸除他身體之內的毒藥，延續他的生命，甚至使他永生不死。

這是最後的希望，好不好就要求永生？

王風這念頭才動，馬上又打消。

他還很年靑，也並不想死，可是他却不想被血鸚鵡利用，將血鸚鵡的邪惡保留在身上，散播到人間。

郭繁的遭遇，他雖然沒有目睹，鐵恨的死亡，他却是印象猶深。

他知道，魔王最大的願望和目的，是讓人間充滿了災禍和不幸，血鸚鵡的願望帶給人間的，其實就只是不幸與災禍。

他縱然永生，那種不幸與災禍亦必然永遠佔據着他的生命，而且未必就只是影响他一個人。

他絕不想永遠生存在災禍與不幸之中。

那應該要求什麼？

七年前太平安樂富貴王府庫藏珠寶一夜之間神秘失踪這件事的秘密。

火窟險奪魂

這件事到現在仍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鐵恨偵查了足足七年，常笑暗中調查這件事，亦已有兩年多。

以他們的精明尚且無法偵破這件事的秘密，其他人更就不在話下。

能够解開這個謎的，看來就只有魔王，只有血鸚鵡。

他並不認為自己還有機會再來這魔域，再見血鸚鵡。

這已是他唯一的機會。

他終於衝口而出，道：「我的第二個希望是要知道太平安樂富貴王府庫藏珠寶一夜神秘失踪這件事整件事的眞相。」

他特别强調「整件事」這三個字。

這是說，但凡與這件事有關的問題，血鸚鵡都應該給他一個淸楚明白的解答。

血鸚鵡當場一怔，道：「這件事好像與你並無關係。」

王風道：「的確是沒有關係。」

血鸚鵡道：「你知道來幹什麼？」

王風道：「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血鸚鵡道：「哦？」

王風反問道：「這難道不能成為願望？」

血鸚鵡道：「能。」

王風道：「能就成了。」

血鸚鵡道：「我只是覺得奇怪。」

王風道：「有什麼奇怪？」

血鸚鵡道：「人總是希望自己能够永生不死，你本有兩個永生的希望，可是你却不希望永生。」

王風道：「因為我不想變成你的傀儡！」

血鸚鵡道：「原來你是一個聰明人！」

牠又笑了起來，大笑。

聽牠的口氣，向牠要求永生的反倒是傻瓜的了。

牠大笑廻翼，飛轉了半身，突然道：「隨我來。」

這句話出口，牠便飛前去，飛向前面的宮殿。

十三隻血奴拱衞着牠，不離牠左右。

王風連忙跟上去。

× ×

風呼嘯，霧飄飛，壁立的烈燄又開始飛揚，牆聚的寒冰又開始滾動。

血鸚鵡一飛向魔宮，肅立兩旁的十萬神魔便又消失不見。

牠在前面引路，將王風帶到魔宮的面前。

一到了魔宮的面前，十三隻血奴，突然消失。

魔王更早已不知所踪，整個奇濃嘉嘉普就只剩下血鸚鵡一隻魔鳥。

牠又笑，大笑道：「你由這玉階直上，到了玉階的盡頭，你將會看見一片汪洋，那之上有一艘魔舟，一看見那艘魔舟你就要跳進裏面，它自然會將你載走。」

王風道：「我不是要離開。」

血鸚鵡道：「它也並不是載你離開，只不過將你載到一個地方。」

王風道：「是什麼地方？」

血鸚鵡不答，只是道：「在那個地方你將會看見兩個人。」

王風又問道：「什麼人？」

血鸚鵡仍不答他，繼續道：「他們將會解開你心中所有的疑團。」

說完這句話，血鸚鵡倏的變回一團火燄，血紅的火燄一閃即逝。

王風那裏叫得住，怔住在那裏。

在他的面前，正是一道白玉階。

也只是一怔，他又舉起了脚步，抱着血奴直往玉階上走去。

玉階上風更勁，霧更悽迷。

高處不勝寒。

王風上到玉階的盡頭，便不由打了兩個寒噤。

在他的面前，赫然是一片汪洋。

一望無際的汪洋。

× ×

水並不是藍色，也並不是綠色。是紅色，紅得就像是鮮血。

那與其說是一片汪洋，毋寧說它是一片血海。

死靜的血海，一望無涯，却也沒有與天相接。

海面上根本就沒有天空，只有風和霧，烈燄與寒冰。

這絕不是人間的海洋。

魔海已在眼前，魔舟又在何處？

王風心念方動，一艘魔舟，就在他面前出現。

那其實只是一個木排。

這木排如何能够渡過這一片血海？魔海？

這木排又會將他帶到什麼地方？

× ×

魔舟幾乎就是在王風脚下出現，一出現便往外飄開。

王風那裏還敢怠慢，抱緊了血奴，一縱身，疾往魔舟上躍落。

血鸚鵡吩咐他一看見那艘魔舟就要跳下去，可是他看到那艘魔舟之時還有短暫的猶疑。

即使是眞正的海洋，準備跳下去的人甚至存心求死，跳下去之前難免猶疑一下，何況這

是一片血海！魔海！

那短暫的猶疑也許就已使魔法失效，王風跳下去的那剎那，那艘魔舟竟突然消失。

他竟是跳入一片血海之中！

血！觸目都是血！

× ×

王風驚呼方出口，整個人連同懷抱的血奴已一齊沒入血海之中。

他却沒有掉進水中的感覺，也沒有掉進血中的感覺。

那剎那之間，他只覺得自己是墮落一片虛無之中。

他張目驚顧，觸目已不是血，而是一片黑暗。

——我到底墮落什麼地方？

王風混身的血液幾乎凝結。

無知也是一種恐懼！

× ×

風在耳邊呼嘯，眼前却只是一片黑暗。

無盡的黑暗。

噗一聲，王風突然感覺自己掉在一片濕軟而又帶硬實的東西之上，一個屁股雖沒有裂開兩邊，却感覺似乎已經摔的開花。

然後，他整個身子都倒翻在那一片東西上面。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反手摸去，着手竟是泥土的感覺，鼻子同時亦嗅到了潮濕的泥土氣味。

他竟是掉在一片土地之上，這實在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我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

他揑着一手的泥土，在那裏，一動也不一動。

在他的眼前，仍是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到。

× ×

沒有寒冰，沒有烈燄，也沒有霧，甚至連風都已靜止。

這裏並不是奇濃嘉嘉普。

——奇濃嘉嘉普在什麼地方？

他從上摔下，未摔下之前他是置身奇濃嘉嘉普。

奇濃嘉嘉普那麼應該是在上面的了。

他摔在泥土之上。

下面是土地，上面應該是什麼？

他抬頭望去。

上面也是一片黑暗，黑暗中却有丁方尺許的一片迷濛的亮光。

那一片亮光黑暗中透着藍色，還有幾點昏黃的亮光在閃爍。

是星光。

上面是天空。

他莫非是天上掉下來，奇濃嘉嘉普莫非原是在天上？

他不禁又怔住在當場。

就在這個時候，黑暗中突然響起了一聲歎息。

幽幽的歎息在他懷中響起。

血奴已終於醒轉。

她幾乎立即從王風的懷中跳起身子，脫口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王風道：「我也不知道！」

血奴一聲輕叱道：「你——你是誰？」

王風歎了一口氣，道：「這裏雖然太黑暗，你沒有可能看到我的面容，總該聽得出我的聲音。」

血奴應聲一聲驚呼：「王風？」

王風笑道：「我還以為連我的聲音你都聽不出來了。」

血奴沉默了下去，半晌才問道：「我方才是不是昏迷了過去。」

王風道：「昏迷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血奴道：「那我怎會來到這地方？」

王風道：「是我抱着你跳下來的。」

血奴詫聲道：「你怎麼抱着我跳下這見鬼的地方？」

王風道：「這並不是我的主意。」

血奴道：「那是誰的主意？」

王風道：「血鸚鵡。」

血奴的語聲立時變得奇怪起來，道：「你又見到了血鸚鵡？」

王風道：「還有牠的臣子。」

血奴奇怪道：「血鸚鵡的臣子？」

王風道：「也就是你房中那幅魔畫上的十三隻血奴。」

血奴沉默了下去。

王風接又道：「牠們與那幅魔畫上面所畫着的竟完全一樣，有孔雀的翎，有蝙蝠的翅，有燕子的剪尾，有蜜蜂的毒針——」

血奴截口道：「你還看到了什麼？」

王風驚歎道：「魔中之魔，諸魔之王。」

血奴追問道：「你是說你見到了魔王？」

王風道：「其實第一個我就是見到他，除了魔王之外，還有十萬妖魔。」

血奴又截口問道：「你見到的魔王到底是什麼樣子？」

王風道：「也是跟那幅魔畫上面所畫着的，完全一樣，頭戴紫金白玉冠，很年青，又英俊——」

血奴再一次打斷了王風的說話，道：「你方才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王風道：「奇濃嘉嘉普！」

血奴失聲道：「你說在什麼地方？奇濃嘉嘉普？」

王風道：「我想不到眞的有這個地方。」

他的語聲突變的虛虛幻幻。「沒有頭上的青天，沒有脚下的大地，只有風和霧，寒冰與火燄，我抱着你竟就是在那當中！」

他的語聲更虛幻，道：「也沒有多久，寒冰凝成了冰壁，火燄結成了火牆，十萬妖魔排列在冰壁火牆之下，魔宮之前，那時候十三隻血奴就擁着血鸚鵡飛來了。」

血奴沒有作聲。

王風接又道：「來的時候只是一團火燄，火燄血花一樣炸開，血鸚鵡才現身出來。」

他的語聲忽的又一變，變得很恐怖，道：「牠一現身就笑了，像人一樣笑，還像人一樣說話，第一句說話竟是呼喚我的名字。」

他吁了一口氣，繼續說道：「我幾乎快要給牠嚇死，幸好那時候我記起了牠欠我兩個願望。」

血奴仍然沒有作聲。

王風忽的像想起了什麼好笑的事情，笑了起來。

這個時候，他竟還笑得出，就連血奴都有些佩服他了。

他笑着道：「你知道我向牠提出的第一個願望是什麼？」

血奴沒有應他。

他自己隨即說了出來。「我竟還要牠告訴我血鸚鵡的秘密。」

他放聲大笑。

血奴沒有笑，什麼表示也沒有。

王風似乎也覺得一個人笑實在太沒有意思，很快就收住了笑聲，又問道：「你知道牠怎樣答覆我？」

血奴終於開口，問道：「牠對你說了些什麼？」

王風的語聲又變得虛幻，道：「牠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用牠神奇的魔力，使魔王十萬

歲壽誕，羣魔共聚奇濃嘉嘉普，滴血化鸚鵡那一天的情景在我的眼前重現，用事實來答覆我，來滿足我的願望。」

血奴又沉默了下去。

王風微喟道：「我雖然看到了一生人從來未見過的奇景，却浪費了第一個願望。」

血奴又一次打斷他的說話，道：「牠欠你兩個願望，就算浪費了一個還有一個，你的第二個願望又是什麼？」

王風道：「我要牠告訴我太平安樂富貴王府庫藏珠寶一夜之間神秘失踪這件事整件事的眞相。」

血奴道：「牠這一次又是怎樣答覆你？」

王風道：「這一次牠也是沒有正面答覆我，只是叫我走上魔宮的石階，跳進石階盡頭那一片汪洋之上的一艘魔舟，牠說只要我跳下去，那艘魔舟就會將我帶到一個地方，在那個地方有兩個人可以解開我心中所有的疑團。」

血奴忽問道：「你眞的見到了那一片汪洋，還有那什麼魔舟？」

王風道：「那一片汪洋其實是一片血海，魔舟也只是一個木排。」

血奴道：「你眞的跳下去了。」

王風道：「所以你和我現在才會在這個地方。」

血奴再次沉默了下去。

王風突又歎了一口氣，道：「這個地方也許就是地獄了……」

血奴第五次打斷他的說話，道：「你那來這許多的鬼話。」

王風道：「你當我說的都是鬼話？」

血奴道：「不是鬼話是什麼？」

王風道：「我雖然走遍了奇濃嘉嘉普，還沒有變成妖魔鬼怪。」

血奴道：「什麼奇濃嘉嘉普，什麼十萬神魔滴血化鸚鵡，只不過是一個傳說。」

王風道：「我的睛眼好像並沒有毛病。」

血奴道：「腦袋有毛病也是一樣。」

王風道：「我的腦袋一直都很正常。」

血奴冷笑道：「那麼你方才如果不是見鬼，就一定發瘋！」

× × ×

「他方才並沒有見鬼，也沒有發瘋！」

另一個聲音突然黑暗中響起來。

非常動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

飄飄緲緲，彷彿是從天上飄下。

王風血奴不由的齊都抬頭。

尺許丁方的那一片天光之中即時閃起了碧綠色的光芒。

火光。

他們在地下石室所見到的那種火光。

那個聲音連隨又說道：「不過在下面幾天，你們就會發瘋，也必然可以見鬼的了。」

王風不由的長身而起，血奴已厲聲一聲喝問：「誰！」

那個聲音格格的笑道：「王風的聲音，你都能夠認得出來，我的聲音怎麼你反而認不出了。」

「你——是你！」血奴的語聲立時變了。

語聲竟帶着强烈的恐懼。

王風剎那好像亦認出了那個聲音，不由心間打了兩個寒噤。

× × ×

碧綠的火光之中即時出現了一張臉！

很年輕的一張臉，無論怎樣看來這個人也只得十四五的年紀，只是一個小姑娘。

穿紅衣的小姑娘。

碧綠的火光只是一團，雖已染綠了她的臉龐，還沒有染綠他的衣裳，還不難分辨得出那是一襲紅衣。

他們却知道這位紅衣小姑娘實在已不小的了。

這位紅衣小姑娘自然就是神針韋七娘！

魔王在她的瞳孔飄出，現身在地下室的時候，她烟霧一樣消散，現在竟然在天上出現。

莫非她，已被魔王變成了一個妖魔？

× × ×

王風的眼睛霍的暴張，瞪着火光中的那張臉龐，瞪着那一團碧綠的火光，突然道：「你爲什麼還不將那張面具除下來。」

韋七娘笑道：「我戴着這張面具最少年輕了十年，上了年紀的女人豈非都喜歡將自己裝扮成一個小姑娘。」

王風冷笑道：「你就算不將面具除下，我也已知道你是誰！」

韋七娘笑問道：「我是誰？」

王風一字字的道：「李大娘！」

那顯然是韋七娘，他竟說是李大娘。

李大娘豈非地下室裏烈焰中灰飛肉滅？

看來他的眼睛如果沒有毛病，腦袋只怕眞的有些毛病的了。

血奴這一次反而沒有說他發瘋。

韋七娘也沒有，笑笑道：「你憑什麼這樣肯定？」

王風道：「聲音！」

韋七娘道：「現在我一開口你就認出了我的聲音，方才在地下室怎麼我說了那許多，你竟然認不出來？」

王風沒有作聲。

韋七娘道：「是不是因爲我當時壓着聲音說話，是不是因爲你當時驚魂甫定，血奴又昏倒，一顆心已經亂成一堆草一樣？」

王風並沒有否認。

韋七娘隨即舉手揭開了臉上那個小姑娘的面具，面具後面的果然是李大娘的臉龐！

她的臉上却也是掛着笑容。

惡魔一樣的笑容。

她本是一個絕色佳人，笑起來尤其美麗，碧綠的火光照在她的面上，雖然使她的面色變得詭異，那無損美麗的容顏。

在血奴王風的眼中，她却已不是一個絕色的佳人，只是一個狠毒的惡魔！

× × ×

韋七娘的面具落在李大娘的手中，韋七娘的人又怎樣？

血奴忍不住開口問道：「韋七娘的面具怎會落在你手上？」

李大娘笑道：「她連性命都已保不住，如何保得住那個面具？」

血奴叫了起來：「你殺死了她！」

王風亦同時叫了起來：「那全身着火焚燒，後來與常笑同墮火阱的女人不是你，莫非就——就是韋七娘？」

李大娘點頭笑道：「你頭腦倒也靈活，就可惜後知後覺！」

王風追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李大娘道：「那個地下室本來是一個很安全，很秘密的地方，由入口開始，一共有十三重凶毒的機關埋伏。所有的機關埋伏終年開啓，無論什麼人走進去都九死一生。」

王風道：「你自己當然例外。」

李大娘道：「我入去時當然可以將那些機關埋伏暫時封閉，可是隨後進來的仍是一條死路。」

王風道：「你進去之後，自然不會將那些機關埋伏繼續封閉。」

李大娘道：「自然不會。」

王風道：「我們三人進去的時候却是安全得很。」

李大娘道：「我進去的時候，已經就無須

將那些機關埋伏暫時封閉，也可以安全走過的了。」

王風道：「人偶然都會發發高燒，機關偶然失靈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李大娘道：「那些機關都是出自西域的高手匠人，就算三五十年之後亦未必會失靈。」

王風道：「這就奇怪了。」

李大娘道：「也沒有什麼奇怪，只不過因爲在我進去之前，已經有一個人走進去。」

王風道：「韋七娘？」

李大娘道：「正是她。」

王風道：「她懂得機關？」

李大娘道：「如果她完全懂倒還好，那最低限度她不過將那機關暫時封閉，還可以再用，她却是一知半解，十三道機關結果倒有十一道給她弄壞了。」

王風道：「火阱與及那一幅將火燄隔斷的石壁想必是未壞的兩道機關其中的一道。」

李大娘道：「現在却已不能再用了。」

王風道：「還有的一道如何？」

李大娘道：「也已不能再用。」

她冷笑一聲，道：「那一道機關是一蓬致命的毒烟！」

王風道：「哦？」

李大娘道：「第一道至第十道的機關完全都是獨立的機關，第十一道與第十二道都是相連在一起，一連穿過了十道機關都是獨立，到了第十一道機關之時，縱然是極小心的人亦難免大意疏忽，她並沒有例外！」

王風脫口道：「那一蓬毒烟……」

李大娘道：「她吸進體內，我進入地下石室之際，她已然倒斃地上！」

王風道：「後來，我們所聽到的那一聲慘叫……」

李大娘說道：「你們都聽不出那是我的聲音？」

王風道：「聽得出，我只是想知道你當時爲什麼慘叫？」

李大娘笑道：「不爲了什麼，只爲了要你們趕快進入那地下石室，我知道當時你們已在門外。」

王風道：「在我們進去之前，你已跟韋七娘換過了衣服，將她搬到魔王的石像面前焚燒的了。」

李大娘道：「這之前我當然還得先毀掉她的面龐。」

王風道：「她的人都已死了，你何苦一再難爲她的屍體？」

李大娘道：「因爲我要你們認爲是我在焚身自殺！」

王風道：「那一聲歎息……」

李大娘截口道：「是我在歎息，一個人還能夠歎息，就表示他還沒有完全斷氣，即使我只得一綫生機，相信你們都不會束手旁觀，由得我活活燒死，所以我算準了一聽到歎息，你們一定會撲前搶救！」

王風道：「我們一撲前，你就發動那第十三道機關？」

李大娘道：「我的確是那個意思，亦已付諸行動，只可惜就只坑殺一個常笑。」

王風不覺捏了一把冷汗，他並沒有忘記那個可怕的火阱，亦沒有忘記常笑那種恐怖的死亡。

他隨即問道：「當時你是在什麼地方？」

李大娘道：「在一面暗壁之內。」

王風道：「只是常笑一個墮下陷阱，你當然不會滿足。」

李大娘道：「也不能滿足，你們留在石室中，對於我更是一種障礙。」

王風忽的省起了地下石室門外那「寶庫」兩個字，道：「是因爲石室裏面那些箱子？箱子之中的珠寶？」

李大娘道：「你也知道箱子裏面裝載着珠寶？」

王風道：「難道你建造那麼安全秘密的一個地下石室，就是只爲了萬不得已之時藏身之用？」

李大娘道：「當然不是。」

王風突然道：「那些珠寶是不是就是太平安樂富貴王府失竊的珠寶？」

李大娘反問道：「你說是不是？」

王風道：「我說就是了。」

李大娘笑笑。

王風喃喃道：「怪不得我們對於你是一種障礙，你當時爲什麼不出來清除這種障礙？」

李大娘道：「我不能出來。」

王風道：「哦？」

李大娘道：「因爲我既沒有將你擊殺的本領，當時我更是光着身子。」

王風道：「當時你還沒有換上韋七娘那一身紅衣裳？」

李大娘道：「我是在只見常笑一墮入陷阱才有以韋七娘的身份出現這個念頭。」

王風道：「暗壁之內想必還有一條暗道通往廳堂上面。」

李大娘道：「所以我才能在石室門外出現，那時血奴已昏倒在你懷中，那在我來說更是一個好機會。」

王風道：「血奴與韋七娘相處多年，對於她的言行舉止自必然熟悉得很，她若是沒有昏迷過去，你縱能瞞過我，也無法瞞過她！」

李大娘並不否認，點點頭，却又道：「即使連她也能瞞過，我只得一雙眼睛，要將你們兩個人同時催眠，只怕也沒有可能，因爲你們兩個都不是普通人。」

眼睛，催眠！

王風不由的苦笑，道：「我只知防範李大娘的一雙眼睛，却沒有想到連韋七娘的一雙眼睛也要防範。」

李大娘道：「男人遇着一個漂亮的女人忽然在自己面前流淚，就算不心軟，心神想必也難免一亂。」

王風不能不點頭。

李大娘接道：「不管是心亂抑或心軟，都不免有些大意疏忽，看見了眼淚，亦不免注視她的眼睛。」

王風道：「你的眼淚倒不少。」

李大娘道：「也不多，剛好够用。」

王風又一聲苦笑，道：「我方才看到的妖魔想必就是你的眼睛在作怪。」

李大娘道：「你的心如果不怪，我的眼睛又如何能够作怪？魔由心生，你方才所看的其實就是你心裏所想的，對於奇濃嘉嘉普種種傳說，我看你已聽說過不少次。」

王風道：「以我記憶是三次。」

李大娘道：「鸚鵡樓血奴房中那幅魔畫也是印象深刻的了。」

王風不能不承認。

粉刷那幅魔畫之時，魔畫之上的諸魔他的確看得非常仔細。

那心中自然都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是以心神一被李大娘魔眼控制，李大娘一聲魔王，他便不由想起那些傳說，那幅魔畫。

方才他眼中所見其實就是他心裏所想。

到了心神完全被控制，他眼中所見的却是李大娘口裏所說的了。

那會子李大娘就算叫他自殺，相信他亦會自殺。

李大娘却祇不過叫他跳入血海中的一艘魔舟。

事實並沒有血海，也沒有魔舟。

他抱着血奴一跳，就跌下這黑暗的石牢之中！

燈光碧綠而暗淡，照不到下面，那個洞口周圍却照得非常淸楚。

洞口的周圍全是石壁，這不是一個石牢又是什麼？

× × ×

火光忽一閃，李大娘又笑起來，道：「不過，你的想像力倒也豐富，居然還想到穿牆入壁，看到你那些動作，當時我幾乎沒有笑彎了腰。」

她笑得好像開心得很。

王風却只有苦笑。

一直等到李大娘的笑聲完全停下他才再開口，道：「方才那血鸚鵡的說話是不是出自你口中。」

李大娘頷首，道：「是！」

王風道：「你的說話能不能作準？」

李大娘又笑，笑着道：「那要看什麼說話了。」

王風道：「你說我在這個地方將會看見兩個人，他們將會解開我心中的疑團。」

李大娘道：「這是事實。」

王風道：「人呢？」

李大娘道：「下面一片漆黑，難怪你看不到。」

王風道：「人就在下面？」

李大娘道：「兩個人。」

王風不由追問道：「兩個什麼人？」

李大娘道：「魔王，血鸚鵡！」

王風悶哼道：「你又在說什麼鬼話！」

他這句話出口，血奴一旁已叫了起來：「他們就在這裏？」

聽她的說話，世間眞的有所謂魔王，血鸚鵡。

王風不其然一怔，脫口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李大娘道：「魔王當然就是個王，也就是血鸚鵡的主人，血鸚鵡却是十三個血奴的主人的首領，甘老頭拚命要我放出來的就是他們，韋七娘乘亂偷入地下石室也就是爲了搜尋他們的踪跡。」

王風並沒有忘記甘老頭與韋七娘都是十三個血奴之一。

李大娘接道：「地下石室之外本來終年守衞着我手下十三把魔刀中的四把，武三爺殺入莊院之時他們倉惶出外應戰，韋七娘才有機會接近石室暗門，她能够連毀十一重機關進入內裏實在不簡單，只可惜人並不在石室之內，她縱然未死，結果仍不覺大失所望！」

她語聲一頓，道：「人就在你們下面！」

言猶未已，血奴已經又叫了起來道：「燈呢？」

李大娘說道：「在下面，一共有四盞燈，你們儘可以將之燃着，有了燈就會看得淸楚的了！」

她忽然問道：「你們身上有沒有帶着火摺子之類的東西？」

這句話還未說到一半，王風將自己上下搜拍了一片。

走江湖的人身上少不免都會帶着火摺子千里火之類的東西，他也不例外。

可是這一找之下，他却發覺所帶的火摺子已然失落。

血奴即時向他問道：「你有沒有火摺子在身上？」

王風道：「沒有。」

李大娘的耳朵居然也很靈，接口道：「沒有也不要緊，我將這盞燈送給你們！」

她旋即鬆手，手中的綠燈直往下墮！

看着那盞燈落下，王風不由就打從心裏寒了出來。

碧綠的燈光由暗淡而逐漸光亮，一會才落到他們頭上。

由李大娘身形的大小，他雖已看出這石牢絕不會矮到那裏去，可是現在這盞燈一落，他却發覺到這石牢實在比他們估計的還要高出許多。

他倒有些奇怪方才那一跌居然沒有將他跌散。

接燈在手他就隱約看到了四面的石壁之上都嵌着一盞石燈。

他連隨掌燈縱身飛起！

碧綠的燈光一閃再閃，到他的身形落下之時，四壁的石燈都已被他燃亮！

四盞石燈燃起來的都是碧綠的火光！

碧綠的火光照亮了整個石牢。

火光一亮起，王風就聽到了血奴的驚呼！

× × ×

四盞石燈每一盞都嵌在丈許高下的石壁之上。

每一面石壁都四丈過外，四面石壁合成了這一個丁方兩丈多三丈的石牢。

石牢的下面却只有一半是石地，還有一半是潮濕的泥土。

石地用石塊組成，與泥土相接的部份參差不齊，彷彿鋪到那裏石塊便已經用盡。

石地之上有兩張石榻，兩張石榻之間隔着一張石桌，旁邊還有兩張石櫈。

石櫈上沒有人，石榻上却有，一張石榻一個，總共兩個人！

李大娘沒有說謊，話却不能作準。

石榻上那兩個根本已不能叫做人。

那只是兩具死人骨骼，兩具骷髏！

碧綠的火光之下，骷髏抹上了一層碧綠的光。

一種莫名的陰森，莫名的詭異氣氛，籠罩着整個石牢。

骷髏幽幽的，端端正正的盤膝坐在石榻之上，深陷的眼窩裏隱約閃爍着慘綠的磷光。

其中一具骷髏的頭上赫然戴着一頂紫金白玉冠！

血奴就盯着那具骷髏驚呼失色。

她霍地抬頭，盯着李大娘，一正臉，冷笑道：「你又在賣弄什麼陰謀詭計？」

李大娘亦是在盯着她，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你莫非不肯相信所看見的是事實？」

血奴剛平靜下來的面色聽說又變了。

李大娘再歎了一口氣，道：「我其實也不是一個怎樣貪心的人，那些珠寶有一半到手我其實已經很滿足，隨時都準備放人的了，誰知道，他們在下面不過十日，魔王便不甘屈辱盡斷經脈自栽，鸚鵡亦相繼殉主自盡！」

血奴這才眞的變了面色。

李大娘接道：「以他們的身份我也知道這個石牢實在太過委屈，本來準備將這個石牢加以佈置的了，可是地面都還未弄好，事情就已經發生。」

她又歎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如果傳了出去，我們之間的約定固然終結，我更絕不會活到現在，你們知道了魔王鸚鵡已經不在人間，又豈會不立即取我性命？」

血奴突然打斷了她的說話，道：「我們將珠寶完全找回來之後你就要將人交出，到時候你如何向我們交待？」

她一面激動之色，就連說話的聲音亦已變得激動非常。

李大娘反而笑了，道：「你們永遠都不能

將那些珠寶完全找到的。」

血奴厲聲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李大娘笑道：「你們那邊將珠寶找回來，我這邊便又將一些珠寶賣出去，雖然你們找回來的那些珠寶不能再出手，那不過其中小小的一部份，那許多珠寶，何時才賣盡？」

血奴的面色越聽越激動，破口罵道：「你就是這樣卑鄙！」

語聲陡落，她的身形突然飛起，直撲向洞口！

這一下出其不意，李大娘却絲毫也不驚慌，竟就笑望着血奴向自己撲來。

血奴的身子飛起了兩丈，力道已盡，那身形一凝，便往下瀉落。

地牢並不祗兩丈高下。

身形一落下便又縱起，這一次她的手中已經多了一雙短劍！

她人在半空，猛一聲輕叱，手中的短劍雙雙脫手，飛擊李大娘！

碧綠的火光中兩道寒芒閃電般一閃，兩支短劍已然飛至洞口！

她出手的準確並不在王風之下！

這兩支短劍已能將李大娘擊殺！

李大娘却仍不閃避，纖纖素手一翻，手中突然多了支黑黝黝的尺子。

量天尺！

是武三爺的量天尺！

血奴那兩支短劍幾乎同時一斜，飛向李大娘手中的量天尺！

叮叮的兩聲，兩支短劍一齊吸附在量天尺之上！

李大娘格格嬌笑道：「你還有什麼兵器暗器？」

血奴的身形已然落下，她看在眼中，聽在耳裏，一張臉不由得鐵青，但旋即又激起了紅暈。

她氣的整個身子都在發抖，張嘴「嘩」一口鮮血噴出，突然跪倒在那具頭戴紫金白玉冠的骷髏面前。

她雙目暴睜，眼角已迸裂，鮮血眼中流出，流下了她的面頰。

她的眼淚亦流下。

淚中有血，血中有淚！

她的嘴唇也自不住在翕動，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就連她的神情亦變得呆木。

王風一直在留意着她，看見她這個樣子，當場也嚇了一跳。

他正想上前將她扶起來，她的人已倒下，又一次昏迷過去！

她與那具頭戴紫金白玉冠的骷髏原是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為了將人救出來，這幾年，她幾乎心力交瘁，更不知遭遇多少屈辱。

人現在却已變成骷髏，多年的心願頓化泡影，這打擊之大，並不是王風所能想像。

她滿懷悲憤，一心拚殺李大娘，可是李大娘高高在上，就連拚命都不能！

李大娘格格一笑，更就氣的她吐血！

王風趕緊上前抱起她。

李大娘笑聲未絕。

她的笑聲本來很動聽，現在王風聽來只覺得刺耳。

他仰首又瞪着李大娘。

笑聲立時停下，笑面却未消失，笑意猶在眼中。

李大娘笑顧王風，道：「你是否也想試試能否跳上來對付我？」

王風冷笑道：「我還有自知之明。」

他本就不是以輕功見長，更何況這石牢足足有四丈高下。

李大娘道：「你不是不要命，隨時都在準備拚命？」

王風只是冷笑。

他雖然不要命，隨時都在準備拚命，可是在目前的這種形勢之下，根本沒有他拚命的餘地。

李大娘當然明白，她還要這樣說也不過氣氣王風。

王風居然不動氣。

李大娘實在有些失望，她一聲微喟，道：「你不肯自己跳幾下給我看，我只好自己想辦法要你跳了。」

王風突喝道：「你準備怎樣？」

李大娘道：「這陷阱的上面本來有一塊幾百斤重的鐵板，將鐵板放下就算輕功很好，亦只有在下面等死的份兒，只要我斷絕供應清水食物，不出三日你們在下面就不渴死也得餓死，據我所知餓也可以餓的人發瘋，到時只要我將鐵板再打開，不難就見到你在下面猴子般亂跳。」

王風道：「三兩天還餓不死我這個人，這石牢裏面說不定還有可吃的東西。」

李大娘道：「泥土裏的蚯蚓還是縫中的蜈蚣？」

王風道：「蚯蚓蜈蚣據我所知都是非常可口的。」

李大娘道：「你吃過那些東西？」

王風道：「還沒有這樣機會。」

李大娘道：「這一次是你的機會了，只不知，你是不是真的敢吃那些東西？」

王風道：「連命我都敢拚，還有什麼事情不敢！」

他口裏說的雖然硬朗，心裏却已發悸，咽喉却在發癢，突然生出一種想吐的感覺。

蚯蚓滑膩的身子，蜈蚣醜惡的形態，就看在眼內，已令人心裏不大舒服，入口呢？

李大娘打了一個寒噤，道：「連那些東西你都吃，我就想不佩服你都不成了。」

王風扳着臉，不作聲。

李大娘連隨問道：「只不知血奴是不是也吃得下那些東西？」

女孩子大都連老鼠都怕得要命，血奴即便是例外，要她吃蚯蚓蜈蚣，只怕要她死還要簡單。

王風竟反而笑了起來，道：「她就算不吃也不要緊。」

李大娘道：「哦？」

王風道：「一天半天沒有東西入口我相信她還支持得來。」

李大娘不禁一怔，說道：「我聽不懂你這句話。」

王風道：「你以為你真的能夠將我囚在這個石牢活活餓死？」

李大娘道：「難道你有本領，逃出這個石牢？」

王風道：「一天半天實在已太多，也許兩三個時辰之後我就在石牢外面，那會子最好你已遠離這裏，不給我遇上。」

李大娘又是一怔，道：「不成你真的有穿牆入壁，飛天遁地的本領？」

王風冷聲道：「我不是妖魔鬼怪，也不是法師。」

李大娘追問道：「你那是什麼本領？」

王風道：「也不是什麼本領，只不過我身上帶着一支削鐵如泥的寶劍！」

他身上的確有一支劍，那支劍也的確非常鋒利，却只是一支普通的劍，削泥倒可以，削在鐵上削多幾下只怕就不難斷成兩截。

他却說得很真實。

聽他的語氣，好像非要李大娘大吃一驚不

可。

李大娘却沒有給他嚇着，反而又大笑了起來。

她笑道：「原來你就只是還有一支削鐵如泥的寶劍。」

王風道：「你好像並不担心。」

李大娘道：「我担心什麼？」

王風道：「這石牢的石，封口的鐵板，莫非連削鐵如泥的寶劍都削不入？」

李大娘笑道：「那只是普通的石，普通的鐵。」

這一次到王風奇怪了，道：「你難道不怕我走出來找你算賬。」

李大娘道：「怎會不怕。」

王風道：「我看，你簡直就不是害怕的樣子。」

李大娘道：「如果你現在能夠出來找我算賬，我就真的害怕了，可惜你最少也要兩三個時辰之後才能夠出外。」

王風道：「哦？」

李大娘道：「我根本就沒有打算將你們囚在石牢裏頭活活餓死，因為那最少要兩三天時間。」

她笑笑，又道：「我沒有那麼好的耐性，就連兩三個時辰的耐性我也沒有。」

王風不由皺起了眉頭。

李大娘着又接道：「我現在就要你活蝦般亂跳！」

王風驚問道：「這石牢下面莫非還有什麼機關？」

李大娘又是一笑。

她笑得異常嫵媚，王風看在眼內反而由心裏寒了出來。

李大娘哈哈大笑道：「當然有，而且已發動！」

這句話入耳，王風忽然發覺石牢已不像方才那麼碧綠。

他驚顧四周，立即就發覺四面的石縫中緩緩滲出了那種黑油。

他並不知道那種黑油到底是什麼東西，却知道那種黑油極易燃燒，而且不着火則已，一着火便不可收拾。

常笑的死亡他並沒有忘記！

× × ×

四盞石燈上的石縫中亦有黑油流下，並且已流入石燈，燃燒了起來！

火隨即順着流下的黑油燒上去，只不過片刻，四面石壁上已然出現了無數條火蛇！

火蛇嗤嗤的飛舞遊走，四面石壁眼看就要變成四面火壁！

黑油繼續滲出，繼續流下，火蛇亦隨着往下飛竄！

黑油流到地下之時，火蛇亦是必在地上流竄，到了黑油將地面鋪平，整塊地面便變成一片火海！

地面一變成火海，王風即使鐵打的身子，亦不免化作飛灰！

也根本不必等到地面變成火海，王風血奴只怕便已被四壁飛竄的火灼成焦炭！

× × ×

王風這才着慌！

李大娘看着他，格格笑道：「你那支削鐵如泥的寶劍能不能將這些火蛇削斷？」

她手中雖然無燈，石牢的火光已將她的臉照得更明亮。

火光在閃動，她的面容在幻變。

她一臉笑容。

美麗的笑容一起幻變，亦變的詭異。

她笑得非常開心。

王風終於忍不住破口大罵！

× × ×

王風越罵，李大娘越是開心。

一個人獨罵實在無味，王風只罵了幾句，便收住了口。

李大娘這才開口，說道：「半個時辰之後，你如果還不變做一隻活蝦的話，那我就真的服了你！」

這句話說完，她又格格大笑起來。

滿室火蛇在她的格格笑聲中飛舞更急，嗤嗤的一片異響。

嗤嗤的火聲中，格格笑聲突斷！

王風抬頭想再罵幾聲之時，大娘已不在石牢之上！

她去了那裏？

這念頭一閃即逝，王風閉上了嘴巴，張目四顧。

四面石壁這下簡直已變成四面火牆！

他已感到了火的灼熱，呼吸亦開始覺得有些困難。

石壁下亦已開始燃燒，幾條火蛇開始在地面四下流竄！

王風瞪着地面流竄的火蛇，一個身子不由的團團亂轉。

這個燃燒的石牢雖不是一個鍋，他已有如鐵鍋上的螞蟻。

四面的石壁火焰流竄，完全沒有着手的餘地，他根本不能攀高躲避，脚下是泥土，並沒有地道，唯一出口就在上面！

這出口離地却有四丈，縱然封閉的鐵板沒有放下，李大娘也沒有在上面監視，他亦沒有一躍而上的本領！

無路可逃也就只有等死了。

× × ×

火越燒越猛，石牢自然亦越來越熱，王風的心却越來越寒。

他的額上已有汗滴下，却不知是熱汗抑或是冷汗。

他的身子轉動着突然停下，閃動的目光同時凝結，落在地面的石板上！

——地面上鋪着的石板最少有二三十塊，將那二三十塊石塊堆疊起來，雖然還不夠，總可以拉近與出口的距離，何況還有兩張石榻，這些加起來，如果李大娘沒有將封口的鐵板放下，人不在上面監視着的話，應該可以幫助他跳出這個石牢的了。

他心念一動，不由又抬頭望去。

李大娘仍不見在出口那裏。

他的目光轉落向石榻那邊。

靠牆的一張石榻之上已滲滿了黑油，火蛇亦已經竄落黑油之上。

整張石榻都已在燃燒，頭戴紫金白玉冠的那具骷髏彷彿就盤膝坐在火焰中！

周圍的氣氛更顯得詭異。

王風沒有理會那許多，將血奴放下，身子如箭般射落在那張還未着火的石榻面，雙手扳住了榻脚，正想將石榻拉開，忽然覺得好像有人在呼喚自己的名字。

他一怔，不覺放下手，傾耳細聽。

果真是有人在呼喚他！

絕不是李大娘。

陌生的聲音，又似曾聽過。

什麼人？

× × ×

「王風！王風！」

呼喚的聲音怪異非常，赫然是從石牢上面傳下來。

他自然抬頭望去，一雙眼當場發直！

火光閃動中，石牢上赫然立着一隻鸚鵡！

血紅的鸚鵡！

血鸚鵡！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怒馬香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慾望香車代主人文眞眞答應授予杜少恆武功，並允諾爲他救出老母妻兒，隨取出一錦囊交予杜少恆，飄然而去，未幾，公冶十二娘偕冬梅掩至，要杜少恆隨她往魔宮居住，杜少恆爲環境所迫，自問無力脫身，而那神秘莫測的冬梅又傳音示意，着他答應，遂勉强裝出隨遇而安的表情，隨同公冶十二娘返回古墓魔宮。幌眼十日已過，這一早，杜少恆正獨自沉思間，表兄曹適存跟冬梅到來，杜少恆對這位表兄顧得異常冷漠，反之曹適存勸他該發奮圖强勿爲醇酒美人消去豪情，杜少恆只聳肩苦笑沒接腔——

劍虹驚星斗　綾帶掃山河

曹適存輕輕一嘆道：「表弟，我知道你有很多話要問我，現在就問吧！」

杜少恆沉思着問道：「當我全家被刼持時，你是否還在我家中？」

從見面到現在，杜少恆一直不曾叫過一聲表兄，足見他對這位表兄，似乎存在着某種成見。

但曹適存似乎一點也不計較這些，那張馬臉上，始終是浮現着笑容：「當時，我不但仍在貴府，而且一直到現在，我仍在伺候着我姨媽，也就是令堂她老人家。」

「這話怎麼說？」

「因爲，我也同時被刼持了。」

「但你現在却能自由活動，前來看我。」

曹適存苦笑道：「此行是奉命前來，而且是暗中有人監視的。」

「奉誰的命令？」

「自然是奉天一門主五絕神君之命。」

「奉命前來和我談條件？」

「不錯。」

「這些暫時壓後，我要先知道家慈她老人家的近況。」

「令堂和尊夫人等都很好，生活也過得很舒適，就是沒有自由，不過，有一點却是非常令人遺憾。……」

「怎麼樣？」杜少恆的身軀輕微地震動了一下。

曹適存道：「是令堂她老人家的神志，已經不清了。」

「……」杜少恆臉上肌肉扭曲着，滿是痛苦神情。

「她老人家時常唸着你，和湯紫雲，石瑤姑的名字，不時書空咄咄，又哭又鬧，並自己揍自己的耳光……」

杜少恆忽然截口厲喝道：「不要說了！」

曹適存正容說道：「表弟，逃避現實，可不是辦法啊！」

杜少恆冷然注目，道：「那麼，依你之見呢？」

「那就是接受天一門主的條件。」

「先不談條件，我問你，你見過那位天一門主嗎？」

「見過，但他每次都戴着面紗，所以，事實上還是等於沒有見過。」

「那麼，你也不知道他是個甚麼東西變的了？」

「是的。」曹適存苦笑着點點頭。

「那廝爲何要刼持我全家？」

「不知道，我也向他問過，但他却說，必須見到你時再說。」

「那麼，你呢？」

「我？」曹適存有點茫然。

「我的意思是說，那廝爲甚麼也要將你刼持？」

「哦！刼持我的原因很簡單，是要我照料令堂她老人家的起居。」

「這忘八蛋倒是顧慮得很週到！」杜少恆冷笑着接道：「好！現在，說他的條件吧！」

曹適存苦笑道：「其實，他究竟要談甚麼條件，我也弄不清楚，只不過是帶來一個口信而已。」

「口信？」

「是的，由於你我誼屬中表，又是經常伺候令堂的人，所以，天一門主，才特別派我到來。」

「哦！那是怎樣的一個口信？」

「他要你隨我去天一門總舵，由他直接跟你談判，只要你接受他的條件，你的全家，包括我這不長進的表兄在內，都可以立即恢復自由。」

杜少恆冷笑道：「爲甚麼要這麼拐彎抹角的，目前，我已是他手掌中的鷄蛋，隨便派一個人來，將我提去，不就得了嗎！」

「事情沒這麼簡單。」

「原因何在？」

「因爲，你現在是二娘娘的人。」

「二娘娘不也是那廝的夫人嗎？」

「不錯，但他們之間，曾經有過協議，二娘娘的一切行動，都是絕對自由的，現在你既然是二娘娘的人，如非經二娘娘特准，門主可不能隨便提人。」

「這位二娘娘，可眞夠了不起的？」

「這位二娘娘可的確是了不起的。」曹適存故作神秘狀接道：「表弟，聽說，這位二娘娘某一方面的功夫，號稱一絕，胃口也奇大，經常是夜無虛夕，嘻嘻……表弟，歡樂須及時是不錯，但也要保重，千萬別淘虛了身子。」

杜少恆冷然接道：「你以爲我不懂得！」

曹適存尷尬地一笑道：「咱們都是年紀一大把的人了，這道理你當然懂得，但我一到這兒，就聽說你的生活很不正常……」

「吃得飽，睡得着，何謂不正常？」

「但你整日裏醇酒婦人，可不是辦法，須知酒爲穿腸毒藥，色乃刮骨鋼刀，再好的身子，且旦而伐，也是撑不住的，所以，我才特別提醒你一聲，要多加節制。」

「謝謝你！」杜少恆輕輕一嘆道：「表兄，你替我想想看，即使我珍惜這身體，又有甚麼用？」

「至少，你該爲令堂着想。」

「我已無能爲力，請恕我說句不應該說的話，家慈之所以落得目前的情形，一半是她老人家自討的，我雖然有意分憂，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曹適存連忙接道：「不！你是有力量可以解救她老人家的，只要跟我去總舵，和門主當面談妥條件就行了。」

「對了。」杜少恆注目接道：「方才你說過，那廝沒權力向這兒提人，那麼，即使我願意跟你去，又如何能走得了呢？」

曹適存說道：「如果你自願前往，二娘娘是不能阻止的，這也是他們當年的協議條件之一。」

「……」杜少恆深長地嘆了一聲。

「表弟，可以答應嗎？」

沉思了少頃，杜少恆才注目問道：「天一門的總舵在何處？」

曹適存苦笑道：「我只知道那是一個很巨大的天然石洞，大得可以容納下三五百人，還綽綽有餘，四週都是崇山峻嶺，形勢非常的險峻。」

「在河南地區，似乎只有伏牛山山區中，才有這等所在。」杜少恆沉思着接道：「好！你讓我攷慮一下。」

「要攷慮多久呢？」

「最多三天之內，我會答覆你。」

曹適存站起來，笑道：「好！我暫時告辭，但我爲你借箸代籌，最好還是答應的好。」

「道理何在？」

「因爲，你已算是一身之外無長物，他能向你提出甚麼苛刻條件來哩！所以，我認爲不妨先行敷衍那廝一番，且將你的老母妻子救出來再說。」

「恐怕沒這麼簡單。……」

「即使條件談不攏，對你也沒甚麼損失呀！到時候，你還可以再回來。」

「你怎麼知道，會有這種便宜事？」

「這都是那廝親口告訴我的。」

「你好像是替那廝作說客而來？」

「也許可以這麼說，但我的出發點，却是爲你好。」

「謝謝你！」杜少恆揮揮手道：「請吧！我要冷靜地攷慮一下。」

「好，好……我走，我走……」曹適存退出室外，並帶上房門。

杜少恆禁不住深長地嘆了一聲，又和衣躺了下去。

但他沒有考慮多久，俏丫頭冬梅又悄然進入。

她，逕自坐在床頭，在杜少恆的臉上吻了一下，嬌笑道：「怎麼？表兄弟刼後重逢，也不多聊聊？」

杜少恆仍然在閉目養神，只是口中漫應道：「妳管這麼多閑事幹嗎？」

多梅嬌笑道：「我活着就是爲了要管閑事，尤其是你的閑事。」

杜少恆突然睜開眼睛，凝注着問道：「這話也有解釋嗎？」

「當然有，但目前還不到解釋的時候。」

「那麼，請出去，現在，我須要安靜。」

「何必那麼拒人於千里之外哩！我又不是老虎，不會將你吃掉。」

「……」

「杜大俠，我看得出來，你對你這位表兄，好像很不投緣。」

「唔……」杜少恆算是默認了。

「那是爲甚麼呢？」

「不爲甚麼，我跟他，從小就合不來。」

「哦！你們從小就在一起？」

「是的，他幼失怙恃，所以一向就住在我家，長大後，就成爲我家的總管……」

「如此說來，你們之間，等於是親兄弟一樣嘛！」

「可以這麼說，但他平常游手好閑，不求長進，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尤其喜歡像長舌婦一樣，背後搬弄是非，弄得整個家庭中鷄犬不寧，因此，我不但從小就跟他合不來，長大後，並經常出手揍他，令人可惱的是，我父親却常常偏袒着他，母親也常常在暗中責備我，說我不該欺負一個失去父母的表兄。」

「令堂也很疼愛他？」

「那倒不見得，不過，由於他善伺人意，小聰明很多，因而很討人歡喜。」

「這就怪不得了……」

「怪不得甚麼？」

「怪不得咱們門主連他也一並刼持來，伺

候令堂。」多梅嬌笑着，又問道：「他也會武功嗎？」

杜少恆有點不耐煩地，反問道：「妳問這麼多幹嗎？」

多梅神秘地一笑道：「自然有道理的。但此刻，我只先告訴你一點兒，當他到達這兒時，曾經跟娘娘閉門密談了足有兩個時辰。」

「啊！」杜少恆禁不住挺身坐了起來，注目問道：「說！他們談了些甚麼？」

多梅纖指一點他的額角，媚笑道：「瞧你這副緊張勁兒，也不想想，他們閉門密談，我能知道些甚麼哩！」

「閉門密談？」杜少恆蹙眉自語道：「一個貴爲娘娘的人，跟一個等於是堦下囚的人，閉門密談？」

「這有甚麼値得大驚小怪的！你別忘了，這個堦下之囚，同時也是個大男人。」

「大男人又怎樣？」

「一個大男人，和一個女人，關起房門來，長達兩個時辰，你說會怎麼樣呢？」她媚笑着。

「這個……太不可思議了！」

「不可思議的事情多着哩！比方說：有一個人，二十年前，是年輕一代中的頂尖兒高手，但現在，他却淪爲一個三流角色，請問，這就可思議嗎？」

「妳……妳這是甚麼意思？」

「沒甚麼意思，只是，有人認爲你是故意裝胡羊。」

「這話從何說起？」

「不但有人認爲你是故意隱藏了實力，而且，也認爲你到這兒來，使的是苦肉計，卽使是縱情酒色，也是故意裝出來的。」

杜少恆苦笑道：「那是誰說的？」

多梅神秘地一笑，道：「暫時我不想告訴你。」

「妳相信這些話？」

「我，算是將信將疑。」

「如果連妳都不肯相信我，那就沒得話說啦！」

「這話，聽聽都是蠻受用的，好像我已成爲你的知己朋友了。」

杜少恆笑道：「現在，我們不是好朋友了嗎？」

「別灌迷湯。我却認爲離『好朋友』三個字，還差上十萬八千里哩！」

「那要怎樣才能算是好朋友呢？」

「你的生活經驗，遠比我豐富，要怎樣才能成爲好朋友，應該問你自己。」她，嬌媚地笑了笑，道：「你說是嗎？」

「好，我們暫時不談這些。」

「我沒有意見。」

杜少恆沉思了一下，立卽改變話題，道：「多梅，方才來的那個曹適存，妳以前見過沒有？」

「沒有啊！」

「方才，他說，他到這兒來，是有人監視着的，是嗎？」

「這個，我倒弄不清楚，但有人陪同他一道來，是不錯的。」

「妳是否覺得他這個人，可有甚麼可疑之處？」

「我倒沒有這個感覺。……」

「比方說，他跟十二娘閉門長談……」

多梅截口嬌笑道：「你吃醋了？」

杜少恆苦笑道：「我憑甚麼吃醋，我不過覺得有點令人費解而已。」

「是哪一點令人費解？」

「妳想想看，憑曹適存那副德性，言語乏味，面目可憎，十二娘又怎會看上他的？」

「這叫作烏龜看忘八，對了眼呀！」她媚笑着。

「再說，他們又是第一次見面……」

「你怎能斷定他們是第一次見面？」

「方才，妳不是說過，曹適存是第一次到這兒來嗎！」

「第一次見到曹適存的是我。但他們之間，有可能在別的地方見過面，少恆，有一點我要提醒你。」多梅含笑接道：「我叫你少恆，可以嗎？」

「我沒意見。」杜少恆苦笑着。

「那麼，以後，我就這麼叫你了，請聽好，在本門中，男女關係，就和喝水一樣，不管是誰口渴了，只要面前有水，就可以取來解渴，懂了嗎？」

「我懂，我懂……」

「現在，我也口渴了，該怎麼辦……」她，語聲旣嗲且膩，眉梢眼角，更是洋溢着無限風情。

「很簡單，案頭上有茶，也有酒……」

「不！我不要那個……」話聲中，她已採取主動。

由於她就坐在杜少恆的床頭，所以採取主動起來，方便之至。

這一來，可使杜少恆慌了起來。

他，一面撐拒着，一面促聲說道：「不行！如果十二娘闖了進來，大家都下不了台。」

「沒那麼嚴重，我已經說過，這種事情，在本門中，太平凡了。」她手中也在忙着，一面媚笑道：「而且，我不妨坦白告訴你，她和那個曹適存都走了，最快也得天黑以後才能回來。」

「他們兩個一起走的？」

「不錯。」

「去哪兒了？有甚麼事？」

「通通不知道……」

就這說話之間，兩人都已成袒裼裸裎，一絲不掛了。

當然，杜少恆爲了要攏絡這個旣神秘，刁鑽，又慧黠多姿的俏丫頭，也並未堅拒，否則，多梅是不會那麼容易解除他的「武裝」的。

「門還沒上閂。」杜少恆指了指房門。

「放心，我進門時就閂上啦……」她媚笑着，呼吸也急促起來。

「……」雙方都以行動代替了語言。

慢慢地，他發覺，多梅這個俏丫頭，有一種與別的女人不同的韻味。

他，不得不暫時摒除一切雜念，以便全心全意的去享受這一份特殊的韻味。

俏丫頭像一條游動着的巨蟒，輕輕的游動，徐徐的游動……

一種循序漸進的收束感，使他覺得，自己好像成了一株被這條巨蟒盤繞游昇的大樹。

這是一種十分奇妙的感覺。

每一個男人都嚮往着這種奇妙的感覺，但却不容易碰上像多梅這樣的可人兒。

她，婉轉承迎，疾徐有序。

她，輕輕地呻吟，絕非故意做作，也不是故意獻媚。

由那一聲聲若斷若續，分不清是痛苦還是滿足的呻吟聲中，足以顯示，俏丫頭在這一方面，的確是够「渴」的了。

但她却並未因過度的「渴」而顯得放蕩和恣意的狂烈。

她不像公冶十二娘那樣，使得他覺得自己像在攀登一座高不可仰的山峯。卽使他已盡了全力，却仍然有難以達到峯頂之感。

他跟公冶十二娘在一起時，時常會變得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儘管那是男人們無法避免的通病，他却有點不服氣。

但他和俏丫頭，却是第一次就使他成爲一個征服者。

在女人面前，每一個男人都希望自己成爲征服者的。

所以，最初本來是存着敷衍一番的心理的杜少恆，在發覺多梅的特殊韻味之後，不得不認眞地「征服」起來……

當他付出了「征服的代價」之後，她，顯得無限嬌慵地，在他耳邊低聲說道：「少恆，現在，我們才眞的算是好朋友了。」

「唔……」

「記着，在天一門中，只有我才是你眞正的好朋友，如果你有甚麼目的，必須相信我，誠心和我合作才行。」

「妳以爲我有甚麼目的？」

「你不說，我也不勉强你，以後，你會慢慢地發覺，誰才是你値得信賴的人。」

「但願如此。」杜少恆賴洋洋地漫應着。

「但我帮助你，也是有條件的，你不生氣嗎？」

杜少恆吻了她一下道：「在你這位比花解語，比玉生香的美人兒面前，我能生得起氣來嗎！」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說！說妳的條件。」

多梅一整臉色道：「我要你答應我，當我帮助你達到目的之後，永遠不要拋棄我。」

杜少恆禁不住苦笑道：「多梅，這要求未免說得太遙遠了吧！」

「這話我聽不懂。」她，像依人小鳥似地，蜷伏在他的懷中，仰着俏臉，注視着他，那長長的睫毛，就像兩把小扇子，一閃一閃地，襯托上那蘊涵着無限柔情的清澈目光，格外惹人憐愛。

杜少恆忍不住又吻了她一下，輕輕一嘆道：「我目前的處境，妳應該懂得？」

「唔……」

「那麼，妳想想看，我連明天是否還能活着都不知道，又怎能承諾妳那種跡近幻想的要求。」

「我不管，只要你活着一天，我就要跟你一天，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揚眉吐氣，重整昔日雄風，那就更不消說啦！」

「但願如此，好！我答應妳。」

「少恆，你眞好……」她主動送上一個香吻。

「不過，有幾句話，必須事先說明。」杜少恆苦笑着接道：「我是一個不祥的人，妳也該聽說過，以往，凡是和我要好過的女人，結果都弄得不歡而散……」

多梅飛快地接着說道：「我自信，我會例外。」

「我也那麼希望，」杜少恆接道：「多梅，我們起來吧！萬一十二娘趕回來，大家都不好看……」

多梅披唇一哂道：「我才不怕哩！何況，這也是她承諾過的……」

也許是情人眼裏出西施吧！杜少恆越來越覺得多梅可愛起來。

平心而論，談姿色，多梅最多算是上中之姿。

以往，跟杜少恆要好過的女人，可說是每一個都要比她來得漂亮。

杜少恆最初見到她時，也並未引起他的特別注意。

但她却是特別經看，越看越覺得美。

尤其是當他發覺她在床笫間別具韻味的事實後，互相膩在一起時，竟然覺得她比他以往所接觸過的女人都要漂亮起來。

卽使是目前這披唇微哂的小小動作，也覺別具一番撩人的韻味。

他又有要「征服她」的衝動了。

「水喝多了，會脹肚子的。」她技巧地避開了，並嬌笑着：「乖孩子要聽話……」

幾十歲人了，被一個俏丫頭當孩子哄，杜少恆當然有啼笑皆非之感。

也許是怕他繼續糾纏，多梅索性坐了起來，一面重整衣衫，一面嬌笑道：「起來吧！該吃午餐了，我去叫他們將午餐送到這兒來。」

「也好。」杜少恆懶洋洋地穿着衣衫：「咱們可以邊吃邊談。」

「還有甚麼好談的，你心中的秘密，又不肯透露。」

「咱們彼此彼此。」

「你認爲我也有秘密？」

「不錯，妳想想看，前頃我被困在這兒時，妳那莫測高深的行動，恐怕妳自己也沒法自圓其說吧？」

「我的一言一行，不但能够自圓其說，而且都是有理由的……」

「但目前不便說，是嗎？」

「是的，總有一天會讓你明白。」

「所以，我認爲妳的神秘性，似乎不下於那天一門門主。」

多梅嬌笑道：「少恆，你太過抬舉我啦！一個伺候人的小丫頭，怎麼可以跟門主相提並論。」

「我說的是指你們的神秘性，而且，是有事實根據的。」

「噢！你且說說看？」

「關於那位門主父子倆，以及與十二娘之間的令人費解的關係，都暫時不談，現在光說妳，妳，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居然具有以眞氣傳音說話的內家眞力，此其一。」

「唔……其二呢？」

「其二，是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却自甘屈身於僕婢之列。」

「想必還有其三？」

「是的，那就是妳和十二娘之間的關係，名爲主僕，但實際上却不是那麼回事，以上這些，都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至於妳對我的一切，就更不用提了。」

多梅嫣然一笑道：「不提也好，且等我將午餐弄來再說吧……」

午餐弄來了，有精美可口的菜餚，也有自釀的陳年百花露。

多梅首先斟滿兩杯酒，偎在他身邊仰臉嬌笑道：「少恆，這一頓，我只許你喝三杯。」

「爲甚麼？」

「不許問，這是命令。」

杜少恆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多年沒人命令過我了，聽起來倒很新鮮。」

多梅一舉酒杯，道：「喝完這第一杯，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好！」他舉杯一飲而盡，道：「甚麼好消息？說吧！」

「方才我聽到可靠的消息，門主今晚要到這兒來。」

「這怎能算是好消息。」他苦笑着。

「你知道他是爲誰而來？」

「總不至於是爲了我才來吧？」

「恰好相反，正是爲了你而來。」

「卽使爲了我而來，也不能算是甚麼好消息呀！」

「怎能不算好消息，你想想看，你們之間的這一宗公案，糾纏多年，還是一個令人難解的謎，如今，你們兩位當事人就可以面對面親自解決了，那自然是好消息呀！」

「唔……但願如此。」

「有一點，我要提醒你，不論他如何的威

脅利誘，你必須堅持原則。」

「我知道……」

吃完午餐，多梅立即收拾碗碟，並叮囑他好好養神，以應付晚間發生的意外。

× × ×

整個下午，杜少恆都在寂靜中渡過，沒有人打擾，連多梅也不曾到來過。

照說，這應該是一個安心調息的好機會，但事實上，杜少恆並未好好的調息，因爲，他的心事太多了。

晚餐也是由另一個侍女送來的，他也懶得去問，爲甚麼多梅沒來。

等他獨自享用過晚餐之後，那侍女才重行出現門口，向他嬌笑說道：「杜大俠，神君有請。」

「噢！娘娘回來了嗎？」

「不知道啊！」

「多梅呢？」

「也沒看到。」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站起身來，道：「好，我們走吧！」

由於這魔宮中的通道，是按奇門陣法改裝的，因此，儘管公冶十二娘曾允諾給予他在魔宮中的行動自由，但却等於是口惠而實不至，這就是說，公冶十二娘並未告訴他通過那些甬道的要領。

在此種情形之下，杜少恆的行動自由，也就有限得很，而他的活動範圍，也不過是幾條可能是不太重要的通道而已。

現在，這個侍女帶領他所走的通道，就是他從來不曾走過的一條，因而他特別注意那些拐折處的特徵，並暗記心頭。

兩人默默地通行了約莫百來丈遠的甬道之後，那侍女才回過身，嬌笑道：「杜大俠，到了。」

說着，並隨手將一道鐵門推了開來。

杜少恆舉步進入室內，背後的鐵門也隨之關攏，只聽那侍女在門外嬌笑道：「杜大俠，待會，婢子再來帶您回去。」

「唔……」

杜少恆一面漫應着，一面舉目打量這個房間。

那是一個只有丈五見方的房間，在室頂的柔和珠光照映之下，除了正當中的一把木椅之外，空洞洞地，並無任何陳設。

他，方自微微一蹙眉峯之間，一個雄渾的語聲，忽然在室內響起：「杜大俠請坐！」

「我知道這把椅子就是替我準備的。」杜少恆坦然就座之後，才笑問道：「閣下就是天一門門主？」

「不錯。」

「閣下皇恩浩蕩，特別召見我，咱們就是這個樣子交談？」

「唔……」

「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因爲，你能看到我，我却沒法看到你。」

經過這簡短的對話之後，杜少恆已發覺對方的語聲是由他對面牆壁上一個約莫拳頭大小的圓洞中傳出。

而且，也隱約地可以看到對方那神光熠熠的目光。

天一門主的語聲笑道：「杜大俠，你我之間，本來就是處於不太公平的狀態中，所以，目前，你大可不必計較這些。」

「說得也是道理。」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門主大人，由你這種不願意讓我看到的情形判斷，你我之間，可能是朋友？至少我們曾經見過面，是嗎？」

「杜大俠，我請你到來，可不是研究這些的。」

「好！說你所要說的吧！」

「唔……杜大俠，你已經知道，我的武功，是獲自五十年前，詹老怪所遺留的秘笈？」

「不錯。」

「你也知道詹老怪的下場嗎？」

「據江湖傳說，詹老怪是生死下落不明，所以，知道詹老怪的下場的人，恐怕不多，像我這個末學後進，當然更沒法知道啦！」

「那麼，你也不知道，詹老怪武功的來源了？」

「不錯。」

「這就奇了……」

「這有甚麼稀奇，詹老怪在江湖上攪得滿天風雨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

「話是不錯，但至少令尊生前應該向你說明的。」

杜少恆微微一怔道：「你認爲先父知道這些？」

天一門主的語聲道：「我不但知道令尊知道這些，也敢斷定他必然已經告訴過你。」

「閣下何所據而能如此武斷？」

「因爲，我所知道的，有關詹老怪的一切，甚至於連那武功秘笈，都是由令尊身上所獲得。……」

「啊……」杜少恆聽了，禁不住爲之身軀一震。

「你表演得夠精彩！」天一門主的語聲冷笑着。

杜少恆苦笑道：「我是眞的不知道，你要是不信，那可是沒有辦法的事。」

天一門主的語聲道：「姑且算是你不知道這些吧！現在，就讓我來告訴你，你不妨把它當作故事聽。」

「好！在下恭聆？」

「首先，我告訴你，詹老怪的武功，可能是來自白雲山莊……」

「你說的是那有天下第一莊之稱的白雲山莊？」

「你說，威震江湖的白雲山莊，難道還有第二家嗎！」

「可是，據我所聽到的傳說，當年的白雲山莊少莊主江自强大俠，自從消弭永樂年間的一場大刦，與永樂皇帝朱棣鬧得頗爲不快之後，立即封刀歸隱，不再過問朝廷和江湖中事，屈指算來，已經是七十年以前的事了，像詹老怪那樣的人，怎麼又會由白雲山莊獲得武功的呢？」

「你忘了，我方才說的只是可能。」

「可能就可能吧！請繼續說下去。」

「現在，請聽好。」天一門主的語聲接道：「我所獲得的詹老怪的武功秘笈，是一個手抄本，是由令尊親手交給我的，也是令尊的筆跡……」

杜少恆幾乎震驚得要跳了起來，道：「有這種事？」

天一門主的語聲冷笑着道：「不相信，你瞧！」

一個紙糰由小圓洞中投向杜少恆。

那顯然是秘笈中撕下來的一頁，杜少恆打開來，目光一觸之下，禁不住身軀發出一陣輕微的顫抖。

天一門主的語聲道：「這筆跡不錯吧？」

「不錯。」

「這一頁，我已經另行抄錄了一份，這是令尊遺下的墨寶，你且留下來作個紀念吧！」

「那我先謝了！」杜少恆苦笑着。

「你知道我告訴你這些的原因嗎？」

「難道說，你認爲那個正本，是在我的手中？」

「如果你我易地相處，你是否也會這麼想，何況，我所獲得的秘笈抄本，其中還有若干不完整之處，那顯然是令尊藏了私……」

杜少恆截口冷笑一聲，道：「藏了私？像此等珍貴的武功秘笈，先父連自己的兒子都不給，却給了你，他既然給了你，又有甚麼理由要藏私？」

天一門主的語聲道：「令尊爲了要使自己兒子的武功能冠絕羣雄，自然要藏私……」

杜少恆道：「但事實上，先父並未交甚麼武功秘笈給我，否則，我現在又何至於受你的挾持。」

「那是你故意裝胡羊！」

「隨你怎麼說吧！門主大人，如果你所言屬實，則幸虧先父逝世前，是我親侍湯藥，否則，我會認爲先父是你謀殺的哩！」

「我不在乎揹黑鍋！」

「告訴我，你是誰？」

「不管你是眞不知道也好，是故意裝胡羊也好，我可以透露一點，我是令尊身邊的人，也是你所認識的人。」

「先父生前，身邊的人可太多了……」

「你慢慢的去想吧！如果你是眞不知道的話。」

「你已肯定那秘笈正本在我手中？」

「不錯，我不但肯定那秘笈正本是在你手中，而且還斷定令尊必然另有所贈。」

「親爲父子，這種忖測，是頗合理的。」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先父生前，可不曾使過詹老怪的武功……」

天一門主的語聲截口接道：「不是令尊不使用詹老怪的武功，而是他來不及研參，因爲，那本秘笈，是在他逝世之前的三個月所獲得的。」

「這是先父親自告訴你的？」

「不錯，當時，令尊還說到過現在說來可算是一段武林秘辛的新聞。」

「啊！那是屬於哪一方面的？」

「就是有關詹老怪的下落，和詹老怪的武功來源，可能是獲自白雲山莊的那一段，閣下有興趣聽嗎？」

「我正聽着。」

「先說詹老怪的下落，根據令尊所說，詹老怪是被一位年約十七八歲的白衫書生所押走的……」

「會有這種事？」

「那白衫書生年紀雖輕，但身手却高得嚇人，那位在當時武林中號稱無敵的詹老怪，只走了五招，就被制服，乖乖的給押走了。」

「那白衫書生是甚麼人呢？」

「當時，令尊沒聽到他們說話，但却忖想那可能是白雲山莊的人。」

「唔……這倒是有此可能。」

「詹老怪被白衫書生押走時，路邊遺下一個青布包袱，這也就是令尊獲得那本秘笈的由來。」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這眞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武林秘辛。」

天一門主的語氣一沉，道：「故事說完了，現在說現實問題，我問你：令表兄曹適存，是否已將我的話轉達給你了？」

杜少恆唔了一聲，道：「不過，曹適存所說的話，含糊不清，最好還是由你自己再說一遍。」

「不錯，他的話含糊不清，但我的話却是非常明朗，聽着，如果你想解救你的老母妻子，和恢復你自己的自由，就必須要將那秘笈正本，以及令尊所暗中交給你的東西，完全獻給我。」

「那我不妨坦白告訴你，那秘笈我不曾看到，先父生前也不曾交過別的東西給我。」

「這是說，你不打算解救你的老母和妻子，也不想恢復你自己的自由了？」

「我何嘗不想，但，你無中生有，强人所難，我沒法滿足你的要求，那也就只好豁出去啦！」

天一門主的語聲冷笑道：「好！我有辦法教你就範的！」

杜少恆也冷笑道：「那恐怕不可能，我身邊沒有的東西，即使你殺了我，也沒有用！」

「我不殺你，但自有辦法教你乖乖地獻出來。」

「那咱們就走着瞧吧！」

「來人！將杜大俠送回去！」

「是！」

隨着這一聲嬌應，那原先帶領杜少恆前來的侍女，又啓門而入，並含笑說道：「杜大俠，走啊！」

「慢着！」

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語聲，既淸且脆，顯然是出自一位妙齡少女口中。

那天一門主的語聲中，有着太多的驚訝：「誰？」

「我！」

問話的人固然很簡短，回答的人同樣也很乾脆。

但事實上，見面不如聞聲，隨在那侍女背後進來的，却是一個全身黑色勁裝，身裁臃腫，臉色蒼白，長髮垂及臀部的年輕女郎。

她一進門，就向已經站起身來的杜少恆笑道：「杜大俠，請稍安勿躁，看完一場熱鬧再走。」

接着，又向一旁的侍女嬌聲喝道：「小姑娘，請將杜大俠的椅子移到門口的旁邊去。」

鶯聲嚦嚦，如珠轉玉盤，悅耳已極，只是那張蒼白得不帶一絲血色的臉蛋兒，却實在不敢恭維。

那天一門主的語聲呵呵大笑道：「妙啊！好美妙的語聲，光是聽聽，就使我全身酥上半天啦！」

這位天一門主，不愧是一代梟雄，儘管這位來歷不明，也顯然含有敵意的長髮女郎，來得太過突然，但他除了最初那一聲「誰」字中含有驚訝成份之外，此刻，却居然若無其事地，調侃起對方來。

而且，不等對方接腔，又沉聲喝道：「丫頭，還不尊照這位姑娘的吩咐，將杜大俠的座椅，移到門口去！」

原來那個侍女還正在發呆哩！

「是……」聽到天一門主的喝聲之後，那侍女才回過神來，嬌應一聲。

天一門主的詞鋒，又轉向那長髮女郎：「有着如此美好嗓音的姑娘，我想她的面貌與身裁，也一定是長得恰到好處的……」

長髮女郎嬌笑道：「但眼前的事實，却很使你失望，是嗎？」

「我一點也不失望，姑娘，解除妳身上和臉上的僞裝吧！」

「可以，有兩個辦法，第一，先解除你自己的一切僞裝。」

「姑娘認爲我也有僞裝？」

「我不但認爲你的身裁面貌上有僞裝，而且，我也已經猜想到你是誰？」

「我不信！」

「要不要我當着杜大俠的面前，來替你揭穿？」

「你不妨說說看。」

「門主大人，只要你敢到這個房間中來，我就能猜中你是誰？」

「好！我倒要看看你能玩些甚麼花槍！」

話聲一落，「呀」然一聲，那小圓洞的牆

壁上，忽然現出一道門戶，一襲黑色長衫，面幛黑色紗巾的天一門主緩步而出，道：「本門主已經來了，妳說我是誰？」

長髮女郎目光深注着，「唔」了一聲道：「較我所想像的，至少矮了五寸，你顯然是施展了縮骨神功。」

天一門主接道：「這些，都是題外話，說吧！我是誰？」

長髮女郎秀眉一挑，道：「你眞要我當着杜大俠的面前，揭穿你的身份？」

天一門主笑道：「不錯，即使妳猜中了，我也不在乎。」

「好！」長髮女郎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你，就是杜大俠的表兄曹適存！」

此話一出，杜少恆禁不住身軀一震地，心中忖念着，道：「該死！爲甚麼我不曾想到這一點……」

但天一門主却呵呵一笑道：「姑娘好聰明啊！」

「是我猜對了？」

「不，完全錯了！」

「你敢解除僞裝，讓我仔細瞧瞧吧？」

「那有何不可！」天一門主含笑接道：「不過，我有條件。」

「說說看？」

「那就是當我解除僞裝之後，妳也必須以本來面目示人。」

長髮女郎嬌笑道：「本來是可以的，何況，方才我自己也等於已經說明白，只要你自動解除僞裝，我也可以以本來面目示人，但現在，却不同了。」

「有何不同？」

「因爲，你所說的準備解除僞裝，是被我逼出來的，那不是自動。」

天一門主笑道：「妳不接受我的條件，那我也只好暫時保密了。」

長髮女郎嬌笑道：「你不敢解除僞裝，就表示我的猜想沒錯。」

「姑娘還認定我就是曹適存？」

「唔……」

「如果我顯示本來面目，證明妳是猜錯了呢？」

「那我也自動以本來面目給你瞧瞧。」

「這還不够。」

「那要怎樣才够？」

天一門主邪笑道：「如果我看中了妳，妳就必須留下來，作爲神君的新寵。」

對這種非常唐突的話，長髮女郎居然一點也不以爲忤地，反而嬌笑道：「那也未嘗不可以，但你必須顯一點眞本事給我瞧瞧，只要你能在武功上勝過我，一切都好商量。」

天一門主含笑點首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長髮女郎漫應道：「是的，一言爲定，門主大人，我正等着你現原形哩！」

「姑娘別說得這麼難聽啊……」

話聲中，天一門主已取下幛面紗布，現出一張微顯蒼白的，圓篤篤的胖臉。

長髮女郎嚷道：「不行！你還戴有人皮面具。」

天一門主笑道：「人皮面具，當然也要揭掉……」

人皮面具揭掉了，那張圓篤篤的胖臉，除了膚色蒼白變爲紅潤之外，已沒甚麼變化。

而且，誰都可以一目了然，那的確是一張未經過任何僞裝的本來面目。

這情形，不但使那長髮女郎殊感意外，連那坐在門口的杜少恆也深感失望地，脫口一嘆道：「眞想不到，你還這麼年輕。」

「四十出頭的人啦！還算年輕。」天一門主含笑向長髮女郎問道：「這位姑娘，杜大俠的表兄曹適存，是這個樣子的嗎？」

長髮女郎冷笑道：「總有一天，我會揭穿你的眞實身份……」

天一門主截口笑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妳該實踐諾言了……」

「姑奶奶說過的話，自然算數。」

話聲中，她的嬌軀突然像陀螺似地一陣疾旋，她外面那身臃腫的黑色衣衫，化成片片，作蝴蝶飛舞，紛紛洒落她週圍的丈遠之外。

天一門主禁不住脫口讚道：「好高明的內家眞力！」

「閣下謬獎了！」

話落同時，她的嬌軀也靜止下來，現出一位全身紅色勁裝，臉色白裏透紅，美得令人不敢逼視的美姑娘來。

原先那傳出天一門主語聲的小圓洞中，傳出公冶十二娘的驚呼道：「原來是妳！」

原來這位紅衣女郎，就是那位自稱能代表慾望香車車主的文貞貞。

儘管文貞貞方才是改裝易容，却並未服過變音丸。

這就是說，她的嗓音還是原來的嗓音。

因此，杜少恆一聽那嗓音，就有似曾相識之感。

等到她與天一門主交談過三五句之後，杜少恆已能辨別出是文貞貞的嗓音了。

所以，眼前的變化，對其餘的人，算是一個意外，但對坐在門口的杜少恆而言，却是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文貞貞目注那小圓洞，披唇微哂道：「二娘娘感到很奇怪？」

公冶十二娘的語聲嬌笑道：「是呀！」說着，人也啓門而出，越過天一門主和文貞貞的身旁，向杜少恆身前緩步走了過來。

天一門主向公冶十二娘沉聲問道：「十二娘，這位姑娘是誰啊？」

公冶十二娘頭也不回地答道：「她呀！姓文，名貞貞，自稱可以代表慾望香車主人的身份……」

天一門主「哦」了一聲，目注文貞貞笑問道：「姑娘就是那與本門的曹總巡察訂有君子協定的那一位？」

文貞貞披唇一哂道：「閣下這話該只能算是說對了一半，當時，曹子畏是在自動認輸的情況之下，被迫而訂城下之盟，不能算是君子協定。」

天一門主道：「不論是君子協定也罷，城下之盟也罷，既然雙方已有協議在先，則姑娘此行，不論有任何理由，都已構成了違約的行爲。」

文貞貞秀眉一揚，道：「我不在乎甚麼違約不違約，但我不能不提醒你，當時，我跟曹子畏的協定是：如果他贏了，我接受他的節制，否則，就不許再找我的麻煩……」

「我們沒找妳的麻煩。」

「我也不曾違約，因爲，那協定對我而言，沒有任何約束力。」

「這……話是不錯，只是，這協定太不公平了！」

「既然是城下之盟，那自然談不到公平二字。」

天一門主苦笑了一下道：「姑娘好一張犀利的咀皮子！」

「我是就事論事。」

「好！我承認妳不算違約，但妳擅闖本座分宮，如果本座要將妳留下來，也自然不能算是違約的了。」

文貞貞嬌笑道：「這一點我同意，怕只怕，你沒有留下我的力量。」

「這些，我不跟妳爭論，且讓待會的事實證明，現在，請告訴我，此行有何目的？」

「此行目的，就是要揭穿你的身份，這，也就是我方才請杜大俠慢點走的原因。」

「本座的眞實身份，跟妳有甚麼關係？」

「我只是爲了好奇而已。」

「好奇？」天一門主呵呵大笑道：「這回，妳算是偸鷄不着蝕把米啦！」

「你認爲我會把自己陷在這兒？」

「不錯啊……」

「請！」她已解下腰間的一條紅綾軟帶。

天一門主注目問道：「姑娘肩頭明明揷着寶劍，却爲何改使紅綾軟帶？」

文貞貞道：「因爲，我還不曾遇到過値得我用劍的人。」

她的語氣雖然平淡無奇，但仔細想想，却能氣炸天一門主的肚皮。

但天一門主也很够風度，不但一點也不生氣，反而淡淡地一笑道：「姑娘可狂得令人可惱。」

「是嗎！我自己可一點也不覺得，」文貞貞俏臉一整，道：「門主大人，本姑娘任務在身，不能耽擱太久，所以這一戰，不能不有個限制，也必須談點條件。」

「好，妳說吧！」

「以五十招爲限，我輸了，任憑處置，否則，你得以貴賓之禮，親自恭送我出門。」

「還有嗎？」

「沒有了！」

天一門主笑道：「這條件對我來說，我是佔了你太多的便宜啦！」

「就算是作爲對曹子畏那個不公平的協定的一點點補償吧！」

「那我就先謝了！」

一旁的公冶十二娘揷口嬌笑道：「如果二位打成平手，又該如何說法？」

天一門主飛快地接口道：「打成平手算我輸。」

文貞貞嬌笑道：「在一個『狂』字上，閣下也不肯吃一點虧。」

她，人本美得出奇，目前這一笑，說它具有傾國傾城的魅力，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天一門主呆了呆，才訕然一笑道：「咱們彼此彼此。」

「亮兵刄！」

「姑娘既然使用紅綾軟帶，本座也只好以一雙肉掌奉陪，請！」

「本姑娘有僭了……」

隨着這一聲嬌喝，她手中的紅綾軟帶，忽化長虹，向天一門主身前飛投過去。

「來得好！」天一門主朗笑一聲，左手抓向對方的紅綾軟帶，右手同時輕飄飄地擊出一掌。

在外行人看來，這種打法似乎有點兒戲。

但實際上，可不是這麼回事。

文貞貞的紅綾軟帶固然具有無窮的變化，與極大的潛力，天一門主使的，也是詹老怪的「恨天掌法」，而且還蘊涵着威力極强的「大靜神功」。

他們雙方都是不約而同地，打的速戰速決的主意，這第一招上，都使出了七成以上的眞力。

但聽一聲裂帛爆响，「咚」地一聲巨震，雙方各被震退一步，天一門主並朗聲大笑道：「小妮子勁道十足，値得本座放手一搏……」

原來天一門主那一招二式的一抓一掌，都擊個正着。

不過，他左手抓住的紅綾軟帶，潛力十足，又滑如泥鰍，根本沒法着力，至於右手那一掌，本來是擊向文貞貞的左肩，但却眼前紅影一閃，如擊敗革似地，擊在一段紅綾軟帶上。

這第一招，可算得上是斤兩悉稱，難分軒輕。雙方再度交手之後，立卽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天一門主固然是身法詭異，掌法奇幻而又雄渾，文貞貞的紅綾軟帶，更是天矯翻騰，有如靈蛇飛舞。

她那紅綾軟帶，全長總有一丈七八，在她手中使來，兩頭居然出現兩種剛柔不同的勁力，那本來是沒有靈性的紅綾軟帶，在她手中，却像似具有靈性似地，忽剛忽柔，忽虛忽實地，交相運用，使得那位功力莫測的天一門主，一點也沒佔到便宜。

由於雙方都是以快動作搶佔先機，因而五十招之數，片刻之間，已經屆滿。

文貞貞嬌喝一聲：「停！」

天一門主飛身退出戰圈，一翹大拇指笑道：「文姑娘好高明的身手！」

「少來這一套！」文貞貞冷然接道：「門主大人，你怎麼說？」

「咱們算平手，妳同意嗎？」

「平手就是平手，有甚麼算不算的？」

「是是……這姑娘說得有理。」

「那麼，你該立卽恭送我出門了。」

「好的，本座這就親自送妳出門。」天一門主向站在門口的公冶十二娘說道：「十二娘，請先送杜大俠回寢宮歇息。」

「好的……」

杜少恆忽然沉聲說道：「不忙！門主大人，我要先問你幾句話。」

「可以，但我必須先徵求一下我這位貴賓的意見。」天一門主向文貞貞笑道：「文姑娘怎麼說？」

文貞貞笑道：「回不回答杜大俠的問話，那是你門主大人的事呀！」

天一門主道：「我是說，是先回答杜大俠的話，還是先送妳出去？」

文貞貞「唔」了一聲：「我等一會不要緊。」

天一門主向杜少恆笑道：「杜大俠，你可以發問。」

杜少恆注目問道：「閣下眞的是天一門門主？」

「如假包換。」

「可是，我根本不曾見過你。」

「這有甚麼稀奇，連本門中的人，都很少有見到我的眞面目的，你是一個外人，又怎會見到過我哩！」

「但你曾經說過，你是先父身邊的人。」

「不錯，但我也[illegible]了，即使你曾經見過，也不一定還記得。」

「好！這些暫時不談，今天，你我總算是已經面對面談到問題的中心，我已經明白告訴過你，我身邊沒有你所想要的東西，退一步說，即使有，我也不會給你，現在，你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你是準備殺了我呢？還是將我永遠軟禁在這兒？」

天一門主笑道：「我不會殺你，至於你的去留問題，須由十二娘去決定……」

杜少恆截口冷笑道：「男子漢，大丈夫，而且身爲一門宗主，想不到却要聽命於一個婦人女子。」

天一門主拈鬚微笑道：「是眞名士自風流，是大丈夫當懼內，閣下明白了嗎？」

接着，却向文貞貞笑問道：「對了，文姑娘，據我所知，文姑娘曾對杜大俠有過某項承諾，今天難得碰頭，你們雙方，怎麼連一句話也不說？」

「與你不相干，」文貞貞淡淡地一笑道：「門主大人，我要走啦！」

天一門主連連點頭道：「行，行，我馬上送妳出去……」

目送天一門主與文眞眞二人離去之後，公冶十二娘才向杜少恆笑問道：「少恆，文眞眞是否曾以眞氣傳音，向你作過甚麼指示？」

「妳說呢？」

「我說嘛！這是很可能的。」

「妳以為我會告訴妳？」

公冶十二娘正容說道：「少恆，你必須相信我才行。」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十二娘，我不妨老實告訴妳，現在，我不相信任何人，也不對任何人抱甚麼希望。」

公冶十二娘苦笑道：「不相信就不相信吧！我送你回寢宮去！」

× × ×

離開魔宮後的文眞眞，顯得沒精打彩地，連走路也提不起勁來。

此時，約莫是二更稍過。

雖然風雪早於兩天前停止了，但北邙山上，卻仍然有着很深的積雪。

她，踽踽獨行着，只有腳步踏在積雪上的「沙沙」聲，劃破寂靜的夜空。

當她離開那地底魔宮約莫里半路程之間，忽然一聲冷笑，劃空傳來：「丫頭，既入寶山，豈能空手而回！」

她，聽若未聞地，仍然是緩步而行，但內心之中，卻不由地激起一陣輕微的震盪。

因為，那語聲雖然陰冷，卻顯然是出於一個女人之口，而且，語聲好像就在她耳邊，也好像是由四方八面傳來，那顯然是傳音功夫中的最高境界——「六合傳音」。

能夠施展「六合傳音」的人，那自然是當代武林中的頂尖兒人物。

「那是甚麼人呢？……」

她，心念電轉之間，那陰冷的語聲又道：「丫頭，我跟妳說話，妳沒聽到！」

「這兒只有姑奶奶，沒有丫頭……」文眞眞繼續昂首闊步，向前走着。

「咀皮子硬不管用，丫頭，妳敢不敢同我較量一番？」

「龍潭虎穴我都闖過了，誰還怕了妳這個藏頭露尾的東西！」文眞眞索性停了下來。

「那古墓之中，不過是一羣屍居餘氣之徒，妳要是能找出我的藏身之處來，我才眞的佩服妳。」此人的涵養功夫算是頗具火候，儘管文眞眞的話很不好聽，她卻始終沒有生氣。

文眞眞道：「聽妳這種語氣，好像不是天一門中的人？」

「妳以為，只有天一門，才有幾個像樣的人物？」

文眞眞嬌笑道：「別向自己臉上貼金，姑奶奶還沒將妳當作一個像樣的人物，而且，自我出道以來也不曾碰上一個像樣的人物。」

「至少，現在妳已經碰上了！」

「只學會一些不成氣候的『六合傳音』功夫，妳就認為已經算是一個像樣的人物了……」她，發出一串脆若銀鈴的笑聲。

「有甚麼好笑的！……」那陰冷語聲的人，算是第一次有了慍意。

「我笑妳是在孔夫子面前賣三字經……」

話聲未落，驀地長身而起，疾如電掣地，向十五六丈外一座巨大的墓碑處疾撲而去。

對方也不等她的身形瀉落，由墓碑後騰射而起，「砰，砰，砰，」凌空互擊三掌，雙雙一個倒翻，飄落丈五之外。

那是一位身着青衣衫裙，青紗幛面的中年婦人，由語聲與那頗為苗條的身裁判斷，年齡應該是在三至四旬之間。

文眞眞目注那青衣婦人，嬌笑道：「我說妳的『六合傳音』功夫，還不成氣候，妳服氣嗎？」

青衣婦人抬手一掠鬢邊青絲，冷冷地接道：「平心而論，憑你這年紀，能够察覺我的藏身之處，我不能不佩服妳……」

「我不稀罕妳的佩服……」

「丫頭，別那麼拒人於千里之外，嚴格說來，妳我二人應該是友非敵。」

「何以見得？」

「因為，我也是為了查證天一門主的身份而來。」青衣婦人嬌笑道：「天一門主，是一隻老狐狸，妳的武功雖够高明，但是江湖閱歷太差，又太過自負，所以，才有方才的徒勞往返……」

「方才，妳也在墓中？」

「是啊！否則，我又怎知道妳白跑了一趟。」青衣婦人含笑接道：「文姑娘願意與我合作嗎？」

文眞眞笑道：「合作？跟妳這麼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合作，妳眞把我看成三歲娃兒了！」

一個蒼勁語聲，劃空傳來，道：「娘娘，別枉費唇舌了，神君有旨，先行留下這個小妞兒……」

話落人到，一個兩鬢斑白的灰衣老者，疾射當場。

文眞眞目注青衣婦人嬌笑道：「閣下這狐狸尾巴，現得太早了一點啊！」

青衣婦人不理會文眞眞的嘲笑，卻向那灰衣老者問道：「刁護法，神君怎麼又臨時改變主意？」

灰衣老者顯得頗為恭敬地答道：「回娘娘，神君之意，是要逼使那老的出面。」

「老的？是甚麼人？」

「就是那慾望香車的主人。」

「哦！對了，擒住小的，不怕老的不出來，不過……」青衣婦人沉思着接道：「這丫頭的身手，方才我已見過，要想生擒她，恐怕要多費點時間。」

文眞眞挿口笑道：「娘娘，不是我小覷了妳，這一輩子，妳也休想能生擒我！」

青衣婦人嬌笑道：「咱們走着瞧吧！」

一陣人影飛閃，又飄落三個灰衣人。

不過，這三個新來的灰衣人，都是年約三旬出頭的壯年人，他們一到場，立即與那先來的灰衣老者，取四面合圍之勢，將文眞眞圍在核心。

青衣婦人目注那灰衣老者問道：「刁護法，神君怎麼沒來？」

文眞眞搶先嬌笑道：「娘娘，你們神君身為一派宗主，卻食言背信，他還有臉皮來見我嗎！」

灰衣老者沉聲喝道：「姑娘別信口雌黃，咱們神君豈是食言背信的人！」

文眞眞道：「你既然貴為護法，方才，本姑娘與你們神君所訂的君子協定，想必已經在暗中聽到？」

「不錯。」灰衣老者點首接道：「那協定只是以貴賓之禮送妳出門，這一點，神君已經作到，我不能不提醒妳，方才的協定中，對神君並無其他約束，何況，咱們目前的行動，只不過要逼使貴上出面，不但不會難為妳，而且還會以貴賓之禮欵待。」

文眞眞笑道：「這麼說來，理由都給你佔盡啦！」

「這是事實……」

「別廢話了！請吧……」話聲中，她已解下了腰間的紅綾軟帶。

對方也亮出了兵刃，兩個使刀，兩個使劍，灰衣老者並含笑接道：「姑娘，我們並無惡意，最好妳是自動留下來，免得傷了和氣。」

文眞眞冷笑道：「既然怕傷和氣，為何要逼使敝上出面呢？」

灰衣老者道：「這理由很簡單，咱們神君志在獨霸武林，而貴上實在太神秘了，自然有加以認識的必要。」

文眞眞似笑非笑地接道：「要想認識敝上，我倒是可以提供一個辦法……」

「啊！請說？」

「先行齋戒沐浴，手捧稟帖，三步一跪，五步一拜，有一份誠意，我一定替你們神君引見敝上……」

不等她說完，灰衣老者已氣得鬚髮怒張地，厲叱一聲：「丫頭，妳敢消遣老夫！」

文眞眞嬌笑道：「姑奶奶消遣了你，你又能怎樣哩！」

「先擒下妳這丫頭再說：」灰衣老者一面揮刀進擊，一面大喝一聲：「咱們上！」

那「上」字的尾音未落，另四道寒芒一齊向文眞眞身前疾射而來。

但聽「咚咚」連響，四般兵刃都擊敗革似地，被文眞眞的紅綾軟帶震得反彈而回，如非他們身手高明，臨陣經驗豐富，應變神速，乘機借力緩縱，很可能兵刃會被震得脫手飛去。

這一招硬拚，所發生的意外結果，不但使得當事人的四個灰衣人目射駭芒，呆立當場，作聲不得，連一旁掠陣的青衣婦人的幛面紗巾，也起了一陣輕微的波動。

說來，也難怪他們會感到極度的震驚。

四個灰衣人，身為天一門中護法，其身手之高明，自不難想見。

不久之前，天一門主還親自領教過文眞眞的高明身手，在明知文眞眞不是猛龍不過江的情況之下，所派出來攔截文眞眞的高手，自然是經過愼重的考慮。

儘管四個灰衣人的作用，可能只是為了消耗文眞眞的眞力，然後由青衣婦人揀便宜，卻是誰也不能否認這四個灰衣人是天一門中的精英人物。

以四個天一門中的精英人物，在四對一的情況之下，被一位年輕的美姑娘一招震退，這情形，又怎不教他們心驚膽戰地呆立當場！

但文眞眞卻嫣然一笑道：「對不起，方才我一時收手不住，使四位受驚了，這一招不算，咱們再來過……」

所謂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四個灰衣人再窩囊，也忍不住對方的這種譏諷。

因此，四個人又怒喝一聲，再飛身撲了上去。

那四個灰衣人的武功造詣，本來就很高，使的又是詹老怪所傳下來的「恨天刀法」和「恨天劍法」，何況又是含憤進擊，其威力自非等閑。

可能是文眞眞這一次手下留了情，也可能是被對方的全力合擊之勢給壓制住了。

此刻，五個人居然打成了平手。

刀光似雪，劍氣如虹！

在似雪的刀光，與如虹的劍氣中，一道夭矯游龍，將文眞眞的嬌軀，圍護得風雨不透。

那霍霍刀光，與森森劍式，分明是每一招一式都擊在紅綾軟帶之上，但此刻的紅綾軟帶上，卻沒有一點反震之力，刀劍擊中它，就像是擊在虛無飄渺的空氣中，如果自己的力量拏捏不好，很可能會連整個人都衝了上去。

而且，那紅綾軟帶上，還有一股似有若無的吸引力，會冷不提防地吸住他們的兵刃，迫得他們必須使盡全力，才能勉強掙脫。

所以，對外圍的四個灰衣人而言，儘管他們不像那第一招時那麼丟人現眼，但內心的感受，卻並不比那被一招震退時輕鬆。

約莫交手了五十招，那四個灰衣人已是額頭見汗，呼吸重濁，行動也遲滯起來。

那圍護在紅綾軟帶中的文眞眞，忽然嬌笑道：「娘娘，調教這樣四位高手出來，可不容易啊！」

青衣婦人冷然接道：「聽妳這語氣，妳已準備殺死他們？」

文眞眞道：「不！不瞞娘娘說，我還不曾殺過人，所以作為我開殺戒的對手，必須是一個够份量的人物才行……」

青衣婦人截口接道：「既然妳不準備殺他們，說那些廢話幹嗎！」

「我雖然不殺他們，卻準備廢了他們的武功……」

「妳敢！」

「娘娘且拭目以待吧……」

她的話沒說完，外圍的四個灰衣人已駭然飛縱三丈之外。

文眞眞「格格」地嬌笑道：「四位別怕，我必須等你們娘娘的示下才下手的呀！」

這麼一來，不但使得那四個灰衣人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地，恨不得有道地縫可以鑽下去，連一旁的青衣婦人也禁不住氣得身軀微微顫抖，那一幅幛面紗巾，也為之劇烈地波動着。

可惜的是，由於她戴着幛面紗巾，沒法看到她的臉色，否則，那一定是非常够瞧的。

文眞眞卻是得理不饒人地，嬌笑道：「娘娘，想消耗我的眞力，或者是想由一旁觀察我的武功路數，都是夢想，我看，還是妳自己親自……」

青衣婦人截口怒叱道：「丫頭！妳以為我留不下妳！」

文眞眞漫聲應嬌道：「那就要等事實證明了……」

「好！我成全妳！」青衣婦人「嗆」地一聲，已拔出肩頭長劍，一面飛身進擊，一面怒叱道：「丫頭接招！」

「唰，唰，唰，」一連三劍，發出「鏘，鏘，鏘，」三聲金鐵交鳴之聲。

這兩人一交上手，別具一番肅殺氣氛。

同樣是一枝青鋼長劍，但在那青衣婦人的手中，卻像是具有靈性似地，顯得有如生龍活虎。

文眞眞仍然是使紅綾軟帶。

青鋼長劍擊在紅綾軟帶上，居然會發出「鏘鏘」的金鐵交鳴之聲，由此已不難想見，文眞眞的內家眞力有多麼精湛！

劍氣如虹，紅綾似錦！

片刻之間，兩人已惡鬥了三十招，卻是一個斤兩悉稱的平手局面。

人影翻飛中，只聽文眞眞嬌笑道：「娘娘，妳我之間，無寃無仇，這一場厮殺，多沒來由！」

「哼！廢話！」

「娘娘，我是一番好意，憑妳這正宮娘娘的身份，跟我這個末學後進交手，所謂勝之不武，萬一敗了，那就會後患無窮啦！」

青衣婦人以行動作了答覆。

「唰，唰，唰，」一連三劍，居然將文眞眞迫退三步。

文眞眞一面立即還以顏色，一面嬌笑道：「這才像個娘娘樣子，方才，我還以為妳認為我是末學後進，不屑以眞才實學賜教哩！」

她手中的紅綾軟帶，忽然雙頭齊昂，像白蛇吐信似地，接連三點，又將青衣婦人迫回原地。忽然，一聲嬌喝，遙遙傳來：「眞眞，強敵快來，速退……」

青衣婦人冷笑道：「退不了啦……」

遠處傳來三聲霹靂巨震，只聽一個蒼勁的沙啞語聲，呵呵大笑道：「慾望香車車主，也不過如此……」

⑥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高庸・文　盧令・圖

黑鳳凰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鐵小薇落入黑鳳凰手中，黑鳳凰似對她特別喜愛，同時也想挾鐵小薇以誘白玉蓮現身，是以堅持把鐵小薇留下，花翎和花貞貞投鼠忌器，又見黑鳳凰極力聲稱絕不損害小薇分毫，同時也保證她絕對安全，花翎兄妹只好怏怏回去。鐵羽得逍遙太子醫治已告痊癒，這日率同安達等到來與花翎兄妹會合，聽知小薇在黑鳳凰手中，遂帶一土著往晤金克用，告知他山谷毒瘴厲害，要入谷中非等至月圓不可，並願暫化敵為友，共同對付白蓮宮，金克用對此完全同意，鐵羽隨起身告辭，招手向小薇，要她跟隨回去——

僞捐私慾念　暫結同心盟

自從鐵羽在營帳門口出現，小薇就一直畏縮地靠在黑鳳凰懷裏，睜着兩隻烏黑渾圓的大眼睛，傾聽他們的談話。

她似乎沒有想到金克用竟然會跟自己父親化敵為友，原以為卽將爆發的一場生死決戰，竟然在一番交談之後消弭於無形，是以頗有驚異的感覺，聽見鐵羽叫她，才遲遲疑疑地望着黑鳳凰，好像害怕黑鳳凰不會放她回去模樣。

黑鳳凰對她微微一笑，道：「去吧！小薇，只要你願意，可以隨時過來跟我玩。」

小薇回顧鐵羽道：「爹，我還可以再來這兒玩嗎？」

鐵羽笑道：「當然可以。你若喜歡這位鳳凰阿姨，也可以請她去咱們那邊玩玩。」

小薇大喜道：「眞的？」

鐵羽道：「爹什麼時候騙過你。」

小薇反身抱住黑鳳凰，道：「阿姨，現在你就跟咱們一塊過去好不好？」

「這……」

黑鳳凰正猶豫間，金克用急忙攔阻道：「鳳凰，咱們還有事情要商量，讓孩子早些回去吧。」

鐵羽沒有再說什麼，笑了笑，牽着小薇出帳而去。

夏老爹也緊隨鐵羽之後，告辭離去。

等他們一走，衆人立刻圍攏過來，密議對策。

魔刀崔平道：「鐵羽的話，只怕有詐，他八成是為了救回女兒，故意弄了個人來唬咱們的。」

衆人也紛紛附合道：「不錯，咱們一路尋來這座山谷，從未遇見居民，他一來，偏偏就遇見了姓夏的老頭，世上那有這種巧事。」

金克用却含笑不語，等大家都說完了，才點點頭道：「我也同樣不相信那夏老頭的話，但如今咱們腹背受敵，形勢最為不利，他既然有意示好，咱們何不將計就計。」

魔刀崔平道：「果眞如此，剛才就不該輕易放回他的女兒。」

金克用笑道：「留下一個小孩子，對咱們並無多大益處，何況，據我所知，那小女孩根本就不是鐵羽的女兒，她只是白玉蓮企圖攏絡鐵羽的工具而已。」

衆人聽了這話，只不過大感意外，黑鳳凰却駭然一驚，猛可站了起來，急道：「眞的麼？小薇眞的不是鐵羽的女兒？」

金克用道：「這是白玉蓮施展的手段，不知從何處找來個女孩子，冒認是當年跟鐵羽仳離後生下的女兒，對於這件事，鐵羽迄今猶在存疑之中，只是，那孩子的年齡相符，面貌又十分酷肖，苦無反證，只好權且暫當女兒看待吧了。」

於是，就將鐵小薇進入威寧侯府的經過，大略說了一遍。（事詳前集「鐵蓮花」。）

黑鳳凰全神傾聽，臉上流露着無限興奮，不停地道：「太好了，太好了！早知這樣，我說什麼也不會放她回去……」

金克用道：「鳳凰，你眞的很喜歡那女孩子？」

黑鳳凰連連點頭道：「是的，我一見她就覺得好喜歡，將來眞想帶她一塊兒回木屋過一輩子。」

金克用道：「你若眞想得到那女孩子，現在千萬別揭破這樁秘密，等取得寶藏，擒獲了白玉蓮，那時咱們再當着天下羣雄拆穿這件冒認的陰謀，伯父保證那孩子永遠跟你作伴。」

黑鳳凰道：「伯父有什麼辦法證明小薇不是鐵羽的女兒？」

金克用笑道：「你別心急，只要照我的話去做，我自有辦法證明這件事，而且要鐵羽和白玉蓮也心服口服。」

接着，又對魔刀崔平等人道：「時候不早了，大夥兒且休息一會，鐵羽的話是否可信，只要日出之後便可證實。」

衆人都應諾四散，各自覓地調息。

唯有黑鳳凰獨自趺坐在營帳一角，却毫無睡意，腦海裏總是浮現出小薇那天眞無邪的笑臉，久久不能忘懷。

不知道為什麼，僅只一面，她竟然對這個陌生的女孩子產生了濃厚的情感。是緣份？還是心靈太寂寞？連她自己也分辨不出來。

天色漸漸轉明，營帳外已透進曙光。

黑鳳凰略作調息，輕輕起身，走出帳外。從斜坡上望過去，左邊是山谷入口，右後方却是威寧侯府的蒙古包，谷中濃霧和威寧侯府扼守欄柵的黑騎隊武士都清楚可見。

黑鳳凰仰面深吸了一口氣，信步而行，不知不覺竟走向威寧侯府所築欄柵。

她沒有想到要去什麼地方，只是隨便走走，藉以排遣內心的煩悶，及至將近欄柵，才發現對面小坡上正有一雙眼睛在注視着自己。

黑鳳凰一抬頭，恰好跟那雙炯炯迫人的目光相對，想不到竟是鐵羽。

鐵羽向她含笑頷首，客氣地問：「姑娘願意過來坐坐嗎？」

黑鳳凰忙道：「不！我只是隨便走走，現在正要回去了……」

一面說，一面便想轉身。

鐵羽笑道：「在下正替金莊主送乾粮過去，姑娘若不嫌棄，正好同行。」

黑鳳凰站住脚，果見鐵羽身後身後跟着一名武士，手上捧了兩大包乾粮。遲疑了一下，道：「既然這樣，不必勞動你送去，交給我，讓我帶回去就行了。」

鐵羽道：「怎好勞累姑娘？」

黑鳳凰道：「不要緊，我還能拿得動。」

鐵羽微笑道：「這樣太失禮了，不如仍由這位侯府武士將乾粮送過去，趁此清晨閑暇，在下想跟姑娘請教一件事。」

不待黑鳳凰推辭，揮揮手，那名武士捧着乾粮逕自去了。

黑鳳凰忽然有些心慌的感覺，吶吶道：「你要問我什麼事？」

鐵羽笑着擺手道：「一件可能跟姑娘師門有關的事，咱們邊走邊談如何。」

黑鳳凰怔了一下，問道：「你知道我的師門？」

鐵羽沒有回答，緩步順着山坡向谷口走去，一面反問道：「聽說姑娘的絕世掌力，名叫『摧心蝕骨掌』，乃貴門三大神功之一，不知可對？」

黑鳳凰吃驚道：「不錯，你是從那裏聽來的？」

鐵羽仍不回答，又問道：「姑娘可認識一個人，現年大約五旬以上，左手生一根枝指，眉心有一粒痣……」

話猶未完，黑鳳凰突然停步，沉聲道：「你什麼時候見過我師父？」

鐵羽道：「姑娘的令師現在何處？」

黑鳳凰道：「她老人家已經去世了，你在什麼地方見過她？怎麼會知道她的容貌？」

鐵羽不答，却從頸上解下那條金錢項鍊，遞給黑鳳凰，說道：「逍遙宮中日月長，如意金錢分陰陽，姑娘的令師想必是姓趙了？」

黑鳳凰目覩那半枚金錢，忙用自己頸上的半枚相合，竟然分毫不差，恰好併成一枚完整的金錢。

可是，她却顯然聽不懂那兩句隱詩的意義，只驚奇萬分的捧着那枚金錢道：「這兩半怎麼會這樣相符？莫非是同一枚錢切開的？」

鐵羽道：「不錯，它們本就是同一枚錢切開的，姑娘可知道這枚金錢的來歷？」

黑鳳凰道：「我這半枚是師父留下來，你這半枚又是從那兒得來的呢？」

鐵羽道：「是一個朋友送我的。」

「朋友？」黑鳳凰詫道：「你那位朋友是誰？他一定也認識我師父。」

鐵羽道：「令師可是姓趙？」

黑鳳凰沉吟了一會，說道：「我記得師父說過她是姓趙，可是，伯父又說那不是她的本姓。」

鐵羽道：「你口裏的伯父，就是金莊主金克用？」

黑鳳凰道：「是的，據他說，師父本姓金，因為被白玉蓮的父親所害，羞憤離家，才改姓趙的。」

鐵羽仰面長吁了一口氣，喃喃道：「原來如此……」

黑鳳凰正想再問下去，却聽金克用的聲音叫道：「鳳凰，一大清早害伯父那兒沒找遍，原來却在這兒跟鐵大俠聊天，究竟聊些什麼？也告訴伯父聽聽。」

鐵羽聞聲回頭，見金克用已到近前，只得含笑拱手道：「金兄好精神，時間還早，怎不多睡一會兒。」

金克用笑道：「我是想多睡一會，可是我這姪女兒天性純眞，不識江湖奸詐，教人放心不下。」

鐵羽大笑道：「鳳凰姑娘的確是一片純眞，但有你這位老江湖的伯父，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金克用道：「有我在，當然不用担心，只怕我不在她身邊時，難免有人趁機施展花言巧語引誘誆騙，這就不能不防了。」

回頭見黑鳳凰手中拿着兩半枚金錢，心裡不禁暗吃一驚，急道：「這半枚金錢是那兒來的，倒仿造得很像，給伯父瞧瞧。」

黑鳳凰將金錢交給了金克用，說道：「伯父請着，這不僅是像，簡直就是一枚錢從中切開來的，我正不懂，為什麼一半會在師父手中，另一半却落在鐵大俠的朋友手中？」

金克用越看越吃驚，心念疾轉，側目問道：「鐵老弟，你這半枚金錢是從何處得來？」

鐵羽道：「是一位朋友送的。」

金克用說道：「能告訴咱們，令友的姓名嗎？」

鐵羽搖頭道：「不能，在未得他本人同意之前，我不能說出他的姓名。」

金克用冷冷一笑，道：「這麼看來，令友倒是位有心人了，他既然能將這東西贈送給你，却不願別人知道他的姓名，這種怪異行徑，倒眞不多見。」

鐵羽笑道：「凡人皆有隱私，你金兄又何嘗例外。」

金克用輕哼了一聲，道：「區區半枚金錢，也算不了什麼驚天動地的秘密，鐵大俠縱然不說，金某也能猜到它的來歷……」

黑鳳凰急道：「伯父，你眞的知道它的來歷？」

金克用揚眉道：「這點小小秘密，瞞不了伯父，咱們回去再詳談。」

說着，將半枚金錢項鍊仍舊還給鐵羽，拱手道：「多承借撥乾粮，請替咱們謝謝威寧侯府了。」

帶領黑鳳凰轉身而去。

鐵羽緊緊捏着那半枚金錢，目送金克用遠去的背影，喃喃切齒道：「好個卑鄙無恥的東西，你縱能誆騙一時，總有一天會拆穿謊言，那時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 × ×

回到營帳，黑鳳凰迫不及待又追問那半枚金錢的來歷，金克用且不置答，反問道：「你先說說看，鐵羽給你金錢的時候，告訴過你什麼話？」

黑鳳凰道：「他好像唸了兩句詞兒，說是『逍遙宮中日月長，如意金錢分陰陽』。」

金克用問道：「你聽得懂這兩句話的含意嗎？」

黑鳳凰道：「不太懂，我猜這是指金錢原有兩半，一半是陰，一半是陽，合起來就成了一枚。」

金克用冷笑道：「不錯，他正是這個意思，伯父不是早告訴過你麼，鐵羽最擅用花言巧語，勾引良家婦女，他因爲上次被你傷了一掌，自忖武功不是你的敵手，才想出用這個無恥的方法，對你施展誘惑。」

黑鳳凰疑惑不解，道：「他想誘惑我做什麼？」

金克用道：「傻孩子，你連這個都不懂，他的意思分明是指你有半枚金錢，他也有半枚金錢，雙錢相合，卽是陰陽相配，也就表示你和他有夫妻之份。」

黑鳳凰頓時紅了臉，忿然道：「他竟敢這樣無恥大膽！」

金克用道：「姓鐵的天生就是個無恥大膽的狂徒，所以伯父才一再告訴你多加提防，如今咱們迫於形勢，不得不跟他虛與委蛇，你可要千萬記住，別再和他單獨相處了。」

黑鳳凰想了想，道：「伯父，我還是不懂，他那半枚金錢是從何處得來，怎會跟我這半枚完全相符？而且，他還知道我師父姓趙，這是什麼緣故？」

金克用道：「這有什麼難懂，我且問你，你這半枚金錢可是你師父遺留下來的不是？」

黑鳳凰點點頭。

金克用又道：「對這半枚金錢的來歷，你師父從未向你提過，可對？」

黑鳳凰又點點頭。

金克用道：「這不就明白了麼？如意金錢當年本是一枚，白玉蓮的父親有意將它切分兩半，一半交給你師父，一半留給自己，以作彼此的信物，後來跟你師父分開了，他那半枚當然就被白玉蓮得去，鐵羽是白玉蓮的丈夫，自是見過那半枚金錢，必定是他上次在沙家堡發現你項上懸着另外半枚，才特地向白玉蓮討來騙你，所以咱們問他金錢來處，他就呑呑吐吐答不出來了。」

這番話，推斷入情合理，竟無絲毫破綻。

黑鳳凰聽得怒從心起，一把摘下項鍊金錢，重重摔在地上，氣呼呼道：「我再也不要戴這骯髒東西，早知是這樣，剛才就該把姓鐵的一掌劈死……」

金克用急忙將項鍊拾起，正色道：「傻孩子，這東西再不好，總是你師父的遺物，怎麼能隨便拋棄呢，伯父暫且替你收着，等咱們報了仇，再將它祭奠你師父。」

黑鳳凰餘怒未消，恨恨道：「伯父，咱們爲什麼還不殺他替師父報仇，却要什麼寶藏財物，反跟他做朋友……」

金克用低聲道：「孩子，你又不明白了，你當伯父眞的想什麼寶藏財物，那只是一個餌，咱們一面隱住鐵羽，一面要誘白玉蓮現身，目前只能忍耐，等大仇得報，卽使掘出了寶藏，伯父也分毫不取，情願全部分給各位協助咱們的朋友，你一定要體諒伯父這番苦心。」

他故意壓低聲音，却又故意讓這番話被附近的沙家兄弟和魔刀崔平等人聽見，不僅安撫了黑鳳凰，也同時激起了衆人効命之心。

營帳內頓時羣情振奮，人人對金克用這番「苦心」，莫不深懷感激。

這時候，如果要他們去跟威寧侯府決戰，必然以一當十，士氣如虹。

可惜就在這時候，飛狐白風匆匆奔進營帳，帶來一個令人洩氣的消息——太陽已經昇起，谷中濃霧却依然如故，毫無消散的跡象。

金克用不肯相信，親自帶領衆人出帳觀看，果然證實鐵羽的警告並非虛語。

魔刀崔平道：「雖然谷中濃霧不散，我仍不相信鐵羽是眞心跟咱們聯盟，這三日之內，必然另有詭計。」

金克用搖搖頭，道：「無論他有什麼詭計，咱們只以不變應萬變，在寶藏未出土之前，必須虛與委蛇，尤其是鳳凰，這三天內務必要多忍耐，最好不要再跟鐵羽見面，以免言語間露出忿恨，反使他起了戒心。」

正說着，忽見小薇從對面山坡上，跳跳蹦蹦地跑來，老遠就揮着手高叫道：「阿姨！我來啦！」

金克用皺眉道：「這小丫頭很可能是受鐵羽指使而來，還是別跟她嚕囌的好。」

黑鳳凰見了小薇，怒氣竟早消了，笑笑道：「一個小孩子，何須顧忌，再說，她並不是鐵羽的親生女兒……」

說着，小薇巳奔到近前，氣咻咻拉着黑鳳凰的手，笑道：「阿姨，你們今天不進谷裏去了吧？」

黑鳳凰道：「不去又怎樣？」

小薇道：「如果阿姨沒有別的事，咱們倆去那邊山上摘花玩好不好？」

黑鳳凰順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果見左邊山後，有一片燦爛的花樹林，位置恰好與威寧侯府的蒙古包相近，距谷口和營帳約二三里，看來確是個風景綺麗的所在。

她心裏正感煩悶，不禁欣然頷首道：「好！我們去摘些花朵，阿姨教你編花冠玩。」

金克用突然親切地挽着小薇問道：「你爹可在家中？」

小薇道：「在家，爹正和花叔叔他們在商議派人回太原去呢。」

金克用不禁一怔，問道：「派人去太原幹什麼？」

小薇道：「去找侯府總管哈圖爺爺，聽說哈圖爺爺獨個兒趕來見花叔叔，可是到現在還沒見來，爹怕他途中出事，正準備派人回頭去尋找。」

金克用輕哦一聲，向魔刀崔平笑道：「咱

們承威寧侯府撥贈乾粮，理該過去致謝一聲才是。」

魔刀崔平道：「正是，崔某隨金莊主去走一遭。」

金克用點點頭，又對黑鳳凰和小薇道：「你們只在附近玩玩，千萬別跑遠了，早些去早些回來。」

黑鳳凰答應着，帶了小薇往山後而去。

金克用向飛狐白風一呶嘴，低聲道：「跟下去，提防那小丫頭片子在搗什麼鬼。」

白風領命，轉身去了。

金克用這才整整衣衫，和魔刀崔平往威寧侯府的蒙古包行去。

他當然不是眞去致謝，而是藉此套住鐵羽，不讓鐵羽有機會跟黑鳳凰單獨晤面，同時，也趁機探聽威寧侯府的虛實動靜。

× × ×

黑鳳凰和小薇手牽着手，一路說說笑笑向那片花樹林走，沒多久，就到了樹林邊。

不知道爲什麼，只要和小薇在一起，黑鳳凰心情就自然開朗起來，她自幼獨居荒山，受夠了孤寂，而小薇却正像一朶解語花，那嬌憨，那笑靨，使她忘掉寂寞，忘掉煩悶，從心底引發了抑制巳久的歡笑和活力。

兩個人就像一對蝴蝶般奔向花樹林，極目望去，繁花似海，連綿無盡，那不知名的樹，不知名的花，令人心曠神怡，笑逐顏開。

小薇拍着手叫道：「阿姨，快替我編花冠，我要好大好大的花冠，還要用花做一件衣服，你說好不好？」

黑鳳凰笑道：「當然好。但我們別忙摘花，先去林子裏瞧瞧，說不定裏邊還有更大更美的花。」

小薇高聲歡呼，早巳笑着衝進樹林裏。

黑鳳凰緊跟着也進了林子，初時還看見小薇在花樹間奔馳，傳來陣陣笑聲，過了一會，却突然聽不到聲音了。

林子很密，黑凰鳳只當她巳深入林中，一時迷路，誰知呼喚了幾聲，竟不聞回應，這才發覺情形有些不對，連忙加快步子，穿林直入，一面大聲叫着小薇的名字。

不知不覺，巳到密林深處，突然，林中傳來一陣極輕微的異樣聲响。

黑鳳凰久居深山，耳目最靈，立刻就聽出那是人類的呼吸聲，而且至少有三人以上……心頭暗驚，急忙停步喝問道：「什麼人躲在林子裏？」

回答是一陣脚步聲，花樹林中緩緩走出來四個人。

四個女人，有老有小。

黑鳳凰只認識其中年紀最小的一個，那就是鐵小薇。

另外三人，一個是手提拐杖的老婆子，一個是皮膚黝黑侍女，衣上都繡着一朶白蓮花。還有一個混身白衣的美艶少婦，一手提着長裙裙裾，一手牽着小薇，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含笑凝注着黑鳳凰，眼光中孕育着無比溫柔，無限親切。

黑鳳凰詫異地道：「小薇，她們是——」

小薇指着那白衣美婦道：「這就是我娘，她們兩個是夏姥姥和黑妞妞，都是我娘的貼身婢女。」

黑鳳凰心中吃了一驚，失聲道：「白蓮宮主？」

白玉蓮含笑頷首，道：「不錯，我正是白玉蓮，聽說姑娘急於要會我，特地恭候此地，願與姑娘一晤。」

說着，向夏姥姥一擺手，道：「替鳳凰姑娘設座。」

夏姥姥躬身應諾，由一株樹幹背後搬出兩張可以疊合的小布椅，黑妞妞立刻在椅上舖了軟墊，安放妥當。

白玉蓮笑着肅客道：「姑娘請坐啊，荒山野地，苦無陳設，幸虧此地上有百花覆蓋，下有綠茵舖地，雖嫌簡慢，風光倒還不俗，咱們就在這花樹簇繞中，好好談談。」

黑鳳凰屹立不動，冷冷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誰，也應該知道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可談的。」

白玉蓮笑容可掬地道：「正因爲我對姑娘的來歷巳略知一二，才特意安排這次機會，得跟姑娘坦誠的談一談，姑娘請看，我徒手相候，僅帶了兩名貼身婢女隨行，應該相信我對姑娘絕無敵意。」

黑鳳凰道：「你對我有無敵意，那是你的事，我對你却仇深似海，誓不兩立。」

白玉蓮點頭道：「無論姑娘怎樣對我，咱們先坐下談談總無妨礙，如果咱們談過話，姑娘仍然要跟我誓不兩立，那時，再報仇也不爲遲。」

黑鳳凰想了想，道：「談就談，我怕什麼。」踏前一步，在布椅上坐了下來。

白玉蓮笑笑，也在對面布椅坐下，對夏姥姥和黑妞妞揮手道：「你們先退下去吧，這兒沒你們的事了。」

夏姥姥和黑妞欠身退去，隱入花樹叢中。

白玉蓮將小薇親熱的擁在懷裏，順手拾起地上落花，替她揷在鬢脚，似欲藉這些動作，鎮靜情緒，思索應該如何開口措詞。

黑鳳凰只用敵視的目光瞪着她，一時也沒有開口。

過了好一會，白玉蓮才輕吁一口氣，徐徐道：「聽說姑娘的令師是西方魔教中高人？」

黑鳳凰道：「是又怎樣？」

白玉蓮淡淡一笑，道：「我還聽說金克用自稱是令師的同胞兄長，可有這件事？」

黑鳳凰沉聲道：「不是『自稱』，他本來就是我師父的兄長。」

白玉蓮道：「姑娘怎麼會相信他說的是眞的？」

黑鳳凰道：「因爲他從未見過我師父，却知道師父身體的特徵，一切都很相符！」

白玉蓮道：「他還告訴姑娘說，令師是被我父親所害，才羞憤離家，投入西方魔教，是嗎？」

黑鳳凰道：「正是，所以我要替師父報仇，跟你誓不兩立。」

白玉蓮笑笑道：「我再請教姑娘，令師是什麼時候投入魔教，什麼時候離開？什麼時候收養姑娘？共在深山中隱居了多少年？」

黑鳳凰沉吟了一下，說道：「師父何時入教，何時離教，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她老人家從我在襁褓時便收養了我，在山中大約住了二十年。」

白玉蓮道：「那麼，令師去世時，有多大年紀？」

黑鳳凰道：「五十多歲。」

白玉蓮默算了一陣，道：「這樣說來，令師脫離魔教時，大約只有三十歲，咱們姑且算她在魔教中習藝十年，由此推算，令師跟家父相識至少應該在三十年以前了？」

黑鳳凰道：「不錯。」

白玉蓮仰面笑道：「這就不對啦，三十年前，我巳幼齡，而我父親却在我出世前巳經亡故，難道我父親竟跟令師相識在先？」

黑鳳凰道：「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白玉蓮道：「可是，姑娘，你知不知道西方魔教的入教禁例。」

「什麼禁例？」

「魔教教內弟子雖不禁男女之慾，但爲了

防止外敎人蒙混入敎，却嚴格限制男女弟子入敎時必須童身，令師若受過我父親的欺騙，她怎能加入魔敎？」

這番話，頓時將黑鳳凰問住了。

她不知道魔敎是不是眞有這項禁例，聽白玉蓮的口氣，却不像是假，如果禁例屬實，金克用的話豈非全係虛構，然而，金克用從未跟師父見過面，他怎會知道師父的特徵？怎會樣樣描述都相符呢？

黑鳳凰搖搖頭，道：「你不是魔敎的人，怎知魔敎有這種禁例，我不相信。」

白玉蓮道：「咱們姑且不談魔敎，我對金克用的事，總比你知道得多，據我所知，金克用僅有兄弟三人，以他的年紀最小，兩位兄長都已故世多年，他根本就沒有姊妹，這一點，你總該相信了。」

黑鳳凰道：「你怎麼知道他的身世？」

白玉蓮道：「我跟他相識多年，麒麟山莊一直在白蓮宮勢力範圍下，我不僅知道他的身世，而且知道他並不姓金。」

黑鳳凰吃驚道：「他不姓金？那麼他姓什麼？」

白玉蓮神情肅然地道：「這是金克用最大的秘密，我本不想在此時拆穿它，爲了要你相信，只好據實告訴你了……」

說到這裏，拍拍小薇的頭，道：「這些事，小孩子最好別聽，去找黑妞她們玩去。」

小薇正聽得入神，那肯離去，扭着身子道：「娘，讓我聽聽有什麼關係嘛，我又不會隨便告訴別人……」

白玉蓮臉色一沉，道：「你又不聽娘的話了？」

小薇對白玉蓮顯然頗畏懼，不敢再糾纏，默默低頭走了開去。

白玉蓮輕吁一口氣，道：「鳳凰姑娘，在我說出金克用這個秘密以前，希望你能答應我一個要求，無論你是否相信，都請務必代爲守密，絕不可再轉告第三者知道，也暫時不要去問金克用。」

黑鳳凰道：「爲什麼？」

白玉蓮道：「因爲此事關係峽谷中寶藏，揭露太早，勢將影响大局，姑娘一定要答應了我才能說。」

黑鳳凰道：「好，我答應你。」

白玉蓮這才放低聲音道：「金克用並不姓金，更不是漢人，他本姓愛新覺羅，這四字是滿文，意思就是金子。金克用的父親，原是當年大金國的攝政王，後來大金國被蒙古鐵騎攻破，金克用的父兄都被屠殺，僅剩下他一個人逃匿江湖，隱姓埋名，才以金爲姓，假冒是漢人……」

黑鳳凰對史實一無所知，却聽得津津有味，忍不住插口道：「攝政王是什麼？是不是跟威寧侯府一樣有錢有勢？」

白玉蓮道：「攝政王比侯府的勢力更大，但大金國沒有蒙古兵强盛，當年攻破大金國國都的，就是從前的威寧侯府老侯爺花不拉汗，也就是花翎兄妹的父親，當時花不拉汗將大金國的財寶掠取一空，就偷偷埋藏在這座峽谷中，所以金克用才千方百計想把寶藏奪回來。」

黑鳳凰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他就是寶藏的主人，你們爲什麼跟他爭奪呢？」

白玉蓮道：「不！大金國的財寶，原是從咱們漢人百姓身上搜刮去的，後來既已被蒙古鐵騎掠奪，財寶已不屬金國，理當分還給咱們漢人才對。」

黑鳳凰想了想，道：「我不知道寶藏應該歸誰，反正我也不想得什麼寶藏，我只關心師父的仇人究竟是誰。」

白玉蓮道：「金克用既不姓金，足證他自稱是令師胞兄全屬謊話，你應該相信我白玉蓮跟你並無仇恨了。」

黑鳳凰道：「但是，我怎麼知道你說這些話就是眞的呢？」

白玉蓮道：「我有絕對可靠的證據，證明這些話並非我憑空揑造。」

黑鳳凰道：「什麼證據？」

白玉蓮說道：「目前，我不能够告訴你，等寶藏出土以後，我願意親自跟金克用當面對質。」

黑鳳凰道：「爲什麼現在不能對質，一定要等到寶藏出土以後？」

白玉蓮嘆口氣，道：「姑娘，我剛才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這項秘密目前還不能揭穿，否則，將會影响大局。」

黑鳳凰道：「我不懂這跟大局有什麼影响，我只知道，你若不敢立刻當面對質，我就不能相信你的話。」

白玉蓮道：「我並不企望你現在就相信我的話，只希望你也暫時別相信金克用，一切等待寶藏出土以後求證實，你意下如何？」

黑鳳凰道：「哦，我明白了，你是怕我妨碍了你奪取寶藏的計劃，希望我置身事外，對嗎？」

白玉蓮並不否認，只笑笑道：「這樣對姑娘並沒有什麼不好，姑娘儘可放心，寶藏未出土以前，白蓮宮的人絕不會離開，咱們對谷中寶藏志在必得，任何人都無法阻止。」

黑鳳凰道：「你對爭奪寶藏，好像很有把握？」

白玉蓮對黑鳳凰所說的話，居然也不否認，點頭道：「只要姑娘不插手，寶藏絕不會被金克用得去。」

黑鳳凰道：「可是，你別忘了，還有威寧侯府也將參加爭奪。」

白玉蓮道：「他們志不在寶藏，目的只在澄清花不拉汗的名譽，即使參加爭奪，白蓮宮也不會畏懼。」

話說到這裏，白玉蓮的用心已經十分明顯，對於爭奪谷中寶藏，她已作了萬全的佈置，唯一顧忌，只是担心黑鳳凰會從中作梗，才特地安排了這次晤談。

黑鳳凰蹙眉沉吟，竟無法決定是否該答應她的要求。

事情演變到現在，金克用和白玉蓮的說詞好像都言之成理，究竟誰說的是眞話，却令人難以辨別。

如果答應她的要求，似乎有些於心不甘，如果拒絕，萬一她說的眞是實情，豈不鑄成大錯。

沉吟了許久，黑鳳凰終於想到一個自以爲兩全其美的辦法，說道：「我可以答應等寶藏出土以後再對質，但金伯父不一定會同意，除非你們都依我一件事。」

白玉蓮連忙問道：「什麼事？姑娘且說說看。」

黑鳳凰道：「你和金伯父都急於想得到寶藏，威寧侯府也同樣不肯放手，倒不如大家暫時把恩怨擱在一邊，三天之後，一同進山谷去尋寶藏，等寶藏出土，再三頭對面，當面對質解決恩怨，最後證實誰說的眞話，誰就是寶藏的得主。」

「這——」白玉蓮眼珠子一轉，欣然道：「好！我同意姑娘的辦法，只不知道金克用和威寧侯府是否也同意。」

黑鳳凰道：「金伯父這邊由我負責，威寧侯府已經跟金伯父說好要一同行動，自然也會同意。」

白玉蓮笑道：「既然如此，我就恭候姑娘的回音了。」

黑鳳凰站起身道：「今天入夜以前，我會再到這兒來給你回話，希望你言而有信，不可反悔，更不要節外生枝，施展詭計。」

白玉蓮笑笑道：「姑娘放心吧，我白玉蓮自問無愧於心，眞金不怕火，根本沒有施展詭計的必要。」

說着，舉掌輕拍三下，不片刻，夏姥姥和黑妞帶着小薇，從花樹叢中走了進來。

小薇頭上戴着個大花冠，雙手還捧着許多鮮艷燦爛的花朶，笑嘻嘻問道：「阿姨，你看我這花冠漂亮不漂亮？是我自己編的哩！」

黑鳳凰道：「原來你自己會編花冠？」

小薇笑道：「我騙你的，是黑妞姐姐教我編的。」

白玉蓮輕叱道：「這孩子，總是這樣頑皮，對阿姨說話怎能這麼沒大沒小。」

接着，又向黑鳳凰含笑欠身，才率領着夏姥姥和黑妞退入花叢中。

黑鳳凰望着三人離去的方向，忽然覺得白玉蓮並不如想像中那麼淫蕩凶殘，倒感覺她言談誠懇，待人也很和藹可親，甚至連她的隨身侍女，都那麼進退有禮，討人歡心，誰能相信白蓮宮是個狠毒殘暴的組織？

黑鳳凰是女人，自幼又飽受仇視男人的薫陶，對白玉蓮，竟然不知不覺產生親切之感。

如果不是金克用那番說詞先入爲主，在她腦中印象太深，她眞可能被白玉蓮一席話說動，從此反助了白蓮宮……

× × ×

金克用已經接到飛狐白風的密報，正在營帳中負手徘徊，等待佳音。

飛狐白風只看見黑鳳凰進入花樹林，本想跟進去，却發現樹林中有白蓮宮的人隱伏，便匆匆囘來報訊，是以，金克用並不知道黑鳳凰已跟白玉蓮晤面，更不知她們談了些什麼話。

據金克用推想，黑鳳凰對白玉蓮仇恨已深，兩人一旦晤面，少不了有一場生死存亡的血戰，若能一舉除去白玉蓮，自是最好不過，縱或殺不了白玉蓮，能將白蓮宮高手剷除幾個，對爭奪寶藏也大有帮助，所以，他決定暫不出面，只在營帳內坐候好消息。

誰知事情出乎意外，黑鳳凰跟白玉蓮非僅沒有動手，反而帶回來一個叫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協議，竟然要跟白蓮宮和威寧侯府一同入谷尋覓寶藏。

合作尋寶，金克用並不反對，可是，當他聽說寶藏出土以後再三頭當面對質，却不由得心驚膽顫。

然而，他又不能公然反對，顯露出自己心虛，只得避重就輕道：「孩子，你上了白玉蓮的當了，她因爲畏懼你的武功，故意用了這招緩兵之計，白蓮宮人多勢衆，等寶藏出土，那時誰還能攔得住他們。」

黑鳳凰道：「我也想到她是緩兵之計，而且已有萬全的對策。」

金克用道：「你打算如何對付？」

黑鳳凰道：「這山谷形勢險惡，只有一條出路，伯父儘管放心和他們一同去尋覓寶藏，我却守在谷口，任憑她人多勢衆，也休想走脫一個。」

金克用苦笑道：「孩子，你再强只有一個人，俗話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白玉蓮那女人陰險狡詐，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的。」

黑鳳凰道：「這也不難，我處處當心一些就是了。」

金克用搖頭長嘆，說道：「眞想不到，你連伯父的話都不相信，竟去相信那婆娘的花言巧語，放着師門血仇不報，反而跟仇人合作……唉……」

黑鳳凰是個胸無城府的人，衝口道：「白玉蓮的話也有可信之處。」

金克用道：「她說了什麼？」

黑鳳凰道：「她說：你和師父並不是兄妹，而且你本來不姓金，也不是漢人。」

金克用聽了這話，駭然變色，急道：「她……她憑什麼這樣含血噴人？她有什麼證據？」

黑鳳凰道：「她說有證據，但現在不能公開宣佈，必須等寶藏出土後才能當面對質。」

金克用大聲道：「你相信她這些謊話？」

黑鳳凰道：「我不信，可是，我想看看她的證據是什麼，這對報仇的事並沒有多大妨碍呀！」

金克用始而驚，繼而怒，怒極反笑，仰面打個哈哈，道：「好個狡猾的白玉蓮，眞虧她想得出這種無中生有的故事，教人不能不佩服，我若拒絕，倒顯得是我情虛了。鳳凰，你去告訴她，咱們照她的要求，三天後在谷口會面，一同入谷尋寶，待寶藏出土以後，她要是拿不出確實證據，我和她兩人之中，必然有一個要橫屍谷內。」

黑鳳凰道：「到時候她若拿不出證據，我也絕不饒她。」

飛狐白風低聲道：「金莊主，這件事是否應該先跟威寧侯府商議一下？」

金克用道：「當然要告訴他們，但威寧侯府目的就在證實有無寶藏，他們絕不反對。」

黑鳳凰見金克用和白玉蓮都料定威寧侯府不致反對，便欣然自去花樹林找白玉蓮回話去了。

她一走，魔刀崔平等人立刻圍了過來，紛紛道：「金莊主，咱們不能答應跟白蓮宮合作，這明明是白玉蓮的詭計，等寶藏出土，白蓮宮必然仗着人多勢衆出手搶奪，遲早是一場血戰，咱們爲什麼現在就聽他擺佈。」

金克用搖頭苦笑道：「我何嘗不明白這道理，但你們也都看見了，鳳凰已受白玉蓮的蠱惑，居然懷疑我不是她的伯父，叫我如何再反對。」

魔刀崔平道：「鳳凰姑娘也眞是，俗話說：疏不間親。她怎能聽信外人的話，連尊長都懷疑起來。」

金克用嘆道：「這倒不能怪她，她從小跟我妹妹在深山中長大，沒有見過我的面，再加上白玉蓮那妖婦居心卑劣，竟想出這種無恥下流的奸計，以致受了蒙蔽……」

說到這裏，又長嘆了一口氣，道：「我金某人雖然說不上富豪，對寶藏財物並未在意，我只是不甘心被白玉蓮那妖婦檢這份便宜，無奈鳳凰這孩子聽信讒言，諸位又恐怕不能破除私見，同心協力跟白蓮宮決一死戰……」

魔刀崔平等人異口同聲道：「咱們都願追隨金莊主跟白蓮宮一拚，何曾有什麼私見？」

金克用目視沙鎭山兄弟，徐徐道：「白蓮宮高手如雲，不是易與之輩，咱們却連遭挫折，只怕很難齊心赴敵。」

沙鎭山慨然道：「金莊主不須顧慮，犬子這條性命全靠金莊主救回來，若有差遣，在下兄弟二人願意捨命報効，絕不畏縮。」

金克用等的就是這句話，微微一笑，道：「諸位既然都有同仇敵愾之心，咱們今夜就趁其不備，先下手爲强，給那白玉蓮一個以牙還牙……」

衆人都道：「那要如何下手？」

金克用招招手，將衆人喚到近前，低聲道：「據我料想，白玉蓮爲了防備寶藏被人捷足先得，定已派遣高手隱匿在谷中，她本人却藏身在那片花樹林內，今天夜晚，由我設法穩住鳳凰，諸位趁夜出動，一鼓作氣猛攻那花樹林，打它個措手不及，必獲全勝。」

魔刀崔平道：「但不知那白玉蓮手下還有

些什麼高人？」

金克用道：「白蓮宮中頂尖人物，要數巫山二大怪最難鬥，如今巫山二怪很可能隱身谷中，不在白玉蓮身邊，另外兩名擅長御毒的崑崙奴，八成也去了谷內，今夜動手的時候，只要由沙兄賢昆仲聯手纏住白玉蓮，其餘的人就不足道了。」

沙鎭海突然問道：「金兄何以不出面赴敵呢？」

金克用道：「我不出面，有兩樣好處，一則可穩住鳳凰，不讓她插手多事，二則可免去她的疑心，以爲是我情虛，指使你們去殺白玉蓮滅口。」

沙鎭海道：「但事後若鳳凰詢問咱們何以食言無信，咱們又如何回答？」

金克用笑道：「這還不容易麼，你們可也藉口替韓寨主父女和沙鎭嶽報仇，激於一時義憤，跟白蓮宮發生衝突，本是情理中的事，加上我從旁轉圜，自然輕易就搪塞過去了。」

魔刀崔平道：「這件事，咱們要不要知會威寧侯府一聲，約他們一起行動？」

金克用連忙搖手道：「不！千萬不能洩漏風聲，鐵羽跟白玉蓮畢竟曾是夫妻，萬一他舊情難忘，暗助白玉蓮一臂之力，那時反倒弄巧成拙。」

大夥兒密議妥當，表面都不露聲色，各自散去，暗暗却磨拳擦掌，準備夜晚厮殺。

直到傍晚時分，黑鳳凰才從花樹林同來，手裏挽着一隻竹籃子，笑嘻嘻道：「我已經跟白玉蓮約好，後天午夜，大家在谷口見面，一塊兒進谷裏去，這段時間內，彼此要信守承諾，誰也不許暗施襲擊。」

金克用冷冷地道：「咱們自然能守信，只怕她口不應心，另懷鬼胎。」

黑鳳凰道：「不會的，你瞧！白玉蓮爲了表示誠意，還特別送了咱們一份禮物呢。」

打開竹籃，裏面是三四十支又像蠟燭，又像爆竹的東西，每支有酒杯口粗細，長約尺餘，下端裝着把手。

黑鳳凰道：「這是白蓮宮特製的火炬，名叫『千里火筒』一支可燃一個時辰，比普通火把又亮又持久，後天深夜進谷裏去，正用得着這東西。」

金克用淡然應道：「哦？她倒想得眞週到，也眞够慷慨，一送就是許多支。」

黑鳳凰道：「她叫咱們留下一半，另一半轉送給威寧侯府。伯父，咱們現在就給他們送過去好嗎？」

若在平時，金克用一定會反對，現在爲了支開黑鳳凰，竟毫不猶豫地說道：「好！承他們分贈乾糧，正該回報，伯父跟你一塊兒過去吧。」

臨行，暗向魔刀崔平等人施個眼色，又道：「咱們可能在對面躭擱一會兒，諸位該做什麼儘請自便，不必等候咱們了。」

衆人會意，待金克用和黑鳳凰去後，天色入夜，便在營帳中虛點燈火，悄悄奔向了花樹林。

魔刀崔平率領着十二名黑道高手，加上沙鎭山兄弟，正好十五人，分爲三路朝花樹林接近，人人勁裝，暗藏兵刄，一路上兎起鶻落，極力隱蔽行迹。

不多久，三路人馬都已抵達林子外，重又聚集在一處。

林子裏靜悄悄地，沒有半點聲音，也看不見半個人影，月光照映下，花朵上都好像塗抹了一層慘白色。

白色，通常是屬於死亡的象徵，尤其在這荒山月夜，更含着強烈的不祥意味。

十五個人的臉上，也好像塗抹了一層死亡的慘白色，大夥兒屏住呼吸，凝目窺望林中，人人的掌心都暗揑着一把冷汗。

許久，許久，魔刀崔平一直沒有行動，沙鎭山兄弟也默不作聲。

一個手持日月雙輪，號稱「惡金剛」羅天保的黑道高手等得不耐煩了，啞聲問道：「崔老大，爲什麼還不動手？等什麼？」

魔刀崔平道：「別急，咱們得先弄清楚林子裏究竟有多少埋伏。」

羅天保道：「管它有多少埋伏，大夥兒索性給它來個一擁而入，見一個，宰一個不就結了。」

魔刀崔平道：「不能魯莽，別的人咱們都可不放在心上，對巫山二怪却不得不提防。」

羅天保道：「金莊主不是說，二怪都在山谷裏麼？」

魔刀崔平道：「那只是忖測，可沒說一定。你先別性急，且等……」

話未畢，一條人影宛如流矢劃空，飛掠而至，原來是飛狐白風。

魔刀崔平道：「情形如何？」

白風笑道：「小弟試過了，巫山二怪果然都在峽谷裏。」

大夥兒不約而同地問道：「你怎麼試出來的？」

飛狐白風道：「小弟用一具草人，手持白蓮宮特製火筒送進谷口，同時呼喚二怪名字，假作傳令的人，郭石頭果然上當答應，他才出聲，就被林楓識破，一釣竿揮過來，擊滅了火筒，幸虧小弟退得快，才沒被他釣絲纏上。」

魔刀崔平輕吁了一口氣，道：「這就好了，只要巫山二怪不在，咱們今夜就放手大殺一場……」

頭對沙鎭山兄弟道：「二位堡主可有什麼高見？」

沙鎭山搖頭道：「咱們兄弟僅負責纏住白玉蓮，其他的事，都沒有意見。」

「好！」魔刀崔平長身而起，說道：「既然二位堡主沒有別的高見，咱們就開始行動。白老弟，你隨兩位堡主走前面，如遇盤查，就說是奉金莊主差遣，有要事，須面見白玉蓮商議。」

接着，又對惡金剛羅天保說道：「咱們兩人和其餘的人分爲兩路，尾隨在二位堡主後面，只等二位堡主引出了埋伏，就分頭截殺，下手要快，最好別讓白玉蓮發覺得早，先有了準備。」

分派妥當，立刻照計行事，展開了行動。

沙鎭山兄弟和飛狐白風首先進入樹林，昂首闊步，毫不隱蔽。

魔刀崔平帶着五名高手居左，惡金剛羅天保和六名高手居右，兩路伏兵相隔十丈，暗中尾隨入林，準備隨時截殺白蓮宮埋伏樁下。

誰知事情竟大出意料，沙鎭山兄弟直入樹林深處，一路都毫無阻攔，別說盤問，連個人影子也沒發現。

飛狐白風連忙示意沙家兄弟停步，高聲道：「沙家堡二位堡主受金莊主囑托，特來面見白娘子有要事相商，請白蓮宮人出面引見。」

連叫數聲，毫無回應，樹林中分明空無人在。

沙鎭山道：「咱們上當了，白玉蓮可能根本不在這座林子裏。」

飛狐白風道：「可是，鳳凰姑娘兩次到林子裏來，都見到了白玉蓮。」

沙鎭海冷笑道：「那是白玉蓮故意選中此地要見她，自然會先在林中等候，其實，白蓮宮必然另有住處，絕不至露宿林中。」

議論間，魔刀崔平和羅天保等兩路伏兵都紛紛現身出來，大夥兒七嘴八舌道：「白玉蓮

就算不住在林子裏，想必只在這座樹林附近，咱們分頭搜，一定能把她搜出來。」

魔刀崔平急道：「大家千萬別分散，這可能是白玉蓮安排的詭計。」

「什麼詭計？」

衆人張惶四顧，不覺有些毛髮悚然。

魔刀崔平道：「鳳凰姑娘傍晚時才離開這座樹林，即使白玉蓮不住在林中，也必然會留下人在林中守候，以便聯絡，如今林子裏空無人踪，八成是發現了咱們的行動，有意設下空城計，誘咱們深入。」

衆人都猛然醒悟，道：「不錯，咱們中計了。」

魔刀崔平道：「大家不要慌亂，互相掩護，先退出去再說……」

突然一陣喋喋尖笑聲傳來，接道：「姓崔的，算你有點見識，可惜現在想走已經來不及了。」

隨着笑語聲，四週火光閃動，同時亮起許多孔明燈，無數道燈光齊集射向正中，照得十幾人立身處一片雪亮。

孔明燈只有一個燈孔，光綫聚射，令人眩目，崔平等無法看見週圍共有多少敵人，本身却完全暴露在燈光下無所遁形。

衆人心裏發慌，便想各自奪路奔逃。

魔刀崔平沉聲道：「不要慌，力量分散只有死路，大家背靠背結成一團，協力禦敵，白蓮宮未必能把咱們怎麼樣。」

大夥兒聽了這話，都覺得有理，紛紛轉身圍成一個圈子，手持兵刄，嚴陣待敵。

那尖笑聲道：「很好，姓崔的，瞧不出你倒能臨危不亂，很有點鎭定工夫，難怪金克用要這樣重用你。不過，你們既然進了這座林子，逃是死，不逃也是死，大家能死在一塊兒，總比分散死要熱鬧些就是了。」

魔刀崔平大喝一聲，道：「你是誰？報你名號出來。」

那人笑道：「憑你本來不配問我名號，爲了讓你死後作個明白鬼，就告訴了你吧，老婆子姓夏，現爲白蓮宮內宮總管。」

魔刀崔平道：「原來是夏姥姥。」

夏姥姥道：「用不着這樣客氣，你就叫我夏老婆子也行。」

魔刀崔平道：「咱們是來見白玉蓮的，她在什麼地方？」

夏姥姥道：「宮主身份何等高貴，豈是你們這種嘍囉輕易見得到的。」

魔刀崔平怒道：「夏老婆子，你不要狗眼看人低，咱們雖然沒有創門立派，也是江湖中有頭有臉的人物，你以爲弄這幾盞燈就能唬住咱們？」

夏姥姥冷笑道：「你若小看這幾盞破燈，老婆子就讓你先嚐嚐破燈的滋味。」

說完話，林中重歸寂然，好一會，沒有再發現動靜。

衆人不禁詫異，互相低語道：「這老婆子在弄什麼玄虛？」

魔刀崔平對身側一個名叫「刺蝟張青」的暗器高手吩咐道：「準備好暗青子，等一會夏老婆子再開口，就用暗青子招呼她，大夥兒趁機突圍……」

話猶未完，突然聽見一陣「嗡嗡」之聲由遠而近，直向衆人立身處撲來。

衆人的眼睛都被强烈的燈光所迷，看不見那是什麼東西，直到有人被一種尖細的東西螫了一下，才驚呼失聲道：「毒蜂……」

一聲驚呼出口，場中立卽响起一片揮手拍打的聲音，緊密的圈陣頓形混亂。

夏姥姥的笑聲又傳了過來：「這不是毒蜂，而是一種比毒蜂更小更毒的吸血飛蛾，螫人的不是毒針，却是飛蛾的舌尖，縱然飛蛾被拍死，那有毒的舌尖已經隨血溶化，再也拔不出來了……」

魔刀崔平只盼刺蝟張青快些出手，無奈張青爲吸血飛蛾所擾，自顧不暇，那還顧得到發射暗器。

夏姥姥又接着道：「諸位想必都瞭解飛蛾投光的習性，這就是本宮特設孔明燈的用意，不過，諸位大可不必驚慌，咱們這次只是想給諸位一點小小警告，施放的吸血飛蛾才二三十隻，諸位每人被螫上兩下，絕不致畢命，但諸位若不乖乖就範，等飛蛾大批放出，那就不敢保證了。」

衆人聽了這番話，發覺飛蛾果然爲數不多，總算暫時鬆了一口氣。

魔刀崔平道：「你要咱們怎麼樣？」

夏姥姥道：「很簡單，放下兵刄，束手就縛。」

魔刀崔平道：「這個辦不到，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你要咱們引頸受戮，咱們寧可死在吸血飛蛾舌下。」

夏姥姥道：「諸位儘可放心，白蓮宮若想取諸位性命，早就下手，用不着等到現在，我要諸位放下兵刄，只是叫諸位表示不再反抗，然後，聽候本宮宮主發落。」

有人接口問道：「白蓮宮主會將咱們如何發落？」

夏姥姥道：「那就不知道了，至少宮主不會加害你們，說不定還對你們另有恩典。」

話剛完，已有幾人丟下了武器。

夏姥姥道：「願意投誠的，請向前走上三步。」

丟下武器的人聞言向前走出三步，其餘衆人不禁大起恐慌，有的張惶失措，有的連忙跟着丟下兵刄……

魔刀崔平見勢不妙，急低聲問沙鎭山兄弟道：「二位堡主有何高見？難道咱們就眞的束手待擒？」

沙鎭山搖搖頭，道：「我兄弟受金莊主厚恩，願以死相報，決不變節，諸位要如何，我兄弟並無意見。」

惡金剛羅天保沉聲道：「說的是，咱們走南闖北掙得的名聲，總不能被幾隻毒虫就唬住了，這未免太窩囊。」

魔刀崔平道：「既然如此，咱們用暗青子開路，大夥兒突圍往外衝！」

正說着，又聽夏姥姥的聲音道：「宮主有令，投誠者既往不究，另有重賞，將來取得寶藏，按人分金，如頑冥不悟者，殺無赦……」

魔刀崔平喝道：「張兄，動手！」

刺蝟張青雙手齊揚，五六道寒光破空射出，直夏奔姥姥發話的方向。

「噗噗」連聲，暗器擊中的顯然只是樹幹，未能傷到夏姥姥。

因爲夏姥姥的聲音僅微微停頓了一下，緊接着叱道：「放蛾截殺，不許走脫一個！」

這一聲令下，方才那些棄刀投誠的人頓時慌了手脚，因爲吸血飛蛾是不認人的，他們已經拋下兵刄，此時却仍然無法避免毒蛾攻擊。

變節無非爲了惜命，到了玉石俱毀的時候，這些人爲了活命，便又紛紛回頭搶拾自己的兵刄。

但，魔刀崔平等人，却不肯給他們回頭的機會。

惡金剛羅天保的日月雙輪迎面推出，當場將其中一人的胸膛「撞」開了一個血窟窿。

接着，刀光閃處，另外一人也被魔刀崔平攔腰揮斬成兩截。

這時候，震翅聲入耳，大羣吸血飛蛾已蜂湧而至。

刺蝟張青揮臂、旋身、伏腰、踢腿……暗器像雨點般射向四週那些孔明燈。

此人混身上下，幾乎無一處不藏着暗器，舉手投足之間，各式各樣暗器紛紛發射，簡直比一隻眞正的刺蝟更可怕。

孔明燈被暗器射滅一部份，但爲數太多，仍有一部份未滅，大羣吸血飛蛾已到。

然而，那兩名被殺的變節者，竟然救了衆人。

吸血飛蛾不像毒蜂專門攻擊活人，只要有血，就能引來飛蛾爭食，那兩具屍體所發出的血腥氣味，立即成了蛾羣淵聚的地方，數以千計的毒蛾，都撲向屍體，爭着吸食鮮血。

魔刀崔平等人趁機突圍，衝向林外。

花樹叢中埋伏的白蓮宮門下紛紛出手攔截，無奈魔刀崔平等人已成脫籠之獸，亡命奪路，勢不可擋，終於被透圍而去。

返回營帳，時間還不到子夜，金克用和黑鳳凰尚未回來。

魔刀崔平清點受傷人數，除了那兩名變節者被殺，居然一個不少，當即吩咐將另外三個變節後又回頭的傢伙一齊上綁，等候金克用發落。

子夜過後，金克用和黑鳳凰才從威寧侯府的蒙古包興盡而歸，看情形，彼此談得很愉快，黑鳳凰竟然絲毫沒有察覺花樹林中已發生過一場血戰。

魔刀崔平將經過情形悄悄告訴了金克用。

誰知金克用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只淡淡一笑，道：「已經死了就不必提了，回來的三人也不用爲難他們，都放了吧！」

魔刀崔平道：「可是，這幾個傢伙臨敵變節，貪生怕死，留他們何用?」

金克用搖搖頭，笑道：「貪生畏死，這是人的本性，並不值得奇怪，其實，我早料到今夜之舉會失敗，我讓你們去看看，只不過證實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而已。」

魔刀崔平詫道：「你想證實什麼?」

金克用道：「我要證實三件事，其一，沙家堡二位堡主是不是眞有誠意跟咱們共進退?其二，那些人是眞心跟我金某人相交?那些人不能托以心腹?這兩項，如今都得到結論。」

魔刀崔平道：「第三項是什麼?」

金克用壓低聲音道：「我懷疑咱們之中，有白蓮宮的人潛伏。」

魔刀崔平大吃一驚，急道：「當眞?莊主可知道那人是誰?」

金克用搖頭道：「目前，我還不知道是誰，但從今夜的情形看來，咱們之中潛匿着白蓮宮的奸細，已經得到證實，否則，白蓮宮不可能事先得到消息，在花樹林中設下陷阱。」

魔刀崔平聽得毛骨悚然，道：「依在下想，那奸細很可能就是三個變節傢伙之一……」

金克用道：「不可能，眞正的奸細，絕不會臨敵變節，那樣等於自己暴露身份。」

魔刀崔平道：「莊主可曾想到，吸血飛蛾是不認識人的，當時他只有用變節投誠的方法才能脫離飛蛾的攻擊。」

金克用笑道：「崔兄，你想得太簡單了，吸血飛蛾是白蓮宮飼養的，香奴和奇哥兩名崑崙奴，又都是御毒的高手，他們若想使某人免受毒蛾的攻擊，應該不算什麼難事，何況，既能飼養毒蛾，必有解毒之藥，事後救治，也僅是舉手之勞，又何須用那種笨辦法。」

魔刀崔平吶吶道：「這麼說，要想查出誰是奸細，倒是件難事?」

金克用輕拍他的肩頭，道：「並不難，只要多留意觀察，總有破綻會被咱們看出的……那三名變節的姓名你可曾記住了?」

魔刀崔平道：「記住了，一個是鐵鞭丁陽，另外兩人是陰陽雙劍馬氏兄弟。」

金克用道：「好!去放了他們，也別說太多的難聽話，今後還有用他們的時候。」

× × ×

三天時光，轉瞬即逝。

在這三天中，金克用絕口不再提起花樹林之戰，白蓮宮居然也隻字不提，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十五月圓之夜，天色才黑盡，金克用和威寧侯府人都已飽餐乾粮，勁裝結紮到了谷口。

不多久，白玉蓮也姍姍而至，隨身却僅有四名僕從，那是夏姥姥、黑妞、香奴和奇哥兩名崑崙奴。論人數，以威寧侯府最衆，但大家都知道，山谷中已有白蓮宮高手巫山二怪埋伏，論實力，當推白蓮宮最强，不過，威寧侯府有鐵羽相助，金克用也有黑鳳凰，若要拚搏起來，勝負倒的確難以逆料。

金克用首先開口，道：「咱們既已協議合作尋覓寶藏，希望彼此都能信守承諾，在寶藏出土之前，誰也不許施展詭計，任何一方違反，其他二方將併力給以制裁。」

白玉蓮笑道：「這話不須金莊主叮囑，威寧侯府方面，我白玉蓮是信得過的，只要金莊主能言行一致，事情就好辦了。」

金克用冷笑一聲，道：「既稱合作，首先就得公平，現在咱們大夥兒都在谷外，白蓮宮似乎該將郭、林兩位護法先請出來，這才顯得具有誠意。」

白玉蓮道：「可以。金莊主若願將韓家寨寨主父女請出來，白蓮宮自然也可以召回兩位護法。」

金克用道：「韓家父女分明已傷在谷中，白玉蓮，你這話豈非强詞奪理?」

白玉蓮微笑道：「谷中濃霧未散，金莊主又怎知傷的不是本宮兩位護法?」

話是有些强詞奪理，金克用却無以爲對。

鐵羽道：「鐵某認爲誰已先在谷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濃霧消散只有短短三個時辰，要想在三個時辰內尋到寶藏，並且將寶藏搬運出來，時間本已倉促，若入谷的人太多，於事無補，反有妨碍，咱們應該趁現在毒霧未散前，先將入谷的人數決定，非必要的，都留在谷外，以免人多擁塞誤事，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白玉蓮立刻接口道：「我絕對贊同，最好大家入谷的人數相同，這才公平。」

金克用搖頭道：「我反對!」

白玉蓮笑道：「我就知道金莊主會反對，他是恨不得咱們大家都留在谷外，只讓他一人進去才好……」

金克用哼道：「白玉蓮，你不必用激將法，更別想從中挑撥，金某人反對，自然有反對的理由。」

鐵羽道：「金兄有何高見?」

金克用道：「你們一個是白蓮宮，一個是威寧侯府，只須一聲號令，立可遵行，金某人却沒有這麼大的權勢，咱們同來的都是各方高人，並不受金某人號令約束，我能叫誰進去?誰不許進去?」

鐵羽點點頭，道：「這也是實情，依金兄的意思應當如何?」

金克用道：「你們願意帶多少人進去，我無權過問，但咱們在場的人，都得一同進退，不能減少。」

黑鳳凰低聲道：「伯父，我可以不進谷去，我帶着小薇在谷口等你們好了。」

金克用道：「不行，你要跟伯父一起，白蓮宮心懷叵測，定然在谷中安排了詭計，你總不能讓伯父孤零零受別人擺佈吧!」

黑鳳凰望望白玉蓮，沉吟道：「她眞的會那樣歹毒麼?」

金克用道：「這女人是出了名的狠毒心腸，你別看她臉上帶笑，其實是笑裏藏刀。」

黑鳳凰似乎不信，又不能不信，輕嘆一口氣，沒有再說話。

鐵羽道：「金兄的顧慮亦是常情，咱們就以金兄同行人數爲準，三方均等，豈不也同樣公平麼?」

白玉蓮笑道：「其實多幾個人少幾個人並沒有什麼關係，咱們白蓮宮就祗有在場這四人，即使加上兩位護法，也才六七個人，至於你們願意怎麼安排，由你們自己決定吧，白蓮宮不想跟誰爭多論少。」

⑥（下期續完）

武林軼事

孫小山拳劈李大酒

希華

練習太極拳的人，一向都是以保健爲主，可是，近年却有人把它加以發揚光大，出手就很沉重，跟硬拳硬馬的發招相似，稱做外太極，其實太極拳只有一種，就算以前一向認爲是內功的一種太極拳，仍是含有許多招式，認眞打鬥的時候加以運用，就有很大的力量發揮出來，不一定是練過硬橋硬馬然後能够把它打得出門路來，那時，北方的太極門有許多種派別，孫祿堂本來是形意拳的高手，也另創一派，稱做孫家的太極，不過，它的招式却是比較接近硬拳硬馬的，練習之法，也有些分別，在他門下的人，有時却有一個甚麼出色的高手落場作戰，能够以苦練多時的絕招擊倒對方。

有一天從極北來的一個拳師到京都找孫祿堂研究武功，此人稱做李大酒，擅長脚法，剛剛交手就飛脚踢出去，又快又準，勁度强橫，先行用脚把對方迫住，然後轉用鐵臂發招，因爲他生得特別高大，頭上禿頂，打起來，眞够威，看來就像是金剛怒目一樣，故此，在北方學習拳脚的人，把他稱做怒目金剛，他聽了毫不介意。

李大酒登門挑戰，孫祿堂看了，臉露微笑，說道：「我們玩的是太極拳，只是健身，並非用來打架的，你何苦咄咄迫人呢?」

李大酒哼了一聲，說：「你的徒弟大言不慚，認爲某一種招式是針對某一種脚法的，好像所有脚法都給你們化解，或者用手脚截住，使對方無法動彈，我就偏偏不相信，故此登門領教。」

孫祿堂聽了仍然和顏悅色，絕不動火，說：「我們的拳脚只是用來健身，如果某一招爲了解釋上的便利，假定對方踢脚出來，如何擋格，那是爲了那種姿勢而說的，只是拳理，並非眞的練習它去破某一個人的脚，再者，使用脚法展開攻勢的人，也不止你老哥一個。」

孫祿堂只是根據實情把他教授太極拳的實際情形說出來，更加不是爲了針對李大酒而說的，殊不料李大酒聽了那句話，登時撞火，氣湧如山，冷笑一聲，說：「孫師傅，你太過自負了，根本上脚長手短，脚粗手細，無論如何不能够用手去擋脚，而且有機會打贏，爲了澄淸外間的胡言亂語，希望孫師傅賜教一兩招。」

孫祿堂仍很鎭定，笑着說：「你眞的想跟我下場玩玩嗎?眞是對不起，我剛剛吃得太飽，還是讓我暫時袖手旁觀，由我的徒弟跟你較量一下，倘若你把他打傷，我然後跟你交手。」

說完，他就伸手打個招呼，叫一個白面書生似的青年走過來，並且叫他向李大酒點頭行禮，介紹給李大酒認識，說是小山，姓孫。

李大酒身高體健，看見孫小山只有十多歲，似乎並未完全長成，高而且瘦，臉靑唇白，怎會把他看在眼裏呢?他向孫小山瞪了一眼，說：「小山，你是不堪一擊的，我會把你打個半死，怕不怕?」

孫小山點頭說：「你不要管我怕不怕，放馬過來好了!」

聽了這句話，李大酒哼了一聲，不再開言，索性直衝過去，右手用軟掌的方式向對方的眼前幌了一下，隨即起脚踢出。

他的脚法特別古怪，先踢下，後踢上，踢完左脚又踢右脚，好像一踢就是七八脚，碰着它的人，準會把他踢倒，從來沒有失手，一個人只能踢出左右兩脚，他却好像一踢就有幾十條腿輪流踢出，很難抵擋，以普通拳師來說，如果用手擋格，確是手臂鬥不過對方的一條粗壯大腿，就算能够擋中對方的脚，仍是覺得整條手臂發軟，無法再鬥，因此，沒法不認輸。

李大酒威震北方，從天津到黑龍江，都有人認識他，從來沒有對手，他根本上就沒有把孫小山看在眼裏的，故此剛剛交手，就施展連環鴛鴦腿向對方出擊。

確是古怪，孫小山看見他起脚，立刻退後，他計算得很是準確，李大酒的脚不管直掃橫掃，踢高抑或踢低，總是給他閃開的，李大酒踢來踢去都踢不中他，勃然大怒，那雙脚踢得更快了，下邊離地僅有五六寸，不易擋格，上邊則踢到額角那麼的高，更加難以用手抵擋，照他想，左踢右踢，孫小山在許多次閃避當中，只要偶然慢了一下，就會給他踢倒，甚至倒地打滾，要用跌打藥急救，殊不料孫小山並非永遠左閃右閃的，不過想看準對方起脚的門路如何出擊，鬥了幾個回合，雖然他們仍未正式交手，孫小山已經看淸楚對方如何踢脚，如何收脚，胸有成竹，最後，李大酒忽然踢出一隻高脚來，怎料到孫小山沒有向後躲閃，反而向前撲攻，那一脚已經踢起，但却沒有踢到他的額角時，孫小山忽然稍爲把身體向右邊閃了閃，一拳劈在對方的膝蓋骨上面，誰也看不出來，他的年齡這樣輕，臉靑唇白，那一劈手居然把李大酒的右腿劈拆了波羅蓋，登時身受重傷，慘呼倒地，無法站起來。

結果，跟李大酒一起進門求見的幾個徒弟用夾板把他抬走，到外邊醫治，至於孫祿堂，却哈哈大笑，孫祿堂的門人睹狀，搶先向孫小山道賀，另外一些人却問孫祿堂一句，何以孫小山那一記劈得那麼準呢?

孫祿堂聽了很鄭重的說：「他的一下劈掌，只是用太極拳裏面野馬分鬃這一招，不過，一般人習慣了這種想法，以爲太極拳擺來擺去，只是擺擺樣子，沒有把它看做硬拳硬馬，更爲深入的研究，更加沒有苦練，故此無法運用它作戰，事實上太極拳每一招都是有用的，切勿輕視。」



故事之二——四君子

運籌帷幄女諸葛

臥龍生・文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言少秋與清風觀主拚搏數十招，仍不分勝負，清風觀主忽叫停手，願以庫藏莫邪寶劍換取言少秋等離觀他去，言少秋雖不願，但又極欲一覩稀世寶劍的眞面目，王俊與蕭飛燕也同意言少秋的想法，有清風觀主同行，不怕他要出什麼鬼計，詎知到了寶庫，言少秋被機關網罩住，掌心爲毒刺所傷，王俊與蕭飛燕爲清風觀主點了穴道，當清風觀主正欲對他們下毒手之際，女羅刹突闖將進來，示意清風觀主，對金燈門的人不可輕視，現雖擒獲三人，但他們還有很多人，清風觀主問她，他們還有什麼人——

女羅刹道：「我！」右手一揚，突然一道寒鋒，逼上了清風觀主的前心要害。

清風觀主呆了一呆，道：「妳也是金燈門中人？」

女羅刹道：「不錯，你請女羅刹幫你殺人，你連她都不認識麼？」

清風觀主道：「妳不是女羅刹！」

黃衣少女道：「不是。」

清風觀主道：「女羅刹呢？」

黃衣少女道：「觀主，先放了那個吊起來的人，咱們再慢慢的說。」

敢情這女羅刹，竟然是黃媚所扮。

清風觀主略一猶豫，黃媚的劍尖已經破衣而入，刺傷了他的肌膚。

蕭飛燕道：「六妹，這老道，剛才還在說妳呢，他却沒有想到說妳妳就到了。」

黃媚笑道：「觀主，放下人，不然，我就先刺你前後對穿，然後，我們一樣放人，這點小小的機關埋伏，還難不住金燈門中人，只不過，多化我們一點時間罷了。」

清風觀主是老狐狸，狡猾無比，他自信智力過人，不敢以命涉險，只要留下性命，還有搬回來的機會。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裏機關埋伏，不難找出來，不過，所有的埋伏，却很惡毒，貧道可以放人，但我有條件！」

黃媚道：「你說！」

清風觀主道：「這一合，我敗了，老夫認了，但我要你們答應不傷我，至少，我放了人，你們也要放了我。」

黃媚道：「好！你放人下來。」

清風觀主說道：「我還要聽你們門主一句話？」

目光隨即轉到王俊的身上，說道：「你怎麼說？」

王俊頸子裏，被他劃了一刀，鮮血淋漓而下，傷並不太重，但仍然很疼。

他不會武功，也不會運氣和傷疼抗拒，但他很勇敢，笑一笑道：「你說什麼？」

清風觀主道：「男子漢一諾千金，你只要說一句話，我就放人！」

王俊道：「你想要我說什麼？」

清風觀主道：「保證不殺我。」

王俊道：「你認爲我會說麼？」

清風觀主苦笑一下，回顧了黃媚一眼，道：「看來，我是死定了，貴門主一再不肯給在一下個保證，在下無法放人。」

黃媚左手連揮，點了清風觀主的穴道，笑道：「試試看吧！你不放人，我們自己來找放人的機關。」

清風觀主冷冷一哼，說道：「你們聽着，這地方，充滿着凶險，如是你們胡亂觸動機關，很可能會使我們同歸於盡，要不信，你們就動手吧。」

黃媚冷笑一聲，道：「老道士，我不用殺你，我只要把你交給四君子。」

清風觀主道：「這個，貧道相信，但你們放不下那吊起來的人，至少，貧道有一個墊背的本錢。」

黃媚伸手拍了王俊和蕭飛燕的穴道，道：「你想如何？」

清風觀主道：「貧道的條件簡單的很，只要貴門主答應一句話，我就放人。」

黃媚道：「還有麼？」

清風觀主道：「還有，這室中的珠寶珍玩，任你們取去。」

黃媚道：「你倒是大方的很？」

清風觀主道：「錢財是身外之物，我能保下老命，才能夠享受這些，皮之不存，毛將附焉。」

黃媚道：「大哥，答應他吧！」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好！放下了言四弟，我們饒你不死。」

清風觀主道：「不是饒我不死，而是不准對我有任何一點傷害。」

王俊道：「就是如此了，你放人吧！」

清風觀主道：「解開我的穴道！」

黃媚道：「你還想反抗？」

清風觀主道：「貧道一向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黃媚略一沉思，伸手解開了清風觀主被點的穴道。

清風觀主活動了一下雙臂，按動機鈕，放下了言少秋。

言少秋苦笑一下，道：「大哥，六妹，今日之事，使我得到了一個教訓！」

黃媚道：「四哥一向精明，怎會着了他的道兒？」

言少秋道：「一句話，我起了貪念，貪心一動，靈智立閉。」

黃媚格格一笑，道：「可是，小妹此刻却有了貪念。」

突然，脫下了身上的外袍，平放地上，露出來一身玄色勁裝。

目光轉注到清風觀主身上道：「你說話如果算數，就把你庫中的珠寶黃金，檢一些出來，讓我們帶走。」

清風觀主道：「你這件衣服，能包幾多，豈不是替老夫留下的太多了一些。」

黃媚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我雖有貪念，但還不致於貪的厲害。」

清風觀主果然伸手取下庫中之物，放在衣服上。

他調配的很好，有黃金，珠寶，玉器，還有兩幅古畫。

他一面拿，一面還講說古畫的來歷，價值，甚至，有什麼人可以收買，他都講的很是清楚。

珠寶也是一樣，他說明了，現值的價格，又說明了賣給珠寶商的價值，似乎是生怕黃媚們吃了虧似的。

而且，他眞的大方，黃媚不叫停，他就不停的取東西放下去。

實在是包不下了，黃媚才笑一笑道：「夠了，看來，女羅刹這件外衫小了一些，不知道帶走了你多少東西。」

清風觀主道：「不多，不多，不過十之二、三罷了。」

黃媚把東西包起來，言少秋却快步行去，搶先提了起來，道：「有我在此，怎能勞動六妹。」

蕭飛燕道：「老道士，看上去，你倒是一點也不心疼。」

清風觀主說道：「我是個最能夠看得開的人，諸位放心，損失這點財物，貧道還不把它放在心上。」

黃媚道：「我們不傷害你，可是不能保證別人也不傷害你。」

清風觀主道：「這個，我明白。」

黃媚道：「我們告辭了，勞動閣下送我們一程如何？」

清風觀主道：「出了此門，就無埋伏，諸位可以放心的去了。」

蕭飛燕迷惑道：「你怎不借此機會，逃走他方？」

清風觀主道：「四君子不是好對付的人，而且，貧道已在此住了數十年，我也不想輕易離開。」

黃媚一揮手，道：「大哥，你們先走，我斷後，這老道士的花樣多的很，我們不能不防他一手。」

王俊等安然出了密室，黃媚也平安而出。

蕭飛燕有些不服氣的，道：「六妹，咱們眞的這樣放了他。」

黃媚道：「我看過那座密室，確似有着很多的埋伏，咱們殺了他划不着，不能檢同條命，換他一個——」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咱們幫了四君子這多的忙，還不知道四君子是什麼人？」

王俊道：「我知道，老道士告訴過我四君子的姓名！」

黃媚道：「大哥，你眞的相信他？」

王俊道：「怎麼？難道在這方面，他還會騙咱們不成？」

黃媚道：「這老道士收藏之豐，實在是出人意外，這樣多珠寶，黃金，和玉器，怎會是他一人所有。」

王俊聞言呆了一呆，說道：「六妹的意思，是——」

黃媚道：「我看過了他收藏的珠寶，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雖然是有些匪夷所思，但却並不是不可能。」

言少秋道：「六妹想到了什麼事？」

這時，已然快近大殿，香客的吵嚷之聲，已可隱隱聽聞。

黃媚伸手取了一方玄色面紗，蒙在了臉上，接道：「咱們到二哥那西廂房中見，我覺着這件事，還有很多可疑之點，老道士，寶庫中存寶很多，咱們還要想法子取來。」

王俊意似不願，道：「六妹，這不是太貪了一些麼？」

黃媚道：「聽說，河南，陝西兩處，正在大鬧蝗虫災害，用老道士這批存寶，可能挽救數千萬人命。」

王俊道：「對！這些不義之財，咱們把它用到最應該用的地方。」

黃媚道：「大哥，四哥，你們先走，我和五姊走一起。」

王俊等回到了廂房之中，黃媚和蕭飛燕也已經趕到。

于重、方昭，都匆匆趕了回來。

除了齊子川之外，金燈門中的人，都已經聚齊於廂房之中。

王俊環掃了羣豪一眼，道：「六妹，妳說說看，妳發現了什麼？」

黃媚道：「小妹只是推想，四君子如是俠義中人，不會記恨這老道士如此之久，只有一種仇恨，給人永遠難忘。」

王俊道：「什麼仇恨。」

黃媚道：「黑吃黑……」

語聲頓了一頓道：「清風觀主的偸盜之技，不論如何高明，也無法聚積這樣多的財富，那些珠寶、玉器，實非一府一地所有，偸盜足跡之廣，必將遍及大江南北，甚至，關外白山黑水，……」

言少秋接道：「那決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夠辦到。」

黃媚道：「所以，我懷疑他們是一個組合，偷盜了這多財物之後，被清風觀主席捲而逃，所以，他出了家，躲了數十年，如今消息外洩，被他昔年的兄弟找來了此地。」

王俊道：「他身上有傷痕，好多條縱橫交錯的刀疤，據他說是傷在了上一代金燈門主手中。」

于重道：「這個，會是誰呢？三十年的事，咱們都還未入金燈門。」

王俊笑一笑，道：「現在開始，我要作一個傳記，把金燈門中所有的事情，都仔細的記下來，也好查攷。」

方昭道：「對！也好告訴下一代，我們流血，流汗，作了什麼事！」

于重道：「六妹想的，大有可能，至少，我們不能帮助壞人殺壞人！眼下的問題，是要如何才能把他們引出來。」

黃媚道：「這就是我留下清風觀主不殺他的原因，咱們現在殺了他，只不過是殺了一個清風觀主，一個出家人，我要他狐狸露出尾巴來，死而無怨。」

言少秋道：「女羅刹這一波巳平，蛇無頭不行，全被咱們解決了，但還有一批刺客呢，咱們要如何對付？」

黃媚道：「武林兩大絕毒暗器，咱們只對付了一個，不過，如若小妹沒有想錯，清風觀主，還不止請來兩批刺客，說不定還有幾批人，隱在暗處！」

王俊道：「為今之計，就是要如何才能使他們現出身來。」

黃媚道：「清風觀主巳知道咱們控制了女羅刹，但他很鎭靜，那就是有恃無恐。」

王俊道：「二弟，六妹，不論清風觀主請了多少刺客，他們只有一個用心，那就是對付四君子。」

于重點點頭，道：「大哥的意思是——」

王俊接道：「咱們找幾個四君子出來，豈不可以引出了清風觀主安排的刺客。」

黃媚道：「大哥之意，可是要人假扮四君子。」

王俊道：「小弟正是此意。」

黃媚道：「這個很難。」

王俊道：「你是說，咱們都無法裝作四君子。」

黃媚道：「不論什麼人，裝作四君子，都很難逃過那凌厲絕倫的一擊，就算僥倖逃過第一次，也無法逃過第二次，所以，咱們兄弟們不能扮，更不能請別人。」

言少秋道：「事巳如此，總難免要冒一點險……」

黃媚接道：「不行，咱們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找到眞的四君子。」

方昭道：「我剛才出去看過，香客愈來愈多，何止萬人，這樣一個地方，如何能找到四君子，何況，他們也不會大搖大擺走過來。」

黃媚道：「這是一件很難的事，不過，並非是全無辦法。」

王俊道：「六妹，既然是胸有成竹，那就盡快說出來吧。」

黃媚道：「戲法截破了，就不靈了，不過，這件事，還要麻煩大哥。」

王俊道：「行，經過幾次凶險，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黃媚說道：「有勞三哥，去買五尺白布，和一盒墨，一個硯台，兩根竹竿，一支大楷毛筆。」

方昭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這座大廟會當眞是無所不全，方昭去不多時，巳經買齊應用之物。

黃媚親自動手磨墨，一面說道：「大哥，有勞你大筆一揮，在那白布條上，給我寫幾個字。」

王俊道：「寫什麼？」

黃媚道：「我唸你寫。」

王俊攤開白布，提起大楷毛筆，道：「寫什麼？」

黃媚低聲道：「招牌，金算子，卜卦如神，別寫的太大了，下面還有註言。」

王俊筆走龍蛇，一揮而就。

這是他的老本行，寫的鐵鈎，銀劃，龍飛鳳舞。

黃媚笑一笑，道：「好字，下面該寫，百萬財富今何在，數十年積忿難平。」

王俊揮筆而成，道：「還有呢？」

黃媚道：「我沒有讀好多書，能想這麼多就行了，下面你寫，尋寶，找人，一卜指引，一卦紋銀十兩。」

蕭飛燕道：「六妹，這麼貴的卜費，誰付得起啊！」

黃媚道：「四君子付得起。」

于重道：「高明啊！高明，這像用藥一樣，先要有引子。」

言少秋道：「對！咱們找不着他，叫他來找咱們。」

方昭道：「是啊！現在引子有了，那一個去作算命先生呢？」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我看，只有大哥出馬了，他一臉書卷氣，扮起上來，才像是有學問的算命先生。」

于重道：「大哥年輕了一些。」

言少秋說道：「這個容易，我動手替他改扮。」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女羅刹手下那批人，該死的，都被我點了死穴，藏在廂房床下，能用的，願意改邪歸正的，還有五個人，我巳經要他們離去，不知道小妹這處置對是不對！」

王俊道：「好！很好。」

黃媚道：「四君子世無其人，這個名字的由來，也是清風觀主起的，他要殺四個仇人，替他們起了一個很動人的名字，但究竟要殺什麼人，只有清風觀主明白，所以，咱們不能殺了他，除惡務盡，我們必須要留着他作為對證，咱們不能殺錯一個人。」

王俊道：「清風觀主不是巳說出四君子的名字了麼！」

黃媚道：「他可以隨口說出一百個名字，但咱們一個也不能信。」

于重道：「餌雖不錯，只怕幾人太狡猾，不肯上鈎。」

黃媚點頭道：「對！那就再加上一句話，大哥，我要橫寫，天下第一相士，不對，加倍還銀。」

于重說道：「狐狸太狡猾，老狐狸更難捉摸。」

黃媚道：「只要他能見到我們，我就能引他們上鈎。」

當下把計劃很仔細的說明了一遍。

於是，金燈門，立刻開始了第二個行動。

言少秋，蕭飛燕，于重，方昭等，全都出動。

黃媚脫下了羅衫長裙，變成了一個青衣小童。

高舉着白布招牌，站在最起眼的地方。

王俊青綢子長衫，手執羽扇，胸前的花白長髯飄浮。

他微閉着雙目，坐在一張木案之後。

木案上放着籤筒，卦牌。

這都是剛才，化了五兩銀子，由一個看相的人處租來的。

齊子川也圍了過來，雜在環圍在四週的人羣中。

卜一卦十兩銀子，實在是太貴了，簡直是貴的離了譜，所以，看的人雖然很多，但問的人少。

不過，話又說回了頭，看看那算命先生的木案上，放了一顆明珠，和一對玉尺，只要是識貨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是値價千金之物。

就算是不識貨的人，看到那閃閃的寶光，也覺着絕非凡品。

齊子川緩緩行到本案前面，聲音也有些抖動，緩緩道：「算一卦一定要十兩銀子麼？」

算命先生睜開了眼睛，一掠齊子川，緩緩說道：「十兩銀子，一兩也不能少。」

齊子川抖動着雙手，緩緩取出一把碎銀，一塊一塊的算，算了半天，放成了一堆，道：「這是十兩銀子，我要卜一卦！」

王俊嗯了一聲，問道：「老丈，你想問什麼事？」

齊子川道：「求財。」

王俊伸手取過卦盒，交了過去，道：「你卜一下吧！」

齊子川大約是很心痛那十兩銀子，兩隻手一直沒有法子抓穩卦盒，弄了好半晌，才卜出一卦。

王俊看了卦象一眼，說道：「老丈要問財氣。」

齊子川道：「老漢是問財。」

王俊道：「你巳經有了財，財還不少。」

齊子川忽然低下頭去，道：「那些財，我能用麼？」

王俊道：「能！照卦相上說，那巳是無主之物。」

齊子川連連打躬作揖，說道：「多謝先生指點。」

轉身快步而去。

黃媚伸手把銀子撥入一個小木箱中。

只聽人羣中，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馬兄，你相不相信，這世上眞有這樣靈驗的相士。」

另一個聲音應聲說道：「不相信，不過，他木案上那一對玉尺，和明珠，我倒是似曾相識。」

「咱們卜一卦吧！」

隨着那說話之人，兩個身着生絲長袍的老者，緩步行了出來。

這兩人衣着高貴，一眼之下，就可以看出是有錢的人。

兩個人一個較高，一個矮一些。

那高個子步子大一些，只舉脚一跨，人巳經到了木桌前面，說道：「先生，咱們也想卜卦。」

王俊打量了兩人一眼，道：「先拿銀子出來。」

高個子道：「你這招牌上寫的話，算不算數？」

王俊沉聲道：「寫的清清楚楚，為什麼不算？」

高個子伸手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子，丢在木案上，道：「算的對，我一起送了，算不對，加倍還我。」

王俊估到那一塊銀錠子，總在二十兩左右，搖了搖頭，說道：「十兩銀，少一錢，我不會替你卜卦，多一錢，我也不收，你把銀子拿回去吧！」

那矮個子突然一伸手，抓起桌子上的明珠道：「這一顆珠子不錯，但不知肯不肯賣？」

王俊道：「那不是賣的！」

矮個子又緩緩把明珠放了回去，道：「十兩就十兩吧！」

高個子抓過卦盒，搖了一卦。

王俊望了那卦象一眼，道：「問什麼？」

高個子道：「卦象裏看不出來？」

王俊道：「卦相中滿含玄機，問財很好，找人就未必好！」

高個子道：「咱們找人！」

王俊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高個子道：「咱們能不能找到他？」

王俊冷冷道：「能！不過，找到不如找不到。」

高個子道：「這話怎麼說？」

王俊道：「你們找人可以找到，但卦中帶血光，只怕要有一場搏鬥。」

高個子接口說道：「你剛才那句話，我還是不太清楚，遠在天邊，人何處，近在眼前，如何找？」

王俊又仔細看了卦象一陣，道：「就在左近，不出五里。」

高個子怔住了，道：「你這麼肯定。」

王俊說道：「在下說出的話，一向斬釘截鐵。」

高個子道：「先生很高明。」

王俊道：「誇獎。」

矮個子也從懷中摸出了一個銀錠子，丢在木案上，道：「這個增加你的相費。」

王俊道：「我說過多了不收。」

矮個子道：「再卜一卦如何？」

王俊道：「請搖卦盒。」

矮個子當眞的也搖了一卦。

王俊看看卦象，道：「問什麼？」

矮個子道：「也是找人。」

王俊道：「你們一夥的？」

矮個子道：「你說的對！」

突然一伸手，抓住了王俊的脈穴。

王俊被對方一把扣住了脈穴，不禁一皺眉頭。他忍着了沒有叫出聲來。

矮個子道：「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王俊道：「天下第一相士。」

矮個子又覺出了王俊不會武功，一鬆手，道：「大相士，兄弟抱歉。」

王俊道：「不要緊，在下入世以來，洩漏了不少天機，這一卜，是我最後一卦了。」

這時，却有不少人，爭向前來要求卜卦。

王俊搖搖羽扇道：「諸位鄉親，朋友，在下巳決定捲起招牌，不再賣卜看相了，向隅之人，還望多多原諒。」

目光轉到了矮個兒身上，道：「你雖然很莽撞，但我不能讓你白花銀子，告訴你，你的氣色很壞……」

矮個兒道：「怎麼樣？」

王俊道：「你一臉血光，滿身屍氣，只怕活不過一個對時。」

矮個兒道：「你說什麼？」

王俊道：「我說你活不過一天一夜。」

矮個兒臉色變了，雙目中暴射出冷厲的寒芒。「先生，你活膩了。」

王俊忖道：「看來，六妹的推斷不錯，這些人，確然也非好人？」

心中轉念，口中說道：「你不信那就算了，我說的是眞話，你頂有懸針，本命相尅，而且，針紋巳明，活不過十二個時辰。」

矮個子忽然間，像個洩了氣的皮球，道：「相士，有沒有救？」

王俊道：「沒有，小童，收拾攤子。」

高個子一伸手，按在卦攤上，說道：「慢着。」

王俊道：「你……」

高個兒接道：「我怎麼樣，也活不過一個對時，是麼？」⑨

（未完）

湖海異聞

白骨寨主蕭天雁

·海鷗·

光緒年間，有一個書生姓劉，叫做劉英俊，他從南方到北方去，目的是考取功名，怎料到了半途，在江西的淮安縣一間客棧住宿，當晚聽到一連串哭聲，似乎有幾個女人啼啼哭哭，他的善心比別人强，立刻向店小二査問，跟着到隣室看看，原來有一個中年人僵臥在床，另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稚齡的少女，大概十四五歲，繞着屍體痛哭，還有一個女人是那間客棧的女傭，負責打掃地方，一眼看去，劉英俊就卽時省悟，必然是那個中年人暴斃，母女兩人無以爲殮，故此哭聲甚哀。

他站着看看，惻隱之心，油然而生，走前對打掃地方的女傭四姑說知，他在隣室居住，願意施棺贈殮，說完轉身就走，過了一會，那個女傭四姑就帶着中年婦人蕭太太過來，向他道謝。

蕭太太淚痕滿佈，不必多說也知道她是死了丈夫，啼啼哭哭，哀傷過度，反而無話可說，女傭四姑替她說知，希望獲得三十両銀子葬殮蕭先生，如果他肯施捨，她就把那個少女奉獻，任由他作爲姬妾或丫環看待。

劉英俊點頭說：「我怎會乘人之危呢？話不必多說，銀両方面，我隨時拿得出來，這裏是五十両銀的莊票，請你們明早到安樂錢莊兌換，便可得欵葬蕭先生。」

說完他就寫了一張莊票給她。

當時來往客商，在大城小鎭停步，爲了防盜，身邊所帶銀両不多，但却有莊票，那種莊票就是今日的支票，寫了銀両數目，加上本人的簽名，任何人拿着它到那幾間錢莊的聯號兌欵，便可如數取到手中，十分方便。

當時蕭太太叫那個少女蕭小妹過來叩頭稱謝。母女走開之後，劉英俊就登床睡覺，再也聽不到哭聲了，當然是她們不想驚吵他睡眠，故此忍悲停哭。

翌日早上，有些朋友到訪，劉英俊急於上道，便卽離店，沒有査問姓蕭的母女兩人是否取欵葬殮，也沒有査問蕭先生究竟是何等人，爲何暴斃。

此事發生之後，過了四年，劉英俊已經考到功名，而且被派外縣接任，做一個小縣的縣官，那個地方是極之苦寒之處，距離甘肅省只有一箭之遙，叫做白水縣，他碍着朝裏的大官之命，打算到了該處，除了做縣官之外，還負責邊區的安撫，不敢拒絕，事實上一經派出，便不能拒，除非皇上御批，然後有資格免職，不必上任，劉英俊年少氣盛，當然不想斷了仕途，於是毅然上路。

未到甘肅，先經青海，青海整個地區的山川形勢，十分險惡，特別是盆地，地形如盆，附近俱是危谷，寸草不生，那些地方，盜賊密佈，官道兩旁，仍不安寧，劉英俊帶了兩個男僕和一個書僮，束裝上路。

越過青海鎭，進入盆地的入口，遙望前面一片又黃又白的沙地，羣山起伏，有如龍蛇飛舞，不覺心悸。

行了半個時辰，陽光漸盛，忽聞弓箭之聲，他騎着的一頭駿馬，竟然站起來，他險些翻倒，趕快勒韁繩，看見有幾個人自遠而近，迎面而來的一個正是幾年前在小客棧裏面施棺贈殮的蕭太太。

蕭太太帶着一個少女，明眸皓齒，穿了綠色的野裝，更加動人，料想她就是那晚在客棧所見的蕭小妹了。

蕭太太行近，點頭爲禮，說：「劉公子，近來聽到你高陞的喜訊，特此趕來道賀，不過，前面一片荒凉，三日三夜並無停居進食之處，你們僅得三幾個人，怎能闖得過這一關呢？故此，特來問訊。」

劉英俊聽了這番言語，覺得心上一沉，很久，仍然沒法回答。

蕭太太很鄭重的說：「老身飽經風霜，無意再在塵世混跡了，附近有一所尼庵，我想到該處棲身，直到壽緣終結爲止，剩下弱女小妹，已經長成，沒有地方投靠，實在放心不下，故此趕到公子的坐駕之前，陳述根由，盼望公子納她爲妾，甚至看做丫環，亦無不可。」

劉英俊猛吃一驚，連忙垂手說：「往日對你所說的言語，猶在心頭，我一向不願乘人之危，如何會立你的掌珠作爲姬妾呢？况且我家裏還有糟糠之妻，遲些便到白水縣一齊過活，更不敢妄作主張。」

蕭太太聽了，說：「我還是說一句心腹話吧，劉公子，如果沒有我的女兒作伴，前面幾重山隘，看來揷翼難飛。」

劉英俊頓有所悟，剛才聽到的弓箭之聲，料想是蕭小妹射出來的一箭。有一個懂得放箭的人壯壯胆子，倒是一件好事，故此他稍爲考慮，就說：「旣蒙蕭太太賜助，使掌珠小妹同行，極爲感激，至於你提出來的辦法，碍難從命。」

蕭太太看見他允肯與小妹同行，喜出望外，眉毛往上一揚，吩咐小妹幾句，便卽拱手告辭，臨行時說了一句：「塵世的姻緣由天註定，你喜歡她就收留她，如不喜歡，你上任後，任由她飄然而去好了，我不怨你。」

說完，蕭太太就轉身疾步而行，看來她只是一個普通婦女，殊不料她的武功如此精湛，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

她是向左邊小路疾走而去的，料想追趕不及，因此劉英俊把心一橫，索性留着蕭小妹結伴同行，有些照應，關於姻緣方面，則暫時拋開。

他一直都是對遠方邊塞的情形茫無所知，甚至不知道跨過靑海鎭向北方走，便是荒凉的沙地，連續有七座荒山擋住去路，人馬要從兩山之間的細長曲徑行走，實在不容易，別說盜賊攔途截搶，就算沒有匪徒截刼，單是飢寒相迫，已經難以支持。

給蕭太太一語道破，劉英俊反而心寒起來，走了一程，便跟蕭小妹硏究，闖過荒山如何定奪。

蕭小妹聽了，嫣然一笑，說：「劉公子，我在你的身邊，不必担心，現時我姑且顯點武藝給你看看。」說完，她就從革囊裏面拿出一把大弓來，另有兩箭，搭在弓上。

向來開弓放箭，總是放出一箭的，能够放射兩箭，甚爲稀罕，如果沙地上面有些雀鳥飛過，蕭小妹就可以放箭射牠，顯點武藝，可是，那片沙地，到處荒凉，上無飛鳥，下無蛇鼠，她眉心一皺，說：「沒有箭靶，我只好以箭射箭了！」

說完這句，她就大喝一聲，弓弦一响，便見一箭射出，那一枝箭射到高處力盡，隨卽跌

下，她的第二枝箭繼續射出，竟然把它射中，符合她說過的「以箭射箭」這句話。

原來她的弓箭如此厲害，劉英俊樂得心花怒放，連聲稱讚。繼而他轉念一想，便又眉心緊皺起來。

蕭小妹問訊，劉英俊說：「我們除了防盜，還要有些乾粮和水，否則，如何能够餓着跟匪徒交手呢？」

蕭小妹一問，才知道他那帮人只是帶了兩晝夜的粮食，至於食水，則涓滴全無，不覺愕然。想了想，她說：「我們並非想跟匪帮交手，本來我的意思只是想靠弓箭嚇嚇盜賊，使他們不敢走近，現時我們的食水和乾粮都是如此缺少的，那就不能不借賊取粮了。」

劉英俊猛吃一驚，說：「小妹，如何借賊取粮呢？」

蕭小妹很嫵媚的笑了笑，說：「刼匪能够在荒野過活，必然帶備乾粮和水，我沒有喪生，那就是他們敗在我的手上，到時，我便有本領迫他們獻水獻粮。」

劉英俊聽了半信半疑。

那時他們已經走了幾乎一整天的路，陽光如火，想跨過白色的沙地，回到靑海鎭那邊，已經辦不到，隱約看見前面山坳相距不遠，只有半個時辰，便可以在黃昏之前趕到該處，就算沒有地方投宿，能够在山洞裏面歇宿，總是勝過在荒郊外面的，因此，他不再考慮，只好接受命運的安排，默然跟隨蕭小妹上路。

蕭小妹是沒有坐騎的，只憑一雙纖足，依着劉英俊的馬兒走動，要快就快，要慢就慢，絕無倦容，劉英俊看了，更加佩服。不久，夕陽西下，他們幾個人踏着金色的陽光，直抵山坳，蕭小妹說：「本來我想射出一枝响箭，使刼匪震驚，現時我不放射，任由他們攔途截搶，爲了找尋乾粮食水，那一場惡鬥，在所難免。倘有打鬥之事，敬請你們袖手旁觀，切勿參加。」

劉英俊問：「蕭小姐，你除了弓箭，還有刀劍之類的武器沒有呢？」

「沒有武器了，我一向只用弓箭。」蕭小妹說。

旣然她這樣說，劉英俊便不再問。

數人策馬抵達山坳，忽然聽到一陣狂笑之聲，石角的背後閃出一個人，頭大如斗，看來似是野和尙，却是俗家打扮。

他忽然斂笑，喝道：「留下買路錢來。」

劉英俊默然，蕭小妹走前一步，擺出迎戰姿態，說：「請讓路。」

「不讓路又怎樣，你能够打得過我嗎？」野和尙冷然說。

只是說了一句，他就大踏步走到前面來，人到刀到，一柄戒刀，向蕭小妹迎頭斬下。

剛才他說話時，手上空空，如何忽然有刀呢？劉英俊大吃一驚，定眼看時，蕭小妹已經握着大弓迎戰。

她所握的弓就是剛才引弓發矢的一把弓，弓上有弦，看來相當沉重，如果那個野和尙給弓梢打着眼睛，便會發生劇痛，不過，用弓與戒刀作戰，始終是吃虧的，因爲弓上有弦，如果它給人一刀斬斷，那一把弓就不是弓了，她如何可以掩護自己，且又不至於弦綫中斷呢？這樣一想，劉英俊就替她揑一把汗。

他初時替她担憂，後來，看淸楚點，他的憂慮就減少許多，那個野和尙模樣的人，雖然有刀在手，可惜他的步法不够靈活，砍劈之際，總是欠缺了一些什麽，打鬥了十多個回合，他總是沒法斬劈對方，反而因爲奔走過度，累到大汗淋漓，喘息如牛，蕭小妹却神閒氣定，愈戰愈勇。再打一會，她忽然躍出圈子，從背後倒拔出一枝箭來，說：「你切勿再逼我戰鬥，否則，箭下無情。」

她只靠一把弓已經打個平手，如果她用弓兼用箭，對方就輸定了，因此他窒了一窒，就在此時，有人喊了一聲：「大師兄，請退後，讓我收拾這個妖女。」說完，他飛躍而出，把手中所握的長棍向她當胸刺來。

那種棍是特別細長的，兩邊都有棍尖，沒有棍尾，必須懂得二郎棍法能够化棍爲槍，然後有威勢，他的棍法不弱，快要刺到她的嬌軀了，不料她身形一閃，左手所握的一枝箭，居然脫手直飛出來，一箭穿心，此人立刻倒地呻吟，血流如注。

野和尙們的刼匪，看在眼裏，不敢怠慢，立刻振臂一呼，刹時間，山坳那邊衝出十多個匪徒來。

有三個刼匪忙着搬走受傷的頭目，另外一些刼匪，紛紛亮刀，包圍着蕭小妹，展開狂風驟雨的攻勢，她絕無所懼，但却担心劉英俊等人鬥不過對方，逼於大開殺戒，從箭壺之內取出一束短箭來，脫手飛出，有一個刼匪已經殺到劉英俊那邊，給她一箭穿心，慘叫一聲，仰面跌倒，血湧如泉，料想他就快跌進鬼門關了，劉英俊雖然遇救，目睹此狀，仍是嚇到渾身發抖，險些沒法騎在馬背之上，刼匪的攻勢受挫，剩下來的一個野和尙模樣的刼匪，却又不敢再鬥，只好整隊人馬撤退。

臨走時，他戟指向她辱駡，叫她留步，他卽將報告寨主，下山決鬥。

他說得咬牙切齒，蕭小妹絕不氣餒，說：「我就在此恭候，請你把我殺人的箭送與寨主看看。」說完，她就跟劉英俊交談，沒有把對方那些刼匪看在眼裏，她何以有恃無恐呢？劉英俊頗有所疑，但却不敢多問。

歇了半個時辰，寨主忽然出現，向她拱手爲禮，說：「小姑娘是白骨寨主蕭天雁的女公子嗎？」

她漫應了一聲，反問他是誰。寨主說：「我叫楊金升，當年跟令尊翁並肩作戰，一別十年，聞說他已作古，是否屬實呢？」

「是的，他已去世多年。」蕭小妹說時，仍有深哀。

楊金升力邀他們往山寨叙舊，不但以酒肉宴客，還贈水囊乾粮等物，派人護送過山。

黎明時份，他們已經從荒山走出，前面就是甘肅境界，刼匪很恭敬的道別，蕭小妹再送一程，便也道別。

劉英俊問她何以匆匆而去，她黯然說：「親慈已遁跡空門，報仇之事，只好落在我的肩上。昨晚飲宴之後，與寨主談話，才知道當年向官府告密且用藥酒勸飲使家父慘死之人，潛入京門，我要追踪擒他，替先父報仇雪恨，無法相隨。」

劉英俊到此才知道她一家人都是劇盜，他準備上任做官，如何能够收容她在旁呢？她有自知之明，索性分手，倒是値得欽佩的，他再三稱謝，想邀她多留幾天，她搖首婉辭，旋卽緩步離去。臨行之際，蕭小妹贈以一箭，作爲紀念，說：「萬一刼匪擋路，請以此箭出示，可保無虞。」

箭桿末端較大，且較沉重，原來它是藏鉛，無怪她可以脫手把它拋擲，箭上刻着「白骨蕭天雁」的字樣，倘非細心審視，看不出來。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洛七雄實際已遭瓦解，現在仍生存者只胡三爺及高大爺，胡三爺經不起家毀人亡的打擊，頹喪至極，只比死人多口氣而已。高大爺原就立定心意暗中開溜，預早已命愛妾携同貴重財物往鎮外小客棧中等候，此際雖見公治長等無恙回來，但他離去之心，絕不動搖，他藉故離開大廳，召老人家高忠到來一房，他要在臨走前為這老忠僕作一妥善安排，他將這幾日發生的事提出，高忠可不像別人那樣担心，他心目中的高敬如是條好漢，從沒有人可以扳倒他，對好漢來說，說安慰的話等於是一種侮辱——

巧施脫殼計　難逃毒婦謀

好漢永遠不需要安慰。

高大爺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的想法，高忠。我找你來，要告訴你的，便是這一點，這一次與以往不同。」

高大爺說到這裏，忽然轉身從書架後面取出兩個小包袱，放在桌子道：「這裏，一包是衣服，一包是銀両……」

高忠愕然道：「老爺這是什麼意思？」

高大爺道：「我不是打發你走路，高忠。我的意思，只是要你先到鄉下找個地方住下來，過一段時期，等事情平息後，像以前一樣，我還會派人把你接回來的。」

高忠原想爭辯，但在聽到最後兩句話後，他忍住了。

這種情形以前也是發生過，而且不止一二次。

以前，高大爺每逢要跟道上人物決戰，因為他不會武功，跟在身邊已成累贅，每次都是叫他事先避開，事後再會在一起。

高大爺道：「我知道你一生節儉，捨不得多添衣服。去到鄉下後，購置不便，這包衣服，都是我穿過的，你揀一套穿上試試看是否合身。」

高忠不忍違拂老主人盛情，便拿了一套衣服，換穿起來。

高大爺走去房門口，向院外張望，似乎想看看會不會有人在這時候突然闖進來。

只聽身後高忠欣然道：「老爺的衣服，老朽穿起來真是合身極了。」

高大爺轉過身去道：「真的麼？站過來讓我瞧瞧。」

高忠走近一步道：「你瞧，尺碼幾乎一寸不差。」

高大爺道：「你把領口穿歪了。」

他伸手去替高忠拉正領口。

高忠突然驚呼：「老爺，你——」

高大爺低低地道：「高忠，我對不起你，家人裏面，只你一個身裁，年齡和我差不多，甚至我們的相貌，也有一點相似，我為了要逃命，只好委屈你少活幾年，你在黃泉路上，儘可安心，我一定多燒錢紙……」

他雙手十指，愈卡愈緊。高忠兩眼翻白，渾身抽搐，掙扎了一陣，終於寂然軟瘓。

高大爺又去房門口張望了一下，然後將高忠屍體，擺成一個面壁假寐的姿式，匆匆穿起高忠換下的衣服，又以事先備好的易容藥物，



改了面貌，方微弓着腰，以高忠平時走路的姿態，慢慢走出書房。

高忠年老體衰，平時走路，一向都低着頭，就算他易容術不怎麼到家，他也不担心會被人辨認出來。

這是他比艾四爺佔便宜的地方。

艾四爺比他少了個像高忠這樣的老家人。

高忠在他面前雖然非常恭順，但對一般人，則倚老賣老，架子奇大。所以，他也不担心口音上出毛病，若是有人跟他談話，他只要不予理睬就行了。如意坊中人人都碰過高忠釘子，他這樣做，只有更像高忠。

他經走廊時，檢到一隻竹籃，於是便提着這隻籃子，不慌不忙的走出如意坊。

× × ×

時近晌午，大家還不見高大爺露面，便差蔡猴子去書房催請。

蔡猴子沒有請到高大爺，卻為衆人帶來一個幾乎無人相信的報告：高大爺殺死老家人高忠，穿着高忠的衣服逃走了！

這一報告，幾乎比一場無情天火，還要令人震驚。

但它卻千真萬確的事實！

守門的家丁說，他們曾看到老家人高忠提着籃子出門，而事實上老家人高忠卻遭人扼殺在書房裏！

那個假高忠不是高大爺是誰？

高忠不是高大爺扼殺的，又是誰扼殺的？

血刀袁飛，穿心鏢谷慈，雙戟溫候薛長空，一個個臉孔鐵青，雙目中幾乎要有火焰冒出來。

花六爺是薛長空殺死的，袁飛也曾在艾四爺人頭上吐過口水，這兩位殺手不齒他們舊東家的行徑，想像可知。但如今他們對高大爺的悲憤和痛恨，顯然比他們對花六爺和艾四爺的惡感，又更強烈了不知多少倍！

連胡三爺也紅着眼眶喃喃道：「我們老大這種作為，那像是人……」

只有公治長最冷靜，他吩咐花十八會合蔡猴子立即清點內眷及家丁的人數，又要谷慈帶人去府庫中封存財物，以便集中安排遣散。

一直忙到傍晚時分，才辦妥了善後事宜。

好在高敬如這老傢伙財力雄厚，雖被七姨太太帶走了大批珍寶，坊中留下的銀両尚極可觀，遣散的內眷丁僕，每人都分得不少盤川。

葛老夫子也走了。

如今，偌大一座如意坊，就是剩下胡三爺、公治長、薛長空、袁飛、谷慈、花十八、蔡猴子，以及胡三爺那位報凶訊的侏儒家丁，快腿張弓等七男一女了。

天狼會要吞滅的對象，是關洛七雄，如今七雄本身不爭氣，只剩下兩個活口，而且又跑掉了一個，他們為什麼還要留下來？

沒有人能說得出這是什麼原因，也沒有人想到要去追究它是什麼原因。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個原因來，那也許是因為他們裏面還有一個公治長的關係。

尤其是對袁飛、谷慈、薛長空等幾位殺手，公治長似乎有着一種無形的吸引力。

他們起初以為公治長是貪圖高大爺給予的名利權力，真的在為高大爺賣命效力，結果他們發現事實上並非如此。

公治長雖然接受高大爺的調度，但對高大爺並不尊敬。

那麼，公治長以高府總管的身份，他到底為誰辦事？

現在，大家有答案了。

為公理。

為正義。

為每一個善良的人！

公治長勇敢、機智。更重要的是：公治長待人公平、誠懇！

谷慈是丁二爺的人，袁飛是艾四爺的人，薛長空是花六爺的人，他們在未跟公治長相處之前，他們都是標準的黑道殺手，如今受了公治長潛移默化的影响，他們每個人的氣質，都有了極大的變化。

就拿血刀袁飛來說，以後若有機會，他說不定還要跟公治長在兵刃上較量一番。但是，在目前，他無疑會為公治長做任何事。

艾四爺偷偷跑了，他顏面上也沒有光彩，但他忍辱鵠立終宵，不肯悄然離去，顯然是為了要等公治長回來。

現在，以他們這幾個人的力量，當然不足以與天狼會對抗，而他們也沒有一定要跟天狼會對抗的意思。

他們將一切取決於公治長。

七雄等於已經消滅，公治長又將作何打算呢？

× × ×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杏花鎮也漸漸的熱鬧了起來。

杏花鎮也是高大爺的地盤。

這個小鎮當然無法跟蜈蚣鎮相提並論，不過它總算是關洛道上的驛站之一，比起一般小鎮來，還是繁華得多。

俗云：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杏花鎮上也有酒家、客棧、賭場，只不過規模不及蜈蚣鎮上的萬花樓、太平客棧、狀元客棧、以及如意坊那樣宏大而已。

暮色四合中，一名駝背老人從鎮上慢慢的走了過來。

這老人便是高大爺。

高大爺如今已不是老家人高忠的面目。

他幾乎一走出蜈蚣鎮，便在相貌上又動了一番手腳，他知道他臨走時殘忍手段，一定會犯衆怒。

他一方面要提防天狼會的人，一方面也得提防如意坊的一些殺手，或許會追上來找他算帳。

由於他一路提心吊胆，不時回頭張望，短短六十里路程，幾乎跑了他一整天。

不過，現在，他安心了。

他已確定身後沒有追兵，只要過了今夜，以後的日子就舒服了。

想到這裏，高大爺心情不由得又輕鬆了起來。趕路的疲勞，也彷彿完全消失。

不過，他並未因此而放鬆警惕心。

這座杏花鎮上，他可去的地方太多了。這裏酒樓和賭場的主持人，都是他的部屬，他如今雖在難中，相信這些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人，還不致於敢對他不尊敬。

但是，他決定放棄這種念頭。

他已無東山再起之機會，他現在需要的只是一種寧靜的享受。

七姨太太帶出的財物，已足够他晚年的生活而有餘。

如今，安全比什麼都要緊。

愈少人知道他的行踪，就愈安全。

他現在要去的地方，是一家叫合興的小客棧。

這家客棧不是他的產業，他選定它為會合的地點，便是為了這一原因。

因為這家客棧裏的人，不僅不認識他高大爺，甚至連花狼和張金牛也不認識，只有這樣，才會安全。

高大爺慢慢走向合興客棧，但並不是直接走進合興客棧。

數十年江湖經驗，已將他磨練成一頭老狐狸。

他知道就這樣冒冒失失的走進客棧，也會有危險。

他必須先將四週環境看看淸楚。

客棧前面有個小涼棚，七八個脚伕模樣的漢子正在那裏喝酒聊天，棚外上風一堆稻草正在冒烟，那是燒着燻蚊子的。

高大爺看到改了容貌的張金牛也坐在一角，一面喝酒，一方轉過頭張望，神情顯得很焦急。

高大爺仔細瞄了那幾個漢子幾眼，確定都是一些眞正的粗人，才慢慢進入客棧。

他沒有先跟張金牛打招呼。

這也是安全措施之一。

橫豎已經抵達了地頭，並不忙在一時，客棧裏面，他也得先查看一番。

他向伙計要了一個最後面的房間。

他要這樣一個房間的用意，是爲了一路向後面走去時，好對經過的房間，有一個仔細審察的機會。

這家合興棧只有十來間小客房，高大爺跟在伙計後面，從天井裏慢慢的走過去。

有些客房裏笑語喧嘩，有些客房裏寂然無聲，高大爺留神察聽，並未發現任何異狀，但也沒有能找出七姨太太巧姐和花狼究竟落脚在那一間。

高大爺暗暗奇怪，同時也爲之深感不安。約得好好的，在這裏會面，不見不散，人都到那裏去了？

他知道除了去問張金牛，別無其他辦法。

於是，他連臉也顧不得洗一把，便向伙計要了一壺酒，匆匆地向棧外走來。

張金牛仍然坐在老地方，一邊喝酒，一邊張望，臉上也仍然佈滿了一副焦急的神情。

高大爺以背部遮住身後衆人的視綫，在木桌的左角坐下。

張金牛只淡淡地瞟了他一眼，但又轉臉朝鎭頭上望過去。這種廉價客棧，人多地方小，有空位，便湊合着揷一脚，是談不上什麼禮節的。

高大爺對張金牛這種冷漠的態度，感到非常高興。

因爲他的容貌沒有引起張金牛注意，這證明他的易容術已經相當成功。連張金牛都認不出他是誰，別人自是更不用說了。

高大爺喝了兩口酒，然後引頸低低地道：「金牛，我已經來了。」

張金牛聞聲回頭，先是微微一怔，接着不禁露出驚喜之色道：「原來老爺子——」

高大爺做了個噤聲手勢，張金牛立卽警覺地嚥回了底下的話頭。

高大爺壓着喉門道：「怎麼沒有看到七姨娘她們？」

「在裏面。」

「那一個房間？」

「左首第四間。」

「你已經跟他們見過面？」

張金牛點點頭，臉上的神色很不自然。

高大爺心頭一震，忙問道：「是不是路上出了什麼事情？」

張金牛又想搖頭，又想點頭，似乎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最後低聲道：「說來一言難盡，老爺子請先進去見見七姨娘吧！」

高大爺也急着要見那位寵妾，於是便又捧着酒壺，匆匆地向棧中走來。

小客棧，人手少，只是客人不催着辦事，伙計們往往故意裝聾作啞，任由客人出入，而不予理會。

這對高大爺來說，正是求之不得。

那伙計假裝沒有看到他，他也假裝沒有看到對方，逕自走入後院。

左廂第四間客房，就在他的客房隔壁，也就是他剛才經過的，沒有聽到一點聲音，以爲是間空房的那一間。

高大爺站在房門口，以指節骨輕輕叩門。

房中問道：「誰呀？」

果然是七姨太太巧姐的聲音。

高大爺心頭一暖，連忙低聲接着道：「是我，七娘。」

「敬加？」

「是的。」

房門吱的一聲打開了，高大爺急忙閃身擠了進去。

房中已經點起一盞油燈，但光綫仍很暗淡。不過，光綫儘管暗淡，高大爺還是第一眼就看到了屋角那隻裝珠寶的舊木箱。

這使高大爺爲之寬心不少，只要愛妾和財物無恙，縱然出過一點小小的意外，也就不算什麼了。

高大爺四下掃了一眼道：「花狼呢？」

巧姐輕輕哼了一聲，沒有開口。

高大爺這才藉着燈光，發現巧姐眼眶紅紅的，臉頰上似乎還殘留一抹淚痕。

高大爺是老江湖，一看巧姐這副神情，心裏便已有數，但仍忍不住問道：「是不是那小子想打什麼歪主意？」

巧姐沒好氣地道：「他是你的好部屬，你爲什麼不去問問他本人？」

高大爺大感意外道：「什麼？小子居然沒有溜走？告訴我，人在那裏，我去找他。」

巧姐一哼道：「用不着找，人在床上！」

高大爺人高腿長，只跨了一大步，便到了床前。

他揭起被單一看，花狼果然躺在床上。

躺得平平穩穩，筆筆直直的，除了唇角留有一片紫色血斑外，死狀還不算怎麼難看。

高大爺扭頭道：「是張管事收拾的？」

他這一問，其實是多餘的。花狼的死狀與花人才相同，巧姐不會武功，除了張金牛的十八連環飛腿，誰收拾得了這名花狼？誰又會來多管這種閒事？

巧姐恨恨地道：「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起先還規規矩矩的，一到了這裏，獲悉箱中盡是值錢的珠寶，便起了不良之念。他先鼓如簧之舌，說你受衆人圍繞，一定脫不了身，勸我不如卽赴省城，不必在這裏冒風的痴等。我叱斥了他幾句，他老羞成怒，竟索興動起了手脚來。」

高大爺大爲緊張，脫口道：「後來呢？」

巧姐道：「幸虧張管事適時破門而入，一脚踢中他的心窩，才救了我一條命。」

高大爺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總算他有先見之明。

他接着又問道：「沒有驚動這裏客棧中的人？」

巧姐道：「對面一夥客人，喝酒猜拳，吵得要死，張管事手脚又俐落，這只是一眨眼間的事，別人當然不會注意。」

高大爺點點頭道：「這樣也好，這個小子本來就不大靠得住，以後少一個人走在一起，只有更安全。」

巧姐指着床上道：「這具屍首怎麼辦？」

高大爺沉吟道：「沒有關係，我在隔壁開了房間，你可以先去隔壁住，等夜深人靜之後，我叫張管事移出去扔掉就是了。」

× ×

高大爺經過幾天來的提心吊胆，至此總算暫時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現在，一切已成過去，天狼會也好，七殺手也好，無論外面鬧成什麼樣子，都跟他高敬如沒有任何關係了。

他已不再是七雄老大，甚至不再姓高。如今，他只是一個平凡而多金的無名老人，過平凡的生活，享受平凡的樂趣。

雖然這是一個值得慶賀的夜晚，但他仍不敢過份舖張。

他只向店家要了兩大壺酒，一包鹵菜，一鍋稀粥，等伙計離去後，才叫來張金牛，關上房門，一方面爲自己壓驚，一方面也爲了向這位唯一的忠心部屬聊表謝意。

酒不是好酒，菜也不是好菜，但在今晚的高大爺來說，這却幾乎是他有生以來最美好的一頓。

因爲這種粗劣的酒食，正象徵着一個新的開始。

過去，當他擁有無數產業，婢僕如雲，姬妾成羣，在關洛道上一呼百諾的時候，他像是走在一條沒有盡頭的山坡上，成天只是想着如何才能爬得更快，升得更高。

爲了達成這一願望，他不惜犧牲，不擇手段，但結果總好像進境有限，總覺得自己的努力似乎還不够。

他永遠以爲，以他高敬如已擁有的基礎，他的成就還應該更輝煌。

而今晚，他只剩下一妾一僕，以及有限的一箱財物，他却感到了一種無比的滿足。

這種改變是可喜的。

高大爺並不知道，每一個刼後餘生的人，由於慾望遽降，都會產生這種心情，他只覺得，自己的心胸好像突然豁達了起來。

由於心境之轉移，燈下的愛妾，在他眼中，也彷彿比平日更顯得溫柔嬌媚，管事張金牛那張帶疤的紅臉，當然也變得更爲忠誠淳樸得多。

一壺酒很快的便喝光了，但高大爺仍然沒有一絲醉意。

一個人心情愉快時，是不容易喝醉的。

巧姐要他少喝點，早點上床休息，但高大爺不肯，堅持要喝一個痛快。

巧姐只好繼續添酒。

其實，以高大爺的酒量，這兩壺酒，就是高大爺一個人喝下，也不算什麼。何況有她跟張金牛陪着喝，高大爺根本就沒有喝多少。

高大爺向張金牛擧杯道：「金牛，這一杯，我敬你！喝完這一壺，你去辦事。難得你跟我這麼多年，始終一片赤誠，我高某人不管如何落魄，今後絕不會虧待了你小老弟就是。」

這是高大爺第一次以小老弟稱呼一名部屬，張金牛受寵若驚，慌忙端起酒杯道：「老爺子折殺小人了，這一杯祝老爺子福壽康泰！」

他說完，搶先乾了杯。高大爺很高興，微微一笑，也擧杯一吸而盡。

巧姐皺眉道：「你們慢點喝不行？幹嘛要喝這麼急？」

高大爺笑道：「你添你的酒，別管我們，這種滲水的燒酒，根本沒勁頭。」

巧姐只好又替兩人各添一杯。

張金牛擧杯道：「小人量淺，只能隨意，這一杯祝老爺子——」

他話還沒有說完，高大爺忽然打了個呵欠道：「奇怪！怎麼有點瞌睡起來了？」

巧姐道：「有什麼奇怪？你不想你已熬了多少個通宵？今天又趕了多少路？就是鐵打的，也撐不住。」

高大爺身子幌了幾下，突然瞪大眼睛道：「賤人……你……你……在第二壺……壺酒裏……做……做了手脚？」

巧姐像游魚似的，一下滑離了座位。

事實上她這份小心是多餘的。

高大爺語氣雖然嚴厲，兩眼雖然瞪得又圓又大，但臉色已泛起一片薑黃，眼光也變得散漫呆滯，根本欲振無力。

他雙手撐着桌面，想要站起來，但只離座數寸，便又跌坐下去。

「金牛……快拿……」

他大概忽然想到張金牛也跟他喝的是同一壺酒，急忙提氣强忍着扭頭朝張金牛望過去。

這一望之下，高大爺一切都明白了。

張金牛好端端的坐在那裏，手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多了一把明晃晃的七首。

這支七首顯然只是一種補救工具。

只要藥效靈驗，它是不會沾血的。

高大爺受了這一意外的刺激，如廻光返照般，精神竟突然振作起來。

他喘息着道：「你們原來早有了奸情？」

張金牛只是冷笑。

高大爺又道：「這樣說來，花狼也是你們有意害死的了？」

張金牛仍然一聲不吭。

高大爺問了兩句話，好像又支撐不住了，但他仍吃力地轉過頭去，再向巧姐問道：「他只是個奴才，他那一點值得你這樣做？」

巧姐看出已無危險，胆子也壯多了，冷笑着回答道：「他沒有七個老婆，也比你年輕得多。」

高大爺切齒道：「婊子就是婊子！」

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也是很實在的一句話，只可惜他想通得太遲了。

假如黃泉路上沒有岔道，這位金蜈蚣一定很快的就會趕上老家人高忠。

他答應高忠的錢紙，一張也沒有燒。屆時主僕見面，不知這位講信守的高大爺，將拿什麼向那位屈死的老家人交代？

× ×

巧姐靠門站着，張金牛坐在桌旁，兩人呆呆地望着地上的高大爺，臉色都很難看。

做虧心事，全憑一鼓作氣。

等事情辦成了，這股氣洩了，那才是一個人眞正感到緊張和害怕的時候。

如今房中這一對男女，心情便是如此。

也不知過去多久，才見巧姐怯生生的抬頭問道：「你車子是不是已經備好了？」

「是的，已備好多時了！」

巧姐的一張臉孔，突然變了顏色。

因爲回答她這句話的人，並不是張金牛。

× ×

聲音來自房門外。

如冰一般硬。

如冰一般冷。

張金牛突然跳身而起，就像他坐的那張櫈子上，突然冒出了一根尖釘子。

這位張老大的反應的確够快。

只可惜他一跳起來，就聽出了這是誰的聲音。

他渾身一軟，又坐了下去。

但巧姐並不知道來的這人是誰，他一邊向床後縮着身子，一邊朝張金牛比着手式，意思要張金牛以對付花狼的手段去對付外面這位不速之客。

張金牛像個洩了氣的球，軟攤在櫈子上，一張面孔已比地上的高大爺好看不了多少。

巧姐不明就裏，低低催促道：「快出去啊！你難道是個死人不成？」

一個擅長正宗辰州薛家十八連環飛腿的人，當然不會是個死人。

但是，張金牛心裏淸楚，在如今房外這個人面前，他的一套連環飛腿，卽使再練上個十年八年，到頭來他照樣還是個死人。

坐在屋子等死的滋味當然不好受。

但他別無選擇。

他如果聽了這女人的話，開門出去，那只有死得更快。

× ×

一道銀光，如蛇信般閃了閃，門閂斷裂，房門敞開。

一個英俊的青年人站在房門口。

巧姐原以爲來的是什麼凶神惡煞，如今見來人只是個不滿雙十的美少年，胆子頓時壯了不少。

她向張金牛問道：「張管事，這位公子是誰？」

張金牛沒有理睬她。

他望着少年道：「段少俠是怎麼找到這裏來的？」

他已不存活的希望，只想死個明白。所以他問這句話時，神態和語氣都顯得相當鎮定。

巧姐喃喃道：「段少俠？這個姓氏蠻熟的嘛。」

她現在更放心了，因爲張金牛和這少年好像還有幾分交情，否則張金牛絕不會如此從容自若。

她對自己的姿色，一向極具信心，如今她只希望這少年不要忽畧了她的存在，她故意喃喃自語，便是爲了想引起對方的注意。

但段春却連望也沒有望她一眼，他冷冷地瞪着張金牛道：「你想知道的事情，就只這一件，是不是？」

張金牛點頭道：「是的。」

段春道：「好，我告訴你。你們後面，一直有天狼會的人跟着，我就是天狼會的人一路引來的。」

張金牛似乎忘了只能問這一件事，忍不住脫口道：「天狼會的人在那裏？」

段春道：「你等一會兒，可以在路上見到他們。」

張金牛當然明白段春要他走的是一條什麼路。這條路高大爺剛剛起程，如果他脚下加快一點，他第一個追上的人，無疑便是高大爺！

張金牛本已抱定必死之心，一想到這裏，不禁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人在意氣飛揚時，很少會想到鬼神，也很少相信鬼神，一旦命懸俄頃，觀念就變了，所謂陰曹地府，便恍然有如下一站要落脚的旅店。

說來也許很可笑，但實情確是如此。

這位張老大如今不僅不想死，求生慾反比平常來得強烈，他不是怕死，而是怕死後見到高大爺。

他畢竟只是個奴才，高大爺在他心目中，還是有點份量的。

段春冷冷地接着道：「你話已問完，還等什麼？」

聽這位虎刀的口氣，顯然是要張金牛以手上那支匕首自行了結。

張金牛咬咬牙齒，像是橫定心腸似的，揚起匕首，對正自己的心窩道：「這只怪我自己一念之差……」

這當然只是他的一種姿態。

就在匕首揚起，待要下戮之際，他猝然扭轉手臂，振腕一揮，匕首脫手如練，突向段春小腹射去。

張金牛雖不是一名暗器高手，但這賭命一擲，力道可也相當猛勁。

他襲取的部位，也極正確。

以段春的一身功力，他如認取對方雙肩以上的部位，雖然較易致命，但命中的機會，則很渺茫。

改攻下腹，就不同了。

段春如今是站在房門正當中，前進或後退，都躲不開這一刀，向左右閃避，或向上縱起，則又有門框擋着。

他唯一的化解之法，是以刀背磕擋。

但是，這位虎刀因爲未將房中一男一女放在心上，他那口名滿江湖的北斗斷魂刀，此刻仍然懸佩在腰間，並未拔出。

而張金牛所以敢背城借一，也正是因爲看準了這一點。

他並不奢望這一匕首擲出去，就能要了敵人的性命。他只希望這一刀能叫段春受點創傷，功力打個折扣，就很滿足了。

只要段春中了刀，身手一時欠靈，他也許就有機會奪門逃命。

只可惜這位張老大偏把最重要的一件事給估漏了。

段春並不是個死人。

同時，段春又爲什麼要如他所想像的，一定要躲避他這一刀？

刀光一閃而沒。

不是沒入了段春的小腹，而是沒入了段春的右掌心。

段春伸手一把抄住匕首，就像從水面撈起的一葉浮萍。

他將匕首拿在手中拋了拋，才冷笑着道：「我不想污了我的刀和手，有了這個正好。」

他沒等這句話說完，反手一揮，匕首第二次飛出。

這一次它是飛向它的舊主人。

虎刀段春，當然也不是一位暗器高手。

不過，無論什麼暗器，以死人爲目標，總比以活人爲目標要容易命中得多。

張金牛一刀落空，魂胆俱裂，事實上早與死人無異。

他兩眼呆呆地瞪着段春，就像要看看段春這一刀將要射中他什麼地方似的，當匕首迎面飛來時，他幾乎連眼皮都沒有霎一下。

噗！匕首透額而入。

張金牛只像嘆氣似的輕輕哼了一聲，便向後倒了下去。

他滿臉是血，死狀雖比高大爺難看，但絕氣時顯然不及高大爺痛苦。

高大爺臨死之前，神智完全淸楚，而這位張老大則在失手之後，便進入了半昏迷狀態，這一刀也僅只等於斬斷了他的呼吸而已。

× ×

虎刀段春一刀了結了張金牛，巧姐的美夢也醒了。

——原來張金牛跟這少年並無交情。

——原來這少年長得雖不像個凶神惡煞，事實上却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凶神惡煞。

她縮在一角，索索發抖，這時知道躲也不是個辦法，便挨來床前，雙膝一跪，合掌哀求道：「少俠饒命……」

段春微微一笑道：「妳一個婦道人家，做出了這種事，還想活命？」

巧姐心亂如麻，她根本沒有能聽淸楚段春說了些什麼，她只看到段春臉上浮起的笑容。

這給她突然重新帶來了希望。

這小子如果想殺她，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如今這小子不僅沒有下手之意，而其臉上還現出了笑容，小子心底眞正打的是什麼主意，豈非昭然若揭？

再說，小子殺了張金牛，却沒有接着殺她，誰又敢担保這小子不是爲了「假公濟私」？

巧姐的勇氣來了，但她反而故意垂下眼光，作楚楚可憐狀道：「只要少俠肯高抬貴手，奴家……我……我……」

段春微笑道：「你怎樣？」

巧姐道：「願跟你少俠一起走。」

段春道：「走去那裏？」

巧姐道：「隨便你，你歡喜去那裏，我就跟去那裏。」

（未完）

雪白牌
洗衣機鄭重介紹



特級無泡洗衣粉

意大利「雪白牌」洗衣機，性能優越，家傳戶曉，人人信賴。
現鄭重推出最新運港的「雪白牌」特級無泡洗衣粉，**專為配合洗衣機發揮最高効能而配製，非一般普通洗衣粉廠出品可以比擬。**

獨有四大優點：

- 泡沫最少，充份配合全自動洗衣機操作，去班漬，除污垢。
- 獨有Z·I配方，保護衣物纖維，減少磨損程度。
- 溶解度極高，可節省用量，且無沉澱積聚機內，引致機件故障之弊，使洗衣機壽命延長。
- 特具滲透性去污能力，連牛仔衫袂的污漬都可澈底清除。

Zoppas
雪白牌
特級無泡洗衣粉
SPECIAL LOW-SUD DETERGENT
Z·1

最新
Z·1
配方

Zoppas

總代理：
東泰貿易有限公司
太子大廈1522室 電話：5-262202